

ZHONGGUO YUYANXUE
中國語言學

第三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

第三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三辑 / 郭锡良, 鲁国尧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301-16458-7

I. 中… II. ①郭…②鲁… III. 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7327 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 第三辑

著作责任者: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责任编辑: 白雪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458-7/H · 24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5.75印张 302千字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 黎新宇 读冯蒸教授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
——兼回应梅祖麟教授对“一声之转”的批评…………… (1)
- 史有为 离合词观复
——兼议汉语基本词汇单位…………… (14)
- 瞿霭堂 劲 松 藏文的语言文字学基础…………… (51)
- 侍建国 卓琼妍 “词汇扩散”是语言变化理论吗?…………… (71)
- 马毛朋 “《诗经》是押韵的”是从未得到证明的假说吗?
——与李书娴、麦耘商榷…………… (80)
- 平山久雄 论《广韵》真、淳分韵的语音条件及分韵后的小韵排列次序…………… (95)
- 乔全生 晋方言古宕江摄舒声字白读音演变史…………… (113)
- 刘洪涛 上古音“也”字归部简论…………… (120)
- 袁毓林 王明华 文本蕴涵的类型层级和推理机制…………… (123)
- 张 猛 关于“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
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现代汉语单句结构的句法分析问题…………… (139)
- 张其昀 论《广雅疏证》中的校勘…………… (156)
- 华学诚 张 可 也释“无赖”
——兼谈历史大词典的词义描述…………… (173)
- 项梦冰 音变规律与音变过程散论…………… (191)
- 莫 超 朱富林 二声调红古话音系研究…………… (205)
- 杨永发 郭芹纳 榆中方言的数字谚语…………… (223)
- 【笔谈】**
- 王 宁 认清危害 加速改革
——关于改进当前评价机制的几点看法…………… (229)
- 郭锡良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233)
- 【转载】**
- 孙玉文 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
——答《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 (237)

CONTENTS

Li Xinyu, A review of Prof. Feng Zheng' speech on the third forum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 Also a reply to Prof. Tsulin Mei' s criticism on 'sound alternation'	(1)
Shi, Youwei, <i>Li-He Ci</i> (separatable word) Revisited	(14)
Qu, Aitang and Jing, Song, The linguistic and graphological foundation of Written Tibetan.....	(51)
Shi, Jianguo, and Zhuo, Qiongyan, Is 'lexical diffusion' a theory about language change?	(71)
Ma, Maopeng, Is 'rhyming Shijing' a unproven hypothesis? A discussion with Li Shuxian and Maiyun	(80)
Hisao Hirayama, The sound condi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Zhen 真 and Zhun 諄 in Guangyun and the order of homophone sets after this distinction.....	(95)
Qiao, Quansheng, A history of colloquial readings of MC Dangjiang 宕江 <i>she</i> with non-entering tone in the Jin dialects.....	(113)
Liu, Hongtao, A brief study on the rhyme group of Ye 也 in Old Chinese	(120)
Yuan, Yulin, Typological hierarchies and deduction process of textual implication	(123)
Zhang, Meng, On syntactic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sentences in modern Chinese	(139)
Zhang, Qiyun, On the proofreading in Guangyashuzheng.....	(156)
Huang, Xuecheng and Zhang, Ke, Also on 'Wulai 无赖'	(173)
Xiang, Mengbing, The process and rule of sound change	(191)
Mo, Chao, A study of the two-ton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Hongu	(205)
Yang, Yongfa, Idioms of numerals in the Yuzhong dialect.....	(223)
【Forum】	
Wang, Ning, To notice the harm and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 Some ideas on the contemporary evaluation mechanism	(229)
Guo, Xiliang, Recalling the saying of 'carefully handle the four kinds of relations' by the Late Professor Lü Shuxiang	(233)
【Reprint】	
Sun, Yuwen, Textual research and use of materials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 An answer to Text vs. material-one view of Chinese phonetic history.....	(237)

读冯蒸教授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

——兼回应梅祖麟教授对“一声之转”的批评

黎新宇

一

冯蒸教授曾写了一篇讲辞，发表在某刊物2008年第4期上。他把2002年开始的那一场以梅祖麟、郭锡良教授为双方主将的争论，称为第3次古音学大辩论。此说可商。上个世纪20年代的那次辩论，真可以说是一次大辩论。牵涉到古音构拟中外对音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30年代那一次，范围较小，是一场辩论不差，能否说得上是“大”，尚属疑问。但那两次都在讨论学问，而这一次，即21世纪初的这场辩论与上两次有很大的不同。这一次是由一个外国人发难，得到几名立根未稳中国人支持的对中国学人的大面积的攻击。他们骂倒清儒，从章太炎骂到王力以及陆宗达、邢公畹，乃至唐作藩等中国学者。学术上的事当然可以争论，但他们并不就此罢手，而要否定我国的优秀传统，声言中国人没有能耐，只有洋人才行，要由他们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领导”。闻者以为是1949年以前的事，而的的确确此事发生在2001年底。所以，这一次是夹带着学术问题的大是大非的争论，也是新时期一次语言学界思想上的大论战。这次大论战现在似乎还在继续。

二

冯教授在介绍了他所说的3次辩论的时间和要点以后，说：“笔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教研室主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目前已发表了近百篇音韵学论文和多部专著。”

乍听起来，有点儿俗。可一想，亦无可厚非。自炫头衔，以取信于听众，也是常事。说发表了多少论文专著，原本习气如此。现在作个什么统计，或者升个什么职称，或者要报个什么项目（包括奖项），总要有多少篇论文，多少部著作等等，于是乎在讲辞中自我介绍也来这么一套，不足为怪。但讲精神方面的创造力而以多取胜，这个习气并不是很好。乾隆皇帝有诗4万首，王之涣留下来的诗只有6首，你说哪一个诗人？是有4万首的乾隆呢，还是只有6首的王之涣？

接下来，冯教授说：“1963—1976年私淑著名音韵学家陆志韦和王静如先生学习音韵学，师从王静如先生时间尤长。”1963年，冯教授15岁，中学毕业没有，还不得而知，就开始从名师学艺了，了不得啊。本来的用意是，我从小便是两位音韵大家的学生，我最有发言权，但说得不够明白，到底是“私淑”呢，还是“师从”？倘是私淑，人人得而私

淑之，有何可炫？倘是“师从”，又是怎么个“从”法？是于其落难时找空子去登门讨教，人家不得不回应，还是两位大家正儿八经地收你做个学生？

三

冯教授说：他“力求客观地归纳和介绍”双方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将公正地处事，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看了全篇讲辞之后，觉得冯教授确实是在“力求”这么做。他介绍双方论点都比较充分，不是一味详此略彼。一些难听的话，也不自己说出，而由他的拥趸捅出。对郭氏与梅氏也各有褒贬，不是专讲一方的不是。与纯以梅氏为宗主的那些人还是有区别的。他这样做事出有因。他的业师洪成玉先生似乎也是北大的校友，属于梅教授所称的“旁支别流”之类。总不便直接和自己尚在的业师对着干吧。但冯教授也听过梅教授半年课，照理也该执弟子礼，况且梅教授是“出口转内销”，正受着某些国人的宠信，自然也不可怠慢。尽管如此，冯教授内心的倾向还是明白无误的。

即如在参加辩论人物简介里，列出4人，郭锡良 vs 梅祖麟、潘悟云、郑张尚芳，1对3。仿佛一面是人多势众，三人为众嘛，而另一面是孤单一人。这当然是大错特错。站在郭教授一方的是被梅教授所指的“浩浩荡荡”，还有“旁支别流”，“茫茫九派流中国”啊。中国者，国中也，不仅国中，岛上也有，陈新雄教授就是一个；不仅中国，外国也有，薛凤生教授就是一个。我不想代劳，一个一个地列名单，那本是冯蒸教授的事。

前面已经提到，冯教授重论文数量，他的论文“近”百篇，郑张论文“上”百篇，而郭锡良教授只有60多篇。梅祖麟教授“几十年来，对于汉语语法史、汉语声韵学、汉语诗律学均有杰出贡献”，（请注意“均有”与“杰出”，）而郭锡良教授只有一个设想，加上一些影响，虽然这影响很大，那不过是编的教材而已。关于语法史，说郭4个字，“多有创见”，说梅用了8行字，每行40几个字。在冯教授心中，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更多的论据会在下文中陆续呈现。

四

冯教授把那场争论的分歧归纳为5点，第一点，王力懂不懂同声必同部。在用了整3页篇幅介绍了双方的论点之后，“冯蒸案：王力先生对谐声是重视的。1963年出版的《汉语音韵》都专列谐声表。问题在于他拒拟复辅音，对异部位谐音不能解释。只说音近，太笼统了不科学。又在中古声韵与谐声矛盾时宁从中古声韵不从谐声。例如批高本汉颖是喻四不应与梗荆同族，即不顾及颖是顷声字。”

此案语既有肯定，又指出不足，似乎“公正”了。然而，讲演者在这里却在不顾事实。事实是，梅祖麟教授已经承认他“以前没有读过《古韵分部异同考》（1937），”“妄言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更是不当。”^①争论的一方既已承认自己是“妄言”，为什么不介绍出来让受众知情？却用一句“王力先生对谐声是重视的”来蒙混不知就里的人，似乎“懂不懂”还不好说。主将已经服输，而冯教授却还在追加质疑，说什么“问题在于……”。而所提问题是讲声母，与“同部”没有关系。

五

冯教授归纳的争论之二，是上古有无复辅音声母。

冯教授在大体介绍双方的争论要点之后，议论道：王力先生之所以不接受复辅音拟测，是因为依高本汉所拟，声母就会杂乱无章。“郑张依藏文基字前加上加后加的规则提出的复声母‘冠·基·垫’结构，已基本规则化了。”

问题不全在于是否规则化，而在于这些规则能否解释“二合”中的那些离奇古怪的可能的复辅音声母，能否解释多得眼花缭乱的“三合”、“四合”以至于“五合”“六合”。假如不能，规则再好、再有根据也无用。冯教授如果能用郑张的规则对音韵现象加以合理的解释，那就算是问题解决了。只怕是不能。李方桂先生说：“上古时期复声母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有许多现象一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虽然我们没有肯定的解决办法，但也应当有个尝试。”^②郑张的“规则”也就是一种尝试而已，而在冯教授那里，好像已是定论，并可以此排除王力先生的担忧，并且进而作为否定王先生对于复辅音的看法的理由，显然是无力的。

既然问题没有解决，那么，王力先生关于复辅音的疑虑，仍然不能排除，他不愿构拟复辅音声母的理由仍然是不能驳倒的。

唐作藩先生对此有很好的论述。我这里引一段：

凡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汉语言学专家，都乐于提出或者赞同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其母语背景肯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学者了解一些外语（当然主要是印欧语）的，也易于接受复辅音说。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反对复辅音说的王力先生，跟没有接触过西学的旧派学者完全不同。王先生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当时的世界语言学中心巴黎接受了正规的以印欧语为核心的西方语言学教育，他自己懂得罗曼语族的法语、日尔曼语族的英语、斯拉夫语族的俄语，国内略知印欧语的某些人跟王力先生相比有天壤之别。^③

六

“一声之转”，是冯教授归纳的论战双方的又一分歧。冯教授以为他归纳的2、4两点是重点，我则认为这一点也就是冯的第三点才是最主要的分歧。因此，我要多说几句，并用来自答梅祖麟教授。

所以承认冯教授还有一定程度的“客观”，就是因为他在这里一字不落地记述了梅教授攻击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狠话。梅教授在谈王念孙“一声之转”的时候，说道：“只有清儒才能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又说：“王念孙的‘一声之转’，到了20世纪衍生出来一个浩浩荡荡的章黄学派，徒子徒孙，不但有陈新雄、陆宗达等旁支别流，还包括邢公畹、王力、唐作藩、刘钧杰等。”^④

梅教授本学数学，后来转行，搞语言是半路出家。在国外，这条路子可以走得通，在中国就难了。因为在中国，搞语言学，总怕要读一点基本书，其中包括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连这本训诂基本书都没读，而敢侈谈中国的语言学，岂非笑话？梅教授自己承认，他只是听人讲了讲《广雅疏证》，就来大放厥辞了。在中国人批评了他之后，他是否去读王念孙的书，不得而知。恕我妄测，他或许还没有读，或许读了，一时难以读懂，又放弃了。最好的猜想，是他已经读了，心有所得。只怕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我还是从最好的方面来揣度人，让我来说对“一声之转”的理解，以与梅教授交流。

《经义述闻》卷三“明听联言”

家大人曰：《尔雅》：孟，勉也。“孟”与“明”，古同声而通用。（《大戴礼·诰志》篇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孟同声。幽、幼同声。《鹖风谱》正义引郑注《书传略说》曰：“孟，迎也。”《北堂书钞》引《春秋考异邮》曰：“明庶风至，明庶者，迎众也。”《禹贡》“孟猪”，《史记·夏本纪》作“明都”。）故勉谓之孟，亦谓之明。《盘庚》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言当勉从朕言无荒失也。《顾命》曰：“尔尚明时朕言”，言当勉承朕言也。《洛诰》曰：“明作有功”，言勉作事也。又曰：“公明保予冲子”，言公当勉保予冲子也。《多方》曰：“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言尔邑中能勉行之，尔则惟能勤乃事也。《韩子·六反》篇曰：“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罚可立，而爵禄可致。”言勉焉尽力致死也。重言之，则曰“明明”。《尔雅》曰：𡗗𡗗，勉也。郑注《礼器》曰：“𡗗𡗗，犹勉也。”𡗗𡗗，勉勉，明明，一声之转。《大雅·江汉》篇：“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犹言“𡗗𡗗文王，令闻不已”也。《鲁颂·有駜》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在公勉勉也。

“家大人”是谁，想必不要我解释。不过，考虑到有人对古汉语基本著作的陌生，还是不厌其烦地说说。《经义述闻》的作者是王引之，“家大人”即王引之称其父王念孙，故所引例仍属于王念孙的“一声之转”。我们看看他怎么个转法。这一条的意思是解释“明”有“勉”的意思，“明，勉也。”分3层来证明。第一，以通用字类推。“孟，勉也。‘孟’与‘明’，古同声而通用。”所以“明”有“勉”的意思。“同声”指原本同声，即是一声之转。声即音。“同声”是理据，“通用”是事实。在括弧里（原文用夹行小字）举同声与通用的证据。第二，从语料中归纳。引古书中6例，其中“明”都是“勉”的意思。第三，以同义重言词比照。这里正是说到“一声之转”，因为“明”与“𡗗”的读音虽不同，但它们都是原于同一个音而产生的时间或地域的变体。务请注意，这里“一声之转”也是理据，而非证据。“明明”与“𡗗𡗗”同义并不是因为“一声之转”，而是由比照而得。

我们一再说，“一声之转”不是论据，而是理据，解释此词何以有此义的理由。当然，由于经常使用，也有可能出现比较简单的形式，而其总体确实只是理据而已。“明”何以有“勉”的意思，因为它们音同音近，有时可以代用。就是不说这个理据，“明”的“勉”义也确凿不磨。同时，“明”有“勉”义，又反过来证明，古音二字字音有相近的可能。《广雅疏证》的主旨是证明此词有此义，列出古文献为据来证明它。我们讲尊重人，也包括尊重古人，王念孙在这里作了贡献，我们就承认他的贡献。如果没有他的劳作，我们到现在还可能弄不明白“夔、鼃、葍、昌、孟、鼻、業”等字有始的意义。而谈“一声之转”是证明此词何以有此义，是锦上添花。后人应当感谢乾嘉时代这项发明，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智慧。我们要知道王念孙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他们在讲“一声之转”的时候不能不带有局限性。但不可因此而否定全部“一声之转”，进而否定全书，进而否定全人，再进而否定所有谈“一声之转”的后人及其研究成果。况且也不可以简单地对待“一声之转”，抱着为我所用的目的来评价它。我们下面看看一些较为多样的情况。

《史记·灌夫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共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秃老翁，何为首鼠两端？’”^⑤《后汉书·西羌传》：“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⑥一说“首鼠两端”，一说“首施两端”，“鼠”“施”一声之转，而鼠、施既不同源，韵部也相隔较远。

《楚辞·(宋玉)招魂》：“吴歆蔡讴，歌大吕些。”王注：“歆、讴，皆歌也。”《文选·(陆机)吴趋行》：“四座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吴歆、吴趋，一声之转。

《楚辞·(刘向)九叹·忧苦》：“山修远其辽辽兮，涂漫漫其无时。”王注：“辽辽，远貌。”《诗·小雅·渐渐之石》：“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其道里长远，邦域又劳劳辽阔，言不可以卒服。”正义：“广阔劳劳之字，当从辽远之辽。”辽、劳一声之转。

《淮南子·修务训》：“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魏书·甄琛传》：“伏维陛下，纂圣前辉，渊鉴幽慝，恩断近习，宪轨维新，大政蔚以增光，鸿猷于焉永泰。”^⑦玄鉴、渊鉴一声之转。

诸例所转词语，都不同源，且音韵或近或远，不是非要声韵皆同皆近不可。

而有人把“一声之转”片面化，一音之转就要是同源，就要是声韵皆同。他们本想抓一把现成货来研究同源词，现在利用不了这些材料，就愤慨起来，以为那东西一点用处没有，于是他要骂人了，清儒竟如此之轻率，方法竟如此之简单，代代相传师承不变，外国人哪有这般能耐？

真正说起来，外国人真没有法子能像王念孙那样做学问，包括梅祖麟教授。不但要求掌握王念孙的方法，要对古音韵的地位有确切的了解，还要对古籍烂熟于胸，信手拈来，便成文章。前无古人，后世呢，不是说没有，有也是凤毛麟角。外国人更无从谈起。把梅祖麟的反话作正面理解，倒的确如此。然而，梅实实用的是挖苦的话。他在轻蔑一个民族。他的轻蔑又正是这个民族复兴之时，岂能容得？

做过清华大学17年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当年对他的学生说：“诸君在国外的時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学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态度，研求真理。”如果梅先生地下有知，他也不会满意他的不肖子孙。

瑞典人高本汉，研究汉学，特别是中国的语言学，至今为止，洋人似无出其右者，而对中国人的尊重，也堪称模范。他是我们的好朋友。近日读到马悦然的文章，我来引一段：

高本汉充分意识到他自己作为学者的价值，但同时，他总是时刻乐意表达对古今中国学者的感激之情。在《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中文译本的序言里，他首先对清朝的伟大学者们表达了敬意。接着阐明了现代中国学者的贡献：“一个西方人怎么能梦想和他们相比？这班现代中国学者完美地掌握文言和整个中文典籍世界，完全可以把他们的研究活动扩展至整个中国文化领域，而西方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努力熟悉这一领域的一个小角落，并在那做出他的些微贡献。这样，他仍然能够为他所仰慕和热爱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略尽绵薄之力。”^⑧

高本汉总不忘表达他对“古”“今”中国学者的感激之情，他认为一个西方人只能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小角落里”作出“些微”的贡献，他“仰慕和热爱”这个国家、民族和文化，梅教授扪心自问，你有这种可贵的情怀吗？

可怪的是，冯蒸教授介绍到此，竟无半点反应。仿佛骂了该骂，“一声之转”真的就十恶不赦似的。他说他要“客观”，这就是他的客观！恰如鲁迅先生所说：“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物外，真下公正的批评。人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⑨

还是接着讨论梅教授对中国“一声之转”的不满吧。他举太炎先生《文始》中的例子，来证“一声之转”的不当。不了解中国学人对太炎先生的感情啊，这怎么和一个外国人解

释呢？

鲁迅先生论太炎先生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⑩太炎先生《告本师》的节概，制订注音字母的功劳，《新方言》继二千年之绝学，《文始》开中国词源学的先河，炳炳琅琅，岂容抹煞？

我见闻有限，不知道有什么人在哪里说过太炎先生学术上的不是。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愿去说。中国人的感情就是如此。近年思想开放，情况有所变化。也开始有人有所涉及了。但那说法，与梅教授完全两样。比如节于今先生，他在文章里说：“章太炎先生实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前驱，他的“语基”说，他的《文始》就是一个创新。创新的东西不一定完善，不一定成熟，这就需要完善。太炎先生所用的只据语音相通来确定同源词的作法，显然不够科学，需要完善。后继者不能补阙，反而守着这个不科学的老套套，这就很难说是后出转精，是创新了。”^⑪比一比梅、节两家的说法，看得出来对同一事实的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就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区别。看到了太炎先生的某一点不足，梅教授如同捡到了一个法宝似的用来攻击中国人。中国人不是没有看到，只是情感各各不同。

王力先生写《同源字典》时，对前人这方面的工作和不足，有所借鉴。他指出其不足在于：“在语音方面，则通转的范围过宽，或双声而韵部相差太远，或叠韵而声纽隔绝；在字义方面，则展转串连，勉强牵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多半是指太炎先生。他为什么不直指《文始》呢？这就是外国人不能体会的那份对尊者的感情。为了避免前人的弊端，于是王先生“在语音规律上严加限制”，“大量引用古人的训诂，来证明不是我个人的臆断”。^⑫亏得梅教授苦寻，终于从《同源词典》中找得了一个韵部较远的例子。《同源字典》曾经说到“荒”、“蕨”同源。^⑬而“荒”在阳部，“蕨”在月部，语音上似乎相隔较远。

王先生已过世，没有办法起之于地下而问之。王先生举此二字同源，必有其理。郭锡良先生曾以“荒”“蕨”本有通转关系来解释。要我来回答，又可能要惹得梅教授出来骂人。不过，既是事实，就不怕指责。事实是，只同声者也不是没有同源的可能。正如孙雍长教授所言：“同纽之故而得通转者往往有之”，“于音理言固然有欠周密，但核之于文献语言，音转多由于双声者确为事实，这是不容抹煞的”。^⑭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视而不见，决不是一个好办法。

那就请举出事实来。我就从大师的著作中举例。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其词或为双声，或为叠韵，此物名之大略也。”^⑮在“双声”之下，夹行小注：“如薜荔，芙蓉。藟，蓂董之类。”后文对这两条注作出了解释。“又《释草》：薜荔，芙蓉，藟，擗擗。案：薜荔、芙蓉、擗擗，皆有圭角之意。薜荔，郭注以决明释之。决明，秋生，子作角。而藟亦有角，故得芙蓉、擗擗之名。藟之亦名薜荔，亦以此矣。”^⑯此言薜、芙、擗同声母，可得相转，荔、蓉、擗声母近，可得相转。“藟，蓂董”，王国维说解如下：“又《释草》：藟，蓂董。案：蓂董，长意。郭璞说‘蓂董’云：其叶似蒲而细，是长叶之草。又《释天》之‘螭螭’，其字从虫，本是虫名。沈方伯说以《庄子》‘螂蛆甘带’之‘带’，虹形如带，故以‘螭螭’名之。是‘螭螭’‘蓂董’，亦语之转矣。”^⑰此言“螭”“蓂”声母同，可得相转。看了这些话，也许梅教授余怒未息，也要把王国维大师

骂为章黄之流了。

讲音转学说重视声母，当始于钱大昕，其言曰：

“近”既从“斤”，当以其隐切为正，其读“几”者转音，非正音也。如“硕人其颀”亦“颀”之转音。《礼记》“颀乎其至”，读“颀”为“欸”者，乃其正音耳。“倩”从“青”而与“盼”韵，“颀”从“禹”而与“公”韵，“寘”从“贯”而与“室”韵，“恹”从“奴”而与“逮”韵，皆转音。《礼记》“相近于坎坛”，郑康成读“相近”为“禳祈”，“祈”未必不可读为“近”也。^⑤

所谓“转音”，即一音之转。钱大昕又说：

《小旻》“是用不集”，训“集”为“就”，即转从“就”音。《鸳鸯》“秣之摧之”，训“摧”为“莖”，即转从“莖”音。《瞻印》之“无不克巩”，训“巩”为“固”，即转从“固”音。《载芟》之“匪且有且”，训“且”为“此”，即转读“此”音。^⑥

有一位郭晋稀先生，兰州大学教授，他的书名《声类疏证》，1300多页，他举例证明1711组字，多因双声而转，你能说他没有根据？他是字字有根有据，不然，怎么会叫“疏证”呢？我们“一声之转”知道得太少，去翻翻这本书，开开眼界。如果因此又生出一番骂来，我倒是很乐意再听它一听。

由于“一声之转”，梅教授说，衍生出了一个浩浩荡荡的章黄学派，徒子徒孙。他把章黄学派看浅了，也看低了。从数量来说，他又估高了。你以为章黄学派是那么容易做的吗？章黄的要求可高着啦。第一，要饱读诗书。湖南师范大学的周秉钧先生，到北师大讲课，与当时的青年教师王宁接谈，他问王：你十三经读了几部？^⑦读完十三经，这是章黄的一个起码要求。第二，要能写一手像样的文言文。我曾经用文言写一篇学习心得给我的老师看，我的老师可是正宗的章黄，他把我骂得抬不起头来。我从此再也不敢写文言，从此再也不敢做章黄。第三就更难做到了，不轻易写东西。他说你爬还没有学会，就想要跑了。读好书再说。这3条我一条都没做到。十三经中的三礼，我“视若蛇蝎”；写文言，虽不敢勉强对付；而写文章，我却轻率了，没有“近百篇”，更谈不上“上百篇”，却也有好几十篇。所以，你不要怀疑我是章黄的徒子徒孙，我不够格。真正的章黄也不会承认我是章黄。曾经有人自称是章黄门生，可章黄的人就是不认帐，认为他太浅薄，怎么可能是季刚先生的学生？

有了这3条，还加上一定的仪轨，这才能成为章黄学派的人。可你想想，当今之世有几人能合乎这3条？不论大陆，台湾，够条件的都不多。又从哪里来的“浩浩荡荡”？

我得声明，这3条并不是我的章黄老师所说，他没有这样明说，凡与章黄学派挨点边的人，大概也没有听老师们这样明说过。这只是我一人的体会。积数十年之经验，我深信我的体会没有错。有一年，举行黄季刚先生逝世若干年的纪念会，我亲耳听主持者说：黄焯耀先先生^⑧一再叮嘱，不要讲章黄学派，章黄在学术上有过一些影响，但并无一个学派。我体会耀老的意思，是要听过章黄学派老师的课的人，不要自外于整个学术大军，以赶上时代的步伐。也是鉴于真正能如章黄那样要求的学人几乎已经没有了，尊崇朴学的章黄不能接受这个徒具的虚名。

章黄学派并不等于听过章黄弟子讲课的人，听过课的人不少，但能称得上是章黄学派的人则极少，因为时移势异，不可能按章黄的办法来教学，也不可能按章黄学说来教学。请查查中国高等学校使用的古汉语教科书，有哪一本不是将章黄学说只当做一个历史现象

来表述？如果能查出有一本书将 19 组 28 部作为最终的上古音学说，那我就不与你争论了，我服输。现在把听过章黄弟子的课的人都叫做章黄的徒子徒孙，不管他够不够章黄，不管他信不信章黄，那当然是“浩浩荡荡”的了。你就不怕这个“浩浩荡荡”都起来反击你的不实之辞吗？

批评黄氏古音说的首先是林语堂，而批评得影响最大的是王力先生。有他的《黄侃古音学述评》^②为证。可他又怎么也成了章黄的“旁支别流”了呢？因为章太炎的《文始》讲一声之转，而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也讲“叠韵”“对转”“旁转”甚而至于还有“通转”，所以被梅教授认定是一路货。可王先生讲“转”，有严格的语音限制，有点不如梅教授的意，可也被找到了一个语音较隔的例，以一代众，由于王先生不直属章黄一系，所以想出了一个“旁支别流”的话，也算煞费苦心了。王先生一生在教书育人，又长期在中大北大等名校任教，所教学生本多，名气大，威望高，影响广，击倒章黄之后，再把王力一系连带击倒。中国语言学界也就差不多了。可还有漏网之鱼，又把邢公畹也扯进来，邢先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台语比较研究、语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研究，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得罪了这位洋大人，也成了章黄的“旁支别流”了。只怕是因为在章黄与王力之外，还有他人，就取邢公畹作代表吧。这样，除了梅教授所认定的“主流”而外，至少是历史语言学界，已经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在批了章黄的徒子徒孙与旁支别流之后，犹觉不够解恨，补充道：“章黄学派算不算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当然不是——因为它根本不是语言学。”为什么不是呢？他没有进一步说。承前而言，或许又是指那个“一声之转”。如果不是指用“一声之转”来任意解释词义，它本身并无不是。转者变也。语音难道不是流动不居、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吗？而“转”是有规律的，所说的“一声之转”是按规律在“转”，此话一点错误都没有。至于《文始》中的瑕疵，如王力先生所说，“则通转的范围过宽，或双声而韵部相差太远，或叠韵而声纽隔绝”，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全部“一声之转”。要知道《文始》所用的通转规律，大致上还是不差的。它的不足在于未经证明就断定一组词的同源性质，并不是它的通转规律出了什么大问题。况且，章黄学说也不是一个“一声之转”所能概括。你听听李方桂先生怎么说：“清朝出了很多大学者，如：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朱骏声、江有诰，一直到后来的章太炎先生，黄季刚先生，对上古音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贡献。我们的研究只能利用他们的材料，另外用一个新的方法去研究它。”^③李先生接下来就列出高本汉上古声母表如下：

p	ph	(b)	bh	m	
t	Th	d	dh	n	l
ts	tsh	dz	dzh	s	z
tʂ	tʂh	ḍ	ḍh	ṣ	
ṭ	ṭh	ḍ̣	ḍ̣h	ṣ̣	
k	kh	g	gh	ng	x ?

这圈出来的 15 个声母，只有在介音 j 的三等韵前出现，别的声母可以在任何韵母前出现。李先生说：“在全体 34 个声母中，几乎有半数的声母分配很特殊，很有限制。这使我们对这 15 个声母发生疑问。”^②李先生进而推论，只有那 19 个声母，才可能是上古音的声母。我们审察一下，这 19 个声母，便是季刚先生的 19 纽，它们依次是帮、滂、並、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见、匣^③、疑、晓、影。

照黄侃的说法，1、4 等是古本音，2、3 等是今变音，所列 19 母能拼 1、4 等，其余各母不能，故它们是古本音。而李方桂先生采纳了季刚先生的学说加以完善，说章黄学说就根本不是语言学，这又从何说起？太炎先生没有证明一组词同源，只凭语音推论，可以提出批评；而你说章黄学说根本不是语言学，难道不加论证就可以信口雌黄吗？

对于梅氏这番不留任何情面的歼灭性的扫荡，冯蒸教授仍不忘装出一副公正的样子，说：“梅氏的批评伤人太重，打击面过大。”那就是说该伤，伤得重也可以，只是太重了些，比如说，可以说章黄的学说不是语言学就可以了，不要说成“根本不是”。打击面大了也无妨，只是过大了，比如说，可以讲衍生出一个章黄学派徒子徒孙就可以了，不必前面还加上“浩浩荡荡”。至于冯教授此后还加上了几句伪善的话，就不必再提它了。

本来该说的话说完了，但还有余意。梅氏骂了中国人，又差不多骂尽了中国的历史语言学界。前面都是辩诬，现在也来回他几句，来而不往，非礼也。当年吕老主持的语言所，觉得有个懂外国的中国血统的学者来研究汉语，有不同的视角，于汉语研究有利。以我堂堂大国，岂不能容一个梅祖麟这样的人物？虽则成就不怎么样，但也不是一个门外汉^④。而梅贻琦先生当清华校长多年，为清华现在的发达和地位奠定了基础。对于梅校长的追思，也在情感上为梅祖麟教授进入中国语言学圈帮了不小的忙。北大当时的看法与语言所相同。于是给他发文章啊，帮他出集子啊，请他讲学啊，参加学术会议请他发言啊，奉为上宾。一个语言所，一个北大，这两个地方竞相抬捧，梅祖麟就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飞黄腾达起来。王力先生与吕老相继谢世，而梅祖麟教授在中国形成的这种气势有增无已，并且因为群龙无首，这时的梅教授已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在中国语言学的正确位置，已摸不到自己的后颈脖在哪里。于是乎目中无人，骂倒一切，仿佛中国这块领地，他已十拿九稳了。他离开生他养他梅氏家族的故乡太早，太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不懂得中国人为了不受外国欺侮，进行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懂得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何等灿烂的精神文明，不懂得中国的语言学者有过辉煌的业绩和不懈的努力，也不懂中国人民所怀有的对于外敌入侵的深刻的记忆和一再压抑着的本所当有的情感。梅祖麟在外国人面前，他是中国人，他懂得中国；在中国人面前他是外国人，他懂得外国。借中国之崛起自重，亦借外国的强盛而自傲，而骨子里却还是中国人懦弱可欺，他的祖国亦即美国全球无敌。这种内蕴，这种不祥的心态，在他 2001 年年底的讲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个疏于读中国书的外国人武断地否定了一声之转，有几个脑子不能自己作主的人也在那里鄙薄一声之转了。我想对这些人说一句，想否定一声之转是徒劳无功的。就在前年，即 2006 年，郭、梅之争发生后的第 4 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香港两位朱教授的书，叫做《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那里就多处谈到一声之转，或者实际上说的是一声之转。即如 62 页上说：“译者释也”，“所谓翻译就是解释。”这不明明说的是一声之转吗？不烦到他处去找，即在同页，又说“胥通疏”。“胥”何以通“疏”，那理据没有明说出

来，如果说出来，也当就是一声之转。巧得很，同页又有如下的话：“雅言里的‘鲜’，到齐国方言里变成了‘斯’：鼻韵尾掉了（元音开口度也变小了）。……传统音韵学把‘鲜’变为‘斯’称为‘一声之转’，或‘阴阳对转’。”可知香港两位理工大学的教授，也并无鄙薄一声之转的意思，讲训诂也还是离不开这个“传统”。

本来我已经说过，在讲一声之转的时候，即算是王念孙，也有局限性，后人在运用一声之转的时候，更不乏缺点，但总体上是不可否定的。学无根柢的人，还有紧跟外国邪风的人，越是否定它，我就越是要讲得响些。我之所以要特别在这里回应一下梅祖麟教授，就是因为时下有人在没头没脑地跟风，有不得已于言者。

七

双方的另一分歧，冯蒸教授归纳为“同源词考证，兼论对汉藏语言研究的态度”，郭锡良教授用“历史比较法与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为小标题展开论述。梅祖麟教授则直截了当说所讨论的是“怎样做汉藏比较研究”，三家说法不同，我以为为了明了，就以梅教授所说为准吧。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郭锡良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三隔”说。这“三隔”至今还无人正面回应，除了冯蒸教授的迂回作答。“三隔”是：一音隔。语音上有隔阂。如“坝，rags”。郭教授说：坝是二等字，可以有个-r-，可是它的声母是帮母，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说掉了，是怎么掉的呢？其实“坝”是后起字，始见于《集韵》，怎么可能有-s尾，并与藏语同源呢？二义隔，意义上的隔阂。如“岁，skyod-pa（藏语意义是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郭锡良教授说：“岁”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就有了，表示岁星、岁时的意义。藏历创始于松赞干布，七世纪中叶才使用十二年循环纪年，汉历藏历相差一两千年，汉语中由天文、历法发展而产生的专用字“岁”，怎么会与藏文的skyod同源呢？^②三类隔，把借词算作同源词。

郭教授引了一位台语与汉语研究专家的话，认为两种语言对应的词必须精确。郭举例说，应当脸对脸，不对腮，应当眼对眼，不对瞳（黑眼珠），应当嘴对嘴或口，不对辅（由车辅引申而为面颊）。冯蒸教授介绍到此，忍不住出来加案语说：“此种情况，郑张称为择词，同源词比较要在同族词中择配，比如眼要在‘眼、目、眸、瞳、瞳、瞳’中择配。”善于安个名称本是专家们的拿手活，但，安了一个名称就能说这样做有理了吗？安名不能代替论证，是不是？

八

如果继续沿着冯蒸教授说话的路子走，下文就该谈“主流”“非主流”了。而我现在为了避免文章篇幅过长，想跳过这一条，来谈他的第四大问题，“郑张尚芳三勘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③。据冯教授介绍，2003年10月，郑张尚芳发表“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勘误帖”，指出了该书的六大错误。据说该书被指出的错误多达4百零几处，够吓人的。但我听说，其中辅音y错印成元音y就有390几处。这就无足怪了。此外五大错误，也不过尔尔，反正发帖人已总括为“勘误”，属于校对性质。而冯蒸教授要单独作一大项来分列，不知有何玄秘。据说当时在某个网上还弄得沸沸扬扬，谩骂和侮辱都有。而照我的意见，这与郭、梅争论无关，不宜列入所要介绍的内容。此类指斥，是反方人士欲帮反方而无从

下手，便找对方其他著述中的毛病以为打击对方之助。而且张扬起来，仿佛已将对方打倒似的。严格说来，这不是费厄泼赖行为，不可提倡。现在被冯蒸教授作为一大项醒目地提出，不知该如何解释才是。

如果冯教授坚持应当介绍，那也就应当介绍杜纯粹教授的文章。杜的文章名《对“杀”和“死”形式标志的确立与应用的追踪分析》^⑩。文章长达11页，从王力说到太田辰夫、志村良治、李平，再到梅祖麟。它的中心意思是说，梅祖麟对太田辰夫、志村良治和李平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及其观点，进行了为我所用的、无标注的自由采择与拼合，重申了动补结构产生于六朝之说。并没有如某某人等发帖所说“踵事增华”，而确有违背科学求真精神和诚信严谨治学态度的地方。这篇文章似乎也与两位主将所争无关，也可看做是为了助郭教授一臂之力而作。冯教授作为双方争论的客观介绍人，要么郑张的帖与杜文都介绍，要么就都不介绍。现在一介绍而且是醒目地介绍，一不介绍，那就显得和他自己所称的“客观”不相容了。

九

前面说了，冯教授毕竟不是纯以梅氏为宗主的那类人。理由之一是他没有直接出面讲那些厉害的话，而把这些话留给他的拥趸去讲。某刊物在刊登了冯教授的讲辞之后，接着就刊发其拥趸的高论。欲了解冯教授的旨意，就不可不顾他的拥趸的横七竖八的议论。

既是拥趸，自不乏阿谀之词。如“深表赞佩”、“令人敬服”之类。这位拥趸说，冯教授“评价公允”，“兼容并蓄”，“堂堂学人，君子风范”。上文已随时点明，其不公允寓于貌似“公允”之中，示人以公允，恰恰是售其不公允之实。既不公平，也难兼容。其自我介绍可谓之“堂堂”，陆志韦、王静如两位大师是我的“私淑”和“师从”，当然堂堂了。而真正的恩师洪成玉先生哪里去了呢？是不是犯了过错，作弟子的不便提及，或是名位不高，羞于提及？古人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⑪11世纪的大改革家王安石罢了相，在骂声中孤寂地死去，于是从学者都忌讳说他们是王安石这个老师的门生了。可洪成玉先生还在，好像也没有怎么倒霉，他的学生就不提起他了，岂非怪事？“君子风范”又在哪里？

十

这位拥趸据冯教授意之所指，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把郭锡良教授大骂一通，最后终于点出主题，道出了某些倾向于宗梅的人所欲言而未敢说的话：“他们以卫士自居，可是在学人的眼中，他们是学术界的恐怖分子。”

“卫士”者何？他们受到了攻击，起来捍卫自己所认为必须保卫的，此之谓“卫士”。再一审察，明明是中国人受到了攻击，是浩浩荡荡的章黄的徒子徒孙及其旁支别派受到了攻击，起来捍卫自己尊严的是郭锡良，是那个“浩浩荡荡”和“旁支别流”和知道了事情真相的中国人。拥趸欲将官僚化的权威，学术至上的寡头等，都统统栽到郭锡良教授等人的头上，无中生有，说他们掌握了报刊话语权，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评定权等无上的权力，进而诬指他们“文革思维”，成了学术界的恐怖分子。

我不能肯定冯教授的这位传声筒式的拥趸，文化大革命时干了些什么，是不是知道什么叫“文革思维”。让我来说说亲身体会吧。文革思维就是打倒对方，什么话最厉害，对方就是什么。“学术权威”最厉害，你就是学术权威，要坚决打倒。“资反路线”最厉害，

那你就是“资反路线”的执行人，要扫除革命道上的绊脚石。“走资派”最厉害，那你就是走资派，是新时期革命的对象。“牛鬼蛇神”是妖魔鬼怪的通称，这话厉害，那你就是牛鬼蛇神。要奋起千钧棒把你捣个粉碎。一切坏家伙的聚集，无以名之，名之曰黑帮，这话厉害，那你就是黑鬼，挂上牌子进牛棚。当前什么东西最厉害？是恐怖分子。他们以暴力恐怖为手段，破坏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们在人们聚集的地方，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老弱妇孺，来一个突如其来的爆炸，使群众死于非命，使人们生活于恐怖之中。他们与全世界人民为敌，是万众一心要剿灭的对象，这话厉害，所以你就是恐怖分子。这是道地的“文革思维”。口口声声说人家是文革遗老遗少的人，才真有点文革遗老遗少的气味。郭锡良他们不过写了几篇文章，和那个外国人辩论了一番，你那么害怕做什么？莫非你是他们一伙，害怕那个“浩浩荡荡”起来反对？听了“令人敬服”者的摇唇鼓舌，竟然激起了你年轻时的战斗情怀。放松点吧，别去醉梦西天了！

附 注

- ① 据郭锡良《音韵问题答梅祖麟》转引，《古汉语研究》第2页，2003年第3期。
-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24页，商务印书馆，1980。
- ③ 唐作藩《王力先生的“谐声说”》，《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第2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 ④ 站在梅教授的立场上说话，这些话要作些修改，应改为：“……不但包括陆宗达、陈新雄等，还有王力、邢公畹、唐作藩、刘钧杰等旁支别流。”
- ⑤ 《史记》2853页，中华书局，1959。
- ⑥ 《后汉书》2899页，中华书局，1965。
- ⑦ 《魏书》1512页，中华书局，1974。
- ⑧ 马悦然《瑞典与中国的知识交流》，张振江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页，2008年第3期。
- ⑨ 《华盖集·并非闲话（二）》。
- ⑩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⑪ 节于今《建设创新型语言学》，《古汉语研究》第3页，2006年第1期。
- ⑫ 王力《同源字典·序》第350页，商务印书馆，1982。
- ⑬ 同上，350页。
- ⑭ 孙雍长《音转研究述要》，《河北师院学报》131—136页，1994年第4期。
- ⑮ 王国维《观堂集林》220—221页，中华书局，1959。
- ⑯ 同上，223页。
- ⑰ 同上，222页。
- ⑱ 《潜研堂文集》卷15《答问十二》。
- ⑲ 同上。
- ⑳ 王宁《答谢恨晚——怀念我的老师周秉钧先生》，《古汉语研究》增刊第1页，1994。
- ㉑ 他是黄侃季刚先生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
- ㉒ 据我所知，此文先在香港发表，后来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
- ㉓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96页，商务印书馆，1980。
- ㉔ 同上，12页。
- ㉕ 李氏认为匣应并于群，故有此标注。

②⑥ 从梅教授在商务(2000)出的书来看,他那样的文章,在中国大陆,能写出来的人不说有几百个,几十个总是有。然而只有一个得宠者,自然离不开他的背景。

②⑦ 这儿是简介,欲知详情,请见《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汉语研究》7—8页,2002年第3期),和《音韵问题答梅祖麟》(《古汉语研究》7—9页,2003年第3期)。

②⑧ 前三大问题是:第一,自我介绍;第二,参与争论人物简介,第三,双方分歧。

②⑨ 《古汉语研究》2—12页,2003年第4期。

③⑩ 张舜民《画墁录》卷四《哀王荆公》四首。

作者联系单位:湖南教育学院

离合词观复*

——兼议汉语基本词汇单位

史有为

摘要 “离合词”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认识汉语本质的关键之一。本文首次从个体历时、群体共时、吴方言、内在机制等四个方面考察汉语离合词，并获得如下认识：一、离合词是伴随短语词汇化、词的可分离化以及“了”体貌化等进程的产物。二、各离合词的形成历史和分离形式具有非常强的个性，无法用传统词的观点去归纳并解释。三、动宾式动词中离合词的数量二倍于非离合词，说明口语中离合词并非例外，而是现代汉语的常态，是一种优势趋向。四、上海话/常州话的离合词数量远不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北京话是演化最快最丰富的方言。五、动宾之间存在的心理拉力，动词单音节化和单词双音节化几股相对待的作用力，形成分力和合力制衡，构成了汉语离合词的内在机制。该机制内部的矛盾、对立、制约，正是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六、单音语素—汉语式“词”作为二元结构单位是汉语基本词汇单位，也是汉语词汇的主要特点之一。七、语言宜乎采用“张力方法”分析。

关键词 离合词（历时/共时观察）、基本词汇单位、方言离合词、离合词机制、张力方法

零 观往

0.1 缘起

离合词^①，是一个讨论得太多的题目。看重西方 word 的学者也许会倾向于称之为“可分离词”^②，也有主张这是词化程度不高的特殊词；而主张汉语特性的同行则往往把它看作“离合词组”、“黏连短语”或“离合字组”等等。在笔者看来，离合词无论怎么称呼都无法掩盖它在汉语中的重要性，因为它关系着对汉语本质的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它特别显示了汉语的性格或本质。早年间，陆志韦先生在《汉语的构词法》中为其“词”的身份有过很有趣的分析和讨论，并为此种违反西方 word 理论的“怪物”而苦恼。然而，包括笔者在内，我们以往的研究大都没有跳出传统的模式，仍局限于辨明离合词是词还是短语，哪些可算离合词，以及有哪些分离形式这类题目。这些研究基本上仍然属于共时角度的描写，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动态的历时角度的描写以及深层角度的解释则几乎还未开始。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提供太多确实证明有效的二语习得方法^③。也就是说，关于离

*本文初名《离合词三观》，曾送交第四届肯特冈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2008/9/26-28·新加坡）作书面发言。承主持人彭睿记录讨论意见并转达，谨致谢忱。今稿系在前次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

合词，我们既没有为之建立合适的解释性理论，也没有建立起在必要实践量基础上的应用性理论和方法。甚至，我们的描写也是不够充分的。因此，我们需要再描写，再认识，而且是反复的认识和审视。

0.2 反省

笔者曾就词的划定原则为契机对离合词的性质撰写过描写性的文章（史有为 1983）。该文按照自由运用原则严格地将离合词确定为一种特殊短语——黏连短语来看待，而且还仿照医学上手术过后的黏连情况，分为三级。这种处理对于许多离合词来说无疑有用，也能解释得过去，但是对于另一些离合词来说却并不自然，例如对“滑稽（滑天下之大稽）、慷慨（慷国家之慨）”和“幽默（幽了他一默）”，前者古代就已是铁板钉钉的联绵字，后者出自现代音译，也无疑是词。按目前的理论来说它们都是单纯词，怎么一会儿又成了短语了呢？当然说不过去。于是，不得不按照结构主义的办法把这些单位中的“幽”“默”之类非语素字设置成“准语素”和“准词”，以此来弥补短语说的缺陷。之后，笔者（1996）曾在“柔性”原则的推动下有过反省，认为该文过于使用刚性的结构主义，但因当时工作所限未能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认识。

0.3 启迪

朱德熙先生晚年一直倡导结合方言和历史的研究方法。先生去世后发表的未完成稿《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和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构》（1994）就是这样一个样本。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反省自己对“的”的研究，后悔一开始并没有依靠方言去研究，过了二十年才去研究方言中“的”的表现，之后又过了十年，方才开始“的”的历史研究。文章指出：“在对方言和历史都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再来看北京话，不但纠正了过去分析中的错误，而且一些原来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现象大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说‘的’》开始到今天重新回到北京话‘的’字的研究，是一个大循环。这个循环整整经历了三十年，其中十年也许要算在‘文化大革命’的账上，可是用二十年的时间走完这个循环也是太长了。‘的’字研究进展之缓慢，自然跟工作不够勤奋，时间抓得不紧有关，可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长期以来对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标准语语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缺乏清醒的认识。”这里隐含的意思就是研究须要重视基本事实的描写，不能忽视横向和纵向的相关描写。对离合词课题而言，这番话同样适用；对于转了近三十年的笔者来讲，也完全适用。

一 观个体

1.0 选词

本文选择“结婚、睡觉、洗澡、吃惊、忘本、考试、慷慨”这七个较常用的语词作为个体历时动态变化的观察对象。前三例的“婚、觉、澡”在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含义和身份，观察“结婚、睡觉、洗澡”如何演变为动宾组合，以及对解读现代离合词均有特别的意义。第四例“吃惊”是受动型的动宾组合，其动宾分离过程可以代表一种类型。“忘本”则代表另一种“动-受事”分离类型。至于“考试”和“慷慨”的内部组成以及分离有显着特点，对另两种类型离合词的深入认识有特别的价值。鉴于以上考虑，因此选择了它们。在观察个体历时情况时，我们以语料调查和统计^④作为依据。

1.1 观“结婚”

1.1.1 “婚”与“昏”。婚本作昏。因为古代结婚在黄昏时开始举行。因此也称“昏礼”。以后才改为“婚礼”。“婚”字未见于先秦文献，因为“昏礼”而使“昏”注入新义，并产生“婚”字。《左传》有“新昏”一语。《说文》说“婚”是“妇家”，还说“妇人阴也，故曰婚”。这是明显的附会。但许慎说对了一件事，即古代的婚姻是男女家庭之间缔结关系，所以才说“婚，妇家也”。结婚即结于“妇家”，并非简单的个人行为。而且“结婚”与“结婚姻”互为异名，所指同一，从文献即可证实这样的论断。

1.1.2 文献检索显示，从《汉书》开始到《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有“结婚”156例，另有“结昏”7例。

文献显示，自晋到清代，“结婚姻”的数量越来越大，到了清代《红楼梦》几乎都是“结婚姻”，共35例；另有“结昏姻”，3例。偶尔还有“结婚媾”，共5例（出自唐至清文献）。“结婚娶”1例（出自隋代）（参看附录1）。显示该语义项下的表达形式不稳定，单词内部并不稳定或紧密。

1.1.3 “结婚/结昏”的真实意义。《汉语大词典》对“结婚”的释义是这样的：“缔结婚姻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从《汉书》直到《红楼梦》，“结婚/结昏”可以用于两种场合，一是用在男女个人之间，一是用在男女家庭或家族甚至族群之间，而更多的例子是后者。

1) 个人之间的“结婚”：

[1-1] 愿以小儿结婚爱女。（《旧五代史·唐书·列传·董璋 子光业》）

[1-2] 谟与子结婚卢氏，谟卒后，卢氏将改适他姓。（《北史·列传·房谟 子广》）

2) 个人与某家庭之间的“结婚”：

[1-3]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与杨佺期结昏为援。（北宋《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三年》）

[1-4] 操谓布曰：“闻奉先又欲结婚袁术，吾故领兵至此。……”（元/明《三国演义》第十九回）

3) 家庭之间的“结婚”：

[1-5] 遂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两家结婚。留张纭在许昌。（元/明《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

[1-6] 取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汉书·列传·霍光金日磾传》）

4) 家族或部族/民族之间的“结婚”：

[1-7] 右散骑常侍李令问、特进契苾嵩以与回纥等结婚，贬令问为抚州别驾，嵩为连州别驾。（《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三》）

[1-8] 其后，乌孙竟与汉结婚。（东汉《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1-9] 大统初，蠕蠕屡犯北边，文帝乃与约，通好结婚，扶风王孚受使奉迎。（《北史·列传·西魏文帝悼皇后》）

5) 除此以外，还有个别用例可以解释为“嫁出”的，如：

[1-10] 幼以外戚见宋江夏王义恭，叹其详审，以女结婚。（《南史·列传·萧思话 父源之》）

因此，这时期的结婚与现代意义的结婚不同，是族间姻亲关系和缔结夫妻关系的综合。这说明，长时期内“结婚”的概念，或是“婚姻”的概念，是模糊游移的，甚至更看重集体或家族、民族关系。

与“结婚”相关，历史上还有“离婚、绝婚、复婚、再婚、合婚、成婚、通婚、完婚”

之语，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观察传统“结婚”的真正含义。这些组合也是指个人或家族、族群之间的关系。“离婚”是婚姻分离，较多指个人之间的关系。“通婚”和“绝婚”指家族、部族/民族之间的关系。“复婚”与现代的意义完全不同，是恢复族间通婚关系的意思。“成婚”、“再婚”、“完婚”与“合婚”似乎仅限于指男女个人之间的行为。（参见附录1）

1.1.4 “结婚姻”等的真实语义。与“结婚”同时，还有“结婚姻/结婚姻”和“结婚媾、结婚娶”，所指意义同于以上“结婚”，也是以指家庭/家族和部族/民族之间的关系为主。请看：

1) 男女个人间行为之例：

[1-11] 尔时有一城外村人，共城内人，欲结婚娶。来入城邑，彼人见城，端严殊妙……（隋·闍那崛多《佛本行集经·发心供养品》）

[1-12] 你今日结婚姻。咱罢论（元·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第三折）

2) 个人间行为还是家庭/家族间行为不很清楚，似可两指。例如：

[1-13] 姑嫂互相抱携。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结婚姻。（清《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一》）

[1-14] 高士奇与项龄弟鸿绪植党营私，并诋项龄与士奇结婚媾，交关为奸利。（《清史稿·列传·王项龄父广心》）

3) 明确指家族或部族/民族间行为。例如：

[1-15] 游处舍结婚姻之固以绝释家之怨。（三国吴·康僧会《六度集经·忍辱度无极章·释家毕罪经》）

[1-16] 及乌贵立为王，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东汉《汉书·列传·西域传·车师后国》）

[1-17] 时灵太后临朝，黄门侍郎李神轨势倾朝野，求结婚姻。（《北史·列传第十八》）

[1-18] 余互结婚姻徇情废事，违者，比亲民官娶部民妇女律论。（《明实录·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二》）

1.1.5 “结婚”的用法。非常有意思的是，除了语义不同外，历史上“结婚”的句法功能既有与现代相同的也有大相径庭的。句法功能相同的，如：

[1-19] 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宋史·礼·亲王纳妃》）

句法功能不同的，主要差异有三。

其一，可以带宾语，类似“娶入”。宾语多为女子或女家，甚至对方族群。可以带宾语，与现代不及物性质完全不同。例如：

[1-20] 愿以小儿结婚爱女。（《旧五代史·唐书·列传·董璋 子光业》）

[1-21] 谟与子结婚卢氏，谟卒后，卢氏将改适他姓。（《北史·列传·房谟 子广》）

[1-22] 初，日知以官在权要，诸子弟年才总角，皆结婚名族，时议以为失礼之中。（《旧唐书·列传·李日知 子伊衡》）

[1-23] 闻奉先又欲结婚袁术，吾故领兵至此。（《三国演义》一十九回）

[1-24] 已而兄弟讎杀，马黑麻乃结婚瓦剌以抗其兄，且垦田沙州，谋入犯。（明史·列传·西域·土鲁番）

有一些则不明宾语所指是否为女方。如：

[1-25] 又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破兀良哈，胁朝鲜。（《明史·列传·外国·瓦剌》）

[1-26] [周武帝, 即高祖] “结婚突厥”(《北史·列传·后妃下》隋代注)

其二, 有个别的后面带介系补语, 也是现代所无的用法。如:

[1-27] 道武遣狄干致马千匹, 结婚于姚萇。(《北史·列传·贺狄干》)

其三, 有些用例是光杆的“结婚”, 必须依靠上下文理解结婚双方。如:

[1-28] 遣其枢密使金炼奉表入见, 请结婚。(《元史·列传·外夷·高丽》)

1.1.6 现代“结婚”的定型。自汉迄清, 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平行事实:

一方面是历史上“结婚”含义始终摇摆不定, 语法上也与现代很不一致; 另一方面“结婚姻”用例几乎是“结婚”例的一半(此外还有少量“结婚媾、结婚娶”例)。二者都存在于自汉迄清, 而且到了近代, “结婚姻”的用例并不见大幅减少。“结婚”似乎在古代一直就与“结婚姻”互为异体, 显示其表达形式尚未完全固定, 而且二者的选用还可能与音节节奏有关(参见附录1)。它们的适用范围广, 意义类似于“缔结婚姻、姻亲”, 并表现出在几个意义和句法功能之间的徘徊摇摆。显然, 传统的“结婚”尚未完全成为西方意义上的“word”。这种宽泛摇摆的意义显示出前后二语素的关系比较松, 缺乏“word”的性质。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使我们怀疑, 现代汉语的“结婚”可能有新来源的流入。

具体而言, 现代的“结婚”一词可能是受西方 marry 文化影响后对老词注入新的限定之后产生的。因为只有在现代, “结婚”才是男女个人结合的法律行为, 成为与西方一致的现代概念。也因为西方的 marry 在“结婚”意义下是个不及物动词, 很可能在英语用法的影响下汉语“结婚”的动宾构造被唤醒, 从而也固定为不及物的用法。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创办《六合丛谈》中有此一例:

[1-29] 俄帝出巡、其弟君士但丁、于五月二十四日、自欧洲西土回俄都、代摄国政月馀、以俟俄帝偕母后回銮, 以巴丁女西西利亚同归、将与米家勒结婚也。(1857年《六合丛谈》第九号13页)

记载民国史事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有早期的用例:

[1-30] 11, 25……(2)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1914年《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1-31] 12, 1……戊、蒋中正宋美龄在上海结婚(宗教仪式由余日章主持, 中国仪式由蔡元培主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27年)

[1-32] 4, 2……丁、伪满皇帝溥仪之弟溥杰与日本贵族女子嵯峨浩子结婚。(《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7年)

另外, 还有可能受到日语汉字词回流的影响。在日语中, “结婚”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后对汉字词“结婚”重新加注的语词, 而且两个语素完全不能分开。19世纪中期的清末开始, 大批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自日本带回来新的双字组合的语词、新的概念, 甚至新的文化习惯。在这样的情况下, 受到日语现代版“结婚”的影响是很有可能的^⑤。

1.1.7 “结婚”等语的分离。经检索, 从体貌助词“了”产生以后, 明清文献均不见“结了婚”, 只查得“结了婚姻”三例。另外, 并检得明代“合了婚”2例, 证明“结婚”的可分离用法晚于“结婚姻”, 也远晚于“合婚”。请看:

[1-33] 后边魏杜两人俱为显官, 闻景二小姐各生子女, 又结了婚姻, 世交不绝。(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

[1-34] ……心内虽急如星火, 偏偏婉如同田凤翔结了婚姻。(清·李汝珍《镜花缘》九十四回)

[1-35] 一个河南人, 一个山东人, 隔着二千里地结了婚姻, 岂不是有缘千里能相会?(清《醒

世姻缘》二十五回)

[1-36] 防御就拣个黄道吉日，将庆娘与崔生合了婚。(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

[1-37] 今日听罢叮咛之语，虽然悲切，明知是小姨身体，又在合了婚。(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

可见“结婚”和“合婚”其短语的性格更为突出，其“结”的动词性格更容易显露，也就更容易与“了”结合。而“结了婚”可能是受到“结了婚姻”和“合了婚”的影响或扩展才出现的，时间当在清末民国之际。历史并不很长。还须申明一点，在这一段时期，“结婚”的其它分离用法均未检得，因此还不能有更进一步的结论或推想。

1.1.8 小结。“结婚”和“结婚”等组合的统计和分析可以约略归结为表1和表2:

表1 “结婚”演化简表

汉-清	清末-民国初	民国至今
结-婚 156例	结婚 3例	结了/过[三次]婚
结-昏 7例(宋-清)		婚[也]结了
男女家族、民族间及个人结婚义	男女个人结婚义	

表2 “结婚”等三字组合演化简表

隋	汉-清	唐-清	明-清
结-婚娶	结-婚姻/结-昏姻	结-婚媾	结了婚姻
1例	[结-婚姻] 35例	5例	3例
	[结-昏姻] 3例(元-明清)		
男女家族、民族间及个人结婚义			男女个人结婚义

1.2 观“睡觉”

1.2.0 从隋唐开始至清代，我们检录到“睡觉”233例；“睡初觉”1例；“睡一觉”19例；“睡觉了”4例；“睡了觉”5例；“睡了一觉”15例；“睡了觉了”1例；“睡了两三天”(动-宾)1例；睡了一道儿”(动-宾)1例；“睡初觉”(相承关系)1例；“睡头觉”(相承?关系)1例；“睡中觉”(动-宾)2例；“睡着(补语)觉”(动-宾)1例；“睡着-觉(动词)”(相承关系)3例；“睡着了”(动-补)2例。^⑥(参见附录2)

1.2.1 历时中的非动宾关系“睡觉”。“睡”和“觉”本是两个语义相对的动词。二者之间最初可能存在并列或前后相承的关系。文献显示，并列例未见。前后相承关系与动补关系很相似。二者的区别只在于相承关系重点在动作之连续，相当于今天的“睡了，后来醒了”；动补关系关注的则是结果，相当于今之“睡醒”。

1) 文献中典型的相承关系并未见到，较为接近的只有4例，例如：

[2-1] 如朝露晞。奄忽睡觉醒。(隋诗/卷十/仙道/马明生临去箸诗)

只有当“睡”和“觉”分属各自结构，才较为如相承关系。例如：

[2-2] 卷帘睡初觉，欹枕看未足。(唐·白居易《东楼竹》)

[2-3] 如人睡着觉来，睡是他自睡，觉是他自觉，只是要常惺惺。（宋《朱子语类·孟子九·告子上》）

[2-4] 广济方云酒服方寸匕覆取汗当睡着觉后肿处散不痛经宿乃消。（《备急千金要方·痔漏肠痈》）

2) 早期更多的是动补关系，自隋唐至清，都有这样的用法。例如：

[2-5] 后有旧对忽从北来，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饮之。既醉，（周）伯仁得睡，睡觉，问共饮者何在？（《古小说钩沈·[隋]裴子语林》）

[2-6] 母高氏，夜梦异光荧煌满室，愕然睡觉，有若怀身。（五代南唐《祖堂集·双峰和尚》）

[2-7] 饱食缓行初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齐东野语·卷十八昼寝》）

[2-8] 师曰：如人梦时从何而来，睡觉时从何而去。（晋—清《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司空山本净禅师》）

[2-9] 同一妾从父母栖于庵之钟楼，睡觉，闻鸡鸣，则身乃在山上松林中，莫知所以能至。（宋《夷坚志·夷坚丁志》）

[2-10] 乱点落地惊睡觉，半山舍润沃心焦。^①（宋·苏辙《木山引水诗》）

[2-11] 李睡觉。思惟无端倪。又寝。复梦前妇人乞命。（《太平广记·李明府》卷第一百三十四）

[2-12] 帘垂不知白日晚，睡觉忽闻黄鸟鸣。（《元诗选·可闲老人张昱庐陵集·睡觉》）

[2-13] 其母睡觉悲不自胜。（清·萧智汉《岁时习俗资料汇编·新增月日记古（卷之三下）》）

[2-14] 王助遗睡觉趋视。（《清实录·仁宗睿皇帝实录（五）》卷331）

1.2.2 历时中动宾关系的“睡觉”。“睡觉”从动补关系转变为动宾关系，是词语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1) 转变的条件是“觉”从动词变为名词。隋代已经出现“睡头觉”，但经过与“后觉”比较后，可以发现它们仍为相承关系，“觉”仍是动词义“醒”；而且使用局限，也未见进一步发展。在“睡觉”演变过程中，“觉”的量词化是个关键。这就是出现于宋代的“一觉”。虽然“一觉”是个数量组合，但“一觉”含有名词性。这样的一“觉”意味着时间长度的“一段”或睡事的完整一件。于是就可以确认此时的量词“觉”应含有某些名词性。当它处于“睡”后宾语位置时，无疑会对“觉”的名词化和宾语化起着关键作用。请看这些例子：

[2-15] 遂即不令彼睡头觉、亦不告知。默食彼华、其彼睡头。于后觉时、腹中饱满、咳啐气出。（隋·闍那崛多《佛本行集经·婆提唎迦等因缘品下》）

[2-16] 一觉黄粱之梦，百年大槐之宫。（宋·黄公绍《施经斋会戒约榜》）

[2-17]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清《红楼梦》第一回）

“一觉”是数量组合，“睡一觉”在严格意义上并非“睡觉”的分离，二者不具有同一性。

[2-18] 听取口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宋稗类钞（卷六）·诙谐》）

[2-19] 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宋《太平广记（卷第三十八）·李泌》）

[2-20] 煎十沸，热洗，便于避风处睡一觉。（明《医方类聚（卷一百九十二）·诸疮门·何首乌散》）

[2-21] 老和尚……厉声道：“老厌物今夜偏要你去睡一觉。”（明《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

[2-22] 我往那里睡觉去，睡一觉回去，含含糊糊的答应他，只说是巡了山，就了其帐也。（明《西游记》第三十二回）

也有照应音节节奏的“×睡一觉”四字组合：

[2-23] 如大睡一觉，及醒时，有精神。（宋《朱子语类·理气上·太极天地上》）

[2-24] 逾夜之半，入睡一觉已醒，一有声息，便遭喊擒。（清《吴下谚联》卷二）

[2-25] 老爷昨夜一刻未睡，今日在石山衙一天，谓安睡一觉，黎明即须办事矣。（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二年》）

由明代开始，“了”开始进驻“睡一觉”之中，分离前后二者。例如：

[2-26] 西门庆房中睡了一觉出来，在厢房中坐的。（明《绣像金瓶梅词话》）

[2-27] 宝钗明知是这个原故，也等不及医生来看，先叫人去买了几钱睡了一觉，肝气也渐渐复了。（清《红楼梦（校注）》第八十四回）

[2-28] 问了回来道：“姜太爷吃了药，睡了一觉，醒了。这会觉的清爽些。”（清《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

而且“一觉”还可以放置到前面，成为“一觉（）睡……”，证明前后二者关系较为松动。例如：

[2-29] 果然达生到堂中床里，一觉睡了。（明《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

[2-30] 张生把昨夜话对从人说了一遍。从人道：“我们一觉好睡，……”（明《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

与“睡一觉”近似的有“睡中觉”。“觉”到了清代的“睡中觉”（即睡午觉）中才成为明确的名词性成分。而在此之前的“睡中觉”都只是“睡中醒来”，仍是动词^⑧。例如：

[2-31] 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儿睡中觉呢？也该清醒了。”（《红楼梦校注》第七回）
伴随“觉”的变化，单纯睡眠义的“睡觉”也在明代出现了^⑨。例如：

[2-32] 王氏见儿子白日睡觉不起，也忘了气，只怕弄出病来。（明《歧路灯》第三十回）

[2-33] 原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又各带了些酒意，进得门便把门关了，收拾睡觉。（明《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三）

[2-34] 达生道：“我正要点心吃了睡觉去，连日先生要去，积趱读书辛苦，今夜图早睡些个。”（明《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七）

[2-35] 女子道：“别人都自在睡觉，你还念经怎么？”（明《西游记》第八十一回）

[2-36] 且告施主，见赐一束草儿，在那厢打铺睡觉，天明走路。（明《西游记》第五十六回）

至于“睡觉了”，也已在明代出现。例如：

[2-37] 你两个先放马去，到半夜里，我两个却替你去，我恰才睡觉了起去来，……（明《老乞大谚解》上）

[2-38] 把他提了来，顶上这两扇门，管保你就可以放心睡觉了。（清《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八回）

[2-39] 张姑娘站起来道：“不早了，我要回家睡觉了。”（清《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

但这不能证明已经动宾化，因为“觉”可以有“醒”义，可以做结果补语，而且还可以再带助词“了”。其中[2-37]明代一例，很明显是动补关系。这可以用“睡着”来对比：

[2-40] 如人睡着觉来，睡是他自睡，觉是他自觉，只是要常惺惺。（宋《朱子语类·孟子九·告子上》）

[2-41] 宝玉在床上睡着了，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针线，旁边放着一柄白犀麈。（《红楼梦校注》第三十六回）

只有在同时期“睡了觉”、“睡着觉”和动宾式“睡中觉”作为旁证，我们才比较能确定“睡觉了”是动宾关系。然而这些旁证都只检得于清代文献。除“睡中觉”已见例[2-31]外，再看：

[2-42] 尤二姐便红了脸，睡了觉：“短命鬼儿，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红楼梦校注》第六十三回）

[2-43] 说着，睡了觉，明早吃了饭，收拾起身。（清《醒世姻缘》第六十九回）

[3-44] 寄姐料得不能早回，等到起更以后，待别人都睡了觉，寄姐照依小珍珠梳了一个髻髻，带着坠子，……（清《醒世姻缘》第七十九回）

[2-45] ……师傅进来，请了他顿小小的棒椎儿，动不的，睡着觉挺尸哩！（清《醒世姻缘》第九十六回）

[2-46] 只有薛姨妈向丫鬟道：“我才来了，又作什么去？你就说我睡了觉了。”^⑩（台湾校本《红楼梦校注》第四十七回）

据此，我们认为动宾式的“睡觉”至晚应在清代出现。明代的“睡觉”可能仍处于动补关系转化为动宾关系的摇摆时期，到清代“睡觉”才确凿无疑地转变为动宾关系。

1.2.3 小结。自隋唐五代到明代，文献显示“睡觉”经过短暂不明确的相承关系，发展为动补关系。大约自元末明初开始，其中的“觉”又经历弱化阶段，逐渐演变为无太多实体意义的语素，使“睡觉”成为单纯的睡眠义。与此同时，睡眠义“睡觉”又借助“睡一觉”为动宾化创造了条件。然而“睡觉”的真正动宾化乃是动态助词“了”进驻“睡觉”中间，约完成于清《红楼梦》时期前后。这样的演变进程可以简略综合为表3：

表3 “睡觉”演化简表

隋唐	隋-清	明	明	清	宋-清	明-清	清	清	明
睡觉	睡觉	睡觉 (睡义)	睡觉了		睡一觉	睡了一觉	睡了觉	?睡了觉了	一觉睡了
4例	188例	41例	1例	3例	19例	15例	5例	1例	2例
相承 [?] 关系	动补 关系	动补/动 宾不明		动宾关系					主谓关系

1.3 观“洗澡”

1.3.1 “澡洗”——“洗澡”的先驱。许慎《说文》：“澡，洗也。”澡原本是动词，也并不等同于“浴”。《说文》：“浴，洒身也。”《广韵·烛韵》：“浴，洗浴。”可见这两个字虽然都是动词，但“澡”并无专指洗全身之义；“浴”则明确指洗全身。因此古代洗全身时一贯使用的是“沐浴”或“洗浴”。“洗”与“澡”最早结合为“澡洗”，晋代已见，为并列关系。例如：

[3-1] 郭璞云：“澡洗可以磳体去垢圻。磳，初两反。”（晋·郭璞注《山海经校注·华山·钱来山》袁珂点校）

“澡洗”一词并非简单地等同于沐浴。其义可有三类：第一类可能相当于沐浴。也可能是一种身着内衣的简单净身行为，与沐浴不同，尤其在佛教徒中是如此。

[3-2] **澡洗**治疾病。《初学记》作“下汤**澡洗**疗宿疾”。《御览》引作“下流**澡洗**治宿病。”（晋·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校注）

[3-3] 天气温合。频与**澡洗**更衣。名曰外宣。亦不须服药。（《普济方·婴孩·诸疮附论》）

同类的还有：“同往河内**澡洗**|入水**澡洗**|**澡洗**沐头|**澡洗**沐浴|梳头**澡洗**|**澡洗**着衣|**澡洗**饮水”。

第二类等于洗。有的例证与“洗浴”相对待，可见“澡”和“浴”二者之区别。请看：

[3-4] 《隋书·真腊传》（卷八二）：“以右手为净，左手为秽。每旦**澡洗**。以杨柳净齿，读诵经口。又**澡**洒乃食，食罢还用杨枝净齿，又读经咒。”（《真腊风土记》十七·耕种）

[3-5] 即持净水。与优陀夷。**澡洗**手已。（佛本行集经卷五十二·优陀夷因缘品）

[3-6] 于晨朝时先净**澡浴**。若不**澡浴**当净，嗽口**澡洗**手面善持此。（《大正新修大藏经·术篇第六十八》）。

第三类是比喻义，相当于除尽、弄干净。例如：

[3-7] 权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谢罪，求昭雪；去年秋讨李彝超。昭者，明其无他；雪者，**澡洗**其罪。（《资治通鉴·后唐纪七》）

1.3.2 “洗澡”与“澡洗”交替。“洗澡”最早见于宋代^①。虽然还有“澡洗”的用例，但已经日渐萎谢，很少再现身。到了清代就只使用“洗澡”，“澡洗”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例如：

[3-8] 陈表解脱了施明的枷锁，给他**洗澡**、换衣服，摆设了丰盛的酒食，热情地招待他，诱使他说出真情。（宋《折狱龟鉴译注·鞠情·陈表破械傅岐一事附》）

[3-9] 以水煎汤**洗澡**（《本草纲目·菜部·马齿苋》）

[3-10] 若言语思虑，则劳伤于神。梳头**洗澡**，则劳于力。（明《普济方·诸疾·时气劳复附论》）

“洗澡”与“澡洗”一样，最早也应是并列组合，洗即澡，澡亦洗，整体上表示沐浴。宋代是否已经动宾化，还无法证明。明代有将“洗浴”、“澡洗”与“洗澡”在同一段落中对举，不清楚是修辞所为还是语义有别，其结构也难以仅凭此判定。例如：

[3-11] 蒋生见说得的确，就把那一束草叫煎起汤来，与小姐**洗澡**。小姐闻得药草之香，已自心中爽快。到得倾下浴盆，通身**澡洗**，可煞作怪，但是汤到之处，疼的不疼，痒的不痒，透骨清凉，不可名状。（明《二刻拍案惊奇·赠芝》卷二十九）

1.3.3 “洗澡”的可分离化与动宾化。“洗澡”何时开始成为动宾结构，并不清楚。可是，从文献中得知，明代是“洗澡”大演变的重要时期，不但开始出现“洗澡了”（虽然只得一例，却很重要），而且有了插入补语和“个”、“了”、“过”的用例。这就证明至少在明代已实现了可分离化，同时也证明此时已经实现了动宾化。也可以说，是分离化催生了动宾化。例如：

[3-12] 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烧些汤来，与我师徒们**洗浴洗浴**，一发临行谢你。（明《西游记》第十四回）

[3-13] 当晚西门庆在金莲房中吃了回酒，**洗毕澡**，两人歇了。（明《绣像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

[3-14] 又教媳妇去烧下一锅滚汤，我要**洗个澡**。（明《三遂平妖传》第十回）

[3-15] 吓得少府心中不胜大怒！便**洗个澡**，也不思量变鱼！（明《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

[3-16] 次日经济果然来到。王老教他空屋里洗了澡，梳了头，戴上道髻，里外换了新袄新裤。

(明《绣像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

[3-17] 次日就上了岸，洗了澡，买了些香烛纸马，寻了两乘兜轿，夫妻两个坐了，把两个女儿背坐在轿后。(明《型世言》第十回)

[3-18] 引三人到耳房中洗了澡手，踱将进来，喝道：“那里配军，敢到这里卖弄本事？”(明《水滸全传》第一百二回)

[3-19] 秦重原是洗过澡来的，不敢推托，只得又到浴堂，肥皂香汤，洗了一遍。(明《醒世恒言》第三卷)

此后清代基本上承袭明代的变化，没有太大的变动，只增加了 VVO 的类型，使动宾结构更显稳定。如：

[3-20] 鸳鸯忙令老婆子带了刘姥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令给刘姥姥换上。(《红楼梦校注》第三十九回)

[3-21] 晴雯没的话，嗤的又笑了，说：“你不来便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们来。”(《红楼梦校注》第三十一回)

[3-22] 吃过，叫匡超人洗了澡，里里外外都换了一身新衣服……(《儒林外史》第十九回)

[3-23] 晁书娘子看着他洗了澡，替他梳了头，换上了晁梁穿旧的一条青布单……(《醒世姻缘》第五十七回)

[3-24] 我倒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红楼梦校注》第三十九回)

1.3.4 小结。从数量上看“澡洗”90例，而“洗澡”仅40例，相差一半以上。从时间上看，“澡洗”始于晋代，终于明季；“洗澡”始于明代，至今沿用。显见“澡洗”为本始形态，“洗澡”为后起的替代形态。二者始而并用，而后于明代中晚期交替，“洗澡”并逐渐专用于沐浴义。至清代已全是沐浴义“洗澡”的天下。几乎在二者交替的同时，“洗澡”就开始了离合词的生涯。明代出现“洗了澡”“洗个澡”，稍晚则有“洗毕澡”，清代方见“洗过澡”。(参看附录3)

表4 “洗澡”演化简表

晋-清初	宋-清	明					清
澡洗 90例	洗澡 40例	洗澡了 1例	洗了澡 6例	洗过澡 1例	洗个澡 2例	洗毕澡 1例	洗了澡 4例
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动宾关系	动宾关系					
①洗身之一部 ②洗身③洗罪	洗→着内衣洗身→ 脱衣洗身	脱衣洗全身					

1.4 观“吃惊”

1.4.1 “吃惊”所见。“吃惊”即受惊，原本就是汉语式的动宾组合。“吃”在这里意为承受、经受，语义特殊。“吃惊”也作“喫惊”。文献中检得“吃惊”44例，“喫惊”15例，共59例，时间自宋至清。“吃惊”用例，例如：

[4-1] 武松道：“高邻休怪，不必吃惊。”(元/明《水浒传》第二六回)

[4-2] 天师吃惊道：“这个赖皮，不知要告那个。”(明《西游记》第八十三回)

[4-3] 洞房花烛之夜，两新人原是旧相知，又多是吃惊吃吓，哭哭啼啼死边过的，竟得团圆，其

乐不可名状。(明《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

“喫惊”用例，如：

[4-4] 仇览喫惊地说：“我近来路过陈元家，……”（宋《折狱龟鉴译注（卷八）·矜谨》）

[4-5] 两个秀才喫惊你。若是远来的人冲撞了他，好歹就结果了性命。（明《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四）

[4-6] 百花仙子见风姨伶牙俐齿，以话相难，不觉喫惊，含笑道：姨姨请听小仙告白。（清《镜花缘》第二回）

1.4.2 “吃一惊”所见。“吃惊”的可分离化大约始自明代，而且一开始就与“惊”的量词化联系在一起。具体组合成“吃/喫一惊”、“吃/喫了一惊”。请看“吃一惊”用例：

[4-7] 衙门里人接着这差委的牌，各人都吃一惊，道：“这所在没钱撰，还要赔性命。这所在那个去？”（明《型世言》第二十回）

[4-8] 王生吃一惊，问道：“我是个儒家子弟，怎把我这样凌辱！却是为何？”（明《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

“喫一惊”例，如：

[4-9] 转进三间雪洞，一间原是阿金住，一间与贾氏。两个相见，各喫一惊。（明《型世言》第二十九回）

[4-10] 上至太尉，下至手下的人，都喫一惊。（明《三遂平妖传》第二十九回）

[4-11] 云长舞动大刀，纵马飞迎。程远志见了，早喫一惊；措手不及，被云长刀起处，挥为两段。（明《三国演义》第一回）

“吃了一惊”的用例，请看：

[4-12] 那洞主闻得此言，吃了一惊道：（明《西游记》第二十回）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明《初刻拍案惊奇》卷之一）

[4-13] 老翁走去揭开一个来看，吃了一惊。（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
到得家中，母、妻听得世名杀了人，也吃了一惊。（明《型世言》第二回）

“喫了一惊”用例：

[4-14] 张虎见陈生坠地，喫了一惊，措手不及，被韩当一刀，削去半个脑袋。（明《三国演义》第十四回）

[4-15] 谭绍闻进内一望，只见赤身裸体，狰狞可畏。大喫了一惊，急退了出来。（明《歧路灯》第四四回）

[4-16] 那晁老父子见了梁生、胡旦这等褴褛，喫了一惊！（清《醒世姻缘》第八回）

1.4.3 小结。目前词典将“吃惊”标记为离合词，根据的就是明代开始的“吃（了）一惊”。这个词没有其他分离形式。其实“吃一惊”只是“动-数量”的组合，虽然也是动宾关系，但此时的“惊”只是量词，并非名词。从同一性角度看，此时的“（一）惊”与“吃惊”中的“惊”有所不同，前者并非直接从后者而来。犹如“吓了一跳”不能等同于不成立的“吓跳”一般。现在只是从宽处理，拿来作为一种分离类型。以上情况可综合为下面的表5（参看附录4）：

表5 “吃惊”演化简表

宋-元-明-清		明-清			
吃惊[59]		吃一惊[21]		吃了一惊[108]	
吃惊 15 例	喫惊 44 例	吃一惊 11 例	喫一惊 10 例	吃了一惊 57 例	喫了一惊 51 例
动宾关系					

1.5 观“忘本”

1.5.1 “忘本”所见。“忘本”早在礼记中已见。例如

[5-1]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忘本。（《礼记·乐记》）

[5-2]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礼记·乡饮酒义》）

之后使用一直不断，直到当代。据查，自汉代至清代，可检索到的“忘本”大约有近300条。例如：

[5-3] 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忘本哉，有由然也。（梁·刘勰《灭惑论》）

[5-4] 禅门独行，由百丈之始。今略著大要遍示后代学者，令不忘本也。（《景德传灯录》卷六）

[5-5] 存古之旧，示不忘本。（《朱子语类·礼·祭》）

[5-6] 真人复谓王长曰：“吾上升之期已近，壁鲁洞乃吾得道之地，不可忘本。”（《喻世明言》第十三卷）

1.5.2 “忘本”分离所见。“忘本”分离的例子极少，直到《红楼梦》才见到“忘了本”，然而也仅只1条。“忘过本”未见，更无其它分离形式。请见：

[5-7] 宝玉道：“我知道了。”说毕走来，只见李嬷嬷拄着拐棍，在当地骂袭人：“忘了本的小媳妇！我抬举起你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来也不理一理。……”（红楼梦校注/第二十回）

1.5.3 小结。“忘本”出现于汉，而直到清代才冲破合力开始分离，可是一直到今天还只有“忘了本”、“忘过本”两种分离形式，成为一种极有限的可分离类型。今天有相当数量离合词都是这种类型。“忘本”的离合演变情况如表6：

表6 “忘本”演化简表

汉-清	清	当代
忘本	忘了本	忘了本/忘过本
近300例	1例	常见常用

1.6 观“考试”

1.6.1 文献所见“考试”。从东汉到民国初文献共查得4611例“考试”。“考试”也作“攷试”但后者未搜得一例。其中无一例分离。有四例“……考过试……”，非“考试”插入助词“过”。该例中的“过”均系功过之“过”，“考过”乃动宾关系，可与“考功”对举。后面的“试”另有关系项：试职、试差、试差官、试差人员等。仅有二例“考罢”动词“考”接补语“罢”，未在同一结构段中接“试”。例见下：

[6-1] 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传奏其言，考试功能。（《汉书·宣帝纪》）

[6-2] 萧何举韩信，设坛即拜，不复考试。（东汉《东观汉记·吴良传》）

[6-3] 及考功考过试职一年堪用并三年称职者合得初授升授散官具奏行移该衙门转行给授（《续文献通考·职官考·文散官》）

[6-4] 此内如有考过试差人员。应行扣除。（《清会典事例·礼部·贡举·执事员役》）

[6-5] 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二首（《全宋诗·邓忠臣》）

此外，仅查得“考试了”一例，而且还有疑点。看来，在民国以前“考试”始终保持不可分离的状态。请看：

[6-6] (成化十九年)五月,吏部奉旨:“恁部里还考试了,量授职事来说。”(明《今言》。“恁部里还考试了” 原本“了”作“乃”,误,据嘉靖本改)

1.6.2 小结。“考试”是并列组合,前后二字同义。照理是不可能分离的,历史情况也确实如此。自汉至清未见一例分离,直到当代才出现“考完试”,成为并列组合分离类型的代表。分离之后的结构已经无法用并列结构解释,也不能按典型的动宾结构对待,姑且称之为“准”动宾结构,然而也仅止这一种分离形式。以上可归结为下面的表8:

表8 “考试”演化简表

东汉-清末	宋	明	当代
考试	考罢(动补短语)	考试了	考完试(了)
4611例	2例	1例	常见常用

1.7 观“慷慨”

1.7.1 “慷慨”源流。最早是情绪激昂义(见《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以及性格豪爽义(见《后汉书》)。历来都认为“慷慨”是联绵字,即单纯词。

“慷慨”也可作“慨慷”,也表示慨叹或情绪激昂,可以作为慷慨的异体。例如:

[7-1] 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晋·左思《杂诗》)

[7-2] 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厉而慨慷。(晋·成公绥《啸赋》)

但二字据传统说法都单独有意义:“慷”,意气激昂;“慨”,感慨,慨叹义。如果这样来看,它们的分开以及出现用法也许并不奇怪。例如:

[7-3]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操《短歌行》)

[7-4]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元代以后“慷慨”方始出现大方义。此义状态下的慷慨已很难作合成词看。例如:

[7-5] 鲁智深见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恹吝,只要下山。(元/明《水浒传》第五回)

[7-6] 焦大郎本是个慷慨心性,愈加扯大,道是靠着女儿女婿,不忧下半世不富贵了。(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

1.7.2 文献所见。文献中查得“慷慨”1581例。其中大部分是激昂义,小部分大方义。后者为形容词。由形容词到离合状态的动词,比较特别,但也并非不可能(如:奇怪→奇了怪了)。作为大方义“慷慨”的分离是非常有限的,文献中只有“慷他人之慨”一种,表示利用别人财物做人情或任意挥霍而毫不吝惜。文献中显示至晚明代已有此类词义,共查得明清二代共8例。请见实例:

[7-7] 况慷他人之慨,费别性之财,于人为不利,于己甚无谓呼?(明·李贽《寒灯小话》)

[7-7] 满生总是慷他人之慨,落得快活。(明《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

[7-8] 姚明暗道苦:“我是慷他人之慨,何尝有甚银子?”(明《型世言》第二十三回)

[7-9] 而既已市名施惠。便当量力解囊。又岂可沾剥下僚以慷他人之慨。(《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上》)

[7-10] 朕以其断非一人养廉所能购买。必系派令商慷他人之慨商恳请出资助饷。(《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四十一年十月上》)

“慷他人之慨”显然已经从单纯词蜕变,援引“考完试”之例,也可称之为“准”动

宾结构。这一蜕变过程是与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同时进行的，而且二者互为因果。“慷他人之慨”一出世就很快凝固成为固定词组，此后几乎没有变化。直到现代才有极少量类推，但模式未变，也不多见。例如可说：

[7-11] 慷国家之慨 | 慷朋友之慨 | 慷百姓之慨

1.7.3 小结。据上述资料所见，“慷慨”从明代开始分离形成的“慷他人之慨”是一种固定的“准”动宾结构，甚至可视为固定短语。这应当算是另一种可分离类型。

1.8 个体演变给予的启示

“结婚”、“睡觉”、“洗澡”、“吃惊”、“忘本”、“考试”、“慷慨”这七个例子的历时变化加上今天的分离形式可以归结为表 8，而且可以给我们如下的启迪：

表 8 “七例词”分离形式出现序次简表

分离 开始 时期	分离形式						
	结婚	睡觉	洗澡	吃惊	忘本	考试	慷慨
宋		睡一觉					
元		[同上]					
明	参照例： (结了婚 姻) (合了婚)	睡觉了 睡了一觉 一觉睡了	洗澡了 洗了/过澡 洗个澡 洗毕澡	吃一惊 吃了一惊			慷他人 之慨
清	[同上]	睡了觉(?)了	[同上]	[同上]	忘了本		[同上]
民国/ 现代	结了婚 结了两次婚 结完婚 结不成婚 婚也没结 结什么婚!	睡完觉 睡不成觉 觉也没睡 睡什么觉!	洗了一次澡 洗完澡 洗不成澡 澡也没洗 洗什么澡!	[同上]	[同上]	考完试 考什么试!	(慷国 家之 慨)

1) 这 7 个离合词各具个性，7 个词就有 7 种分离类型。它们的限制也有多有少。有的自由(如“洗澡”)，有的限制较大(如“吃惊、忘本、考试”)，有的已固化为固定词组(如“慷他人之慨”)。它们有的还同时经历动宾化过程(如“睡觉、洗澡”)。据此我们推测，这些分离类型与词内语义结构、语素义相互制约类型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

2) 各个离合词的可分离历史也长短不一。“结婚、考试”二词的可分离历史最短，直到民国/现代才可分离；“睡觉、洗澡”二词的可分离历史则较长，而更多彩的分离形式则是出现于现当代。据此可知，离合词是近现代汉语词汇的特征之一，其历史并不很长。它发轫于近代，兴盛于现代，当代则达到高峰。

3) 从离合词的可分离形态上看，除了“考试”和熟语化组合“慷他人之慨”外，其他五词的最基础的分离形式是插入体貌助词“了”。因此，动词可分离化与助词“了”的产生、移位与扩展有关(例如“睡觉了→睡了觉”、“洗澡了→洗了澡”)，体貌助词“了”

乃是现代汉语动词可分离化的主要动力(例如“洗了澡”)。根据语料和相关研究,“了”移动到动词后附位置,开始于中晚唐,而稳定于宋。而进一步扩大范围,插入动宾式动词,约在元末和明代。而真正形成潮流是在14—19世纪,从《金瓶梅》、三言二拍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可明显观察到此一潮流。(参看附录5)。这从下例中也可可见一斑:

[8-1] 他讲的是一样落了第,还得备手本送贽见去拜见荐卷老师,便同那结了胎,才欢喜得几日,依然化为乌有,还得坐草卧,喝小米儿粥,吃忘本负恩,何不想想那房师的力量只能尽到这里,也就同给人作个丈夫,他的力量也不过尽到那里一个道理。你作了榜外举人,落了第,便不想着那老师的有心培植,难道你作了闺中少妇,满了月,也不想那丈夫的无心妙合不成? (《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五回)

4) 可分离化的推力可能也是多方面的。除助词“了”外,还有可插入结果补语(如:睡着觉)的实例。“了”起源于结果补语,开始是对动词后结果补语的一种补偿或替代。因此,结果补语在这波可分离化潮流中也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可分离化也与动词后接部分的量词化(如“睡一觉、吃一惊”)或数量修饰(如“洗个澡”)有关。还有的是在同类词语分离的影响下促成其分离的(如“结了婚姻、合了婚”对“结婚”的影响)。它们都是强化动宾模式的要素和推力。而动宾模式的强化又反过来促使分离势力的强化。

5) 分离是建立于动宾结构与动词基础上的,反过来,分离又可促进结构和词性的异化,使非动宾结构动宾化,使非动词动词化。这在并列式“考试”和形容词“慷慨”分离后的变化中可以看到。

6) 汉语存在明显的双音词。汉语的双音词是经过漫长的语义磨损重组或结构变异过程,直至语义专指特征落定之后才形成的。这可以从“结婚”的语义摇摆,以及短语性格明显的“结婚”与“结婚”互为异体的情况中可以看出;也可以从“澡洗”和“洗澡”部分互为异体并历时继替,而且后者语义逐渐定格为沐浴义的情况中看出;还可以从“睡觉”由动补性格的睡醒义演变为动宾性格的单纯睡眠义的情况中看出。(请参见表9)

表9 “三例词”与相类形式对照表

词语	结婚 _姻	结婚	澡洗	洗澡	睡觉 ₁	睡觉 ₂
出现时期	三国-清	汉-清-现代	晋-清初	宋-清-现代	隋-清	宋-明清-现代
结构关系	动宾关系	(?动补) → 动宾关系	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 → 动宾关系	动补关系	关系不明 → 动宾关系
语义	家族/部族间及个人结婚义 →男女个人结婚义		洗身体之部分/ 沐浴义 (→洗罪义)	洗身之一部 → 穿衣沐浴/ 脱衣沐浴义	睡醒义	睡眠义

7) 现代汉语双音词有一部分还可能与外来文化影响有关(如“结婚”)。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日语汉字词。日语的双字词不可能分离,这对汉语紧固型双音词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②。

二 观群体

2.1 局部统计

2.1.1 分类统计。我们采取按拼音首字母整体取样方法，调查并统计了《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以 ABCD+WXYZ 开头的离合词(以后拟对全部首字母做补充调查)，共得到 1499 个词，约可分为五类：

1) 双音节动宾式离合词 1425 个。各字头统计词数如表 10^⑧(具体分布见附录 6)：

表 10

A 字头	B 字头	C 字头	D 字头	W 字头	X 字头	Y 字头	Z 字头
14	183	270	341	39	174	130	274
共 808 词				共 617 词			

2) 双音节动结式离合词 30 个。具体如下：

A 字头：挨近；

B 字头：摆平、拔高、补足；

C 字头：参透、拆散₁、拆散₂、澄清、吃透、吃准；

D 字头：达到、打败、打倒、打垮、打破、打通、打住、得到；

W 字头：完成、忘掉；

X 字头：相中、降服；

Y 字头：压倒、压服、摇动、遇见；

Z 字头：站住、值得、制伏、抓紧

3) 双音节动趋式动词离合词 13 个。具体如下：

C 字头：出去₁、出去₂、出来₁、出来₂、错开₁；

D 字头：打开；

X 字头：下来₁、下来₂、下去₁、下去₂、想开；

Y 字头：越过；

Z 字头：展开

4) 双音节主谓式(陈述式)离合词 31 个。这两种是以前未曾察觉并讨论的类型。有趣的是，该类词中的前一成分都是人体名称，都是属于人的性情行为(包括 2.1.3 中的(3) L、S 部分)。31 词中，动词 3 个(标 v)，形容词 28 个(标 a)。具体如下：

X 字头₁₄：心跳 v、心软 a、心盛 a、心酸 a、心急 a、心慌 a、心服 v、心浮 a、心细 a、心虚 a、心硬 a、心窄 a、心醉 v，性急 a；

Y 字头₂：眼花 a、眼尖 a；

Z 字头₁₅：嘴笨 a、嘴刁 a、嘴乖 a、嘴尖 a、嘴紧 a、嘴快 a、嘴软 a、嘴松 a、嘴碎 a、嘴损 a、嘴甜 a、嘴稳 a、嘴严 a、嘴硬 a、嘴直 a

5) 三音节可分离组合 2 个(不标词类)，属于特例，暂时排除，不计入。具体是：
无奈//何；站//住-脚

2.1.2 局部统计评述。根据以上数字，可以看到：

1) 离合词全部为双音节。双音节几乎就是离合词的另一个标志。这当然会引起另一问题。(讨论另见第 2.3.2 节)

2) 动宾式是离合词的绝对优势结构。它与其他形式的比例是：

1425 词(动宾式) : 30 词(动宾式) : 13 词(动宾式) : 31 词(主谓式) = 100 : 2.1 : 0.9 : 2.2

2.1.3 离合词总数推算。

(1) 动宾式离合词总数可以采用页数与词数相比的方法推算出估计数:

ABCD+WXYZ 页数: 353 (P.1-353) + 436 (P.1395-1830) = 789 页

A-Z 总页数: 1830 页

ABCD+WXYZ 动宾式离合词数: 1425 词

设: 789[页]: 1830[页] = 1425[词]: X[动宾式离合词总数]

则: X[动宾式离合词总数] = 3303 词左右

(2) 按照(1)的方法推算则可得到:

动结式离合词总数约 66 词左右

(3) 动趋式离合词是个封闭集合, 合成趋向词共有 13 种, 每种有两类(趋向性动词和只做补语的趋向词), 总数为 26 词。

(4) 主谓式离合词比较特殊, 只能采用逐条检查的办法。根据我们的初步检查, 另查得 16 个该类离合词。词典内所含主谓式离合词总数约为 31+16 = 47 词。新增词为:

L 字头₃: 脸红 a、脸热 a、脸软 a;

S 字头₁₃: 手大 a、手黑 a、手紧 a、手快 a、手辣 a、手慢 a、手巧 a、手勤 a、手轻 a、手软 a、手生 a、手松 a、手重 a

(5) 以上各项相加, 离合词总数约为: 3303+66+26+47 = 3442 词左右^④。

2.2 离合词与非离合词的对比分析

1) 我们按音序统计了动宾式动词的离合词(1425 词)与非离合词(710 词), 并加以对比, 获得表 11 和表 12 的结果:

表 11

字头音	A		B		C		D		W		X		Y		Z	
	离	非离	离	非离	离	非离	离	非离	离	非离	离	非离	离	非离	离	非离
词数	14	3	183	90	270	131	341	101	39	24	173	66	130	101	274	194
比率 ₁	4.7	1	2	1	2.1	1	3.4	1	1.6	1	2.6	1	1.3	1	1.4	1
比率 ₂	1	0.21	1	0.49	1	0.49	1	0.30	1	0.62	1	0.38	1	0.78	1	0.71

表 12

	ABCD		比率		WXYZ		比率		8 字母 总词数	总比率	
	词数				词数						
动宾式离合词	808		2.49	1	617		1.60	1	1425	2.01	1
动宾式非离合词	325		1	0.40	385		1	0.63	710	1	0.50

总的比率为:

1425[动宾式离合词]: 710[动宾式非离合词] = 2.01 : 1

由上可见, 在同样结构条件下, 汉语动宾式离合词 2 倍于非离合词, 占据了绝对优势。如果加入语体条件, 即按照口语体计算, 则其优势比例更加上升。

2) 口语体语词的对比。离合词全部均可在口语中使用, 少数兼作书面语。而相对的

非离合词则大部分属于书面语体，当然也有口语体的，但很有可能变化为离合词。例如ABC三个字母下共有465个离合词，全部为口语体或兼作书面语。而相对的216个非离合词则只有28个为口语体语词^⑨，仅占216词的1/8；其它非离合词全部为书面语词以及专业术语类词。如果以全部口语体语词来计算的话，以全部口语体语词465+27=492词为基数，则：

465个离合词占全部口语体词的94.5%

28个口语体非离合词仅占5.7%

口语体语词中离合词以高于非离合词17倍的数目占据了动宾式动词的空间，具有压倒性的倾向。而且眼前还看不到有衰退的迹象，相反，其领地还越来越大，逐渐“同化”一些非动宾式的动词。

由此可知，离合词在口语中绝非“例外”，而是一种常态。而口语又是书面语的主要源头或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常态而非例外”的基点上。

2.3 群体考察给予的启示

2.3.1 词性之辨。印象中离合词是专属动词的，为什么会出现形容词甚至副词等词类标注？据查，这8个字母下动宾式离合词有不少标注非动词类的。统计如下：

(1) 标形容词的有14个：

碍眼、背理、背时、倒霉、到家、顶事儿、顶用、懂事、像样、像话、用心、着慌、着急、走运；

(2) 共用离合标记，但在不同义项下分标动词、形容词的9个：

碍事、拔尖儿、称心、吃劲儿、出名、倒灶、到位、泄气、着忙。

(3) 副词1个、副词并形容词1个：趁便（副词）、差点儿（形容词/副词）

(4) 主谓式离合词31个。除3个为动词外，其余28个为形容词（其中“心”：形10词/动3词；“性”：形1词；“眼”：形2词；“嘴”：形15词。具体词目见2.1节(3)）

据此，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之一，检查之后发现，但凡分离之后，就丧失形容词或副词的功能，变成了动词性组合。请对比：

挺 <u>倒霉</u> （形.受程度副词修饰）	:	我 <u>倒了霉了</u> （动.成为谓语中心成分）
很 <u>不像话</u> （形.受程度副词修饰）	:	你 <u>像什么话</u> （动.成为谓语中心成分）
<u>差点儿</u> 挨骂（副.担任状语）	:	还是 <u>差了点儿</u> （动.成为谓语中心成分）

因此，分离形式不应置于形容词或副词标志之下，应标为动词并另加解释。根据现时的描写理论，未分离形式与分离形式应是有联系的两种单位。因此，词典内离合标记如何使用为好，值得研究，甚至鉴别词类的标准也有待商榷。

之二，主谓式离合词的构成部分基本上都是可单用的，自由度很高。分离后，整个组合完全成为短语。原来的形容词性质（包括动词性质）也被转移到后一成分。这与动宾式离合词有较大不同。这说明，所谓的主谓式离合词其单词性质原本就较低。这也说明汉语式“词”是以专指义为主导的，对于是否自由运用并不过分看重。对比：

你还挺 <u>嘴硬</u> （整体形容词性）	:	你 <u>嘴还挺硬</u> （后一成分形容词性）
我有点儿 <u>心慌</u> （整体形容词性）	:	我 <u>心有点儿慌</u> （后一成分形容词性）

他手紧得很（整体形容词性） ： 他手是紧了点儿（后一成分形容词性）

2.3.2 音节之论。离合词为什么基本上都是双音节的？进一步说，离合词是否含有语音条件？

在具有专指义的条件下，离合词是指：一个 AB 语素组合的“词”，在一定语境下，前后两个成分可以分离，各自或其中一方与另一（些）成分词汇单位结合成合法片段，甚至 A 与 B 同时还可前后交换，A 或 B 可以一时单独出现（另一语素省略或隐含）^⑩。按照这样的认识，主谓式离合词可以成立。但其词性标注（包括动宾式离合词的），需要重新检讨。

有这样的认识：离合词可以从两个成分的独立性或黏着性去确定^⑩。独立性大的是词组，黏着性大的才是离合词。我们认为这在专指义的条件下，也许可以。如果放弃了专指义的条件，汉语式“词”的前提就基本丧失。因为对于古今时有交替、书面口语经常交替的汉语而言，现代的黏着语素不见得不可以转化成自由，例如“郑先生比较颓”（曹云全、郭德纲之某对口声）。

三音节的惯用语也是具有专指义的，由于前后两个成分的自由度增加，因此分流出去成为固定短语，无须再纳入离合词范围。实际上，离合词和惯用语只是在一个连续统上的人为切割，本质上并无大的区别。

至于“无奈//何、站//住-脚”，《现代汉语词典》均视作短语。前者是古汉语的存留（分离为“无奈[我/他]何”，依然是固定形式），受限较严，可以视为惯用语。后者只是第二层次上的分离（站//住），不符合上述离合词的界定，算不得离合词。

2.3.3 前景之瞻。离合词呈现何种发育前景？它未来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把第 1 节结婚、睡觉、洗澡等的历史状况与本节群体的状况加以比较，并配合当下的实情，那么就可以发现：离合词不但到现代达到了高峰，而且还正在进一步扩展延伸，甚至会发展到某些动宾式双音节新词一出世可能就具有可分离性能。请看现实的表现：

1) 一些有限制分离的词，在口语中增加了离合的花样。例如：

用功：要不然这多年的功不是白用了吗？（某电视剧）

消毒：连毒都不消。（电视剧《王贵与安娜》）

2) 许多词典上不标离合符号的动宾式词（包括少量动补式词），在实际口语中已经可分离化。例如：

保险：保过险 蹦迪：蹦过迪

纹身：纹过身 务农：务过农

对话：对过话 掀起（动补式）：掀不起浪

其中有些是书面语词，正在向口语转移，随之也发生“可分离化”。例如：

组团：组过团 植树：植过树

3) 不少非动宾组合的非离合动词也套进了动宾离合的模式。例如：

游泳：游过泳 退休：退了休

离休：离了休 高兴：高了兴

4) 还有一些形容词，甚至名词也陷入动宾离合模式。例如：

奇怪（形容词）：奇了怪了（动词性）

幽默 (形容词): 幽了他一默 (动词性)

邪门儿 (形容词): 邪了门儿了 (动词性)

废话 (名词): 废什么话 (动词性)

离合词历史上初出现时可以称作例外。这 3、4 两种情况在现代也可以算是例外。

5) 有些动宾式和非动宾式的分离形式还停留在个别人或临时变化的层面上。例如:

经心: 做饭要经点儿心! (电视剧《眼花缭乱》)

提问: 我还是让大家提一下问。(CCTV1, 2009年2月22日《我们》栏目主持人语)

炫目: 那些炫了目的财宝 (CCTV10 频道在 2009.1.29 “电影过年·传奇” 中路一鸣主持人语)

决议: 大伙决的议 (马烽, 西戎《吕梁英雄传》)

下放: 我下过放, 吃过苦。(电视剧《王贵与安娜》)

咳嗽: 又咳了两声嗽 (巴金小说)

反悔: 为咱家, 我反过悔吗? (电视剧《错爱 2》)

6) 许多离合词处于“离”与“合”的摇摆之中, 显示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这是离合词演化的一种征兆。例如:

留学: 留学过/留过学 出国: 出国过/出过国;

伤心: 伤心过/伤过心 留心: 留心点儿/留点儿心

注意: 注意点儿/注点儿意

7) 我们估计, 由于强势类推的作用, 一些非离合词可能会随着进入口语使用而发生可分离化。比如下面的系列由 A 组的类推影响, 未来可能导致 B 组的可分离化:

A 违//法、违//规、违//章、违//纪→[未来类推+口语化]→B 违//例、违//宪、违//心

2.3.4 结构之变。离合词在分离前后居然有所不同,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确发现不少离合词在分离后从非动宾结构变为动宾结构。其中有的还伴随着词性的改变。例见下表:

表 13

结构	分离前	分离后
a. 合为后补结构	提醒 v	给你提个醒
	瞄准 v	瞄了个准
	看够 v	把她看了个够
	吃透 v	把文件精神吃了个透
b. 合为并列结构	奇怪 adj	我就奇了怪了 (动词性)
	游泳 v	我就游了三次泳
	考试 v	我考完试了
c. 合为状中结构	迟到 v	你迟了到还嘴硬
	退休 v	早退了休了
	离休 v	离了休还在忙
	紧张 adj	今天来呢我紧了张了。(动词性) [张少华 2008.12.13 于 BTV 天下收藏]
	活该 v	我活什么该?

续表

d. 合为定中结构	废话 n	废什么话 (动词性)
	邪门儿 adj	邪了门儿了 (动词性)
	高兴 adj/v	高了兴了 (动词性)
e. 合为结构不明	服务 v[日语源]	为人民服务好
f. 合为单纯词	滑稽 adj	滑天下之大稽 (动词性)
	幽默 adj[英语源]	幽了他一默 (动词性)

这说明, 分离化并不就是构成成分的简单分离, 而是带有动词化的功能, 也说明现代汉语词汇内存在着有一股很强的**形式上动宾化**的力量。分离前后不但构成可以不同, 而且词性也可以不同。这些都说明前后已经是不完全相同的单位, 即使分离前后同是动词性, 那分离后也不是简单的单词插入, 而类似于一种整体性短语。对此, 我们需要有全新的理解。例如:

拜年~拜个年 (数量-语气的变化) ~拜完年了 (=拜年结束) ~拜个早年 (需要整体理解)

吃饭~吃个饭~吃饱饭了 (=饭吃饱了) ~吃个舒心饭 (需要整体理解)

睡觉~睡了一觉 (数量-体貌的变化) ~睡了个安稳觉 (需要整体理解)

上例中分离时的“个年”和“个饭”和“舒心饭”, “安稳觉”都是无法成立和解释的; “一觉”中的量词“觉”与“睡了觉”中的名词性“觉”也是完全不同。从上可知, 离合词并非简单的分离, 分离后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单位。分离化具有词汇单位再构成、再创造的功能。这还可以从“滑稽”、“慷慨”分离成熟语性单位“滑天下之大稽”、“慷他人之慨”得到证明。这是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一个地方。因此, 我们需要采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并计算汉语的词汇单位。

2.3.5 分离之议 (一)。离合词中“V了O”和“V个O”者两种形式最多。它们是否能作为离合词的鉴别标准呢?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整个分离历史就将改写。为此我们用另外两种确定的分离格式来对比, 一起测试 12 个离合词, 看它们的反应。请见表 14:

表 14 离合词 V 了 O 和 V 个 O 形式测试表

格式	结婚	睡觉	洗澡	吃惊	捣乱	吵架	倒牙	斗气	留意	放心	鞠躬	考试
V了数量O	+	+	*+	*+	+	+	-	+	-	+	+	-
V个定语O	+	+	+	-	-	-	-	+?	-	-	-	-
V了O	+	+	+	-	-?	+?	-	-	+?	+	-	-
V个O	+?	+	+	-	-	+?	-	+	+	+?	+	-

以上测试显示“V了O”跟“V了数量O”不具有平行关系, “V个O”跟“V个定语O”也不具有平行关系。“V了O”和“V个O”二式受限制很大, 不具有普遍性。因此, 它们只能作为分离的一种形式。但由于“V了O”属于体貌范畴, “V个O”属于“量—语气”范畴, 因此, 如果这类形式继续扩展其适用范围, 它们有可能成为VO类离合词的一种体貌范畴和“量—语气”范畴的普遍表达式。

2.3.6 分离之议 (二)。在检查离合词时, 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 VVO (或: AAB) 是

不是分离，V 不 VO（或 A 不 AB）又算不算？它们能否作为分离形式？如果不是分离，难道是一种词法形态？一般说，插入的成分越多，越是个自由成分，就越证明这原型是个离合词。而“VVO”和“V 不 VO”呢？例如下面这些词的变化算什么呢？

VVO: 开会：开开会 跑步：跑跑步

V 不 VO: 在理：在不在理 高兴：高不高兴

为此，我们再用几个以人做动作发动者的非离合动词来做个对比测试。请见表 15：

表 15 离合词 VVO 和 V 不 VO 形式测试表

例 式	A.动宾式			B.动宾式[书]		C.动//'宾		D.动//宾		E.并列式	
	抱怨	求爱	出版	对垒	会友	避邪	炒房	洗澡	睡觉	研究	试验
VOVO	-	-	-	-	-	-	-	-	-	+	+
VVO	+?	+?	-?	-	+?	+?	+?	+	+?	-	-
VO 不 VO	+	+?	+	-	+?	+?	+	+	+	+	+
V 不 VO	+?	+?	+?	-	+?	+?	+	+	+	+	+?

上表用例有五种类型。测试显示：

1) VOVO 与 VVO 没有多少相关性，而与构词类型有一定相关性。即动宾式无 VOVO 式，不一定就没有 VVO 式；而并列式一般不能有 VVO 式。因此，VVO 比较接近于一种正在发展中且不很稳定的形态。^⑩

2) VO 不 VO 与 V 不 VO 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即动词有 VOVO 的（尤其是动宾式），一般也会有 V 不 VO 式。而且，形容词也可以有 A 不 AB 的形式，例如“漂不漂亮”。因此，V 不 VO（或：A 不 AB）则不能确定为形态，更像是 VO 不 VO（或 AB 不 AB）的减省形式，是后者的一种变异。

3) 如果以上两点成立，则 VVO 和 V 不 VO 均不能作为离合词的根据。V 没 VO 与 V 不 VO 相类，也不宜作为分离的根据。

三 观方言

3.0 方言的选定

上文第二大节统计的离合词群体基本上属于北方话，其基础乃是北京话。它们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现代汉语的状态。因此，对方言离合词的观察或研究就很有必要。可惜迄今似乎还无人关注。本文希望有个开头。

离合词一般存在于口语，需要能说地道的方言，有长时间的语言实践，有确实可靠的语感才能细致地分辨出有无分离可能，确定有什么分离形式。而这最好就是母语者。鉴于本人条件，只能选择吴方言，而且还只能是上海话和常州话^⑪。上海话和常州话同属北区吴方言。上海话经过近代周围地区大规模移民入内，尤其受宁波话影响较大，语言发生较大变化，已成为当代吴语的代表。常州话处于下江官话和吴语的交接区，存在不少官话方言的特点，各个方面都很有特点，尤其是体貌范畴，词汇也是如此。但该方言基本面仍是吴语形态，因此也极富研究价值。

3.1 上海话、常州话离合词调查

3.1.1 总的情况。经过初步检查和统计，这两个方言的双音词发育比北京话差，很多双音词都是书面语，很难在口语中使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明可分离的双音词对应到这两种方言口语中大略有五种情况：

- 1) 有此词，保留可分离性，但为数不多。
- 2) 有此词，但可分离性质基本消失。
- 3) 无此词，但有对应的方言可分离形式，为数不多。
- 4) 无此词，只能对应为三音节甚至四音节的可分离短语，为数不少。
- 5) 无此词，甚至无对应方言词。无法测试。

3.1.2 关于动宾式离合词（一）。经过逐一检查，3.1.1 中第 1、2 两类，即《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A-D、W-Z 字头的 1424 个动宾式离合词在上海话和常州话中留存的可分离词如下：

1) 上海话。只剩下 306 个左右可适度分离的词。其中包括能否分离还有些犹豫的双音词 39 个（如：罢官、插秧、验车）。

2) 常州话。只剩下 251 个左右可适度分离的词。其中明确可分离的词 223 个左右，分离有些犹豫的词 28 个左右，二者合计 251 左右词。

3) 上海话和常州话还有一些是否可分离在二地并不合一的语词：

a. 上海话可、常州话否。例如：报案、避难、编队、出恭、搭腔/答腔、捣乱、吊孝、订货、违法、延期。

b. 常州话可、上海话否。几乎没有。

4) 上海话/常州话均不可。例如：断粮、倒台、赌气、对号、熬夜、憋气、撤资、充公、超重、超标、忘本、下饭、下奶、歇班、泻肚、扬名、移民、迎亲、应战、用兵、阅兵、组阁。

3.1.3 关于动宾式离合词（二）。3.1.1 中第 3、4 类两种方言对应形式不完全相同的动宾式分离词语共 68 语左右。为节约篇幅，便于对比，现将两种方言合并在一起，与《现代汉语》中形式列表对比。请见表 16：

表 16 动宾式离合词与上海话（以 s 表示）/常州话（以 c 表示）不同形可分离词语对应表

双音→双音： 15 组	把脉→ ^s _c 搭脉	猜拳→ ^s _c 豁拳	抵账→ ^s _c 顶账	下葬→ ^s _c 落葬	着凉→ ^s _c 受烟
	演戏→ ^s _c 做戏	抓阄→ ^s _c 摸彩	抓药→ ^s _c 配药	走电→ ^s _c 漏电	坐庄→ ^s _c 做庄
	握手/携手 → ^s _c 携手	搬家→ ^s 搬场 /c 搬家	洗澡→ ^s 沐浴 /c 洗浴	摔跤→ ^s 撞跤 /c 跌跤	要饭→ ^s 讨饭 /c 要饭
双音→三音 A： 31 组	办事→ ^s _c 办事体	编号→ ^s _c 编号头	吵架→ ^s _c 吵相骂	乘凉→ ^s _c 乘风凉	存货→ ^s _c 存货色
	掺假→ ^s _c 掺假格	打折→ ^s _c 打折头	打桩→ ^s _c 打桩子	打盹→ ^s _c 打瞌匆	打架→ ^s _c 打相打
	答卷→ ^s _c 答卷子	瞪眼→ ^s _c 弹眼睛	动嘴→ ^s _c 动嘴巴	砸嘴→ ^s _c 砸嘴巴	张嘴→ ^s _c 张嘴巴
	行刑→ ^s _c 上刑刑	选题→ ^s _c 选题目	有门→ ^s _c 有门路	有盼→ ^s _c 有盼头	想法→ ^s _c 想办法
	宰客→ ^s _c 斩客人	摘牌→ ^s _c 摘牌子	到点→ ^s _c 到辰光	做伴→ ^s _c 做道伴	做活→ ^s _c 做生活
	做事→ ^s _c 做事体	找事→ ^s _c 寻事体	懂事→ ^s _c 懂事体	作保→ ^s _c 做担保	吹牛→ ^s _c 吹牛逼
	拨号→ ^s _c 拨号头				

续表

双音→三音 B: 7组	当当→ ^s 当物事/ c当东西	喂食→ ^s 喂物事/ c喂东西	洗车→ ^s 汰车子/ c洗车子	洗钱→ ^s 汰钞票/ c洗钞票	遗尿→ ^s 拆尿出/ c溲尿出
	做客→ ^s c做人客/ c做客人	坐牢→ ^s c坐牢监/ c坐监牢			
双音→三音 C: 4组	卸货→ ^s 卸货色/ c卸货	装蒜→ ^s 装胡样/ c装样	着色→ ^s 着色色/ c着色	像话→ ^s 像闲话/ c像话	
双音→三音 D: 3组	标价→ ^s 标价钿/ ^s c标价	摆阔→ ^s c摆阔气/ ^s c摆阔	用力→ ^s c用力道/ ^s c用力		
双音→三音 E: 3组	存款→ ^s c存铜钿/ ^s c存钞票	赌钱→ ^s c赌铜钿/ ^s c赌钞票	找钱→ ^s c找铜钿/ ^s c找钞票		
双音→四音:3组	到家→ ^s 到屋里向/c到家勒		照样→ ^s c照老样子	猜谜→ ^s c猜谜谜子	
其它:2组	走味→ ^s 味道抛脱/c味道走落		着火→ ^s c火着		

3.1.4 关于动补式离合词。43个动补式离合词(30个动结式,13个动趋式)对应到上海、常州方言中有25语,其中动结式18个(同形13个,不同形5个);动趋式8个(同形6个,不同形1个)。请见表17:

表17 动补式离合词与上海话/常州话可分离形式对应表

	V得C/V勿C	一般:V勿C	V得C/V勿C	一般:V勿C
动结式: 18组	^s c打通、 ^s c完成	^s c达到、 ^s c打败、 ^s c拆散 ² 、 ^s c吃透 ^s c吃准、 ^s c打倒、 ^s c打垮、 ^s c打破 ^s c相中、 ^s c压倒、 ^s c抓紧	遇见→ ^s c碰着 打住→ ^s c刹住 站住→ ^s 立牢/c立住	得到→ ^s c得着 忘掉→ ^s 忘记脱 /c忘记落
动趋式: 7组	^s c想开	^s c出来 ₁ 、 ^s c出去 ₁ ^s c下来 ₁ 、 ^s c下去 ₁ 、 ^s c错开 ₁	打开→ ^s c开开	

3.1.5 关于主谓式离合词。31个主谓式离合词对应到上海话和常州话中,三者同形的8个:

心跳、心酸、心软、心急、心慌、心细、心虚、心硬。

上海话和常州话中一般不能成立,4个:

心盛、心服、心窄、心醉。

常州话中可以存在而上海话不大能说,1个:心浮。

词典所收与上海话、常州话不同形可分离词语有12个,请见表18:

表18 主谓式离合词与上海话/常州话不同形可分离词语对应表

双音→三音 A: 10组(各对应1语)	眼尖→ ^s c眼睛尖	嘴笨→ ^s 嘴巴笨/c 嘴笨	嘴刁→ ^s 嘴巴刁/c 嘴刁	嘴紧→ ^s 嘴巴紧/c 嘴紧	嘴快→ ^s 嘴巴快/c 嘴快
	嘴软→ ^s 嘴巴软/c 嘴软	嘴松→ ^s 嘴巴松/c 嘴松	嘴甜→ ^s 嘴巴甜/c 嘴甜	嘴严→ ^s 嘴巴严/c 嘴严	嘴硬→ ^s 嘴巴硬/c 嘴硬
双音→三音 B: 2组(各对应2语)	性急→ ^s c性子急/ ^s c性急	眼花→ ^s c眼睛花/ ^s c眼花			

3.2 上海话、常州话离合词的分离情况

上海话、常州话的离合词比起《现代汉语词典》来，除了数量少了很多以外，可插入的成分也更受限制，许多词分离度更小。例见表 19、表 20

表 19 北京、上海、常州三方分离形式适用表

	招手	中毒	消气	用功	转身	保险
V 过 O	北/上/常	北/上/常	北/上/常	北/上/常	北/上/常	北/上/常
V 了 ^s 仔/c 则 O	北//	北/上/常	北//	北//	北/上/	北/上/
V 着 (zhao) O		/上/常				
V 个 O	北/上/常	北//	北//	北//常	北/上/常	北/上/常
V 什么 ^s 啥/c 底格 O	北/上/	北/上/	北/上/	北/上/	北/上/	北/上/常
O 也不/勿/弗 V	北/上/常				北//	

表 20 北京、上海、常州三方五词分离情况对照表 (斜体: 表示对应特殊)

北京话		上海话		常州话	
结婚	结了婚就去	结婚	结仔婚就去	结婚	结则婚就走
	结了一次婚		结仔一趟婚		<i>结一回婚</i> (可: 结则两回婚)
睡觉	睡了觉再去	困觉	困仔觉再去	困觉	困则觉再去
	睡了一觉		困仔一觉		困则一觉
洗澡	已经洗了澡	沐浴	已经汰完/好浴	洗浴	已经洗好浴
	洗了澡吃饭		汰仔/完/好浴吃饭		洗则/好浴吃饭
	洗了三次澡		汰仔三趟浴		洗则三回
吃惊	吃了一惊	吃惊	口语无此词	吃惊	口语无此词
考试	考完试去	考试	考完试去	考试	<i>考试完则去</i>

此外，方言中还有个别非动宾式离合词，为北京话所无。例如：

小便(名词) → 小好便了/小过便了(动词性。上海话有，常州话无)

3.3 吴方言给予的初步启示

1) 吴方言同样存在离合词。因此，离合词现象可能是汉语的普遍现象，也是汉语的特点之一。

2) 吴方言中离合词的数量大大少于北京话。以上海话和常州话为例，其中常州话的离合词又少于上海话。可见，北京话是现代汉语离合词发育最盛的方言。

3) 吴方言中一些离合词很可能是由于接受北京话影响而产生的。尤其在人口流动现在空前活跃以及现代传媒的影响下，这样的发展是可以理解并推测到的。因此，方言中这样的离合现象可能还会逐渐增加。

4) 处于非北方话中心区域的方言可能留存更多历史的旧貌，例如常州话一般不说“考完则试去”，(则：相当于“了”)而说“考试完则去”。更有一些离合词对应为三、四

音节的短语，例如“动嘴”→“^S_C动嘴巴”，“坐牢”→“^S_C坐牢监/c坐监牢”，“猜谜”→“^S_C猜谜谜子”等。

5) 北京话与上海、常州二方言对比后，可发现北京话“V了O”形式异常发达，而且常可完句或刹句。这显示了北京话的超常发展。该形式与一般不能完句/刹句的“V了O”短语已经有所差别，需要作更深入的考察。

四 观机制

4.0 提出问题

从前面三节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合词是近代开始而盛于现当代的现象，也是北方话/北京话中发育最快的现象之一，而且是词汇与句法的一个接口。这一现象是对于语言学的一个挑战。离合词又是基于较多语例、相对动态提取的词汇单位。这对于传统基于较少语例、相对静态提取词汇单位的方法来说是一种异数，对于传统语言学划分单词的方法也是一个挑战。人们会就此提出问题：为什么离合词可以分离而又不失组合时的关系和意义？为什么离合词会越来越多，并成为汉语普通话口语中动宾式的主流？为什么非动宾式词和形容词也会被分离并成为动宾关系？在语法上，离与合还可能存在何种关系？

面对这些挑战和提问，我们需要答案，需要探索其机制。

4.1 汉语式“词”与心理支撑

1) 目前词典中规定的词，其实是不符合西方 word 标准的。但汉语也确实存在一种不同于“字”的词汇单位，可姑且称之为汉语式“词”。这从“结婚”、“睡觉”和“洗澡”三个组合的语义变动历史，可以看到专指义^⑧的最后落定，感觉到需要用适当的术语去称呼。如果从专指义再配合韵律、使用频率等因素去看，那么目前汉语的“词”不过是效率意义上的单位，即一种效率单位（参见史有为 1995b）。效率由合适的单位数和单位内合适的义项数两部分协调而得。汉语式“词”以及离合词应建立在此一基础上。

2) 在分离状态下能维持专指义，维持“词”的概念，这也许是汉语特有的现象，而且也是语言学里一个未被认识或重视的课题。语言的背后是心理和交际的双重支撑。没有心理作为重要基础就不可能出现语言。语言的心理支撑至少表现于如下八个方面：交际表达的心理需求，关联配合的心理需求，逻辑的、推理的心理要求，客体映射的认知心理，符号意义和关系的心理赋予，语言习得、整理的心理能力，语言存储、调出和激活的心理能力，语言生成、转换的心理能力。描写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只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3) 离合词是一个复杂集合。各个离合词的来源不一，离合化的早晚不一，离合程度及方式不一，个性极强。但它们都具有前后不可远离并久离的拉力，它们在心理上期待另一方的呼应，或寻求另一方的配合。因此，语词的分离现象实际上是心理上既要求保持原组合专指义，又要求维系前后两部分关系的一种力量。前者是语义留下的心理印迹，后者是组配关系留下的心理印迹和心理拉力。支撑离合词的就是这种“格式塔”，就是其赖以建立的心理关联和心理印迹。这应该就是离合词的心理机制。

4.2 语法上离与合的关系

在语法的语义范畴层次上，我们可以发现，分离时该词是指具体的某个“事例”，如

“结了一次婚”；而未分离时却大体指“事类”，如“结婚”只是一个类的概念，适用于任何该类事，除非该词进入具体的语句，并在它的前后出现可事例化的其他语言成分，它才与其化成分合起来表达某个事例，如“他又结婚了”。如果把离合词的两个成分看成前后括号的话，那么分离时事例化发生于括号之内，而未分离时，事例化因素就是在括号之外，然后再指向括号。（参看史有为 1997、2001）

4.3 单音动词与双音词语的矛盾态势

1) 动宾式离合词是离合词中的主体，也是最有争议的集合。它们可以作为离合词的代表。这类词可能有三个来源，一种来源于双音词，是“词”的可分离化，甚至可视作短语化；一种来源于短语，是短语的词汇化。前者例如“考试、鞠躬、慷慨”，也有一些外来词，例如来自日语的“服务”，来自英语的“幽默”；后者例如“吃饭、读书、唱歌、说话”。至于如“做秀、打的、炒房、跑官”，则是第三种。它们一出世就几乎已经具有可分离性能，谈不上短语化还是词汇化。由于来源的不同，造成组成成分中自由和黏着的差别，因此也就常常出现“词还是短语”的争议。

2) 自由和黏着对于汉语来说是相对的。汉语古-今语体、书面-口语语体的切换自由而且频繁，是汉语的常态，必须高度重视。仅仅根据当代口语体界定自由与黏着并不能说明汉语的本质，也不能反映汉语使用的现实。“谈虎色变”、“高朋满座”会因需要可以改成“谈恐色变”、“高盗满座”，传统字的音节和意义随时会因需要而加入当前的表达。除了一些常态的虚字以及绝大部分联绵词的组成字外，单音语素大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度。这也就是我们主张使用专指义来作为界定汉语式“词”主要标准的原因。

3) 据《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1990) /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单音词在语言中具有最高的使用频率：57.53%/64.3%。而双音词只有 39.25%/34.3%。二者之比接近 2: 1。又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静态统计单音词为 3,751 词 (12.0%)，双音词为 22,941 词 (73.6%)，二者为 1:6.12。又据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2008) 中“语文新课标教材 3000 基本词语表”^②的统计，其中单音词在 100 条里 88 个，占 88%，1500 条里 753 个，仍占 50.2%，3000 条里 1203 个，也占 40.1%。以上可见单音词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性。单音词的甚多义项与庞大的“动(单音)-宾(双音)”惯用语集合又使我们进一步肯定了这样的认识：即现代汉语口语中最重要最活跃的是单音动词，在动态范畴里是个优势倾向。而在静态范畴里，双音词又是一个优势倾向。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汉语是一种双优势语言，是一种其词汇构成非常特殊的语言。离合词现象及其潮流正是单音动词/动语素和单音名词/名语素生命力旺盛的一个表现，也是它们在双音化趋势下顽强发展的一个表现。

4) 离合词是至今还在发育，还在扩展的语言现象。这说明，词汇化与短语化是两股势力，各在一个范围占据优势，离合词占据口语，非离合词占据书面语。因此，简单地谈汉语是多音节语言或单音节语，说汉语是单音词为基本单位或是双音词为基本单位，都不符合事实，也不能解释事实。离合词具有专指义“词”和句法扩展双重特征，它们是词与短语势力拉锯中的一个折中点。对此，需要我们采取容纳幅度更宽的柔性处理方法。我们认为，采取“音节-语素-汉语式词”或“单音节语素-汉语式词”的复合基础观(简称“复基观”)可能更符合汉语的特性或本质。“音节”、“单音节语素”以及由它们组成的汉语式“词”，同为现代汉语的词汇基本单位，也是基本的应用单位。这就是说，单音节

语素-汉语式“词”作为二元结构单位，是汉语的基本词汇单位^②。至于“滑稽”的分离，乃是在音节因素和双音离合词模式双重影响下的极少数例子，它们不是主体，然而也可以用复基观解释。这一思想可以在汉语固有词汇中找到支持：“字眼[儿]”就是一个很柔性很宽容的字眼[儿]。《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字眼】条释曰：“(～儿)囿用在句子中的字或词：挑～|抠～|激动的心情，使我找不出适当的～来形容。”它既可以表示字，表示单音语素，也可以表示多音节的“词”甚至固定短语。“字眼儿”，这可是土生土长的远比 word 切合汉语的自源性单位!!

4.4 多作用力相互制衡的矛盾机制

以上说明，在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并非只是直线趋势，而是有波澜，有起伏；并非简单的双音化走向，也有单音化的潮流，而且是单音词、复音词、离合词复线交织的态势。从离合词表面看到的双音词化和短语化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过程受到2个层次5股表层与深层力量的推动和影响：

1) 一股是合力，表现为语词双音化现象。具体而言又由2种力量构成：

1a) 语义专指化造成的组合内部聚合需求的力量；

1b) 音位系统简化造成的为保证通信质量所需的制约力量。

2) 一股是分力，具体而言又由3种力量构成：

2a) 构成分力之一是动词单音化力量，表现为短语化现象。音译单纯词“幽默”的离合词化，就是较新并较突出的一例。

2b) 构成分力之二是强势的动宾化力量，表现为动宾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动词化现象；

2c) 参与分力推动的还有一些助推力，主要是动态助词(“了、着、过”)的产生，其次，“个”的虚化，以及“单音语素—单音语素”动结组合的优势模式。它们都对分离化产生了助推力。这种助推力加强了离合词的优势发展。

在整个汉语词汇发展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几种力量相互矛盾并相互制衡的作用，看到它们在不同阶段不同语词类别方面表现不同的优势与起伏。在现代汉语阶段，由于动态助词直接后附于动词的趋势，更使得口语中分离化达到高潮。但是由于格式塔的作用，由于合力的存在和强大，分力不可能使动宾双方完全脱离，于是，就造成了离合词这种独特的语言景色。

五 观余

1) 离合词是超出或涵盖“词”和句法的一种现象。不仅分布于“V-同源宾语”，也覆盖汉语宾语的所有类型，包括补足性的宾语。因此，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类型上看，它们都是汉语特有的常态现象。如果不看作一种“接口”的话，那么也许可以作为语言的另一种领域或层面。这对语言学的开拓与深化有着很大的价值。

2) 本文在部分个体历时观察和群体共时观察相结合的基础上采取“张力方法”和由表及深推断方法去探究机制。所谓张力方法，即在两个以上不同(相对或相反)控制力的基础上寻求相互制约的适度饱满分析，或求取最佳平衡、最大的可能效益^③。所谓由表及深推断方法，就是在满足事实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解释性假说。

附注

① 修辞中也有“离合”一格，但与词汇学语法学中所用之义不同。如唐·陆龟蒙《寒日故人名》一诗“欲谢玄关早夜开。……鱼梁鸿雁几多来。”谢、玄、梁、鸿四字，分属四个语段，互相不发生直接关系，是为“离”，但却两两紧接而在字面上扣着两个古人姓名，则为“合”。

② 周有光从语文现代化的角度着眼，比较强调“词”，曾主张称为“可分离词”。本文英语题也据此翻译。

③ 周上之《汉语离合词研究——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2006）的第三章“离合词教学研究”提出的“循环递进复式教学法”（101—107页）颇有创意。这方面，有效并可操作，应是判断二语教学法优劣的重要标准。

④ 本文语料来自《汉语大词典》、《中文大词典》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台湾“中研院”的“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承新加坡国立大学彭睿先生就此提供键入信息。其中历史语料库（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所、信息所与史语所）11,179,985字；汉籍全文数据库（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28,803,425字；宋会要辑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哈佛大学东方文明系合作点校）10,566,013字。

⑤ 据《日本国语大辞典》（第2版，2001）说明：汉语“结婚”很早被引进日语，至少在718年已有书证：日本《令义解·户·结婚祭》：“凡结婚已定，无故三月不成。……女欲离者听之。”有趣的是，日语在明治维新之前是以使用“婚姻”为主，只是在明治维新以后“结婚”才多了起来。显然，这与西方文化潮水涌入日本有关。而且，这也与汉语“结婚”使用情况的变化也存在某种平行关系。

⑥ 本文所论之“觉（覺）”均为古舒声而来，今读 jiao，并非白读。觉（覺），今有二读，从入声来的 jué 和原为舒声的 jiào，颇疑似文白异读。《说文》：“覺，寤也。从見，學省声，一曰發也。”未注音读。似从“寤”读为舒声。段玉裁注曰：“覺，悟也。”“悟，各本作寤，今正。”这样看来，似又可读入声了。其实，覺之二读，并非文白异读，乃古已有之。入声为 jué，意为觉醒、醒悟、感知、察知等。舒声为 jiào，意为睡醒，《诗经》、《庄子》已见。本为汉语特有的变调构词。如若往上追溯，时当造字时代，可能今之去声在上古是长入，乃前后缀加减或元音变异的构词，因语缀脱落而成不同声调。其实，从“學（学）”省声一语也可启发。“學”，古有入声和舒声二读。入声从白声，今即音 xué；舒声即“敦”，从教，为 jiào，意思是教。二者也非文白之异，而是声调构词。今“学”方言中之 xiào，才是入声所变之白读。

⑦ 此诗中之“睡觉”被《中文大辞典》解释为“睡”义。其实也可以释为睡而后醒。

⑧ “睡中觉”在清代之前是状中组合，表示“睡之中醒来”，并非动宾组合。例如：“至四鼓，某睡中觉有撼体而连语云，学士贺喜者。”（宋《春渚纪闻·东坡事实·裕陵瞻贤士》）又如：“睡中觉腹内有物跳动。泻下如白脂豆沙是也。”（明《普济方·婴童惊风门·总论》）

⑨ 《汉语大词典》判断单纯睡义的“睡觉”何时出现似乎比较保守，所引例晚至现代茅盾的《子夜》（四）：“不瞒你说，我已经吩咐我的手下人都上了子弹，今晚上不许睡觉。”

⑩ 此例极为可疑，各版本多有不同。台湾一校注本作“丫头们忙答应着去了。睡了觉几句完了。”台湾另一本作莫名其妙的文句：“丫头们忙答应着去了。睡了觉了几句完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整理本作“只有薛姨妈向丫鬟道：‘我才来了，又做什么去？你就说我睡了。’”脂砚斋全评石头记（东方出版社，2006）、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作家出版社，2006）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版，2008）同，也与例[2-46]同。除了版本问题外，“睡了觉了”这样的组合现在似乎也不能成立。一般都只说“睡觉了”。

⑪ 据《汉语大词典》，“洗澡”有三个义项，本文只讨论用水洗除污垢的意义。

⑫ 又如“出版”曾在《现代汉语词典》标为离合词，遭到质疑。可能因“出了一版”“出了三版”

而误，此处的“版”为量词，不应作为离合之根据。第五版已改为非离合词。笔者查考，今之“出版”系借自日语，为西方 publish 概念的日译，非传统木版、活字版中所用之“出(一)版”。后者乃短语，当然可以分离。

⑬ 在统计中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缺现代义的动词“保险、筹款”；而在动词类非离合词方面，也缺少曾经十分流行的“篡党、篡政”。以上这些词，统计中均未列入。

⑭ 如杨庆蕙主编的《现代汉语离合词用法词典》(1995)。该词典标明“供外国人学汉语用”。词典编者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分离出的离合词加上当时若干年来书本、报刊、电视广播中频繁出现并已成为社会接受的新离合词，总计4066条，从中筛选出1738编入词典。其中也包含了前言中漏交代的某些动结式、动趋式的离合词，如“打垮、提高、打开、出来”。黄晓琴《离合字组的语义研究》(博士论文，简介载《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2期，141页)统计到“离合字组的最大值——共计4624个。”我们认为，“最大值”是很难确定的。

⑮ 例如在ABC三字母开头的216个动宾式非离合动词中只有28例属于口语体：挨肩儿、把家、傍角儿、包干儿、抱怨、背风、背光、避邪、补漏、踩水、插班、炒房、成个儿、吃请、吃水、吃素、吃重、冲凉、充军、充血、抽纱、出版、出身、除服、串气、串秧儿、串种、吹台。其中斜体画底线的词现在也能分离。

⑯ 周上之(2006)认为：“离合词属于具有两种功能的可分离双字组。离合字组是汉语形式结构与意义功能结构不一致的典型表现。”“所谓离合词，就是离合双字组，一种在意义和功能上有其特性，与短语不同的双字组。”(371页)这是从“字本位”角度下的定义。

⑰ 赵淑华等(1996)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3590个动词(含兼属动词和他类词的兼类词)和短语范围内选出355个可离了合的动名组合，并考察了其前后成分的独立性，得出离合词基本有三类：1，含黏着语素的(194个，其中全黏着的29个，含一个黏着语素的165个)。又从不含粘着语素的(161个)中分离出两类：2，搭配受限的(31个)；3，兼属他类的(21个)。此外还有2例特殊类型(登记、帮忙)。说到底，这样的筛选仍以专指义为前提。

⑱ 还存在一些书面语体的和非动宾式动词的VVO。例如：“到新加坡购购物。”(电视剧《为爱结婚》)；“找一个远地儿咱们去旅旅游。”(电视剧《马文的战争》)眼下还不清楚这些VVO能否被公众接受为约定形式，也不清楚能持续多长时间。因此能否被词典接受还有待观察。

⑲ 笔者的母语是常州话，从幼儿至大学前一直生活、学习在上海。可以说，上海话也可算是一种母语。因此选择这两种方言作为研究的序曲是比较妥帖的。

⑳ 所谓专指义，即组合的语义不等于(包括大于/小于)其组合成份在结构方式控制下的字面组合义。专指义有程度的差别，有的距离字面组合义很远，有的则距离较近，差别很小，如牛肉、鸡蛋、大雨。

㉑ 四家出版社(语文、江苏教育、人民教育、北师大)各一套九年制义务教育新课程标准语文教材，共2009篇，10460个词种。按频次、分布兼顾原则得到3000个基本词语。其中二字词1760条，与单音词之比为1.46:1。

㉒ 关于汉语二元结构的基本词汇单位，笔者拟将另文阐述。

㉓ 史有为(1990)第一次提出张力方法，之后曾有专文(1995a)，但都有缺憾，须要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1986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编 2008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下编，基础教育语文新课标用字用语调查·附表9，437—525页），商务印书馆。
- 刘源、梁南元等七人 1990 《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音序部分）》，宇航出版社。
- 史有为 1983 划分词的普遍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语法研究与探索》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并收入《呼唤柔性》（1992，海南出版社）。
- 史有为 1990 语言中的柔性观念，《汉语学习》1990年第4期，并收入《呼唤柔性》（1992，海南出版社，海口）。
- 史有为 1995a 转域和张力——语言分析的柔性控制方法，《语文研究》1995年第1期。并收入《汉语如是观》（1997，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史有为 1995b 效率单位：语素和短语之间，《大阪外国语大学论集》第14号。并收入《汉语如是观》（1997，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史有为 1997 数量词在动宾组合中的作用，《中国语言学报》第八期。
- 史有为 2001 概括范畴：“类”和“例”及其相关问题，《汉语学报》2001年上卷（第3期）；另可参看：概括范畴及相关的成句问题（载“华语桥”网站“史有为文集”）。
- 史有为 2005 汉语方言“达成”类情貌的类型学考察，《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角》（徐杰主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史有为 2006 词汇在中国语教学中的地位，《对外汉语研究》第1期，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杨庆蕙 主编 1995 《现代汉语离合词用法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赵淑华、张宝林 1996 离合词的确定及对其性质的再认识，《词类问题考察》，胡明扬主编，308-319，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周上之 2006 《汉语离合词研究——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朱德熙 1994 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和名词化兼论汉语同位性偏正结构，《方言》1994年第一期，收入《朱德熙文集》（1999，商务印书馆）第3卷，223-261页。

附录1 “结婚”资料补录

- “结婚” 156例（汉—民国：汉书，周易注疏，三国志注，后汉书，魏书，西魏书，宋书，南齐书，晋书，周书，北史，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元杂剧，元史，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初刻二刻拍案惊奇，阅微草堂笔记、清史稿、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等）
- “结昏” 7例。（宋—清：夷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明实录附录，）
- “结婚姻” 35例。（汉—清：汉书，三国吴·六度集经，三国志，北史，资治通鉴，明清实录，全晋/唐文，三朝北盟会编，唐宋笔记，春秋公羊传注疏，关汉卿杂剧，元明史料笔记，西游记，二刻拍案惊奇，通典，太平广记，艺文类聚，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太平御览，通制条格，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清会典事例，阅微草堂笔记）
- “结昏姻” 3例（元—明清：元诗选，读通鉴论）
- “结婚媾” 5例（唐—清：唐会要，太平广记·霍小玉，清实录）
- “结婚娶” 1例（隋：佛本行集经）
- “绝婚/昏” 23例。举例：○道武遣狄干致马千匹，结婚于姚萇。会萇死，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北史·列传第八》）|○女已在涂，乃追还绝昏，械送韩胤，梟首许市。（《资治通鉴·汉纪·孝献皇帝丁·建安二年》）

“离婚”46例。举例：○宗室离婚，委宗正司审察，若于律有可出之实或不相安，方听；若无故据拾者，劾奏。如许听离，……（《宋史·志·嘉礼·亲王纳妃·宗室婚姻》）

“复婚（媾）”3例。列举：○有言者[补]毛本疑作也属上读居极惧之地虽复婚媾相结亦不能无相窥之言亦不能无相窥之言（《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周易正义·震》）|○萬老而衰，楊吉磬復婚於哈屯恍惚太，勢漸張。（《清史稿·列傳十》）|○會萬老，勢衰，楊吉磬復婚於哈屯恍惚太，以隙復故地季勒諸寨。（《清史稿·列傳十》）

“再婚”3例。举例（与现代汉语意义相仿，但只作定语）：○我竇家三輩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婚之女。既將你出嫁從夫。便習學廉恥仁義。（元·關漢卿《感天動地竇娥冤》第四折）|○……且歸官。君何利焉。今以妹償。是君失一再婚婦。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焉。鬻者從之。（清·纪晓岚《閱微草堂筆記·滌陽續錄三》）

“合婚”18例。举例：○袁振曰：“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婚姻？”（唐·杜佑《通典·突厥中》）|○福王正在合婚讲读日期另请从之（《明实录·神宗实录》）

“合了婚”2例（明：冯梦龙《二刻拍案惊奇》）

“完婚”45例（汉—清）。明代有“完婚过了”一例：○婆子道：“只有一个儿子，完婚过了。”（明《喻世明言》第一卷）

附录2 “睡觉”资料补录

“睡觉”：250例。其中有结构关系的233例。细分为：

1) 动补关系188例（隋—清：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水经注校释；清实录；岁时习俗资料汇编；宋元方志丛刊；大正新修大藏经；本草纲目，外台秘要，医心方，太平圣惠方，普济方，医方类聚，东垣医集，丹溪医集，赤水玄珠，遵生八笺，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隋诗，唐文拾遗，全宋诗，元诗选，元好问全集，郑思肖集；唐宋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裴子语林，夷坚志，宋稗类钞，续子不语，宋人轶事汇编；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2) 相承还是动补关系不很清楚的4例（隋宋明清，各一）

3) 睡眠义41例（明：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歧路灯，型世言，西游记，蒙古秘史新译）

4) “睡，觉”（跨段邻接-无语法关系）17例（宋元：方志；元：元诗；明：医案；清：清代史料笔记）

“睡一觉”19例（宋—清：资治通鉴唐纪；明：本草，医案，宋人轶事汇编，西游记，初刻拍案惊奇，太平广记，宋稗类钞；清：清代史料）

“睡觉了”：（睡眠义）4例（明：老乞大，清：儿女英雄传）

“睡了觉”：5例（清：红楼梦，醒世姻缘）

“睡了觉了”1例（清：红楼梦。此例有疑）

“睡了一觉”15例（明：初刻拍案惊奇，歧路灯，型世言，金瓶梅；清：红楼梦，儒林外史）

“一觉睡了”2例（明：初刻拍案惊奇）

“睡初觉”（相承关系）1例（唐：白居易）

“睡头觉”（相承？关系）1例（隋：佛经）

“睡-中觉”（动宾关系）2例（清：红楼梦）

“睡了两三天”1例（明：歧路灯）

“睡了一道儿”1例（清：儿女英雄传）

“睡着（补语）觉”（动宾关系）1例（清：醒世姻缘。按：该例显示动宾关系逐渐紧密）

“睡着-觉（动词）”（相承关系）3例（宋：备急千金要方，朱子语类；清：醒世姻缘）

“睡着了”（动补关系）2例（清：红楼梦）

附录3 “洗澡”资料补录

“澡洗”90例（晋：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常璩撰），山海经校注[郭璞注]，东晋：肘后备急方（葛洪著）

内：梁·陶弘景增补/金·杨用道摘附单方）；六朝南齐：冥祥记（王琰）；隋：诸病源候论校注（巢元方等编撰，近人丁光迪校注）；唐：千金翼方（孙思邈撰），备急千金要方（孙思邈，652），外台秘要（王焘）；宋：医心方（日·丹波康赖辑录整理唐以前中医著作而成），资治通鉴（司马光）后唐纪，太平御览（李昉、李穆、徐铉等纂）；元：文献通考/四裔考/真腊考（马端临），吏学指南（徐元瑞），真腊风土记校注（周达观）；明：本草纲目，普济方，医方类聚（朝鲜1465），名医类案，二刻拍案惊奇，绣像金瓶梅词话；清：续名医类案（魏之琇1770年）；晋—清：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1934）[修行本起经，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佛说普曜经，佛本行集经，出曜经，道行般若经，大明度经，正法华经，四分律，第二诵之二/明三十尼萨耆法，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虚堂和尚语录，唐京兆大慈恩寺义忠传，声闻无学第四僧部，诸国王夫人部，学声闻道诸国太子部，诸国王女部，杂行长者部，外道仙人部，法苑珠林，灭罪部第六/第二灭罪招福，感应缘略引]

“洗澡”40例（宋：折狱龟鉴译注；明：本草纲目，西游记，三遂平妖传，朴通事谚解，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普济方，医方类聚（朝鲜1465年），名医类案，型世言，训世评话；清：颜元集，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水经注疏，清朝续文献通考，醒世姻缘一百回，足本镜花缘一百回）

“洗毕澡”1例。（明：绣像金瓶梅词话）

“洗了澡”10例（明：水浒全传，绣像金瓶梅词话，西游记，初刻拍案惊奇，型世言，清：红楼梦校注，儒林外史，醒世姻缘）

“洗过澡”1例（明：醒世恒言）

“洗个澡”2例（明：三遂平妖传，醒世恒言）

“?澡洗”1例（明：绣像金瓶梅词话八十七回。按：此条有疑。台湾一本作“拿出明间内澡洗了牝”；大陆一本作“拿出明间内洗了牝”）

附录4 “吃惊”资料补录

“吃惊”59例（明：西游记，型世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宋：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折狱龟鉴译注；元：滋溪文稿；明：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歧路灯，三遂平妖传，三国演义，医方类聚，型世言；清：醒世姻缘，镜花缘，清代史料笔记丛刊）

“吃一惊”21例（明：初刻拍案惊奇，型世言；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

“吃了一惊”108例（明：西游记，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遂平妖传，三国演义，型世言，歧路灯，西游记；清：桃花扇，醒世姻缘一百回）

附录5 “了”与“着（著）”历史发展资料简选

1. 关于助词“了”的历史发展可以举例代表如下：

1) “了”作为补语至今在现代汉语中依然存在，在汉代以后它作为补语并处于句末。这可以用来说明

南方一些方言达成貌助词仍在句末的情况。例如：

- 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三国志·蜀·杨洪传，卷四一）
- 益郭耆旧传令送，想催驱写取了，慎不可过淹留。（王献之：杂帖）

2) 到唐代，“了”已经开始虚化的过程，但大都在句末。例如：

- 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白居易《论姚文秀打杀妻状》，全唐文，卷六六八）

3) 中晚唐开始，“了”又向“却”的位置（动宾之间）推进，经过词汇更替，最终代替了“却”，到宋代始趋稳定，而明代起才成现在的局面。例如：

- 将军破了单于阵，更把兵书仔细看。（沈传师《寄大府兄侍史》，全唐诗，5304页）
- 见了师兄便入来。（《难陀出家缘起》，敦煌变文集）
- 夫人闻了，又自悲伤。（敦煌变文 p774）
- 借物莫交（教）索，用了送还他。（敦煌掇琐：王志梵诗）
- 食了轻建，乃作是言：……/和尚见了云：……/有一僧吃了粥便辞师，师问：……只见四山青了又黄，青了又黄，如是。可计三十余度。（南唐《祖堂集》）
- 有才出门便错了路底；有行过三两条路了方差底；……（宋《朱子语类》）
- 母亲许了亲事也。（元《救风尘》）
- 周舍咬了我的休书也。（元《救风尘》）
- 你又吃了早酒了。（明《金瓶梅词话》）

以上有的例子解释为结果补语也未尝不可。

2. 关于“着”（“著”）的历史发展

1) 作完成义的用法最早出现于十二、十三世纪的文献中。例如：

- 古人胸中发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诗不足观矣。（《朱子语类》3348页）
- 只见老大，忽然死着，思量来这是甚则剧，恁地悠悠过去了。（《朱子语类辑略》，210页）
- 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寻着晁盖去了。（《宣和遗事》元集）
- 若不实说，便杀着你。（《三国志平话》卷中，404页）

2) 唐后，敦煌变文已经有附着义的虚化。“著”表附着例：

- 新买五尺刀，悬着梁中柱。（狼牙五歌）
- 长文尚小，载着车中。（世说新语·德行）
- 南北朝开始有今日状态持续之义并可接其它宾语：
- 切[近来]见世人耕了，仰着土块。（齐民要术·杂说）
- ……贪着五欲，为声香味之所感乱。（百喻经上）

3) 唐后，“著”作“着”，完成动词形尾：

- 有黑狗出来，捉汝袈裟，衔着作人语，即是汝阿娘也。（敦煌变文 743）
- 忽然逢着夜叉王。（唐悟本禅师语录）
- 闲凭着绣床，时拈金针（敦煌曲子词·倾杯乐）

以上摘自：祖堂集 952 年五代南唐保大十年，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编撰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 1982，郑州

附录6 8字母下离合词统计分布一览 (斜线和星号“/*”后为动宾式非离合词的数字)

A 14/*3	挨 4/*1	碍 3/*1	安 5/*1	按 1	熬 1	A 补1	挨补1
B 183/*90	拔 8	把 6/*2	罢 11/*3	摆 6/*1	颁 1	搬 2	办 4/*2
扮 3	拌 2	帮 4/*4	绑 1	傍 1/*1	包 10/*3	保 10/*11	报 23/*4
抱 3/*6	暴(曝) 1/*1	爆 2/*1	背 12	备 6/*4	背 45/*2	奔 2	崩 1
绷 2	逼 2/*2	比 1/*5	毕 1/*1	闭 3/*2	辟 1/*1	避 6/*4	编 6/*3
变 11/*11	便 1	标 11/*1	表 2	膘 1	憋 1	屏 1	井 1/*4
拨 1	播 2	驳 1	泊 1	卜 1	补 12/*4	布 8/*3	步 1
B 补1	拔补1	摆补1	罢补1	补补1			
C 270/*131	擦 1	猜 3	裁 2/*2	采 5/*4	踩 2/*1	参 3/*1	藏 1
操 4	侧 1/*3	测 1	叉 1	插 10/*5	查 6	岔 1	拆 3/*1
掺 2	尝 2	唱 5/*2	抄 5	超 5/*4	吵 2	炒 1/*3	扯 6
撤 10/*1	称 3	趁 1/*1	撑 1	成 8/*13	承 1/*4	乘 1/*1	逞 2/*2
吃 4/*7	赤 3/*1	冲 13/*5	充 5/*2	冲 41	抽 16/*4	筹 1	出 70/*15
除 3/*4	触 2/*2	穿 2/*3	传 7/*9	喘 1/*1	串 7/*4	闯 2	吹 3/*1
辞 7/*3	凑 5	蹿 2	篡 3	催 4/*5	淬 1	存 9/*4	搓 2
措 1/*2	错 2/*4	C 补1	吃补2	拆补2	C 趁1	出趁2	错趁1
D 341/*101	搭 13/*2	答 12	答 23/*2	打 71/*14	代 2/*2	带 9/*1	怠 1
戴 1	担 2/*2	当 14/*11	挡 3	当 41/*1	搨 2	捣 2	倒 315/*4
到 11/*1	倒 42/*2	盗 3	道 6/*1	得 10/*6	登 10/*4	蹬 2	瞪 1/*1
低 1	抵 5/*1	点 10/*2	垫 3/*1	吊 5	调 6	掉 8/*1	跌 3/*1
盯 1	顶 14/*3	订 2/*1	定 16/*12	丢 5	懂 1/*1	动 16/*3	兜 2
斗 47	逗 4	读 2	堵 2	赌 3	镀 1	短 2	断 18/*7
堆 1	对 8/*9	兑 1/*1	蹲 3/*1	多 3	夺 5	躲 2	堕 1/*1
跺 1	D 补10	达补1	打补7	得补1	澄补1		
W 39/*24	威 1	完 7	玩 1/*1	亡 1/*1	忘 1/*4	望 1	违 5/*5
喂 1	温 1	文 1	问 3/*8	窝 4/*1	握 2	无 1	务 2/*3
误 6/*1	W 补2	完补1	忘补1				
X 173/*66	吸 1	熄 2	洗 6	下 42/*5	显 5	现 2/*1	献 8/*5
相 1	想 1	相 1	像 2	享 1/*2	消 7/*1	销 6/*1	效 1/*3
歇 16	携 1	泄 7/*1	泻 1	卸 7/*2	谢 4/*5	懈 1	行 11/*11
醒 2	休 5/*2	修 5/*7	羞 1/*2	绣 1	许 1/*1	叙 1/*3	续 3/*4
絮 1/*1	瞎 1	宣 2	悬 3/*3	选 6/*3	学 2/*1	训 1	殉 5
X 补2	降补1	学补1	X 趁4	下趁4	X 主谓13	心主谓16	
Y 130/*101	压 16/*7	押 7/*1	哑 2	轧 1	延 1	言 1	沿 1/*1
眼 2/*7	演 1/*2	验 4/*1	扬 3/*6	养 8/*6	漾 1	摇 2	咬 1/*3
要 4	移 1/*2	遗 2/*4	引 3/*5	印 1	应 12	迎 4/*1	应 48/*15

续表

用 12/*5	游 3/*1	有 9/*22	淤 1	逾 1	育 3/*4	遇 4/*1	圆 4
援 1/*1	约 1/*5	阅 2/*1	越 5/*5	匀 1	运 1/*2	晕 7	Y 补 1
压 补 2	遇 补 1	越 补 1	Y 主谓 2	眼 主谓 2/*7			
Z 274/*194	唾 2	砸 1	栽 1	宰 2	在 2/*14	遭 3	造 5/*9
增 3/*8	扎 5	轧 1	诈 1	炸 3	摘 3	占 4	沾 4
占 4/*1	站 3	蘸 1	张 3/*2	长 2	涨 1	掌 8	仗 2
招 13/*5	着 zhao7	找 7/*2	照 4/*1	遮 2/*2	折 5/*5	诊 1	争 4/*5
征 3/*4	整 5/*1	正 3/*3	支 5/*2	知 2/*2	执 1/*11	值 3/*2	植 2/*1
止 1	制 2/*4	治 3/*9	致 3/*7	中 8/*1	种 4	主 1/*7	助 4/*8
住 3/*1	注 4/*1	祝 1/*3	抓 7/*1	转 (拽) 1	转 3 19/*10	转 4	装 3/*2
壮 1	撞 3	追 2/*4	捉 1/*2	着 zhuo2/*6	走 24/*12	奏 2/*2	组 3/*1
作 14/*24	坐 8/*7	做 15/*2	Z 补 1	展 1	站 1	找 1	值 1
制 1	抓 1	Z 主谓 15	嘴 15				

附录 7 离合词分离格式一览

(符号说明: V: 动词; O: 宾语; S: 主语; P: 谓语; A: 定语/形容词; R: 结果补语; T: 趋向补语)

1. 支配(动宾)式分离格式

- 1) V 了 O[了]; V 着 O; V 过 O[了];
- 2) VRO, VTO
- 3) V[了/过]AO; V[了/过]什么/啥 O?
- 4) V 个 O;
- 5) V[了]—O[了]; V[了]—·量 O; V 了几个 O?
- 6) V 的是 O; V 的是什么/哪儿? 是 SV 的 O
- 7) O[也]V 了; [—·量]O [也/还]没/不 V
- 8) OV 不 V? OV 没 V?

以下格式不作分离处理: VVO; V 没/不 VO?

2. 动补式(动结 VR、动趋 VT)离合词分离格式

- 1) V 得/不 C; V 得/不 T
- 2) V 得 C/T, V 不 C/T?

3. 主谓式(SP: 包括 SA 和 SV)离合词分离格式

- 1) S 不 P; S 很 P
- 2) SP 不 P?

藏文的语言文字学基础

瞿霭堂 劲松

摘要 藏文作为汉藏语系最古老的音素拼音文字，是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的一个重要工具和出发点。藏文虽然是拼音文字，文字却不等于语言，文字系统不能科学和准确地反映语言系统，特别是语音系统。把藏文的文字表音系统等同于语音系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误区。本文从研究藏文的起源入手，详细阐述藏文的语言文字学基础，使用丰富的现代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资料，对藏文所表达的古代藏语语音系统进行科学的整体构拟，为汉藏语言的历史研究建立一个科学的比较平台。

藏文具有仅次于汉文的悠久历史，而且具有足以与汉文媲美的浩瀚文献。此外，还有大量金铭石刻、木简木牍、文书经卷等，是藏族的一大文化宝藏。藏文创制初期，吐蕃王朝崇奉佛教，专设译场，译述了众多的佛教经籍，至今保存了庞大、完整而自成宗派的佛教经典，尤其是保存了佛教发源地印度都已失传的某些原始经典。宋元雕版印刷术传入藏区后，书籍印制方便，数量增多，激发了创作，加速了传播，促进了宗教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敦煌出土的窟藏文献，保存了一千多年前藏族的文字、文化、历史、宗教等众多重要信息，成为中国诸多学科研究的宝贵资源。

藏文不仅是一种仅次于汉文的古老文字，而且是中国最古老的拼音文字，其文字制度之科学，拼写之准确，与所记录语言关系之清晰，已得到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的证明。从汉藏语言语音史研究来说，汉文《切韵》这样的韵书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上古汉语声母、韵母、声调的构拟所取得的突出成果，无不参考和借鉴了藏文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张琨还专门写了一篇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来说明藏文所记录的藏语对藏缅语言声母和声调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①其实，汉藏语言母语没有声调的结论是受到藏缅语言声调起源研究的启发，而藏缅语言声调的多起源结论更是受到藏语声调起源研究的推动。藏语声调起源研究在汉藏语言声调起源研究中最具实证性，就是得益于藏文所记录的藏语没有声调的事实，以及现代藏语有声调方言和无声调方言与藏文所记录的藏语进行历史比较的结果。可以这样说，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如果没有藏文，困难会大得多，在复辅音、韵尾和声调历史演变研究中一些成果的取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藏文及其所记录的藏语对汉藏语言研究具有这样大的意义，我们对藏文的认识却还有限。今天汉语以及汉藏语言研究者已经越来越重视和关注藏文在历史比较中的作用和意义，并把它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工具和出发点。如果根据对藏文及其所记录的藏语的错误知识，便将它作为一种比较工具或对象，必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为此，我们将比较系统

地从文字学和语言学来介绍藏文及其所记录的藏语。

一 藏文的起源

藏文的起源历来是藏族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虽然多有研究，却远不如藏族学者的兴趣和热情。藏族学习藏文首先学习“文法”，藏文“文法”的概念源自印度，大体相当于欧洲传统意义上的 grammar，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语法规则，还包括文字和正字法，学习藏文从文法开始也就顺理成章了。藏文是藏族僧侣创造的，僧侣是藏文的主要使用者，也是使用藏文创造藏族学术和文化的重要贡献者。学习和研究文字是僧侣“五明”修习课程中“小五明”的必修课目。藏文作为进入宗教殿堂的津梁，大多僧侣的学术生涯都从研究和著述文法开始。藏族的佛学大师喜饶嘉错曾经说过：“藏文的文法书多如牛毛”，反映的就是这个事实。传统的藏文文法研究比较保守，基本上是对所谓藏文创造者所留存的两本文法书（《三十颂》和《字性添接法》）的演绎和补充。这两本文法书使用偈语体写成，后来又经过篡改，词句类似谰语，常常模棱两可，智仁互见，成为文法书“多如牛毛”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的经典文法书中就有文字起源的内容，只要写文法书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藏族学者和中外其他学者有一个共识：藏文是一种借源文字，属于印度文字之一的梵文是蓝本。分歧在于：第一，谁创造的文字？第二，梵文字体众多，借鉴的是哪一种字体？第三，藏文创造于什么年代？这三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

按照藏族史书和文献上的一般说法，藏文是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由一个叫图弥三箐扎的人奉命创制的，借鉴印度兰查字体创制正楷，乌尔多字体创制草书，而且一步到位，立即翻译佛经，撰写七部文法书。历史上的藏族学者大多囿于宗教原因，因循旧说，鲜能离经叛道。现代藏族学者对三个问题都发表了不同于传统说法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发达和广为传布的文字很难由一个人创造，因为文字的创造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由于年代久远，始作俑者难以考证。图弥三箐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藏文文献中竟无史传记载，可见与汉文的创制者仓颉是一类人物。据历史记载，佛教从公元一到四世纪左右逐渐从印度向藏族地区渗透。藏族原来信奉苯教，早期大体是一种原始多神崇拜和萨满教、印度教之类的宗教混合体，后来与佛教融合，成为一种经义和教仪教轨比较完善的独立宗教。佛教进入藏区首先要与原来的苯教进行斗争，传教者不得不熟悉和学习传布对象的语言和原来的宗教，并进一步把有关经义和教仪教轨向信徒传输。通过传布对象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传布宗教已成为世界上宗教传布屡见不鲜的常用手法，佛教在藏区的传布方式也不会例外。因此，可以这样说，使用印度佛教通用的梵文字母尝试拼写藏族语言的首先是传教的印度僧人。这点可以从作为蓝本的梵文字体在藏文字母系统中的混杂性得到证明（详见下文）。只有懂得多种梵文文字体系或使用不同梵文字体而又通晓声明学、语法学、词章学等学问的印度僧人才具备这种条件，而进入藏区传教的僧人中不乏这样的高僧大德。早期使用的这种记录藏语的文字系统是不规范、不准确和不科学的，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这在今天保留的古老文献和敦煌文献中还有一定的反映。这种情况还是出现在藏文基本定型和规范之后，初始的状态肯定会更加混乱。藏文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准确化、科学化和统一化，是佛教在藏区进一步传布、发展和藏文广为使用的结果。藏文从草创到定型，只有在藏族的僧侣学习了这种原始文字和梵文以后，特别是学习了梵文的声明学、文字学、语法学和词章学的理论以后，才能根据自己语言的特点进行改造、完善和创新，因此藏文的

准确化、科学化和统一化则是由藏族的僧侣完成的。大约在七世纪左右藏文在民间使用中早已基本成型，但权威性的定型、规范和推行工作则是政府行为，由吐蕃王朝通过一定的法令和行政手段完成的。操持藏文定型和规范工作的则是一些翻译佛经的译师。他们是藏文的精通者和主要使用者，而经书的统一性要求在宗教上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藏文在基本定型后，还不断进行修订，据记载，较大的修订就有三次：第一次是7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主持人；第二次在9世纪初，由吐蕃王赤热巴巾（ཐི་རལ་པ་ཙན་）亲自领导，在噶吐白泽（སྐད་དཔལ་པ་ཙེ་གསལ་）、觉若鲁意坚参（ཙོག་རྩལ་ལྷི་སྐལ་ཙན་）、尚·益西德（ལང་ཡེ་ཤེས་ལྷེ་）三大译师主持下进行；第三次是11世纪至13世纪，是由阿里地区古格王意希畏（ཡེ་ཤེས་འོད་དོན་）时的仁青桑布（རིན་ཆེན་བཟང་པོ་）等一些译师陆续进行的。九世纪吐蕃王朝已经解体，地方政权各自为政，失去了统一号令的条件，藏文的规范和统一只能靠佛经的传布实现，因此从上文时代的表述可见这个统一过程的漫长。藏文的原始或基础形式应该是一至四世纪左右佛教传入藏区后因为传教的需要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过程，无法确定起点，更谈不上所谓个人创造。藏文的原始或基础形式虽然由印度僧人为学习藏语和传布宗教草创，而作为科学、准确和定型的文字体系，则是藏族僧侣的再创造，吐蕃王朝的法定推广，藏族译师和学者的不断修订和完善的结果。藏文作为一种独立和科学的拼音文字体系，是藏族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一大贡献。

印度历史上邦国分立，宗教多样，文化各异，文字体系有几十种之多（一说有60多种），虽然都来源于婆罗米（Brahmi）文字，却各有差别。印度的印刷术发展较晚，经文都写在树皮和树叶上，即所谓的贝叶经。由于手写，即使同一文字体系，字母的异体和变体极多（详见下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或宗教上具有优势的宗派所使用的文字就成为当时广泛通行的文字。印度文字的初始形式发生于公元前15世纪，称古印度文，到公元前11世纪才逐渐成型，统称“梵书”，发展到公元一世纪贵霜王朝时代的字体还没有统一的名称，四世纪笈多王朝时代将当时的字体称“悉昙”（Siddhami），后来又演变为“天城”（那迦罗）字体，12世纪左右发展为“兰查”字体。这种字体的流变，类似汉文的甲骨、金文、篆、隶之类的差别，与文字的体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梵文字体的统称不同，中国人称为梵文字体，日本统称为悉昙字体，西藏人统称为兰查字体，印度人自己统称为天城字体。现在有人把藏文统称来源于天城体，并不准确。^②藏文字母的梵文字体蓝本说法众多，重要的有“兰查说”、“天城（那迦罗）说”、“悉昙说”、“笈多说”、“象雄说”等几种。前四种只是根据梵文字体发展变化的差异所做的选择，“象雄说”则认为藏文的蓝本是象雄文，一种发源于苯教而远远早于藏文的古老文字。天城（那迦罗）体是印度人对梵文的统称，与今天拼写印地文的天城体不是一回事。由于“那迦罗”在宗教上具有神授文字之类的意义，如果要与藏文的蓝本联系起来，至少应该指“梵书”以后“悉昙”以前的古老字体，而现在拿来与藏文比较的都是“悉昙”以后的天城字体，显然不恰当。函阔持“悉昙说”，他比较悉昙、兰查、天城、藏文各字体如下：^③

悉曇梵字	𑖀 𑖄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蘭查梵字	𑖀 𑖄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天城体梵字	अ क ख ग ङ च छ ज ञ त थ द
西藏文字	ཨ ཀ ཁ ག ཁྱ གྲ གླ གྷ གྸ གྱ གྲ
国际音标	a ka k'a ga ŋa t̪a t̪'a da ŋa ta t'a da

悉曇梵字	𑖐 𑖑 𑖒 𑖓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蘭查梵字	𑖐 𑖑 𑖒 𑖓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天城体梵字	न प फ ब म य र ल श ष ह ॥
西藏文字	ན པ ཕ བ མ ཙ འ ལ ས སྷ སྸ སྱ སྲ ॥
国际音标	na pa p'a ba ma ja ra la ʃa sa ha

他还比较了上、下加字的形式。如下：

悉曇梵字	𑖀 𑖄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天城体梵字	क म ष ष ष ष ष ष ष
梵文讀音	rka rma ska sta kja mja kra pra sva
西藏文字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ཀྲ
西藏讀音	ka ma ka ta t̪a ŋa t̪a t̪a swa
羅馬字	prha rma sha sta hya mya hra pra sva

元音的比较如下：

悉曇梵字	𑖀 𑖄 𑖆 𑖇
天城体梵字	पि पु पे पौ
西藏文字	པི པུ པེ པེ
国际音标	pi pu pe po

从上述比较来看，藏文与悉曇字体相比，如𑖀𑖄𑖆𑖇等字母就非常相像，特别是上、下加字的变形和写法更为接近；而𑖀𑖄𑖆𑖇却与兰查字体更相近，𑖀𑖄𑖆𑖇则与天城体字母也近似。从元音来看，e 元音悉曇字体写在辅音字母左边，兰查和天城字体则与藏文一样写在辅音字母中间。显然，藏文的蓝本不是一种字体。“笈多说”是指藏文的蓝本是笈多王朝，甚至更早的贵霜王朝时期的字体。这与“天城（那迦罗）说”应该相仿，它们也是传承的关系。下面比较笈多和贵霜时期的梵文字体：④

贵霜王朝时期的字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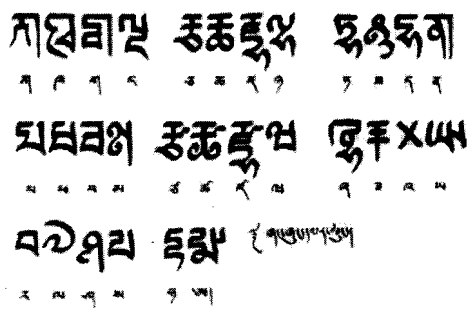
	A				Ā			
	a	b	c	d	a	b	c	d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𑖆	𑖇
ka	𑖛	𑖜	𑖝	𑖞	𑖟	𑖠	𑖡	𑖢
kha	𑖣	𑖤	𑖥		𑖦	𑖧	𑖨	𑖩
ga	𑖪	𑖫	𑖬	𑖭	𑖮	𑖯	𑖰	
ca	𑖱	𑖲	𑖳	𑖴		𑖵	𑖶	
cha		𑖷						𑖸
ja	𑖹	𑖺	𑖻		𑖼	𑖽	𑖾	𑖿
ja	𑗀				𑗁	𑗂	𑗃	𑗄
jha	𑗅							

古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的字母表

	A						Ā	
	ka	𑀅	𑀆	𑀇	𑀈	𑀉	𑀊	𑀋
ka	𑀅	𑀆	𑀇	𑀈	𑀉	𑀊	𑀋	𑀌
kha	𑀍	𑀎	𑀏	𑀐	𑀑	𑀒		
ga	𑀓	𑀔	𑀕	𑀖	𑀗	𑀘		𑀙
ca	𑀚	𑀛	𑀜	𑀝	𑀞	𑀟	𑀠	𑀡
cha						𑀣		
ja	𑀤		𑀥	𑀦	𑀧	𑀨	𑀩	𑀪
ta	𑀬	𑀭	𑀮	𑀯	𑀰	𑀱	𑀲	
tha	𑀴	𑀵	𑀶	𑀷	𑀸	𑀹	𑀺	𑀻
da	𑀽	𑀾	𑀿	𑀿	𑀿	𑀿	𑀿	𑀿

从上文两表的简单比较可见，第一，同一字母的异体不少；第二，像𑖣𑖥𑖥𑖥等字母比悉昙字体更相似；第三，传统认为藏文有𑖣𑖥𑖥𑖥六个自创字母，大多是对梵文字母的变写，比如𑖣𑖥𑖥𑖥是在𑖣𑖥𑖥𑖥右上角加一个小勾，𑖣𑖥𑖥𑖥是𑖣𑖥𑖥𑖥的反写，𑖣𑖥𑖥𑖥是𑖣𑖥𑖥𑖥左边加上一笔，𑖣𑖥𑖥𑖥显然也是借自上表中梵文表示 ga 的字母，原来上面也有一个小勾，与𑖣𑖥𑖥𑖥的小勾一样，写成𑖣𑖥𑖥𑖥，在敦煌文献中还大多是这样写的，上表中 ga 字母带长元音时就有一种右上角带小勾的变体。这种右上角带小勾的变写方法上表中也有，可见也是借鉴梵文的。由此可见，藏文字母的蓝本，并不来源于一种梵文字体，是多种字体的混合，与早期的天城（那迦罗）体、悉昙体和兰查体都有关系，因此我们主张“杂合说”。这与佛教传入藏区的漫长过程，传教僧侣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熟悉和掌握不同的梵文体系的事实是相符的。

“象雄说”认为藏文的蓝本是象雄文。象雄王国是公元前发源于今阿里地区的一个小国，汉籍称羊同，公元 4 世纪达于鼎盛，疆域大扩，直抵川青甘，8 世纪为吐蕃王朝所灭。据传苯教创建于象雄，有玛钦和玛穹两种类似于正楷和行书字体的文字。由于象雄为吐蕃所灭后为藏人同化，苯教也与佛教融合，现存的古籍极少，且多为近世“掘藏”，年代和真实性受到质疑。下面即玛钦和玛穹文字与藏文对照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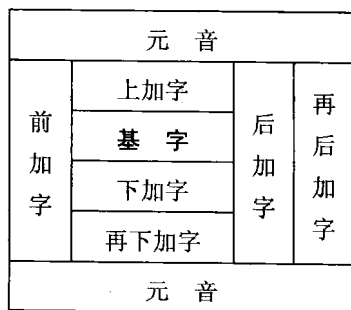


左面是玛钦字体，显然是兰查字体的一种变造，还保留了右边表示字干的一竖。变造得也没有什么章法，在字母的上方和下方都加些类似“𑖣”字母的头足，字母之间特别是表示发音部位相同的语音的字母之间，更缺乏规律性，形状相似的字母之间毫无语音关联，而

且字母形体非常相近，难于辩识。右面的玛穹字体，更无章法，显然是对藏文字母的一种变造，变造者缺乏声明学、文字学和语法学的修养，而且对藏文的文字制度更不清楚。退一步说，象雄王国果真有过先于藏文的文字，比如玛钦文字，早期使用梵字来拼写藏语的梵僧和藏僧也绝无可能不去参考体系严密，字母美观，书写规范，具有完善理论支持的梵文，而去借鉴同样来源于变造梵文字母而极为粗疏的象雄文。作为一种文字体系，象雄文与梵文和藏文完全不在一种水平上，而藏文与梵文无论在字母、文字体制、文字理论上都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很难设想藏文的创造曾经经过借鉴象雄文这样一个前导的过程。藏、汉古籍上也都没有吐蕃王朝曾经使用过象雄文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记载。更令人生疑的是，这两种字体如果是一种文字，拼写的是一种语言，竟然大多数字母完全不同，而且明显是根据两种字体变造的，变造的原则也完全不同，更像是两种文字，与梵文和藏文不同字体之间明显的承续关系竟无共同之处。藏文“乌金（有头字）”和“乌梅（无头字）”两大类字体，形体都极为相似，易于对照和辨认。象雄文两种字体的变化与字体变迁的一般规律也不合，只能认为是同时或前后创造了两种体系不同的文字。“象雄说”主要建立于苯教先于佛教，苯教的传承和与佛教的斗争不能没有文字的历史推论，但缺乏实物和事实的信证。至今“象雄说”不为学界重视，不是没有原因的。

二 藏文的文字体制

藏文的文字体制基本上与梵文相同。藏文与梵文一样是一种音素拼音文字，一个字母拼写语言的一个音素。也有人认为藏文是音节文字，因为每个辅音字母都带一个 a 元音。实际上这是梵文体系文字的通例，使用的 a 元音省略法，即不加别的元音时，则是 a 元音，加别的元音时，辅音字母原来带的 a 即消失，辅音直接与所加的元音拼读。这种省略一个元音的所谓音节化，与类似日文每个辅音和元音构成的音节都由不同字母表示的标准音节文字没有共同之处。从梵文的文字理论来说，藏文也是辅音文字，即辅音由字母表示，元音则是一种附属于辅音的符号。藏文的文字理论称辅音为“父字”（པ་ཡིག），元音为“子字”（བུ་ཡིག），可见一斑。藏文也与梵文一样，^⑤是二维的非线性文字，字母使用上下叠写方式。藏文书写结构如下图：



从上图可见，字母不是任意叠写的，只有上加字、下加字和再下加字与基字叠写。元音符号也是一种叠写，写在单个辅音或叠写的辅音字母组的上面或下面。辅音叠写时为了压缩空间要变形，比如上加字有རལས三个，ལས两个要缩小字形，ར不仅要缩小，还要变形成འ；下加字有རལལལ四个，ལ字形缩小，རལལ要变形，ར变成འ，ལ变成ཡ，ལ变成ཧ，这样不仅压缩空间，而且使得字母谐合。再下加字只有一个ལ，变形如上。这种二维的叠写方式，

从书写来说,虽然不如一维的线性方式,但对表达藏语的语音来说却有一定的意义。由上、下加字和基字构成的合体字,实际上表达的是藏语的复辅音结构,基字表达的是复辅音字母结构中的基本辅音,上加字表达的是前置辅音,下加字表达的是后置辅音,再后加字表达的是第二个后置辅音。辅音在作为前、后置辅音时,与作为基本辅音时的发音不同,要读得轻和短,与基本辅音结合紧密。藏文是一种严格按照语音设计的文字,这种叠写反映了语音的不同。更重要的一点是:汉藏语言的音节结构具有声母和韵母的结构层级,复辅音结构的发音与印欧语言的辅音丛发音不同,这种叠写和变形方式易于识别基字,即基本辅音。当然,藏文表达前置辅音的还有前加字,但前加字不叠写,一来是前加字的读音与上、下加字不完全相同,二来过多叠写不仅破坏了字母的和谐,同样不利于基字的识别。藏文字母与语言相关而可能出现的结构有以下 48 种:(以^ལ字母和[ོ]元音为例。基=基字,上=上加字,下=下加字,再下=再下加字,前=前加字,后=后加字,再后=再后加字,元=元音。)

第一类

基	^ལ	上基	^ལ	基下	_ལ	上基下	^ལ _ལ
基元	[ོ]	上基元	[ོ]	基下元	_ོ	上基下元	[ོ] _ོ
前上基	^ལ ^ལ	前基下	_ལ ^ལ	前上基下	^ལ _ལ	基下再下	_ལ _ལ
前基元	[ོ] [ོ]	前上基元	[ོ] [ོ]	前基下元	_ོ [ོ]	前上基下元	[ོ] _ོ [ོ]

第二类

基后	^ལ _ལ	上基后	^ལ _ལ	基下后	_ལ ^ལ	上基下后	^ལ _ལ ^ལ
基后再后	^ལ _ལ _ལ	上基后再后	^ལ _ལ _ལ	基下后再后	_ལ ^ལ _ལ	上基下后再后	^ལ _ལ _ལ ^ལ
基元后	[ོ] _ོ	上基元后	[ོ] _ོ	基下元后	_ོ [ོ]	上基下元后	[ོ] _ོ [ོ]
基元后再后	[ོ] _ོ _ོ	上基元后再后	[ོ] _ོ _ོ	基下元后再后	_ོ [ོ] _ོ	上基下元后再后	[ོ] _ོ _ོ [ོ]
前基后	^ལ _ལ ^ལ	前上基后	^ལ _ལ ^ལ	前基下后	_ལ ^ལ ^ལ	前上基下后	^ལ _ལ ^ལ ^ལ
前基后再后	^ལ _ལ _ལ ^ལ	前上基后再后	^ལ _ལ _ལ ^ལ	前基下后再后	_ལ ^ལ _ལ ^ལ	前上基下后再后	^ལ _ལ _ལ ^ལ ^ལ
前基元后	[ོ] _ོ [ོ]	前上基元后	[ོ] _ོ [ོ]	前基下元后	_ོ [ོ] [ོ]	前上基下元后	[ོ] _ོ [ོ] [ོ]
前基元后再后	[ོ] _ོ _ོ [ོ]	前上基元后再后	[ོ] _ོ _ོ [ོ]	前基下元后再后	_ོ [ོ] _ོ [ོ]	前上基下元后再后	[ོ] _ོ _ོ [ོ] [ོ]
前基下元后再后	_ོ [ོ] _ོ [ོ]	前上基下元后再后	_ོ [ོ] _ོ [ོ]				

第一类不带后加字,第二类带后加字。后加字、再后加字表达的是韵尾,也就是说第一类是开音节,第二类是闭音节。根据藏文的体制,原来不存在没有后加字的结构,第一类字都写成^ལ_ལ^ལ_ལ[ོ]_ོ[ོ]_ོ。在藏文古籍和敦煌文献中还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仿效梵文体制,添加格助词或虚词时,格助词或虚词的声母辅音要与后加字辅音“同性”,也即发音谐合的意思,与英文表示名词多数的 s 加在不同尾音名词后要发生同化和增音的变化一样。英文现在采用语素形位的方法,只用一个 s 字母,而藏文则要按音据实标写。后来在几次修订中取消了这个规则,不再书写这个[ོ]后加字。这是译师们根据当时口语读音、误解后加字[ོ]的读音和为了简便所做的修订。事实上,藏文创造时这个后加字[ོ]从来就没有发过音,是为统一格助词或虚词添接规则所虚设的。取消这个后加字发生三个问题:第一,破坏了《字性添接法》的规则;第二,不得不创造新的格助词和虚词变体;第三,[ོ]后加字取消后,造成一部分既可以做前加字又可以做基字和后加字的字母组合时,无法识别基字。比如^ལ_ལ[ོ]_ོ[ོ]这类字母组合,前面的^ལ_ལ是前加字

还是基字，后面的ལཱཻ是基字还是后加字，无法识别。上文字母结构表中，没有“前基”这种形式就是这个原因。于是这样的字母组合如果ལ是基字，就写成ལལ，ལ是基字就保留ལ后加字，写成ལལལ。不仅上述这类字母组合不得不保留后加字ལ，有些积久成习的字母组合，比如ལལལ“命令”，因为ལ不能做后加字，没有混淆的问题，同样也保留了后加字ལ。这种修订常常为后世藏族语法学家所诟病。

藏文有 30 个字母，根据相同或相似的发音部位或方法，每四个字母一组，共七组半：

ཀཁགང ཅཆཇཉ ཏཐདན པཕབམ ཙཚཛཝ ཞཟའཡ སལཤཧ ཉལ

这种将字母分组的方法，也是梵文的体制。藏文原来只有 29 个字母，一个字母基本上代表一个辅音，第五组的末一个མ原来写成字母组合མ或把上加字ལ写成མ，在敦煌文献的一些字母表上还写成མ或上加字ལ写成མ，后来经修订才变造成单体字母མ。藏文不得不改成单体字母，是因为在藏语里有མ ([lb]) 这个复辅音声母，^⑥而མ应是半元音 w，使用相同符号表示不同的音与藏文体制不合。

藏文有 ཾ、 ོ、 ཽ、 ཿ 四个元音符号。在藏文古籍和敦煌文献中 ཾ 元音有正写 ཾ 和反写 ོ 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在梵文中有长短的差别，在藏文古籍和敦煌文献中则任意书写，没有差别，也没有规则。这与我们上述关于藏文创造过程的说明是符合的。梵僧在使用梵文拼写藏语时，由于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出于不同人之手，开始可能有人使用正写，有人使用反写，后来正、反写就处于变异的状态。虽然藏文 7—9 世纪修订时已经规定为正写，传布却要通过译经、传道和使用，藏文古籍和 8—9 世纪左右的敦煌文献中还出现这种不规范的任意书写，并不奇怪。9 世纪上叶（公元 832 年）的《唐蕃会盟碑》这样具有政治文献性质的重要碑文中，这个元音还是正写和反写并存，而且一个汉字多个译音形式，任意书写，可见当时藏文使用的粗疏和不规范。

藏文中还有一个专为拼写汉语轻唇音 f 的字母མ，有时也写成མ，后来逐渐定型为མ。这是个组合字母，显然是后来创制的。再说，汉语的轻唇音本来也发生得晚。早期读重唇音的时候，藏文是以双唇音ཕམལ来对音的。后来汉语读轻唇音时，藏文还是用双唇音对音。这个字母在现代藏文中才开始通用起来。这个字母当然不列入字母表。

藏文书写以音节为单位，每个音节中以一个小点分开，词儿不分写。标点也很简单，有句号|，段落号||，篇末号|||。另外有一个一般的起首号 ཨྱ。数字 1 (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0 (0) 显然是阿拉伯数字的变造。另外，在手写体中有几个常用的缩写和简写字母或符号，比如把后加字和再后加字ལལ写成ལ，后加字མ写成一个小圈 ོ 加在前面的字母上，如ལོ=ལལ。由于在修订中取消了大部分后加字ལ，破坏了原来字性添接的规则，也破坏了按音节书写的规则，产生了一种音节简缩的写法。比如一些格助词或虚词如果添接在没有后加字的音节中，可以合并书写，中间不用加分隔音节的小点。如ལོ་ལོ་写成ལོ་ལོ་“我的”，ལོ་ལོ་写成ལོ་ལོ་“我或……”等。另外，还有把双音节词缩写成单音节形式的，如ལོ་ལོ་写成ལོ་ལོ་，ལོ་ལོ་写成ལོ་ལོ་，ལོ་ལོ་这种字母组合超出了藏文字母结构形式的范围。这种词内的音节简缩大多出现在手写文本中，为的是书写便捷，正式或印刷的书籍中很少出现。


藏文字母有两大类字体，一称“乌钦”（ལོ་ལོ་），即“有头字”；一称“乌梅”（ལོ་ལོ་），即“无头字”。“有头”和“无头”的差别是字母上方有没有一个短横。本文所用的藏文字

母都是有头字。有头字大体等于正楷，多用于印刷。无头字种类繁多，主要用于手写。常见的字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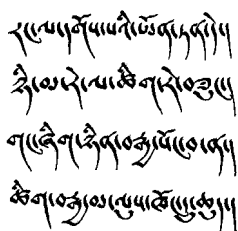
印刷体：

རང་ལ་དགོས་པའི་ཕྱིན་ཏན་དེ།
 ཉི་མ་རེ་ལ་ཚིག་རེ་བཟུང་།
 གང་ཚིག་ཉིན་བརྒྱ་ལོང་བ་ན།
 ཚིག་བརྒྱ་མ་ལུ་མའོ་དུ་ཚུ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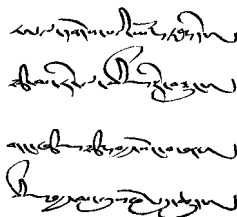
书写体：1. 长脚无头字



2. 短脚无头字：



3. 无头草字



不同的字体与书写的便捷性有关，像汉字不同字体一样，不同的字母虽然写法略有不同，但关系清楚，形状相似。长脚无头字更像是一种艺术字体。藏文的字体种类虽多，变化不大，因此藏文古籍、铭文、碑文、贝叶经或敦煌文献等，从文字来说，并无阅读障碍，词汇的差异才是引起释读困难的重要原因。

随着藏语的发展，藏文却依然保留着古老的形式，语言和文字已经脱离了对等的关系。从语音来说，现代藏语的不同方言都以已经变化的语音去对应拼读藏文，像汉语不同方言以方音读汉字一样。可见，拼音文字只要不随着语言的变化进行修订和改进，同样会出现文字和语音脱节的情况，比如英语，不同地区和国家使用英语的人会对相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拼读出不同的音。于是拼音文字与方块汉字一样成为一种所谓超方言的文字。藏文就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超方言的拼音文字。超方言的拼音文字与超方言的汉语方块字有一点不同，超方言的拼音文字字母的读音与已经变化的方言读音有直接和直观的对应关系，方块汉字则要通过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间接地反映这种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藏文有独特的拼音法，与印欧语言读出一个个字母名称一次拼合的“呼名合拼法”不同，藏文采用的是“呼名定位递进分拼法”，即先读出字母名称，定位，再读字母名称，再定位，一层层递进拼合。比如拼读བསྐྱེད་པ་这个词，以拉萨话为例：^①

pha¹¹woʔ⁵³, sa⁵³ka¹¹ptaʔ⁵³, ka¹²ra¹¹ptaʔ⁵³, tʂa¹²na¹²ro⁵³, tʂo¹²ka¹¹sa⁵³tʂoʔ¹²
 ㅍ 后 ㅅ ㅍ 系挂 ㅍㅅ ㅍ 系挂 ㅍㅅ ㅍ 元音 ㅍㅅ ㅍ ㅅ ㅍㅅㅍㅅ

意思是：ㅍ后面加个ㅅ，ㅅ下面挂个ㅍ，就读成ㅍㅅ，ㅍㅅ下面再挂个ㅍ，就读成ㅍㅅㅍ，ㅍㅅ加个元音o，就读成ㅍㅅㅍ，ㅍㅅㅍ再加ㅍ、ㅅ就读成ㅍㅅㅍㅅ。

藏文文字体制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即梵文拼写系统。这个系统主要是用来拼写梵文经典的，即读出来是“梵音”。由于有了这个拼写系统，借入藏文的梵语词也用这种拼写系统来书写。梵语是多音节语素语言，藏语是单音节语素语言，语音系统也完全不同，使

用藏文字母和制度来拼写梵语，根本不可能，于是不得不使用一些新字母、新字母组合和新符号，字母缀联时也采取与藏文不同的制度。实际上，这是一套以藏文为基础重新创造的新拼音文字。藏文著作中常常出现以这种系统拼写的梵语借词，与藏文文字制度格格不入，破坏了文字制度的统一性和和谐性，类似汉文中夹杂一堆英文字母一样，是一种文字体系中不值得效法的历史现象。下面列出这种系统的辅音、元音和拼写的词语样本：

辅音：

ཀ་ཁ་ག་ང་། ཅ་ཆ་ཇ་ཉ། ཌ་ཎ་ཏ་ཐ།

ཏ་ཐ་ད་ན་ཏ། བ་མ་མ་ཉ་མ། ཨ་ར་ལ་ལ།

ག་ཏ་ལ་ཏ། ས།

元音：

ཨ་ཨ། ཨི་ཨི། ཨུ་ཨུ། ཨཱ། ཨི་ཨི། ཨེ་ཨེ། ཨོ་ཨོ། ཨོ་ཨོ།

例词：

ཀམའུའུ་ ཁའུ་ ཀྱའུ་ཀྱུ་ ཀྱུ་ཀྱུ་

三 藏文与藏语的关系

藏文所以对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有重要意义，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藏文是音素拼音文字，与汉语的《切韵》只反映“类”不能直接表达“值”相比，在语音比较上更具直观性和准确性；其次，藏文所反映的藏语语音系统要远早于公元7世纪初成书的《切韵》（详见下文）。藏文要具有这种历史比较的价值，首先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藏文是否以真实的藏语为基础设计的；第二，藏文是以哪一种藏语为基础设计的；第三，藏文字母与藏语语音是什么关系；第四，藏文所反映的藏语语音系统是什么样的；第五，藏文的修订对所表达的藏语语音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讨论。

1. 藏文是音素拼音文字，从理论上说，必定由一种真实的语言作为拼写的基础。问题是文字不等于语言，比如世界语也是音素拼音文字，却没有真实的语言基础，拼写的是一个人造语言。文字在拼写语言时因为便捷等各种原因，可以做一定的调整 and 规定，比如一个字母代表几个音素或者一个音素由几个字母表达，等等。因此，古老的拼音文字是否拼写一种真实的语言需要证明。证明藏文拼写的语言基础，大致有三种办法：第一，使用现代藏语方言；第二，使用亲属语言中的古老藏语借词；第三，通过不同的拼读法验证。

现代藏语方言与藏文在语音上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藏文的每个字母和字母组合基本上都能在藏语方言中找到对应的语音。藏文中的元音只有五个，比较简单，最具历史比较价值的是复辅音声母和单、复辅音韵尾。以复辅音声母来说，中国境内现代藏语方言中保留古老语音面貌最多的安多方言牧区土语也已经简化、合并和简缩，比如ར་ལ་ས་三个前置辅音合并成[r]、[ɣ]两个，འ前置辅音也只出现在少数词中，大多已经与ར་ལ་ས་合并或不发音；后置辅音ར་ལ་ལ་ལ或者不发音，或者与基本辅音减缩读成一个塞擦音。复辅音韵尾也已经不出现。如果进一步再使用境外的藏语，比如拉达克地区的拉达克和普里克藏语，那么除了འ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外，几乎都发音，而且除带འ的再后置辅音的复辅音韵尾外，所有单、

复辅音韵尾都发音。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藏文的语言基础。⁹⁴作为复辅音声母中的前置或后置辅音的发音则可从嘉戎语中的古藏语借词得到证明，因为这种结构的复辅音声母中的⁹⁴在嘉戎语中都是发音的。此外，上文已经说明了藏文作为一种超方言的拼音文字，今天已经按照变化了的方言发音拼读的。但不说藏语而使用藏文的藏族和蒙古族有另外一种拼读藏文的方式。比如使用嘉戎语的部分藏僧就不使用上文所介绍的拼读法，直接按字母拼读，读出藏文每个字母的发音。这种拼读方式与语言中的古藏语借词相互参证，说明古代这些非藏语使用者在学习藏文时是按照当时的藏语发音的，否则那些借入的非文化的基本语词与藏文读音完全一致的现象就无法解释。由于在下文将进行详细讨论，兹不赘述。

2. 从上文论述可见，藏文是由梵僧为学习藏语、译释佛经、传布佛教而使用不同的梵文字母记录藏语形成藏文的雏形，后经藏僧的不断使用、修订、改进和传布，逐渐成为一种字母美观、体制科学和书写方便的文字。因此，要确定藏文记录的藏语，必须先确定佛教传入藏区的时间和路线。藏族发源于今西藏南部雅隆地区的几个小部落，至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的聂赤赞普时，已为左右小邦或部落推举为首领。这时正在印度热传的佛教开始从西部和西北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向藏区渗透。由于藏区信仰苯教，佛教的传播受到抵制，进展缓慢。在公元一世纪桑赤赞普及其子止贡赞普时期，曾崇佛废苯，以致止贡赞普因此被弑，可见宗教斗争之激烈和佛教发展之迅速。此后，苯教依然占绝对优势，佛教的传播屡屡受挫。公元四世纪末拉脱脱年赞时，佛教又逐渐恢复，为王室所承认和信奉。至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佛教才彻底战胜苯教，成为藏族主要信奉的宗教。佛教从公元前即向藏区渗透，到一世纪已成气候，只是因为苯教势力的强大，未获得主导地位而已。从一世纪到七世纪反复与苯教进行较量，才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主要是从政治上说的，在百姓中的传播应该从未间断。这七百年间，佛教与苯都只是政治上的消长，地位上的主次，信众的多寡。⁹⁵从藏族文献记载中把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作为佛教传入藏区的成熟时期来看，再参证与藏文字体相似的梵文字体大多发生于公元一到三世纪，大致可以确定藏文产生和成熟于公元一到五世纪之间。至迟在三、四世纪时藏文已经产生。所记录的应该是西藏西部地区的藏语，因为土蕃发源于雅隆地区，最先征服的是南部和西部的诸小邦和部落，到七世纪才征服以拉萨为中心的苏毗。佛教首先是从西部和西北部逐渐通过西藏西部再向南传播的，当时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地区是吐蕃占领区，都居住着藏族，佛教的传布首先要通过这个地区，不大可能记录西藏中部尚属于苏毗地区的语言或方言。雅隆作为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苯、佛两教激烈斗争和苯教长期处于绝对优势之地，也是王室对宗教的选择反复之地，佛教很难据此作为巩固的基地。西藏西部虽然是苯教的发源地，但远离中心地区，鞭长莫及，又是佛教进入西藏的入口，成为佛教能否传入藏区以及与苯教争夺的关键地区，至少在民间传布要比在南部相对容易。藏文在西藏西部酝酿和发展就比较可信。以苯教自称远远早于藏文的“掘藏”文字（也称象雄文字）也以梵字为蓝本这一点来看，当时梵字在西藏西部的通行已无可置疑。西藏西部阿里地区曾是吐蕃王朝的一大兵源，向北折东进兵甘青川地区大多使用阿里的兵，并屯兵戍边，至今这些地区的藏人还能溯源阿里琼部，自称“尕玛洛”（没有命令不准返回的意思）。藏兵东进，把语言也带到了这些征服的地区，这一线的藏语都属安多方言。保留古代藏语的面貌最多，是与藏文最为接近的一种方言。需要解释的是，今天阿里地区的藏语则与西藏中心地区十分接近，与近在咫尺的拉达克地区只是一境之隔，所使用的藏语已成方言差异。拉达克地区的藏语属安多方言，

阿里地区的藏语则属卫藏方言。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藏语变化如此之大是另有原因。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磨灭佛,大批中心地区的僧侣西遁,阿里成为佛教后弘期的中心,语言也随之与中心地区融合。由此可见,藏文所记录的是当时西藏西部的藏语。藏文一经传布和使用,特别是它与经文的关系,加之当时藏区小邦众多,语言或方言复杂,藏文虽然几经修订,大多是词汇和文字的书写规则等,按语言的发展修订字母拼写的形式却极少,换句话说,变换文字与语言关系方面的修订很少。以敦煌文献来说,近人研究横跨8—10三个世纪,但要确定一个文献的时代,除了根据明确记载的日期、内容和有关史料外,书写的文字基本一样,很难从文字上的差异判断年代。^⑨三个世纪藏语不发生变化是难以设想的,只能认为语言发生变化而文字保持原来的样子。以此推理,藏文初创和发展过程中,直到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对在民间流传已久且已比较成熟的藏文加以规范,前后几百年间以僧侣为主要使用对象的藏文在民间流行期间没有可能根据语言的变化对文字进行改革和修订。综上所述,藏文的发端应在公元三、四世纪之际,记录的藏语应是今西藏西部地区的方言,即今安多方言的源语。藏语虽然经历了发展和演变,古今有了很大的差别,藏文也经过了一些修订,却基本上还保留着三、四世纪时期的语音面貌(详见下文)。我们无法直接证明三、四世纪时西藏南部和西部是否存在方言或土语的差异,但从今天这两个地区藏语(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来看,当时在语言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可以肯定的。

3. 上文所提出的后面三个问题,可以一并讨论。作为一种音素拼音文字,从理论上应该与语言的语音有直接的对当关系,而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字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进行人为的调整,加上对正字法的修订,根据语言的发展造成的拼写变化等,都会使得文字与语言产生一定的距离。因此藏文虽然是拼音文字,要根据文字整理出它所记录的藏语语音系统还必须对藏文的文字体制、正字法规则、字性理论^⑩、文字的修订、不同时期的实际使用情况等方面加以研究和梳理,并使用现代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的资料作为参证,才能得到比较可靠和科学的结论。藏文有 i、e、a、u、o 五个元音,与现代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都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它记录的藏语有五个元音基本可以确定,学界也没有分歧。现代藏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有声调,安多方言没有声调,藏文所记录的藏语没有声调可以确定,学界也没有分歧。出现分歧而需要讨论的是辅音声母和韵尾,几乎涉及到上述影响文字与语言产生距离的各个方面。下面分单辅音声母、复辅音声母以及韵尾和韵母三个方面来论述。

(1) 单辅音声母

藏文有 30 个辅音字母,从原则上说,应该有 30 个单辅音声母。如下:

ཀ [k]、ཁ [kh]、ག [g]、ང [ŋ]、ཅ [tɕ]、ཆ [tɕh]、ཇ [ɕ]、ཉ [n]、ཏ [t]、ཐ [th]、ད [d]、ན [n]、པ [p]、ཕ [ph]、བ [b]、མ [m]、ཙ [ts]、ཛ [tsh]、ཌ [ɕ]、ཝ [w]、ཞ [z]、ཟ [z]、ང [ŋ]、ཡ [j]、ར [r]、ལ [l]、ཤ [ɕ]、ས [s]、ཧ [h]、ཨ [ʔ]

上面的国际音标是根据上文所说的现代藏语、亲属语言等多种语料构拟的。在构拟中遇到以下问题:

1) ཀ [g]、ཇ [ɕ]、ད [d]、བ [b]、ཌ [ɕ]这几个浊塞音和塞擦音单独作为声母出现的词很少,在敦煌文献中还出现与相应的清音互换使用的情况,在保留浊音声母的中国境内现

代藏语安多方言中这些浊音（还包括ལ [z]、ཟ [z]）也都读成清音，不出现在单辅音声母中，只出现在复辅音声母中。有人因此怀疑藏文创制时不存在这种单辅音声母。我们可以用以下三个方法证明其存在：第一，现代藏语有声调的方言，清声母读一类调，浊声母读一类调，从调类上可以推断这些声母原来是浊音。这是间接证明；第二，在境外现代藏语中这些单辅音声母仍旧读浊音，如拉达克地区属安多方言的普里克藏话，འབྲུག་ལྗང་ལྗང་ [ba glan] 说成 [balan]^⑩ “公牛”，བར་ [bar] 说成 [bar] “中间”，གོང་ [gon] 说成 [gon] “穿”，ཟ་ [za] 说成 [za] “吃”；第三，在亲属语言的借词中这类浊单辅音声母还保留读浊音，比如嘉戎语的藏语借词中卓克基、梭磨话ལོ་ [zo] 说成 [zo] “酸奶”，ལག་ [zag] 说成 [zak] “日、时候”，ཟ་说成 [ka-za] “吃”。这两点应该是直接证明。

2) 上文已经说过，ཡ曾经写成合体字母ཡ。ཡ是一个复辅音声母，在现代拉萨话里读 [p]，在安多方言有的地方读 [ɸb]，有的地方读 [ɣw]，后来出现了 [w] 声母，在字母表上以ཡ来表示 [w] 显然与表示复辅音的ཡ冲突，于是就压缩成单体字母。ཡ在拉萨话里读 [w]，安多方言有的地方读 [w]，有的地方读 [ɣ]，显然是从单辅音声母འ ([b]) 和复辅音声母ཡ ([ɸb]) 变来的。因此，这是个后来补进字母表中的字母，在我们定位的藏文初创时期的藏语语音系统中应该没有这个声母。

3) འ [ɸ] 因为既是一个表音字母，又是一个功能字母，它的发音历来分歧最大。འ字母作为单辅音声母只在卫藏方言中发 [ɸ] 音，在康方言和安多方言中已基本不发音，在亲属语言的借词中也都不发音。从藏文字母表的排列次序来看，它排在第六组ལ [z]、ཟ [z]、འ [ɸ]、ཡ [ɸ]，这一组都是浊擦音。此外，从音位系统的配列来看，ཡ [h] 和འ [ɸ] 对称。因此，根据卫藏方言的发音确定为 [ɸ] 应该是可信的。

4) ཡ [ʔ] 一直认为是一个功能字母，作用是当元音的底座。藏文是辅音文字，元音只是一种依附于辅音的符号，元音音节和元音起首的音节没有一个底座就无法表达。从语音学角度来说，发任何一个元音前声门必须先紧闭蓄势，声带才能很好地振动，因此在元音前都会带一个声门辅音；从音系学来说，由于每个元音前都带这个声门辅音，一般不作为音位处理。但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对这个声门辅音的语感是不一样的。在汉藏语言中有些语言或方言确认为音位，有些则不作音位处理。在现代藏语方言中一般不处理成音位。问题是现代藏语有声调的方言中，元音或元音起首的音节读成与清辅音起首的音节同一类声调，而藏语的初始声调是由声母清浊决定的，可见这个声门辅音在声调发生过程中具有与清辅音声母同样的语感和作用，具有区分声调类别的功能。因此，把它确定为一个音位也是可以的。

根据以上的讨论，藏文初创时期的藏语（去掉一个ཡ [w]）应该有 29 个单辅音声母。从音系学的角度，ཡ [ʔ] 不作音位处理，应是 28 个单辅音声母。

(2) 复辅音声母^⑪又可以分为二合复辅音、三合复辅音和四合复辅音三类。共计 155 个。

1) 二合复辅音 又可分为基本辅音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两类。共计 117 个。

a. 基本辅音带前置辅音的 藏文中表达前置辅音的字母有两类：放在基字前面的叫前加字，有བྱ[b]、ད[d]、ག[g]、མ[m]、ན[n]五个，放在基字上面的叫上加字，有ར[r]、ལ[l]、ས[s]三个，与基本辅音可以构成 80 个二合复辅音声母。如下：

བཅ[btɕ]、བཅ[bt]、བད[bd]、བཅ[btɕ]、བཀ[bk]、བག[bg]、བས[bs]、བཟ[bz]、བལ[bc]、བལ[bz]
 དཔ[dp]、དཔ[db]、དཀ[dk]、དཀ[dg]、དམ[dm]、དད[dj]
 གཅ[gts]、གཀ[gt]、གད[gd]、གཅ[gtɕ]、གས[gs]、གཟ[gz]、གལ[gɕ]、གལ[gɕ]、གམ[gm]、གཅ[gm]
 ར[rb]、ར[rts]、ར[rdɕ]、ར[rt]、ར[rd]、ར[rdɕ]、ར[rk]、ར[rg]、ར[rm]、ར[rn]、ར[rm]、ར[rn]
 ལ[lp]、ལ[lb]、ལ[lt]、ལ[ld]、ལ[ltɕ]、ལ[ldɕ]、ལ[lk]、ལ[lg]、ལ[lh]、ལ[lj]
 ལ[sp]、ལ[sb]、ལ[st]、ལ[sd]、ལ[sk]、ལ[sg]、ལ[sts]、ལ[sm]、ལ[sn]、ལ[sn]、ལ[sg]
 མཚ[ntsh]、མཚ[mth]、མད[md]、མཚ[mtɕ]、མཚ[mdɕ]、མལ[mkh]、མལ[mg]、མལ[mm]、མལ[mm]、མལ[mm]
 ལམ[nph]、ལམ[nb]、ལཚ[ntsh]、ལཚ[ndɕ]、ལམ[nth]、ལད[nd]、ལཚ[ntɕ]、ལཚ[ndɕ]、ལལ[nkh]、ལལ[ng]

前加字、上加字表达的前置辅音分两类：一类是非持续音，即塞音（བ[b]、ད[d]、ག[g]）；一类是持续音，又可分两类：一类是口持续音，即闪音、边音和擦音（ར[r]、ལ[l]、ས[s]），一类是鼻持续音，即鼻音（མ[m]、ལ[n]）。以下即按上述三类说明构拟问题。

(a) 前置辅音བ[b]、ད[d]、ག[g]中，བ[b]在现代藏语牧区方言中还保留，比如阿力克和泽库话བཅམམ[btags]说成[ptak]“拴”，是直接证据；ག[g]在现代藏语牧区方言中都读成[x/y]，直接证据只能从亲属语言的借词中找。如嘉戎语的藏语借词གམམ[gsɛr]卓克基和梭磨话说成[ksər]“黄金”，གཅོམོ[gtso bo]说成[ktso wo]“主要的”，就是直接证据。唯有前置辅音ད[d]，由于最早发生变化，无论在境内外现代藏语的方言和亲属语言中都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但它在现代藏语的牧区方言中，或与前置辅音ག[g]合并为一类，读成[x/y]，或与ར[r]、ལ[l]、ས[s]合并成一类，读成[ʃr]，只能间接地说明它原来既不是ག[g]，也不是ར[r]、ལ[l]、ས[s]，是另外一个音。此外，从汉藏语言，特别是藏缅语言中前置辅音与辅音韵尾有对当的配列关系来看，藏语有韵尾ད[d]，因此，按字母和它作为单辅音声母时的读音，将作为前置辅音的前加字ད构拟成[d]也应该是合理和有一定根据的。从发音来说，这三个浊塞音前置辅音都只是音位符号，它是与基本辅音的清浊发音方法协合的，即在清基本辅音前读清音，在浊基本辅音前读浊音。

(b) 前置辅音ར[r]、ལ[l]、ས[s]的构拟无论从境内外的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的借词，都能找到直接证据。比如普里克藏话རྩ[rdun]说成[rdun]“打”，ལ[ta]说成[ta]“看”，སོལ[skol]说成[skol]“煮”；嘉戎语（卓克基）རྩམོ[rdʒa mon]说成[rdʒa mon]“骆驼”，嘉戎语（白湾、木足）ལྷམ་ལོ[ldʒan nag]说成[ldʒan nak]“深绿”，嘉戎语（卓克基、梭磨）སྐོལ[sk'oŋ]说成[scçok]“瓢”。ར[r]、ལ[l]、ས[s]这三个前置辅音也都只是音位符号，它与基本辅音的清浊发音方法协合，即在清基本辅音前读清音，在浊基本辅音前读浊音。

(c) 前置辅音མ[m]、ལ[n]都发鼻音，从现代藏语方言以及亲属语言的同源词和借词都能找到直接证据。比如藏语（阿力克）མདམ[mda]说成[mda]“箭”，ལོལ[ngo]说成[ngo]“头”。从汉藏语言，特别是藏缅语言来说，鼻音前置辅音是一个古老和普遍的现象。按字母的发音认为ལ[n]由[ŋ]演变而来，缺乏证据。藏文中选择ལ作为功能字母并非这一处，比如使用它作为不发音的韵尾（详见下文）和复元音第二个元音的底座等。^④这个鼻音前置辅音也是个音位符号，它的发音部位和方法与基本辅音相同，上例的ལོལ[ngo]实际读成[ŋgo]，在发音方法上在清送气基本辅音前读清音（ŋ），在浊基本辅音前读浊音。མ[m]这个鼻音前置辅音发音部位与基本辅音不协合，在发音方法上与ལ[n]前置辅音一样，与基本辅音清浊协合。确认ལ是鼻音还可以从藏文体制和音系配列上来证明：藏文中有མཚ[mth]、མད[md]、མལ[mkh]、མལ[mg]，独缺མལ[mp]、མལ[mb]，在语音系统的配列上

显然是不合理的，却有ལྷ[nph]、ལྷ[nb]，实际上读成[mph]、[mba]，形成整齐配列。如果ལ在文字创制时不是鼻音，造成配列缺损，只有是鼻音，才能不写成ལྷ[mph]、ལྷ[nb]而写成ལྷ[nph]、ལྷ[nb]，因为ལ前置辅音与基本辅音发音部位协合。

b. 基本辅音带后置辅音的 藏文表达后置辅音的字母有ར[r]、ལ[l]、ཡ[j]、མ[w]四个，称下加字，与称基字的基本辅音可以构成 37 个二合复辅音。如下：

པ[pr]、ཕ[phr]、བ[br]、ད[dr]、ཀ[kr]、ཁ[khr]、ག[gr]、ས[sr]、ཉ[hr]、མ[mr]

བ[bl]、ཕ[kl]、བ[gl]、ས[sl]、མ[zl]、མ[rl]

པ[pʰ]、ཕ[phʰ]、བ[bʰ]、ཏ[kʰ]、ཁ[khʰ]、མ[mʰ]^⑤

མ[tshw]、ཉ[tw]、ད[dw]、ཀ[kw]、ཁ[khw]、ག[gw]、ས[sw]、ཉ[zw]、མ[ɕw]、མ[ɕw]、ཉ[hw]、པ[rw]、ལ[lw]、ཡ[nw]

这类二合复辅音中后置辅音ར[r]、ལ[l]构成的复辅音都可以在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借词中得到直接证明。比如普里克藏话པར[braŋ]说成[braŋ]，ཕུག་ལྷ[phruggu]说成[phru]“儿子”，ཁྲམ་ཁྲ[khraŋ]说成[khrak]“血”，གྲི[gr]说成[gri]“刀”，པའ་པའ་[b'a]说成[b'a]“鸡”，པའ་པའ་པའ་[p'aŋba]说成[p'aŋpa]“手（敬语）”；再如嘉戎语（梭磨）ཁོ[kho]说成[khro]“生铁”，པར[brak]说成[prak]“岩”，སལ[sras]说成[sres]“少谷”，པའ་པའ་པའ་[p'aŋ]说成[p'aŋ]“方向”。后置辅音ལ[l]构成的复辅音可以在亲属语言的借词中找到直接证据。比如嘉戎语（梭磨）ལོ་ལོ[slo bma]说成[slo me]“学生”，ལོ་ལོ[zla lhag]说成[zla lak]“闰月”，ལོ་ལོ[glan bo tche]说成[glan bo tche]“大象”。后置辅音མ[w]在构成的二合复辅音中无论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都已经不发音，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字母在作为下加字时，是一个功能字母，为了区别词义。比如ལ[ɕa]“肉”和ལ[ɕwa]“鹿”；ར[rtsa]“脉”和ར[rtswa]“草”等。但在现代藏语方言中个别词还说出这个后置辅音。比如安多方言中“鹿”都说成[xha]或[ɕha]，如果没有词缀ལ[ba]，农区土语的乐都话却说成[ɕhwa]；ར[rtswa]“草”，普里克藏话中说成[ɕtswa]或[ɕtsoa]。这一点残留或许可以说明这个后置辅音原来是发音的。至于在有些词上是否只起功能作用，待考。

2) 三合复辅音 由前置辅音、基本辅音和后置辅音构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前加字表达的前置辅音、上加字表达的前置辅音和基字表达的基本辅音构成；第二类由基字表达的基本辅音和两个由下加字表达的后置辅音构成；第三类由上加字表达的前置辅音、基字表达的基本辅音和下加字表达的后置辅音构成。第一类从语音结构上说，又可分为两类：除基本辅音外，一类有两个前置辅音，另一类有一个前置辅音和一个后置辅音。前者可以做第一个前置辅音的只有一个ལ[b]，可以做第二个前置辅音的有ར[r]、ལ[l]、ས[s]；后者可以做前置辅音的有ལ[b]、ལ[n]、ལ[d]、ལ[m]四个，可以做后置辅音的有ར[r]、ལ[l]、ལ[j]三个。第二类做第一个后置辅音的有ལ[j]、ར[r]两个，做第二个后置辅音的只有一个མ[w]。第三类做前置辅音的有ར[r]、ས[s]两个，做后置辅音的有ར[r]、ལ[l]、མ[w]三个。第一类有 51 个，第二类有三个，第三类有 15 个，共计 69 个。

a. 第一类

(a) ལ[brts]、ལ[brdz]、ལ[brt]、ལ[brd]、ལ[brdz]、ལ[brk]、ལ[brg]、ལ[brn]、ལ[brn]、ལ[brn]、ལ[bl]、ལ[bld]

ལ[bsts]、ལ[bst]、ལ[bsd]、ལ[bsk]、ལ[bsg]、ལ[bsn]、ལ[bsn]、ལ[bsn]

(b) ལ[bkʰ]、ལ[bgʰ]、ལ[bkr]、ལ[bgr]、ལ[bsr]、ལ[bkl]、ལ[bsl]、ལ[bzl]、ལ[bri]、ལ[dpʰ]、ལ[dbʰ]、ལ[dkʰ]、ལ[dgʰ]、ལ[dmʰ]、ལ[dpr]、ལ[dbr]、ལ[dkr]、ལ[dgr]

འཕྱ[aph^h]、འབྱ[nb^h]、འཕྱ[^hnk^h]、འཕྱ[ng^h]、འཕྱ[^hnphr]、འབྱ[^hnbr]、འབྱ[^hndr]、འབྱ[^hnkhr]、འབྱ[^hngr]
འཕྱ[^hm^hk^h]、འཕྱ[^hmg^h]、འབྱ[^hm^hkh^r]、འབྱ[^hbgr]

b. 第二类

ཕྱ[ph^hw]、ཕྱ[drw]、ཕྱ[grw]

c. 第三类

ཕྱ[rk^h]、ཕྱ[rg^h]、ཕྱ[rm^h]、ཕྱ[rtsw]、ཕྱ[rgw]

ཕྱ[sp^h]、ཕྱ[sb^h]、ཕྱ[sk^h]、ཕྱ[sg^h]、ཕྱ[sm^h]、ཕྱ[^hspr]、ཕྱ[^hsbr]、ཕྱ[^hskr]、ཕྱ[^hsg^r]、ཕྱ[^hsm^r]

第一类三合复辅音无论从现代藏语或亲属语言中都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但在现代藏语里可以找到间接的证据。安多方言牧区土语[p]和[ɸ~ɱ]两个前置辅音是区别词义的。比如泽库话འབྱ[btad]“托付（既然态）”说成[ptat]，འབྱ[^hbstad]“备（马鞍，既然态）”说成[ɸtat]，前置辅音[p]变成[ɸ]显然是受后一个前置辅音[s]的影响。第二类三合复辅音直接和间接证据都找不到，有人认为第二个后置辅音ཕྱ[w]是区别意义或作为一种标志的功能字母。这种字母结构只出现极少数的词。第三类三合复辅音在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中都能找到直接证据。比如普里克藏话ཕྱ[^hsprin]说成[sprin]“云”，ཕྱ[^hsbra]说成[zb^hra]“牛毛帐篷”，ཕྱ[^hrg^hal]说成[rg^hal]“胜利”，ཕྱ[^hbrg^had]说成[rg^hat]“八”；再如嘉戎语梭磨话ཕྱ[^hsgrok]说成[ka-zg^hrok]“拴”，ཕྱ[^hsprad]说成[ka-sprat]“交付”，ཕྱ[^hnbrog pa]说成[mbrok-pe]“牧民”，ཕྱ[^hsp^haŋ ki]说成[spjaŋ-ku]“狼”。带ཕྱ[w]后置辅音的如ཕྱ[^hrtswa]“草”已如上文所述不赘。

3) 四合复辅音 由前加字表达的前置辅音、上加字表达的前置辅音、基字表达的基本辅音和下加字表达的后置辅音构成。可以做第一个前置辅音的只有一个ཕྱ[b]，可以做第二个前置辅音的有ཕྱ[r]、ཕྱ[s]两个，可以做后置辅音的有ཕྱ[j]、ཕྱ[r]两个。只构成六个四合复辅音：ཕྱ[^hbrk^h]、ཕྱ[^hbrg^h]、ཕྱ[^hb^hsk^h]、ཕྱ[^hb^hsg^h]、ཕྱ[^hb^hskr]、ཕྱ[^hb^hsg^r]。在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中都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这些四合复辅音在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中都已经变成三合复辅音，或是第一个前置辅音不发音，或是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缩合成一个塞音或塞擦音。比如ཕྱ[^hkr]读[tʂ]，ཕྱ[^hk^h]读[c~çç]。结合上文所述，在现代安多方言牧区土语中来源于ཕྱ[b]的前置辅音读[p]，与来源于ཕྱ[b]、ཕྱ[s]的复合前置辅音读[ɸ]不同，以及基本辅音与后置辅音减缩的情况，比如ཕྱ[^hb^hsk^hon]说成[ɸççon]“使上马（既然态）”，原来这种四合复辅音的四个辅音应该都发音的。

(3) 辅音韵尾和韵母 辅音韵尾可以分为两类：单辅音韵尾和复辅音韵尾。

a. 单辅音韵尾 藏文中单辅音韵尾由后加字表示。藏文有ཕྱ[b]、ཕྱ[d]、ཕྱ[g]、ཕྱ[r]、ཕྱ[l]、ཕྱ[s]、ཕྱ[m]、ཕྱ[n]、ཕྱ[ŋ]、ཕྱ[θ]10个后加字，但只有九个辅音韵尾，ཕྱ作为后加字不发音，已在上文藏文字母结构一节有详细说明。其余九个单辅音韵尾都发音，在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中都能找到直接证据。现代藏语牧区土语都有ཕྱ[p]、ཕྱ[t]、ཕྱ[k]、ཕྱ[r]、ཕྱ[m]、ཕྱ[n]、ཕྱ[ŋ]七个辅音韵尾，即ཕྱ[t]和ཕྱ[l]合并，说成[t~l]，ཕྱ[s]脱落，不发音或影响前面的韵母元音发生变化。比如ཕྱ[^hpas]读[ɣi~ɣe]等。只有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的藏语保留ཕྱ[p]、ཕྱ[t]、ཕྱ[k]、ཕྱ[r]、ཕྱ[l]、ཕྱ[m]、ཕྱ[n]、ཕྱ[ŋ]八个单辅音韵尾，即ཕྱ[t]和ཕྱ[l]分别读[t]和[l]。普里克藏话保留完整的九个单辅音韵尾。比如ཕྱ[^hkhap]说成[khap]“针”，ཕྱ[^hskat]说成[skat]“声音”，ཕྱ[^hgtɕik]说成[tɕik]“一”，ཕྱ[^hcor]说成[cor]“逃走”，ཕྱ[^hskol]说成[skol]“煮”，ཕྱ[^hdgos]说成[rgos]“需要”，ཕྱ[^hgsum]说成[sum]“三”，ཕྱ[^hnthen]说成[then]“拉”，ཕྱ[^hrdun]

说成[rduŋ]“打”。这应该是直接证据。འ、ད、ག三个后加字藏文是以浊音字母[b、d、g]表示的，因此有人根据语法书的字性添接规则认为古代藏语这些韵尾说成浊音。我们构拟为清音，是因为《字性添接法》是后来修订过的，而且十分混乱，敦煌文献中也没有按照这种添接法添接虚词；此外，在藏文里前加字、上加字和后加字都具有功能性，即它们往往只表示一个单位，并不表示唯一的读音。比如上文所述的由前加字、上加字表达的前置辅音在清、浊发音方法或发音部位上都与基字所表达的基本辅音协合，只是使用一个字母表示。后加字表达的韵尾也有不同的读法，比如普里克藏话འ[p]、ད[t]、ག[k]三个韵尾，既可以不除阻，发成[k]，也可以除阻，发成[kh]。前置辅音འ[b]、ད[d]、ག[g]有清、浊两种条件变体，我们以浊音表示这个语音音位。辅音韵尾是两个清音自由变体，我们根据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构拟，以清音表示这个语音单位。此外，在整个汉藏语言中找不到曾经有过[b、d、g]浊塞韵尾的任何历史遗存痕迹，我们宁可认为藏文创制时这些塞音韵尾是清音。

b. 复辅音韵尾 由两个辅音韵尾构成。第一个韵尾即上述的九个单辅音韵尾，第二个辅音韵尾有ས[s]、ད[d]两个，可以构成འས[ps]、དས[ks]、མས[ms]、ནས[ŋs]、དྲས[nd]、དྲད[rd]、འད[ld]等七个复辅音韵尾。从语素形位学来说，ས[s]、ད[d]是一个形位的两个条件变体，ས[s]加在舌尖音འ[n]、ར[r]、ལ[l]后发生异化现象，变读成ད[d]。这两个复辅音韵尾既出现在动词中，也出现在一般语词中，因ས[s]有表示动词既然态的功能，出现在动词中的频率较高。ད[d]基本出现在动词中，出现在一般语词中较少。ད[d]在藏文修订过程中已经废除，在添接虚词时也按没有这个后加字处理，但有的辞书的动词表上依然列出这个ད[d]，主张添接虚词时按ད[d]的字性添接。这个ད[d]在现代藏语中只能找到间接证据，比如拉萨话的ཕྱིད[phind]“去”，如果没有ད[d]，应该读长调 55 调，因为有这个ད[d]，虽然不写出来，但说成短调 53 调。མས[bs]、གས[gs]、མས[ms]、ནས[ŋs]在现代藏语和亲属语言中能找到直接证据。比如普里克藏话མཐོགས[tshiks]说成[tsiks]“关节”，སྐྱོགས[skoms]说成[skoms]“渴”。再如嘉戎语大金的河东话མཐོགས[khri.ms]说成[khri.ms]“法律”，རྟོགས[rtaks]说成[rtaks]“记号”，马尔康县的木足话སྐྱོགས[sb'ojns]说成[ka-zbjons]“学习”。这些应该是直接证据。

以上九个单辅音韵尾与五个元音可以结合成 45 个带单辅音韵尾的韵母，七个复辅音韵尾与五个元音可以结合成 35 个带复辅音韵尾的韵母。藏文表达的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共计 80 个。另外，表示领属格的助词是[i]，与前面包括五个元音的开音节语素分别连读，形成五个复元音（འཇིད [ai]、ཇིད [ii]、ཡུད [ui]、ཇེད [ei]、ཇོད [oi]），这些属于由语素结合产生的衍生音节，可以不计入基本音节构成的语音系统，或在另一层面处理。此外，还有一个构成复合词的语素བ[bu]（儿子），在少数词中与前一语素发生减缩现象弱化为བ[u]，连读成复元音，表示小的意思。可以构成三个复元音（འཇིབ [iu]、ཇིབ [eu]、ཡུབ [au]），与上述的ཇི [i]一样，也属于衍生音节，而且在有些方言中这个语素并不减缩，仍旧单独发音，这种减缩显然为后起现象。由此可见，藏文创制时所表达的藏语语音系统中应该没有复元音韵母。

结 语

藏文作为汉藏语系最古老的音素拼音文字，是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的一个重要工具和出发点。作为一个历史比较的平台，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藏文虽然是拼音文字，文字却不等于语言，文字系统不能科学和准确地反映语言系统，特别是语音系统。把藏文的文

字表音系统等同于语音系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误区。早期欧洲学者用 26 个拉丁字母设计了一种藏文转写系统，是一种与藏文字母可以一对一逆转的字母系统，既适应当时书写、印刷的方便，也作为历史比较的一种平台。由于拉丁字母有限，加上设计者对藏文字母表音系统的不同认识，而且又为了逆转为藏文字母的需要，各家设计的差异不说，不仅不能科学、准确地反映藏文所表达的藏语语音系统，更无法作为历史比较的工具和资源。这种设计中也包括了中央民族大学于道泉教授为了教学和编纂词典所设计的方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藏语组，设计了一种国际音标字母的转写方案，试图兼顾构拟和转写，同样由于要一对一地逆转为藏文字母，同一字母只能表达一个语音，而藏文字母处于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发音，因此作为历史比较的平台只比拉丁字母方案有所改进，也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案。要使藏文的表音系统能成为科学、准确的历史比较平台，必须通过现代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对藏文的表音系统进行整体和全面的拟测。这种拟测首先要尽量使用直接证据，即藏文字母在不同位置上所表达的语音，要在现代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中找到发音完全相同的语音对应；其次，才使用间接证明，即使用上述材料证明现代藏语方言或亲属语言中已经发生变化的语音，在藏文创制时的发音。一种科学、准确的历史比较平台需要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代。藏文迭经修订，幸好根据语音演变情况的修订极少。比如去掉了一部分后置辅音[j]，规范了清、浊音异写和送气、不送气音异写等情况，这些异写大多是因为语音的变异而产生的，而且规范更多地着眼于语词的形式，并不影响语音的系统。有人认为藏文反映的是九世纪的语音面貌，这是不确切的。应该说藏文主要在文法和词汇上更多地反映了九世纪的面貌。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藏文早期的金石碑文和敦煌文献，除了上述的一些不重要的异写外，从文字体制到形式与今天的藏文都无重大的差异，识读毫无困难。要科学地确定藏文创制的年代和字形或词形不发生重大变化、不影响它所表达的藏语语音系统的原因，不能不与宗教的传布联系起来。据近年藏族学者研究，佛教传入藏区的年代可以大大推前。我们主张作为藏文字母蓝本的梵文字母“杂合说”，是因为藏文最初由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梵僧为传教和学习藏语使用不同的梵文字母拼写藏语，后来经藏僧重新创造、修订和改进，并流传于民间，在四世纪左右成为一种比较成熟和定型的文字。藏文最初主要用来译经，经典一经译定，形式就不容随便改动，而藏文的所谓几次修订都由译经师主持，形式的改动极少，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我们所构拟的藏语语音系统应该是反映四世纪左右的藏语语音面貌。我们所以确定藏文所反映的藏语是西部的藏语方言，是因为藏文创制时梵僧是从藏区西部进入的，当时西部和西北部的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地区为藏族占领区，是吐蕃王朝的属地，居住着大量藏人，而当时藏族政治中心在南部的雅隆地区，拉萨等中部地区还不属于藏族统治和管辖，是苏毗的地盘。从语言来说，西部方言与中部方言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可以判定当时这两个地方的话是有差别的，而藏文所反映的藏语正与西部方言相符。藏文史籍记载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创造藏文，现在中外学者，包括藏族的学者都认为藏文不可能创造于七世纪，当时只是规范和推行。这个时期的规范并无具体记载，而且从敦煌文献来看，直到九、十世纪藏文的书写尚不规范，足见藏文是在民间使用和经典传布过程中逐渐规范和定型的。当前通行的藏文也并不完全相同，西藏地区根据实际语言的变化对字形和文法都做了一些修订，而安多地区则完全按传统的藏文书写。目前正在逐步统一。由于有现代藏语方言和亲属语言的资料，科学地构拟古代藏语的语音系统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它的意义

在于提供一个真实的语言平台，从不加证实的猜想和似是而非的比较中回到科学的现实中来。

附 注

① Kun Chang,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8 本第一分。1977 年。

② 参见函阔《西藏文字与悉昙梵字的比较研究》，《少数民族语文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58 年。

③ 参见上引函阔文。字体比较图表为原文照录，有的符号与通用标音符号不合，如 *ta* 应为 *t̪a*，*t'a* 应为 *t̪ʰa*，*prha* 应为 *r̪ka*，*sha* 应为 *s̪ka*，*hya* 应为 *kya*，*hra* 应为 *kra*。

④ 引自桑德《略论古印度梵语文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藏学》2005 年第 4 期。

⑤ 拼写印地语的现代天城体梵文已经进行压缩，成线性状态。

⑥ ལ在拉萨话里读[p]，在安多方言有的地方读[fɪb]，有的地方读[yw]。原来显然是一个复辅音。ལ在拉萨话里读[w]，安多方言有的地方读[w]，有的地方读[y]，显然是从复辅音声母变来的。可以由此推论藏语中ལ[w]这个声母是后来才出现的。

⑦ 由于不同藏语方言语音发展的不同，不同方言在拼读藏文时都是按照本身已经变化的语音系统，因此无论字母的发音、逐层拼读的发音和最后成词的发音都是现代藏语的读音，而且各方言不仅拼读时的发音不同，即使拼读方法也略有差异。

⑧ 才让太《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中国藏学》2007 年第 3 期。

⑨ 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词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⑩ 指《字性添接法》（རྟལ་སྐྱེ་འབྲུག་པའི་ཕྱེད་）有关字母在不同位置所表达的语音的发音属性以及字母相互组配的关系等。

⑪ T. Grahame Bailey, *Linguistic Studies from the Himalayas: Studies in the Grammar of Fifteen Himalayas Dialect*,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s vol. 17,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1915.

⑫ 原文注音使用拉丁字母，为方便阅读转写为国际音标。以下引文同，不另注。

⑬ 表达复辅音声母的藏文形式各家不完全相同，本文根据色多五世罗桑崔臣嘉错《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གསེར་ཏོག་སྐྱེ་འབྲུག་པའི་ཕྱེད་བཟང་རྒྱལ་གྱི་མཁའ་རྒྱལ་མཚོ་《ཕྱེད་ཀྱི་བཟང་རྒྱུད་པ་སྐྱེ་འབྲུག་པའི་མཚན་འབྲེལ་མཛོད་པའི་བསྟུན་ཏེ་བཟོད་པའི་མཚན་འབྲུག་ཀྱི་ལྷ་མཁའ་ལྷ་པ་བཞུགས་སོ།》），民族出版社，1957 年。个别疏漏和不确之处加以补正。

⑭ རྩི（马的）实际上读[rtai]，འ不发音。

⑮ 下加字表达的后置辅音相当于一种松弛的腭化，与基本辅音构成的复辅音是一种松弛的腭化辅音。ལ[g̊]与ལ[ɟ]的读法是完全不同的：前者[g̊]是基本辅音，后者[ɟ]是基本辅音，基本辅音读得重而长，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读得轻而短。

⑯ ལ[ps]、ལ[ks]中的ལ[b]、ལ[g]构拟成清音，如上文单辅音韵尾所述，不赘。从ལ[d]与前面的第一个辅音韵尾在语音上的协合现象来看，ལ[s]与ལ[b]、ལ[g]在发音方法上本来也是协合的，构拟成ལ[ps]、ལ[ks]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把塞音韵尾ལ[b]、ལ[g]构拟成浊音就不协合了。

⑰ 长调的元音是长元音，短调的元音是短元音。木没有ལ[d]这个音节要读长元音，有了这个ལ[d]，这个音节就读成短元音。说明原来是复辅音韵尾。

参考文献

瞿霭堂 1996 《藏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

瞿霭堂 劲松 2000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藏学出版社。

格桑居冕 《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民族语文》1991年第六期。

才让太 《佛教传入吐蕃的年代可以推前》，《中国藏学》2007年第三期。

陈金钟 《藏文渊源研究综述》，《西藏研究》1990年第二期。

桑德 《略论古印度梵语文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藏学》，2005年第四期。

色多五世罗桑崔臣嘉错 1957 《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གསེར་རྟོག་སྐུ་འཕྲིན་ལུ་པ་སྐོ་བཟང་རྩལ་ཁྱིམ་སྐུ་མཚོ་《ཤོད་ཀྱི་བཅའ་སྡོད་པ་སྐུ་མཚོ་རྩལ་ཁྱིམ་གྱི་འཕུགས་པའི་མཚན་འགྲེལ་མཛོད་བསྟུན་ཏེ་བཟོད་པའི་མཚན་འཕུལ་གྱི་ལྷན་མིག་ཅེས་པུ་པ་བཞུགས་སོ།》)，民族出版社。

T. Grahame Bailey, 1915 *Linguistic Studies from the Himalayas: Studies in the Grammar of Fifteen Himalayas Dialect*,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s vol. 17*,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作者联系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词汇扩散”是语言变化理论吗？*

侍建国 卓琼妍

摘要 通过对词汇扩散论的起源和发展的检讨以及介绍拉波夫的语言变异实证分析，作者赞同拉波夫的看法，即词汇扩散论无法成为一个与规则音变理论抗衡的语言变化理论。然而，词汇扩散论对潮州话文、白音系混合的分析，吻合了汉语历史语言学家对于方音层次叠置的认识。随着对汉语方音层次的认识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一定会形成一个层次叠置理论，它有望成为汉语史研究对语言变化理论有所贡献的一个突破口。

1. “词汇扩散”的起源

“词汇扩散”作为一种解释语言变化的理论，从最初提出至今已有四十年了，其间创导者对早期理论进行过部分修正，但其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即词是语音变化的最基本的单位。

该理论由美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William S.-Y. Wang）在1969年发表的“音变的竞争造成剩余”（*Competing sound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一文中萌发，该文的主要观点是：音变的例外可能由两个规则音变的竞争所造成，而不是由音变与类比（*analogy*）的竞争而产生。这个观点与新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无例外”相反，所以一开始就引起了历史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语法学派认为，语音变化是连续的、渐变的，并且影响到所有词；语音变化的不规则由类比和方言借用造成。新语法学派的Osthoff和Brugmann将“语音规律无例外”表述如下（Szemerényi 1996: 21）：

每个音变由于机械地进行，所以都遵循了无例外的规则。也就是说，对一个语言社区的所有成员来说，音变方向总是相同的，只有方言分化属于例外；相同条件下的语音变化，所有词毫无例外地受到影响。

这里的音变指受语音条件制约的音变，而类比产生的变化属于非语音条件的音变。类比分析被当作一种以词形派生规律寻求语音对应的手段，它是十九世纪西方比较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化的论证方法之一；类比与音变规律并重，成为新语法学派的两条最重要的原则。Beekes（1995: 76）这样评价它们的作用：音变规律会产生不规则的形态变化，因为音变不考虑形态；而类比则简化词的形态变化，使之符合规则。

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造成音变例外的“方言分化”（*dialect division*），现在一般称“方

*本文初稿曾在首届两岸四地语言学论坛（2008.12.6—7，澳门）上宣读，承蒙张振兴、张惠英等先生的宝贵意见。

言混合” (dialect mixture)。新语法学派对方言混合的认识是不足的, 比如, Osthoff 和 Brugmann 受到 J. Winterler 1876 年对瑞士德语区 Kerenzer 方言的规则变化报道的影响, 认为“在所有活方言里, 某方言的语言社区成员在整个语言材料中总是一致地使用并保持着该方言特殊的语音形式, 它有别于一般所认为的通过仅以文字为媒介对古老语言的研究。这种一致性的结果常常是这些声音的最纯正的状态” (引自 Labov 1994: 18)。新语法学派虽然也重视活的方言材料对于解释历史演变的价值, 但他们并没有提倡对变化中的语言进行研究。倒是“语音规律无例外”的一个宿敌、方言学家 Louis Gauchat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瑞士一个小村庄 Charmey 进行调查, 发现乡村方言的同质性 (homogeneity) 不像新语法学派估计的那么高。Charmey 的语料显示, 语言变异反映在不同年龄的人群, 比如, 年龄大的人群使用腭化的 [iʰ], 年轻人使用滑音 [j], 而中年人则二者都有。Gauchat 相信这个结果可以证伪“语音规律无例外”, 并且语言社区成员间的一致性也是不成立的^①。据此, Gauchat 在 1905 年发表的调查报告中针对“语音规律无例外”提出了单个的词才是语音变化的单位, 他说: “语音规则并不在同一时间影响到所有的词, 有些词变化得快一点, 有些词滞后一点, 还有些词显示出对变化的强烈抵制并且成功抵抗住任何变化” (引自 Labov 1994: 472)。

上世纪初, 法国方言地理学家日叶龙 (Jules Gilliéron) 曾对法国方言进行调查, 提出了“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 这个观点与 Gauchat 单个词才是音变单位的观点一脉相承^②。然而, 在拉波夫等人的社会语言学以及词汇扩散理论出现之前, 这种观点常常被忽视, 语言的社会因素变异常被看作个人的言语行为, 音变的规则性不容置疑, 这说明为什么拉波夫等三人 (Uriel Weinreich, William Labov, Marvin Herzog) 于 1968 年合作发表的“语言变化理论的实证基础”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以及王士元 1969 年的“音变的竞争造成剩余”会在历史语言学界引起震惊, 因为这两篇力作几乎同时宣告对新语法学派音变规则的挑战。

为了理解词汇扩散的起源和发展, 有必要先了解“语言变化理论的实证基础”一文的有关论点。在这篇文章里, 拉波夫等针对转换生成理论的纯粹同质的言语社团提出了语言的根本特性为“有序异质” (orderly heterogeneity)。所谓有序, 就是当某个变异与某种社会因素相结合, 这种变异就可能为言语社团所接受, 并有可能扩散至整个言语社区, 从而完成该规则音变的全过程。有学者将这种有序性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Hock & Joseph 1996: 150-1):

一、语音演变的起点来自语音自身的变异性;

二、由于某些原因 (或许永远无法确定这些因素), 一个特定的语音变异被一群人表现为具有社会阶层意义。这时该变异开始具有语言学意义;

三、随着其社会标记意义增大, 该变异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及语言学语境。变异之所以能够继续发展, 因为新的发音没有立刻替代旧的发音, 而是新、旧形式共存。然后新、旧变异扩展, 其方式犹如类比变化;

四、如果该扩展过程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并且没有其他因素的掺和 (disturb), 那么最终结果可能是一个规则音变的输出, 且该音素的所有词语都受到影响, 也影响到所有操这种语言的人。

拉波夫等的这篇文章还提出了语言变化理论的实证基础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要问题

是音变的形式、方向、以及结构特征上是否存在制约 (constraints), 这种制约应该不同于形式语言学所竭力推行的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拉波夫后来这样概括了普遍主义方法 (universalistic approach) 与社会语言学实证方法的不同 (1994: 115):

普遍主义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目标并不矛盾, 都是为了寻找控制语言结构和语言变化的最普遍的原理。二者的不同在于: 历史的和演变的方法认为, 没有一条语言行为原则孤立于其他所有因素以致它的运作能决定所有例证的结果; 而语言变异和变化的研究指出, 任何这样的原则或规律, 在诸多因素不支持运用该原则的情况下, 无论它能量多大, 都有可能被凌驾 (overridden)。

从以上观点看出, 语言变化理论的实证方法是对当时盛行的转换生成理论关于普遍语法的批判, 拉波夫等的这篇文章和王士元的“音变的竞争造成剩余”同时从不同的方面批评了形式语言学用一套规则生成无限句子的观点。

2. “词汇扩散”的证据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华裔学者王士元、郑锦全、陈渊泉、谢信一等人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 利用输入电脑里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撰的《汉语方音字汇》两千多字的十七种方言读音以及中古汉语等资料, 追踪汉语音变路向。他们相信, 汉语的材料能够验证新语法学派“音变无例外”的假设, 因为印欧语的形态类比可能影响规则音变, 而汉语语音材料不存在形态类比的干扰。他们认为, 词 (汉语的字) 是语言变化的最基本单位, 而不是语音。音变的开始不是同一时间影响到每一个相关的词, 而是逐个词、逐个词地扩散; 如有另一音变的拦截而改变了音系环境, 这个过程就可能被中断或者中途更改; 当然, 它们大多数还是完成了音变过程, 剩余的只是小部分 (Streeter 1977)。

发生在音变起点阶段或者终点阶段的词汇扩散, 这类例子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例子的多少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如能找到某个音变过程只完成一半, 即分化与未分化的数量大致均等, 就能提供一个典型的音变中断的例子。郑锦全、王士元 (Cheng & Wang 1972) 发表的“潮州话的声调变化: 一个词汇扩散的研究”可看作词汇扩散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实证。潮州话的古浊声母去声字 (即阳去), 今分化为阳上、阳去的比例十分接近, 这现象被视为声调变化在词汇扩散中进行了一半。他们统计了潮州话里 117 个古阳去字, 今读音 56 个为阳上, 61 个为阳去; 对于古全浊塞音去声今读清音的情况, 阳上、阳去的分化也颇为均等; 古次浊声母去声分化为阳上、阳去亦大致均等: 69 比 46, 略偏于阳上^③。再比较古阳去字的等、开合、韵摄的分化, 均未发现它们对阳上、阳去大致相等的比例有任何影响。只是在今声母为口腔塞音 (b, g) 和鼻音 (m, n, ŋ) 的对比中, 口腔塞音较多地保留阳去调; 此外, 他们也发现元音鼻化只发生在阳去调。然而, 当他们把古全浊、次浊声母字的今读音鼻韵尾 (m, ŋ)、元音鼻化及元音放在一起统计, 鼻化元音以及口腔塞音保留阳去调的倾向又不那么明显了。他们最后的结论是, 潮州话古阳去字今分化为阳上、阳去的条件不是来自语音的差异, 而是词汇上的扩散, 它是一个古今声调变化在词汇里只完成一半的实例。

以潮州话例子说明音变中断的观点一发表就受到质疑。陈洁雯 (Chan 1983) 认为, 汉语方言里所谓未完成的音变, 都能用方言影响来解释, 所以词汇扩散论不能取代方言混合来解释不规则音变。丁邦新 (Ting 1979) 指出, 潮州话古阳去字今读阳上、阳去是文白混

杂的结果，文读为阳上，白读为阳去。杨秀芳（1982：366-373）提出潮州话有三个层次：一个白读层，一个旧文读层，一个新文读层。以全浊塞音声母清化为例，白读层的全浊塞音声母清化后读送气或不送气没有条件；旧文读层变化跟白读层一样，但从韵母判断其读音不属于白话音；新文读层不仅显示韵母不是白话音，而且浊音清化后的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表示这些文读音是从其他方言借入的。

对于郑锦全、王士元所举的潮州话例子，拉波夫在其 1979 年美国语言学会的主席发言中也曾将该例当作汉语方言里词汇扩展的一个典型（Labov 1981），但后来他认为它属于一种“来自上层的变化”（change from above）。语言的变化可分为“来自上层的变化”和“来自下层的变化”（change from below），这一区分是拉波夫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纽约市进行语言调查时首先提出的。上层、下层指社会经济层次中的地位，“来自上层的变化”一般为大众所意识到。由于它通常借自被认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言语社区，所以这种借用不会马上影响到大众阶层的日常口语形式，它主要表现在正式场合的说话里，以显示其地位的优越。而“来自下层的变化”则是日常口语里的系统的语言变化^④。

从汉语方言的文、白读音所代表的语体风格看，文读音确实是较正式场合所使用的语音，而白话音属于日常口语音。在汉语历史演变过程中，文读音系是读书人或者官员的语音，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汉语研究习惯上仍沿用文读音、白读音的术语，而“来自上层的变化”的观点可为汉语文、白读音混合提供一个很好的社会语言学的解释，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汉语方音层次产生的社会原因。

3. “词汇扩散”的发展

词汇扩散论在重新考量汉语方言的历史材料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后，Wang & Lian（1993）提出了“词汇扩散”与“方言混合”共处的新版本。新版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异质的共存系统（coexisting systems）^⑤，音变有的来自本系统，有的来自他系统，它们形成一个内在层和外来层共存的系统；语言变化就是不停地将外来层融入（incorporated）内在层，并且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始终变化的、动态的实体。新版主张区分音变过程的“激发”（actuation）与“实施”（implementation），激发指音变发生的原因，受语言接触、生理、声学、表意因素的影响；实施指音变在词汇中逐渐推行，即词汇扩散的过程。由于新版把语言接触也作为触发音变的因素之一，并且音变也在词的类比中扩散，于是，激发的概念可以消除词汇扩散论旧版关于音变与方言混合的矛盾，也能消除旧版关于音变与类比的矛盾，音变可以通过“词汇扩散”的各种方式来完成。

拉波夫认为新版和“语音规律无例外”对于语音的规则音变的认识，即有关词汇业已完成的音变，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新语法学派注重音变的结果（output），词汇扩散注重音变的过程。二者相异之处在于解释音变的例外，新语法学派把例外看作方言借用或类比的结果，而新版词汇扩散论仍将例外看作未完成音变的剩余。下面是新版对于潮州话古阳去字今音分化的新构想。

从闽语材料看，文、白读音的差异可分别体现在声、韵、调三个成分上，比如，杨秀芳（1982）所说的潮州话三个层次，其中旧文读层的浊塞音声母清化后送气或不送气的情况与白读层相同，而韵母仍属于文读音，即这类字声母属于白读，韵母属于文读。Wang & Lian（1993）认为潮州话例子说明了方言接触引发不同层次间的音变竞争。在方言接触

激发音变的阶段,文读音与白话音各自独立,如文、白层都有阴上调(但调值有异)。在方言混合的实施阶段,白话音的八个声调和文读音的七个声调(浊上变去)合并成现代潮州话的八个声调。今阳上字包括原文读音的阳去和原白话音的阳上,今阳去字仍为原白话音阳去;语音变化在今阳上字和阳去字之间呈双向扩散(bidirectional diffusion)。所谓双向扩散,指白话音成分扩散至文读音,文读音成分扩散至白话音;具体地说,就是今阳上字里融合了原白话音的字,今阳去字里则融合了原文读音的声母和韵母成分。

4. “词汇扩散”能否作为一个新理论?

侍建国(1998)曾对新版将文、白读音糅合一起但在操作上寸步不离文白之别的做法表示不赞同,认为将文、白读音糅合一起的观点不利于厘清汉语方音的层次;在汉语方音的文、白读音以及层次还未认识清楚的情况下,以词汇扩散来概括它们的双向甚至多向扩散是无济于事的。新版将方言混合、类比这些需要逐个分析、逐个考察的历史现象纳入体系内,使该理论看起来更具解释力、概括力,但作者认为这样做不会对考察具体的历史音变过程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拉波夫分析了许多支持词汇扩散的论文之后,对新版融合方言混合的做法持同样看法。他(1994: 438)说:“不幸的是这些论文都有一个偏见,那些以历史的比较语言学的框架论证词汇扩散的文章都脱离不了音变规则性的窠臼。”而批评词汇扩散论的历史语言学家则不会以最新调查来证明规则音变的,因为这已是被认可的原理。

对于潮州话文、白的差异分别体现在声、韵、调三个成分上,拉波夫将它归为布龙菲尔德所说的方言间接触引起的“亲密借用”(intimate borrowing)。作者认为,布龙菲尔德的“亲密借用”指单方面的借用,一方所提供的多于另一方,通常是优势语言给予劣势语言(布龙菲尔德 1980: 568);而汉语方言的文、白音系统,整体上很难说哪方借给哪方,所以我们仍将这种现象称为方言混合。

至于词汇扩散论坚持音变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音位,拉波夫(1994: 453)从语言变异的角度提出,词是社会意义的承载体,当人们谈论语音变化,虽然总是着眼于具体的词,如纽约、费城、芝加哥以语音变化显示社会地位的修正,是看单个的词,而不是声音;但这种修正只发生在音变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音变原理的“悖论”(paradox of principle):语音变化似乎是音位的变化,也好像词为变化单位。如果历史材料各有支持,无法否定对方的证据,就应该考察语言的共时变异。下面介绍拉波夫等人在美国费城的社会语言学调查,证明音变是语音的变化,不是词的变化^⑥。

美国宾州大学语言学实验室从1973年至1977年进行了一项“语言变化与变异”(LCV)研究,对美国费城11个社区的言语状况进行访谈和电话调查,其中一项是考察美国北部城市从十世纪开始原短元音a前化并高化(同时紧化)的趋势。作为“英语元音大转移”的一部分,当原ā升高至ɨ,留下的空位由开音节的原短a填补。而剩余的闭音节的原短a开始在美国英语受到影响,从短a分化为紧元音/æh/和松元音/æ/,如ham, hand, man的a是紧元音,而hammer, manner的a是松元音^⑦。在美国北部城市,所有的原短a都变为紧元音/æh/^⑧;但在大西洋沿岸的州份城市,如费城,这种紧化只影响到部分词,音变受制于语音条件。费城口音由原短a分化为/æh/和/æ/是否存在词汇上的选择?LCV想求证这种可能性。

LCV 研究者分析了一个有意义的个例。Arvilla Payne 记录了一个名叫卡罗尔 (Carol) 的 30 岁女性一天内说的话, 活动包括她在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与家人在家中吃晚饭、与好朋友打桥牌。这些场合的言语基本涵盖了卡罗尔的各种语体。为了减少调查对象由语言录音而引起的不自然, 当时 Payne 住在卡罗尔家, 并认识了卡罗尔的家人和朋友。再由另一位研究者 Donald Hindle 对卡罗尔所说的 3,600 个词进行统计分析, 列出了所有包括原短 a 的词: Hindle 判断其中 149 个为紧元音 /æh/, 247 个为松元音 /æ/。拉波夫和 Hindle 共同考察了这 149 个紧元音 /æh/ 的语音分布情况, 发现下列五个方面对该元音的高度系数 (F_1 和 F_2 的矩阵)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Labov 1994: 466-467):

- 一、元音紧化受到后面语音条件的影响, 这些语音环境为鼻音、清擦音、及 /d/[®];
- 二、前面的鼻音虽然对 /æh/ 有影响, 使高度系数多出 99 个单位, 意义不大;
- 三、辅音丛“塞音+/l/”后面的 /æh/, 如 glad, plan, planted, 可降低高度系数 210 个单位;
- 四、如果 /æh/ 后面接两个音节, 如 grandmother's, classical, 则降低高度系数 410 个单位;
- 五、当 /æh/ 出现在词的非主重音位置上, 这对降低高度系数略有影响 (95 个单位), 意义不大。

再看词汇的选择是否影响高度系数。149 例中有五个词出现频率超过五次, 它们分别为 'half' 7 次, 'pass' 19 次, 'last' 16 次, 'Pan Am' 8 次[®], 'can' t' 15 次。研究者专门将这五个词的高度系数分别加到以上五个方面, 结果发现单个词汇的选择对 /æh/ 的高度系数没有影响。拉波夫 (1994: 469) 这样总结道: 或许这五个词有偶然性, 而别的五个词能看到词汇的影响; 但如果词汇扩散声称是音变实施的基本模式 (the fundamental mode), 那么在我们以各种方法考察的“北部城市语音转移”和“费城语音转移”里, 应该起码产生一例词汇上的选择。

综上所述, 从拉波夫以实证方法考察语言变异模式的研究中, 看不到词汇扩散论所声称的词是语音变化的最基本单位。所以, 词汇扩散论要成为一个新的语言变化理论, 需要有新的框架来解释和分析语音变化。对于历史上的变化, 要避免“那些以历史的比较语言学的框架论证词汇扩散的文章都脱离不了音变规则性的窠臼”的做法; 而对于进行中的语音变异, 应该有实例显示单个词的因素引起了变化。

王士元、沈钟伟曾对上海话里 /a/ 和 /ã/ 的合并做了一个“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 他们认为这个研究能够说明以词汇扩散为特征的音变过程 (王士元、沈钟伟 1991)。下面简单介绍他们的研究。根据许宝华、汤珍珠 (1988) 的报道, 老派 (六十岁以上) 上海话区分元音 /a/ 和 /ã/, 如“张” [tsã]⁵³、“章” [tsã]⁵³ 有别; 新派 (三十岁以下) 上海话则将这两个元音合并为一个 [ã]。王、沈认为有必要描写这一音变的具体过程, 于是将 28 个 /a/ 音字和 56 个 /ã/ 音字组成 28 个三字组。每组有一个 /a/ 音字和两个 /ã/ 音字, 三字除韵母外, 声母、声调都相同。要求测试者对这三个汉字进行判断, 只有两种选择: 如果三字同音, 圈 0; 如果一字的读音与其他两字不同, 则圈出该字。收回的有效答卷 376 份, 其中三十岁以上 35 份, 二十九岁以下 341 份; 即老派为 9%, 新派为 91%。统计结果显示, /a/ 和 /ã/ 二者完全不分的有 151 人, 占 40%; 圈出不同的 (从 1 个至 27 个不等) 有 225 人。可以看出测试者以新派为主。然而, 研究者并不看这些比例, 而是观察在进行元音合并的人群 (225

人)中,每个字在每个人的语言里变化是否同步一致。他们举例说明三个测试者(以A, B, C代表)对下列六个/a/音字的选择判断(“已”代表已变,“未”代表未变)(王士元 2002 [1991]: 126—127):

	浜	朋	棚	彭	碰	蚌
A	已	未	未	已	未	已
B	已	已	未	未	已	已
C	已	已	未	已	未	已

他们的结论是,在这三个测试者的个人语言里, /a/音位依然存在,不过该音位的内容各不相同。作者认为,如果这就是语言变化理论所求证的,那么词汇扩散论已经从它最初“竞争性演变造成残留”这一抗衡于“语音规律无例外”的观点,蜕变到观察个人言语和语言社团的差异,这已经背离了“词是语音变化的最基本单位”这一理论的核心价值。

5. 余论

关于评价词汇扩散论的意义,拉波夫(1994)认为词汇扩散论者以及方言地理学家所报道的各类复杂的音变情况,远远地超出了十九世纪新语法学派所想象的语音的规则变化。词汇扩散论对于潮州话里文、白音系混合的分析,吻合了汉语历史语言学家对于方音层次叠置的观点。汉语语音演变的研究近二十年来集中在汉语方音的历史层次,这反映了在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演变的新视角下汉语史学者对方音史的重新考量。虽然目前对汉语方音的历史层次看法不完全一致,这正反映出研究者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根据方音的文白异读分出不同的历史层次;一种根据方音与中古音的联系分出先后层次,再从方言接触上区分同源层次和异源层次。前一种观点从文白异读入手,把它们看作不同方言接触和融合的结果,把同一音类的异读看成该方言的不同的历史层次(何大安 2007 [2000]: 18; 丁邦新 2007: 189)。后一种观点看重汉语方音与中古音的联系,把同一音类的不同读音看成演变的结果,或者叫先后层次,这种层次属于同源层次;而那些来自外方言或本方言底层的读音,叫异源层次,常见的异源层次是来自外方言的文读(王福堂 2007: 2)。以上对于汉语方音历史层次的不同观点,集中在方言的文白异读,前一种观点可称“文白异读同源论”,后一种观点可称“文白异读异源论”。汉语方言的文白异读本身非常复杂,难以简单的定义,但它们却是方音史研究最丰富、最有价值的材料。作者相信,随着对汉语方音层次的认识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一定会形成一个层次叠置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能够成为汉语史研究对语言变化理论做出贡献的一个突破口。

附 注

① Charney 方言资料引自 Labov (1994:19)。当时也有新语法学者强词夺理地争辩,说 Charney 的材料并不反映语音变化,而是属于方言借用,即中年人借用了老一辈的一部分,也借用了年轻人的一部分,而放弃了自己的发音。

② 罗宾斯(R. H. Robins)认为“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两个观点并非像一般所说的水火不相容,“词语发音的变化,可以用所含语音的演变来解释(这正是历史‘语音定律’的基础)。但有时候则必须通过词语演变过程中的特定环境来解释。新语法学派强调语音变化的一致性,而日叶龙和他的学生则强调词源变化的特殊性”(罗宾斯 1997:206-208)。

③ 今音多读阳上的次浊声母为 m, n, l, ŋ, ʎ, j 和零声母。

④ 拉波夫(1994:78)认为这种变化代表了言语社区内部的、语言学因素的运作,它从开始到扩展都不被社会大众意识到;只有到了将近完成阶段,社区成员才开始感觉到它的变化。

- ⑤ 异质的概念来自拉波夫等的“有序异质”。
- ⑥ 费城的材料来自拉波夫(1994:429-430, 465-469)。
- ⑦ 松元音所在的闭音节, 其后的辅音后面紧跟另一个元音。
- ⑧ 根据拉波夫(2001: 128, 150)的说明, /əh/的h介于滑音和韵核延长之间, /əh/是一种趋央二合元音(ingliding diphthong)。
- ⑨ 其中77个词后接鼻音, 这些元音的高度系数比后接清擦音元音的高度系数多158个单位, 这是个有意义的数字; 如果后接/d/ (mad, bad, glad), 则多出238个单位, 意义更大。
- ⑩ Pan Am (Pan American) 指泛美世界航空, 1991年倒闭, 曾是美国的主要航空公司。由于Am它总是跟在Pan后面, 所以实际上它像man。

参考文献

- 布龙菲尔德 1980 《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钱晋华校) 商务印书馆。Leonard Bloomfield. 1933.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丁邦新 2007 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丁邦新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 何大安 2000 汉语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汉学研究》(台湾) 18卷(特刊); 又载《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丁邦新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年。
- 罗宾斯 1997 《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侍建国 1998 官话语音的地域层次及其历史因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湾), 第六十九本第二分, 339-431页。
- 王福堂 2007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丁邦新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 王士元、沈钟伟 1991 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语言研究》第一期, 15-33页; 又载《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2年。
- 许宝华、汤珍珠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 Beekes, Robert S. P. 1995 *Comparative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han, Marjorie K.M. (陈洁雯) 1983 Lexical diffusion and two Chinese case studies re-analyzed, *Acta Orientalia* 44: 118-52.
- Cheng, Chin-Chuan and William S.-Y. Wang (郑锦全 王士元) 1972 Tone change in Chaozhou Chinese: a study of lexical diffusion. In Kachru, Braj B. et al. (eds) *Paper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ee Kahance*.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p. 99-113; reprinted in Wang 1977: 148-158.
- Fox, Anthony 1995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ck, Hans Henrich, and Brian D. Joseph 1996 *Language History, Language Change, and Language Relationship: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bov, William 1981 Resolving the Neogrammarian controversy. *Language* 57: 267-309.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Labov, William 2001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Streeter, Mary L. 1977 DOC, 1971: a Chinese dialect dictionary on computer. In Wang 1977: 101-19.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9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50: 257-271.

- Szemerényi, Oswald J. L. 1996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Translated from *Einführung in die vergleichende Sprachwissenschaft*, 4th edition, 199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William S.-Y. (王士元) (ed.) 1977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Hague: Mouton.
- Wang, William S.-Y. and Chinfu Lian (王士元 连金发)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In Joens, Charles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pp. 345-400.

作者联系单位: 香港教育学院 侍建国
香港理工大学 卓琼妍

“《诗经》是押韵的”是从未得到证明的假说吗？^①

——与李书娴、麦耘商榷

马毛朋

摘要 李书娴、麦耘两位《证“〈诗经〉押韵”》认为“《诗经》是押韵的”这一命题一直都未得过客观的、积极的证明，是尚未证明的假说。本文则指出：首先，“《诗经》是押韵的”不是假说；其次，权且认为“《诗经》是押韵的”是假说，无论是古代的学者还是现代的学者都已客观地证明过这一“假说”，其论证的思路完全符合逻辑学的假说演绎法的基本程序；特别要指出的是李书娴、麦耘二人的“论证”并未做到“非先验的”、“客观的”，其论述有自相矛盾之处，是欠说服力的。

关键词 《诗经》 押韵 假说 证明

李书娴、麦耘两位学者最近在《中国语文》发表了《证“〈诗经〉押韵”》（下简称《押韵》）一文。二作者认为，迄该文发表前，“《诗经》是押韵的”这一“假说”从未被积极地、非先验地、客观地证明过。该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积极地、非先验地、客观地证明这一假说。该文搜集了《诗经》诗句的末字，统计其相逢次数，证明它们的相逢不是任意的，接着证明这种相逢存在读音上的联系，并认为这种读音上的联系就是押韵。笔者则认为《押韵》中的若干说法需要商榷。

一 “《诗经》是押韵的”是不是假说

1.1 《押韵》文作者认为“《诗经》是押韵的”是尚未被科学地证明过的假说。笔者认为，如果对历史文献有所考察，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根据罗常培、周祖谟两位先生对两汉韵部的研究，西汉韵部 27 部，与《诗经》31 部的主要区别在于，《诗经》时期的某些不同的韵部在西汉合并为一部，同部之内的字类也有一些变化；东汉韵部 27 部则与西汉很接近，在语音史上可划为同一个时期。（罗常培、周祖谟 2007）可见，两汉韵部虽与《诗经》韵部有所不同，但差别并不大。如果《诗经》是押韵的，那么汉代人读《诗经》应该绝大部分仍是押韵的。对汉代或其前的人来说，《诗经》是否押韵，可验之唇吻。汉代或其前的人对《诗经》用韵表达的意见（详后）自然就是对事实的陈述。

《押韵》文作者对于汉代或其前人的看法，只提到了《毛诗序》，并认为毛亨、郑玄的话语焉不详，且不是《诗经》同时代的人，不足为据。毛、郑二人确实语焉不详，但说汉代人与《诗经》不是同一时代，他们的说法就不能说明《诗经》是否押韵，则与事实不符。如上所述，汉代韵部与《诗经》差别不大，《诗经》若押韵，汉代人读来大部分仍是

押韵的，《押韵》一文所要证明的“《诗经》是押韵的”指的也是“《诗经》大部分是押韵的”。所以汉代或其前的人表达的意见（详后）正可作为根据。

1.2《说文解字》没有“韵”字。自然汉代或其前的历史文献中无法找到与“韵”有关的直接表述。但若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汉代或其前的人早已表达了“《诗经》是押韵的”的想法。

“《诗经》是押韵的”的事实，是在先秦时代“赋”的词义，汉代人“对‘诗’与‘赋’之间关系的陈述中体现出来的。《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汉代人认为，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赋”是直陈其事的一种表达手法。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赋”又是一种没有音乐伴奏的吟诵方式。《诗经》是入乐的。《墨子·公孟篇》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春秋时代，列国朝聘，常常赋诗言志，所谓“赋诗”就是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吟诵。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不歌而诵谓之赋。”说“赋”是“没有音乐伴奏的吟诵”是就“吟诵”的形式而言，从所“赋”的对象来说，凡是“赋”的，都是韵文。所以完整地说，“赋”就是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方式下吟诵韵文。《左传·隐公三年》：“卫人人为赋《硕人》也”。《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为之赋《清人》”。《文公六年》：“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以上“赋”的都是《诗经》中的诗篇。《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洵洵。’”《僖公五年》士蒍“退而赋曰：‘胡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以上所“赋”的都是简短、不成篇的韵语。《左传》成书于战国早期，《左传》中凡是“赋”的都是有韵的，《左传》作者将《诗经》和不成篇的韵语的吟诵都称为“赋”，这正说明战国人认为《诗经》是押韵的，惟其是押韵的，所以才能“赋”。

后来，“赋”由诗歌创作的一种手法又演进为一种文体。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歆《七略》将诗与赋合为一略即“诗赋略”。根据《汉书·礼乐志》，赋和诗同隶属于汉武帝设立的乐府。《汉书·艺文志》也将“诗赋”合为“诗赋略”一类。为什么“赋”与“诗”的关系这么密切呢？《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衰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班固这里详细说明诗和赋之间的承继关系。班固认为“赋”是“古诗之流”，“赋”与“诗”一样可以用来言志，“赋”在充分发展《诗经》直陈其事的表达方式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刘勰对班固的观点有进一步的说明。《文心雕龙·铨赋》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

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塗，实相枝幹。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蒞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於诗人，拓宇於楚辞也。……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是说，“赋”导源于“诗”，拓展于“楚辞”，“赋”就是一种“诗”、是“诗”的一个支流，它扩展了诗的叙述功能，“赋”就是一种铺陈写物、不歌而颂的散文化的诗。^②从形式上说，汉赋是用韵的散文，班固对之当有切身之体会，而《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如果《诗经》在班固看来基本是不押韵的，《诗经》与汉赋在形式上就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前者为四言诗，后者为散文，前者无韵，后者有韵，班固又如何能将“赋”算作是《诗经》之流呢？只能说，班固认为《诗经》是押韵的，这正与赋相同，所以从形式上才可以将二者归为一类，同属于“诗”。上面说的都是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若《押韵》文二作者对历史文献做些考察，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所参照，则不会有《诗经》押韵是否仍为假说之疑问矣。

二 “《诗经》是押韵的”的“假说”是否被证明过

2.1 如上所述，如果了解先秦时代“赋”的词义、“诗”与“赋”之间的承继关系，根本不需要对“《诗经》是押韵的”这一命题是否被证明过产生疑问，中国文学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早已回答了这一问题：“《诗经》是押韵的”是事实不是假说。

退一步说，权当语言学家“心无旁骛”，不打算依傍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或是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并不了解，“《诗经》是押韵的”是个假说。语言学家是否对这个“假说”没有任何证明，想当然的以之为前提进行上古音研究呢？

2.2 如《押韵》文两作者所言，“《诗经》是押韵的”是“可根据《诗经》的韵脚归纳上古韵部”的论据，但不是无须证明的基本论据。也就是说，要根据《诗经》用韵来研究上古音，首先得证明《诗经》是押韵的。《押韵》首先批评了古人。《押韵》引用了顾炎武《音学五书》中郑笺的按语，认为顾炎武并没有证明《诗经》是押韵的。顾炎武《音学五书》“古曰音今曰韵”条目只是要说明，据他考察，汉魏以上的典籍中没有“韵”字，而使用“音”字表示晋宋以后“韵”的概念。顾炎武的这个按语与《诗经》是否押韵没有关系，怎能据此去批评顾氏？《押韵》又引用了王力先生（1999：534）的说法“汉族人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是有韵的”，并认为类似的“汉语诗歌都是押韵的”这种说法是从“明清诗歌是押韵的”、“宋元诗歌是押韵的”、“隋唐诗歌是押韵的”等等判断中简单枚举归纳得出的结论，具有或然性，不是必定真，因而更不能以其为前提，推论出“《诗经》是押韵的”这样的结论。这显然是对王力先生观点的曲解。试想，王力先生如果只是这样简单地推理《诗经》是押韵的，而不是深入《诗经》内部，他怎么不把《论语》、《左传》也看作诗歌，当成韵语呢？又怎么看出《诗经》中有极少数的几首诗没有押韵呢？笔者以为，只根据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通论中的一句话，根本不能作出如上的推论。再者，如果现代学者认为真的判断，即“《诗经》是押韵的”，仅仅是以“汉族人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是有韵的”、“汉语诗歌都是押韵的”这类本身未被证明为真的判断为前提推论出来的，而且未对其作出任何证明，当然可以说“《诗经》是押韵的”是一个未被证明的假说。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押韵》为了说明“《诗经》是押韵的”从未被证明过，误导了读者！语言学学者对“《诗经》是押韵的”早已做过充分地论证。

2.3 假说的提出及其证明，即一般所说的假说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有这样几个步骤：

- 遇到问题
- 形成假说
- 由假说推演出一些结论
- 验证这些结论（Hurley 2003:546）

在假说演绎法中，“遇到问题”就是遇到了需要解释的现象；“形成假说”就是提出解释该现象的一些假说，形成假说的方法有很多，灵感、顿悟常参与其中，枚举归纳、统计归纳、溯因推理、类比推理等都是常用到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归纳性质的；“由假说推演出一些结论”，是指以提出的假说为前提，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推理出一些可供验证的结论；“验证这些结论”，是指用事实或实践验证这些推演出来的结论，从而证实或证伪该假说。

在分析之前，我们要特别强调，不能机械地因为没有在语言学者的论述中找到逻辑学惯用的表达方式或 p、q、 \forall 、 \exists 之类的逻辑公式符号，就认为学者们没有做过假说的验证工作。而应该分析学者们论述的内在逻辑关系，抽绎出其论证的过程。

2.4.1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古代学者陈第提出“《诗经》是押韵的”假说的方法及证明这一假说的过程。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说：“夫诗以声教也。……斯其所以为诗也。若其意深长而于韵不谐，则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诗而独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诗经》中有些诗篇在陈第读来是不押韵的，这是“遇到问题”；接着，我们姑且认为陈第没有对《诗经》中诗的篇章结构、押韵模式做过任何分析，就只是看到“士人的篇章”（包括隋唐诗歌、宋元明诗歌等等）、民间俚俗歌谣是押韵的这些现象，类比推理出“《诗经》是押韵的”这一结论即假说，这是“形成假说”。类比推理是根据几个或几类事物在一系列属性上的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个或另一些属性上也相似的推理。类比推理的一般形式是：

A（类）对象具有属性 a、b、c、d，

B（类）对象也具有属性 a、b、c，

B（类）对象也具有属性 d。（陈波 2003：235）

陈第类比推理的过程可以写成：

隋唐诗歌是诗歌、押韵

宋元明诗歌是诗歌、押韵

民间俚俗歌谣是诗歌、押韵

《诗经》也是诗歌

所以，《诗经》押韵。

因为《诗经》里那些陈第读来押韵的篇章，无须证明，所以“《诗经》是押韵的”这一假说，换个表述方法，可表述为“《诗经》里那些（陈第）读来不押韵的韵脚字本应该是押韵的”。^③

再来看陈第是怎样证明这些读来不押韵的韵脚字，本应该是押韵的。陈第的做法是对

所有读来不押韵的韵脚字逐字分析，也就是说，陈第将“《诗经》里那些读来不押韵的韵脚字本应该是押韵的”这一假说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假说，然后逐个证明这些具体的假说。我们这里仅以“采”和“友”为例。《毛诗古音考·卷一》“采”字条和“友”字条，陈第认为“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中的“采”和“友”是押韵的。这是一个具体的假说。陈第当然不会有现代形式的推演过程，但依据其论述的内在逻辑，陈第当有如下的推演：

- 前提：1. “采”和“友”是押韵的
2. 押韵不是临时改读的现象^④

-
- 结论：1. 《诗经》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
2. 其他韵文中会有类似的例子
3. ……

接着，陈第验证了这些结论。陈第是通过“本证”和“旁证”来验证这些结论的：

采 音滋，凡采皆此音

本证

《关雎》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_{音以}之。《采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_{音以}之。《蒹葭》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滨_{音情}。

旁证

荀卿《礼赋》此夫文而不采者与？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与？楚辞《怀沙》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_{音以}。○汉杜笃《论都赋》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己。

友 音以，徐贻曰：友字见于诗者皆当作羽轨切，而无作云九切者。

本证

《关雎》见上。《匏有苦叶》招招舟子，人涉卬否_{音靡}，人涉卬否，卬须我友。《六月》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沔水》馱彼飞隼，载飞载止，嗟我兄弟，邦人诸友。《雨无正》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_{音止}，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车鞳》虽无好友，式燕且喜_{音乐}，之纲之纪，燕及朋友。《抑》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旁证

《九章·橘颂》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有理兮。汉《天马歌》体容与迥万里，今安匹龙为友。焦氏《易林·需之损》曳纶汀州，钩挂魴鲤，公孙得利，以享仲友。后汉崔駰《达旨》游不伦党，苟以循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

陈第的本证是《诗经》本身的例子。他在“本证”里举了《采芣苢》、《蒹葭》、《匏有苦叶》、《六月》、《沔水》、《雨无正》、《车鞳》、《抑》诸篇为证，证明了结论1；“旁证”是其他书里的例子，在“旁证”里，他举了荀子《礼赋》、楚辞《怀沙》、《九章·橘颂》、汉代《天马歌》、杜笃《论都赋》等，^⑤证明了结论2。

在假说演绎法当中，不管用什么方法提出假说，决定一个假说是否被证明了，关键是

看是否有后续的推演和验证的过程。陈第的论证思路完全符合假说演绎法证明假说的程序，陈第证明了“‘采’和‘友’是押韵的”。陈第的整部《毛诗古音考》都是证明“‘采’和‘友’是押韵的”这种证明方法的反复运用，从而证明了“《诗经》里那些（陈第）读来不押韵的韵脚字本应该是押韵的”这一假说，也就是说陈第证明了“《诗经》是押韵的”。

2.4.2 我们再看看江永的说法。

江永《古韵标准·例言》说：“属而为辞，诗歌箴铭，宫商相调；里谚童谣，矢口成韵。古岂有韵书哉？韵即其时之方音。是以妇孺犹能知之、协之也。……三百篇者，古音之丛，亦百世用韵之准。”与陈第的论述相似，从江永的这些话，我们也权当他没有对《诗经》作具体考察，只是从“诗歌箴铭”押韵、“里谚童谣”押韵，类比推理出“《诗经》是押韵的”。这是“形成假说”。与陈第相同，江永这一“《诗经》是押韵的”假说也可以表述成“《诗经》里那些（江永）读来不押韵的韵脚字本应该是押韵的”。这一假说可再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采’和‘友’是押韵的”类型的假说。下面仍以“‘采’和‘友’是押韵的”为例进行说明。以“‘采’和‘友’是押韵的”进行推演，仍有结论：

1. 《诗经》中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
2. 其他韵文中会有类似的例子
3. ……

与陈第逐个韵脚字证明的方式不同，江永先列出古韵分部，然后再为各部所收的字列出例证。江永的“上声第二部”里包括了“采”字和“友”字。“采”字和“友”字后也列出《诗经》内的“本证”和其他韵文的“旁证”。这些“本证”和“旁证”证明了结论1和2，从而证明了“‘采’和‘友’是押韵的”这一假说。将这种方法应用至整部《诗经》，从而证明“《诗经》是押韵的”这一假说。

2.5 下面是现代学者提出“《诗经》是押韵的”假说的方法及证明这一假说的过程。

如前所述，首先“《诗经》是押韵的”根本不是假说，其次古代的音韵学者也已经科学地论证过了“《诗经》是押韵的”，学术具有承继性，现代学者不可能在任何论述中都把“《诗经》是押韵的”这一类的基本事实再论证一次，这也就是在王力先生、李方桂先生的著述中没有出现“《诗经》是押韵的”的论证过程的原因，不能因此而认为王力先生、李方桂先生想当然地认为《诗经》是押韵的。如果真要去寻找那些论证的话，只可能出现在通论性质的著作中，而就是这些论证，有的显豁些，有的简略些，其基本思路也是与陈第、江永等古代学者一致的。

2.5.1 比如美国学者白一平先生（Baxter 1992: 150-151）说得显豁些，他说：

虽然发音产生变化，但《诗经》里的有些诗用现在的读音读出来，仍然是押韵的，而且在汉语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押韵的。比如《周南·桃夭》，韵脚字在现代汉语里仍然押韵：

- 第一章：华/家
- 第二章：实/室
- 第三章：蓁/人

在其他一些诗里，很明显，根据诗的篇章结构，有些本来应该是押韵的字，读起来不再押韵了。比如《周南·芣苢》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仍然很完美地押韵着：

- 第二章：掇/捋

第三章：桔/颯

这首诗的结构很清楚地表明第一章的韵脚字一定是：

第一章：采/有

这两个字在第一章的位置和第二、三章中的韵脚字所处的位置是一样的；实际上这首诗除了韵脚位置的字不同外，三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采”和“有”在现代汉语或中古汉语的发音里，而且可能在从汉代之前到现在的所有汉语方言里都不押韵了。像《芣苢》这样有着非常严格的重复结构的诗，虽然对于后代读者来说，由于发音的变化破坏了押韵的和谐，但韵脚字还是很容易辨认的。就《芣苢》来说，白一平有“‘采’和‘有’是押韵的”这样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得出，运用的是类比推理的方法。

《芣苢》的推理过程可以写成：

“掇”和“捋”位于同一章、处于“薄言×之”的结构、押韵，
“桔”和“颯”位于同一章、处于“薄言×之”的结构、押韵，
“采”和“有”位于同一章、处于“薄言×之”的结构，

所以，“采”和“有”押韵。

2.5.2 陈新雄先生（1983）的说法：

研究古音学是因研究诗经而引起的，诗经也是我们研究古音学最重要的材料。后世学者读诗经，发现有些韵脚仍然非常和谐。像周南关雎首章：

关关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以鳩、洲、逑押韵，直到现在仍旧是十分和谐的。但是像四章：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这采、友两字就不和谐了。也许有人怀疑这两个字根本就不是韵脚，它们到底算不算是韵呢？比较了二章与五章的韵以后，也许就可以了解了。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二章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中古“乐”之。五章

流跟求，芼跟乐，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很和谐，所以它们是韵脚。流求，芼乐既然是韵脚，我们就没有理由说采友不是韵了，只不过它们的音读，后来差别太大，觉得不和谐罢了。

陈新雄先生得出“‘采’和‘友’是押韵的”这一结论的推理方法与白一平先生相同，都是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由“采”和“友”与“流”和“求”、“芼”和“乐”在一些属性上的相同（理由如《芣苢》），推出它们在另一个属性上的相同，即都是押韵的这样的结论。

2.5.3 唐作藩先生（1991：193）说得简略些，他说：

例如《诗经》第一篇《周南·关雎》：……一章和二章头四句的韵脚“鳩、洲、逑、流、求”，都是《广韵》尤韵字，从《诗经》时代到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各地方言），都是押韵的，自然没有问题。但二章后四句和第三章，从韵律上看，显然“服”和“侧”，“采”和“友”、“芼”和“乐”是韵脚之所在，但现在读起来却完全不押韵了，因为它们彼此之间，韵母都不同，不仅主要元音不同，有的甚至韵尾也不同。

唐作藩先生这段话以为“服”和“侧”、“采”和“友”、“芼”和“乐”押韵，这一结论的得出，也是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道理与白一平、陈新雄的论述相同。

唐作藩、陈新雄、白一平诸位先生的先后论述中并没有提到整部《诗经》是否是押韵的，但其举一反三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说，这种类比推理的方法，可以运用于整部《诗经》，逐篇类比分析，得出“《葛覃》是押韵的”、“《卷耳》是押韵的”……“《清庙》是不押韵”、“整部《诗经》大部分篇章都是押韵的”这样的结论。

2.5.4 因此，我们不同意《押韵》文两作者的说法，即认为学者们以为的“《诗经》是押韵的”都是从“明清诗歌是押韵的”、“宋元诗歌是押韵的”、“隋唐诗歌是押韵的”简单枚举推理出“汉语诗歌都是押韵的”、“汉族人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是有韵的”这样的结论，然后以之为前提，按照三段论的推理方式，推理出“《诗经》是押韵的”这一结论。这是舍近而求远的做法。上举的例子说明，学者们做的主要是《诗经》的内部分析，通过同一首诗的不同章节、诗与诗之间的类比推理，得出“《诗经》是押韵的”这样的结论。关于类比推理，逻辑学上有这样的看法，即两个或两类事物相似属性的数量越多、已知相同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的相关程度越高，类比推理的结论可靠性就越大。（陈波 2003：236）学者们通过同一首诗的不同章节、或同一部《诗经》里诗与诗之间的类比推理得出的结论，自然比与宋元、隋唐等诗歌的类比得出的结论可靠性高了。

2.5.5 按照前述假说演绎法的几个步骤，如果学者们的论证仅仅到此为止，那么“《诗经》是押韵的”并没有得到证明。“‘采’和‘有’是押韵的”、“‘采’和‘友’是押韵的”、“《诗经》是押韵的”这些判断是通过类比推理得出的结论，类比推理性质上是归纳的。归纳推理是或然性推理，其结论可为真，也可以为假。《押韵》一文也指出了这一点。到这一步，我们只能说学者们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提出了“‘采’和‘有’是押韵的”、“‘采’和‘友’是押韵的”、“《诗经》是押韵的”假说而已，但还没有证明它。

“掇”与“捋”押韵而“采”与“有”不押韵、“流”与“求”押韵而“采”与“友”不押韵、《诗经》有些诗押韵而有些诗不押韵，这是“遇到问题”；通过类比推理得到的结论“‘采’和‘有’是押韵的”、“‘采’和‘友’是押韵的”、“《诗经》是押韵的”是“形成假说”；下一步是“由假说推演出一些结论”即要以“《诗经》是押韵的”为前提，再推理出一些可以供验证的结论；最后“验证这些结论”，最终验证这一假说的真假。

我们从任何一本古音学通论或古音学研究论著中，都可以抽绎出如下的推演和验证过程：

前提：《诗经》是押韵的

结论：1. 根据《诗经》押韵得出的韵部系统应与根据谐声字得出的韵部系统基本一致

2. 根据《诗经》押韵得出的韵部系统应与《楚辞》韵部系统基本一致

3. 根据《诗经》押韵得出的韵部系统应与《周易》的用韵系统基本一致

4. 根据《诗经》押韵得出的韵部系统应与《老子》的用韵系统基本一致

5. ……

6. ……

这些结论早已是一般性的常识了，也就是说，这些结论都得到了证实。^⑥因而“《诗经》是

押韵的”这一假说得到了证明。“《诗经》是押韵的”是早已被证明为真的科学结论。

2.5.6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诗经》是押韵的”的假说的提出方法，我们也不能排除学者们认为“《诗经》是押韵的”受到了“明清诗歌是押韵的”、“宋元诗歌是押韵的”、“隋唐诗歌是押韵的”这些现象的启发。但是就算学者们认为“《诗经》是押韵的”的结论是以“汉族人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是有韵的”、“汉语诗歌都是押韵的”这类的本身未被证明为真的判断为前提推论出来的，也不能说“《诗经》是押韵的”未得到过证明。因为不管是运用类比推理、枚举归纳还是统计归纳，其作用是来提出假说，关键是是否有后续的推演和验证的证明工作。

2.6 上面提到的陈第、江永、唐作藩、陈新雄、白一平等的论述都是举例性质的。由上面的讨论可知，不论是古代的学者还是今天的学者，对“《诗经》是押韵的”假说都做过严格的证明，其证明过程符合假说演绎法的基本精神。“《诗经》是押韵的”假说早已被前人科学地证明了，前人对《诗经》押韵的看法不是《押韵》一文所说的“直观、感性的猜想”。

三 《押韵》是否非先验地、客观地证明了“《诗经》是押韵的”？

3.1 虽然如上所述，“《诗经》是押韵的”不是假说，或是一个早已被证明为真的科学结论，《押韵》文两作者尝试用另一种方法再次证明它，还是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就其证明方法而言，《押韵》并没有做到其所标榜的非先验性和客观性。

3.2 下面是我们对《押韵》论证步骤的重新分析：

第一步，遇到问题：《诗经》是否押韵

第二步，形成假说：与上述学者们通过类比推理提出“《诗经》是押韵的”假说不同，《押韵》用数理统计这种归纳方法，分析了《诗经》句末字的相逢关系，得出“句末字相逢是非任意的”这一结论。接着根据“后代的诗歌都是句末字押韵”，推理出“《诗经》句末字相逢是押韵关系”这一结论，即假说。

第三步，由假说推演出一些结论：

前提：《诗经》句末字相逢是押韵关系

结论：1. 它们（句末字）的中古韵母方面能看到这种对应关系有一定比例的表现。
2. ……
3. ……

第四步，验证这些结论：经统计发现，《诗经》偶句末相逢的字，它们的韵母演变到中古时，有明显地落在同一韵类中的倾向。结论 1 得到了证实，故“《诗经》句末字相逢是押韵关系”这一假说得到了证明。

3.3 《押韵》认为，其在方法上的一个优胜之处是“本着非先验的、完全客观的态度对待研究对象，因此研究结果也是非常客观的”。就假说的整个证明过程来说，《押韵》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3.3.1 首先，在第一步提出假说部分，《押韵》选取样本进行统计的过程中，遇到句末字为虚字时，改选倒数第二个字做为末字。这里采纳了两项前人的研究成果：

第一是《诗经》的句读。古代《诗经》的本子，只分章，不分句，即只指出某篇几章

几句，章与章之间有的有符号间隔，有的没有符号间隔，一章之内句与句之间的界限，根本没有标识。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诗经》是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诗经》残简，不分句。熹平石经所刻之《鲁诗》，也不分句。敦煌石窟所藏的《诗经》卷子大抵是唐以前人手写的《诗经》，这些残卷有的仅存标题，有的仅存数行，有白文本，有训诂传本，皆不分句。唐“开成石经”的《诗经》，不分句。宋本《诗经》和朱熹的《诗集传》都只是分章，而章内句与句的界限没有标识。详见本文所附的资料。请问《押韵》两作者：“你们不是《诗经》同时代的人，面对这些没有句读的《诗经》文本，你们怎么知道在何处断句？怎么知道哪个字是各句的末字？”退一步说，如果发现了“每章÷4”即为句末字，那么《诗经》还有许多含二字句、三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八字句的章。比如《祈父》第一章包括二字句、四字句和五字句：“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江有汜》第一章有三字句和四字句：“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权舆》第一章有三字句、四字句和六字句：“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召旻》第七章有四字句、五字句和七字句：“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于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伐檀》第一章有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⑦请问：你怎么断句？你知道哪个字是句的末字？你们声言你们“只知道各句的末字”，隔了两千多年，你们之所以能知道《诗经》各句的末字，还不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上！《诗经》一章之内的断句工作是你们二人之前的众多学人的研究成果。

第二是前人“《诗经》虚字不入韵”的研究成果。

按照《押韵》文两作者的逻辑，“《诗经》章内分句”（即“何者为句”或“何者为句之末字”）、“虚字不入韵”也应是未经“非先验地”、“客观地”证明过的“假说”，以这样的“假说”作为研究的根据，怎么能说你们的研究是“非先验的”、“客观的”呢？

《押韵》文作者多次声称自己是“非先验的”、“客观的”，好像他们真能一空依傍，这不能不令我们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3.3.2 其次，在第四步验证由假说推演出的结论时，《押韵》假定了《诗经》的韵例。

《押韵》根据中古诗歌最常见的韵例是偶句押韵，假定《诗经》也以偶句押韵为常例。因而只选出字数为偶数的字段的偶字加以统计分析。这一做法更是明显违反了《押韵》声称的“非先验的”、“客观的”原则。假定《诗经》是以偶句押韵的结论是从“中古诗歌最常见的韵例是偶句押韵”类比推理出来的，正如《押韵》所强调的，这是或然性推理，结论可能为假。事实上，中古及以后的诗歌奇句入韵也是屡见不鲜的。这就不能排除《诗经》奇句入韵的可能。事实也是《诗经》中也有很多诗篇是奇句入韵的。这里先不谈不选取字数为奇数的字段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对“偶句押韵韵例”的借助，已说明其推理是“先验的”、“非客观的”了。《押韵》的“非先验”和“客观”只可能是指其在第二步“提出假说”和第四步“验证由假说推演出的结论”时运用的统计方法，而不能说其整个证明假说的过程是“非先验的”、“客观的”。

3.4 《押韵》所说的“非先验的”、“客观的”研究方法，似乎只可能是指其在证明“《诗经》是押韵的”这一“假说”过程中运用的统计方法。但遗憾的是，《押韵》一文的统计

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可参见《中国语言学》第二辑聂娜的文章《〈证“《诗经》押韵”〉一文数理统计方法分析》。

3.5 《押韵》的有些表述也是自相矛盾的。《押韵》在“引言”部分说，归纳推理本质上是或然性推理，归纳推理不能用于证明。但是在“证《诗经》句末字相逢与其韵母有关”部分则说：“实际上，前人应该也是看到《诗经》中有相当多的地方按后代的读音来读也能押韵，从而猜想《诗经》是押韵的。这个猜想是对的。我们是把这个直观、感性的猜想用统计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统计学的推理方法正是归纳推理，《押韵》已指出归纳推理不能用于证明。这里却又说其研究是用作为归纳推理的统计学方法证明了前人的感性猜想。

《押韵》一文给不谙逻辑的读者的印象是作者对逻辑很精通，可是在自己的文章中却违反了矛盾律，令人感到遗憾。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诗经》是押韵的”不是假说，如果把它当作假说的话，也是一个早已被证明为真的结论。《押韵》文两作者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再次证明前人证明过的假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其证明过程并不是其声称的“非先验的”、“客观的”，其运用的统计方法也是有问题的，论述亦有自相矛盾之处。总体而言，《押韵》作者的所谓“证明”是大成问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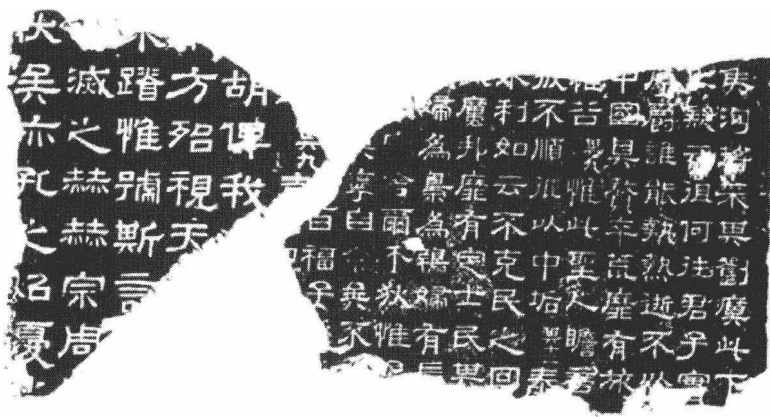
附：

1. 阜阳汉简《诗经》摹本：



(S142号简最能说明问题，该简为《伐木》第二章，没有断句。采自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 熹平石经所刻之《鲁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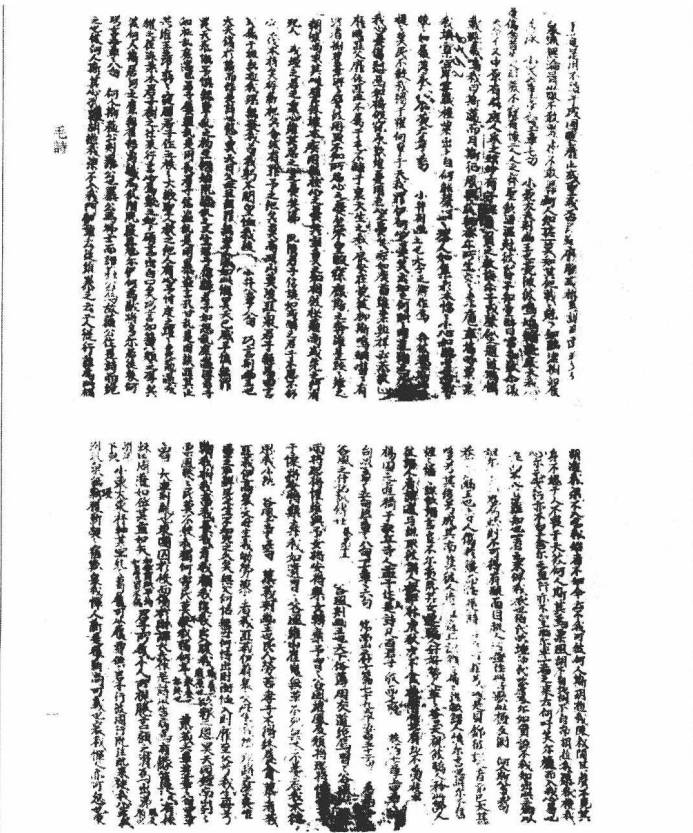
图一 甲石上面拓片

图二 甲石背面拓片

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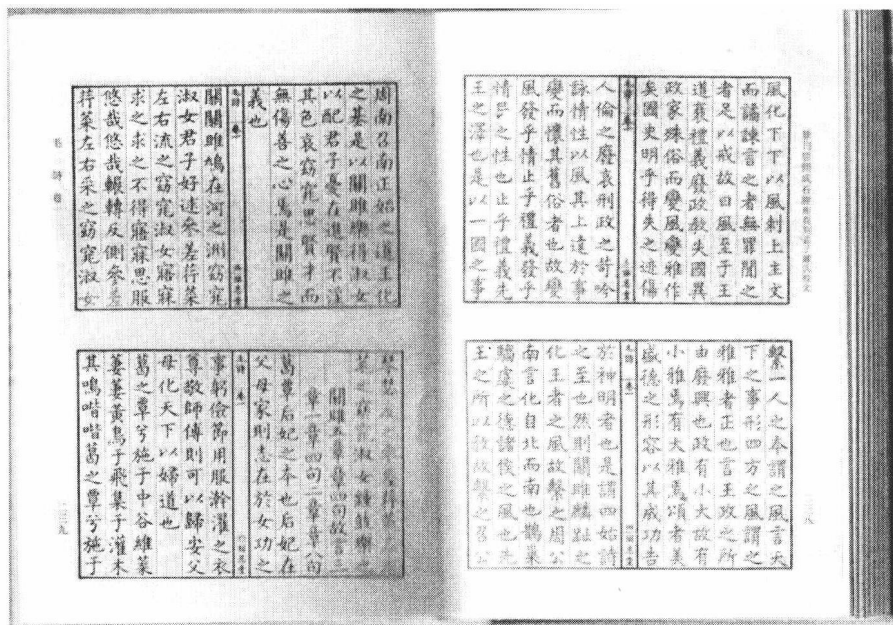
(不断句。采自范邦瑾《两块未见著录的<熹平石经·诗>残石的校释及缀接》，《文物》，1986年第5期。)

3. 敦煌残卷中的《毛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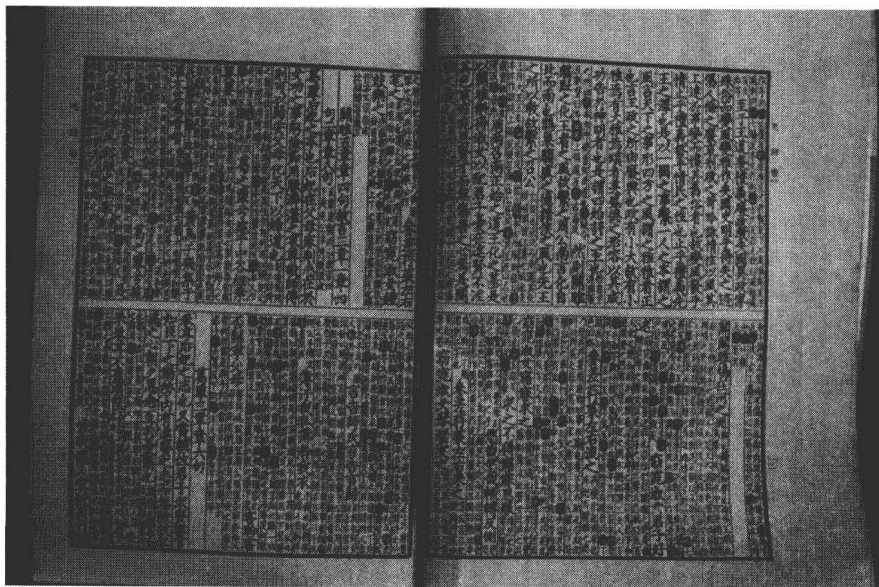
(不断句。采自《续修四库全书》(5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 唐“开成石经”中的《毛诗》:



(不断句。采自《景刊唐开成石经》，中华书局，1997年。)

5. 宋本《毛诗》:



(不断句。《四部丛刊》初编。)

6. 宋本朱熹《诗集传》：



(不断句。采自《四部丛刊》三编。)

附 注

① 本文承审稿人提出重要修改意见，谨致谢忱！文中如有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② 以上关于作为文体的赋的起源及诗与赋关系的讨论，可参见马积高(1987)《赋史》和简宗梧(1993)《汉赋史论》。

③ 用“韵脚字”只是为了称说方便，严格的表述是“那些与前句韵脚字位置相同的字”。因而这里没有循环论证的嫌疑。

④ 陈第反对“叶音”说，并有“本音”的说法，可推出此前提。

⑤ 陈第虽举了汉人作品中的例子，但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因为还有荀子和楚辞的例证。

⑥ 或许有人会说“同一声旁的汉字其语音相同或相近”、“《楚辞》是押韵的”、“《周易》是押韵的”、“《老子》是押韵的”，这些都是未经过积极地、非先验地、客观地证明过的假说。不过这与此处的讨论无关。如果有人要对这些“假说”再加以证明，当然可以，其证明的结果也必然是“同一声旁的汉字其语音相同或相近”、“《楚辞》是押韵的”、“《周易》是押韵的”、“《老子》是押韵的”。所以我们把上述关于汉字谐声、《楚辞》、《周易》、《老子》的判断当作一般性常识、公认的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⑦ 可参考向熹(1987)《诗经语言研究》和夏传才(1998)《诗经语言艺术新编》。

参考文献

- 班固撰、颜师古注 1962 《汉书》，中华书局。
 陈 波 2003 《逻辑学导论》，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 第 1966 《毛诗古音考》，台北广文书局。
 陈新雄 1983 古音学与诗经，载《锲不舍斋论学集》，19—20 页，台北学生书局，1984。
 范文澜 1978 《文心雕龙注》上，134—13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顾炎武 1982 《音学五书》，中华书局。

- 简宗梧 1993 《汉赋史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江 永 1982 《古韵标准》，中华书局。
- 李书娴、麦耘 2008 证“《诗经》押韵”，《中国语文》第4期。
- 罗常培、周祖谟 2007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华书局。
- 马积高 1987 《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 聂 娜 2009 《证“《诗经》押韵”一文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中国语言学》第二辑。
- 阮 元校刻 1980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 唐作藩 1991 《音韵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 力 1999 《古代汉语》（第3版）第二册，中华书局。
- 夏传才 1998 《诗经语言艺术新编》，语文出版社。
- 向 熹 1987 《诗经语言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 杨伯峻 1990 《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 Hurley, Patrick J. 2003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Logic*, Wadsworth.

作者联系单位：香港岭南大学

论《广韵》真、淳分韵的语音条件 及分韵后的小韵排列次序*

平山久雄

摘要 本文第一、第二章在对个别例外加以鉴别处理之后,认为,《广韵》把早期切韵系韵书的真韵分为真、淳二韵时见组合口三等小韵和庄组合口小韵跟开口小韵一起留在了真韵,淳韵则是由除此之外的合口小韵构成。第三章据此认为,分韵的语音条件并非由于合口介音的有无,而在于韵尾前元音的语音带圆唇与否。第四、第五章归纳了真韵以及寒韵、歌韵各分为二后,其小韵排列次序的不同规则,并将其与《说文解字篆韵谱》和《古文四声韵》加以比较,论及其间的先后调整关系。第六章主要讨论有关调整小韵排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切韵 唐韵 广韵 音位音值 语音音值 小韵次序

一 绪论

1.1 《广韵》二百零六韵比陆法言原本《切韵》一百九十三韵多出十三韵,增加的原因除了从上声琰韵分出儼韵、从去声艳韵分出醭韵以外,其他在于:

真_平、軫_上、震_去、质_入四韵分为真_平、淳_平、軫_上、淮_上、震_去、稭_去、质_入、术_入八韵,
寒_平、早_上、翰_去、末_入四韵分为寒_平、桓_平、早_上、缓_上、翰_去、换_去、曷_入、末_入八韵,
歌_平、哿_上、个_去三韵分为歌_平、戈_平、哿_上、果_上、个_去、过去_去六韵。

十一韵各分为二,就变成二十二韵,如果举平声韵目兼赅与此相配的上、去、入声韵^①,那么真、寒、歌三韵就分为真、淳、寒、桓、歌、戈六韵。这些分韵可谓大略以开合口为条件,从原来的真、寒、歌韵中把合口小韵分出来构成淳、桓、戈韵了^②。

1.2 这些“开合分韵”并非是从《广韵》才开始的,就现存的材料来看,《唐韵》已经有之。^③《唐韵》只存去、入二卷,去声具有翰韵和换韵、个韵和过韵的区别,入声具有曷韵和末韵、质韵和术韵的区别;只是去声缺废韵至焮韵部分,但中间当有震韵和稭韵,据前后诸韵的韵序可以证明这一点。由此类推,《唐韵》平声、上声也当有同样的“开合分韵”。徐铉《说文解字篆韵谱》(即五卷本)据李舟《切韵》^④,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即十卷本)、夏竦《古文四声韵》也各据某种切韵系韵书而成,都具有这些分韵,惟锴本《篆韵谱》入声不分曷、末,只有末部。^⑤

*本文的初稿曾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南昌)上宣读。本文第一、第二章的内容略见于平山久雄(1962)。

《唐韵》以前可能已有如此分韵的韵书。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问题，姑且认为这些分韵是从《唐韵》开始的，并且专据《广韵》的材料进行论述，只在需要时参照《唐韵》。至于《唐韵》藉以分韵的底本韵书，本文姑且视为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假定小韵排列次序等有关情况宋濂跋本王韵与它相同。^⑥

1.3 如果看得仔细一点，这些分韵并不都是纯粹以开合为条件的。《王三》平声歌韵有三个开口三等小韵，这些却都见于《广韵》戈韵。这一点是学者都很熟悉的。

此外《广韵》平声真韵、上声轸韵、入声质韵也都是一些合口小韵。本文要指出的是，当从原来的真韵分出谆韵时，是有意把具备某种音韵条件的一些合口小韵跟开口小韵一起留在了真韵，因此将考察这种条件所代表的语音学涵义，附带讨论分韵的目的等，尔后再分析分韵后真谆及寒桓、歌戈各韵的小韵排列次序问题。

1.4 作为本文讨论的材料，将《广韵》真韵、谆韵的小韵首字、反切及音韵地位全部按小韵排列的次序摘录出来，作成表一。表中“音韵地位”一栏只记声母、开合以及三四等（限于帮组^⑦、见组）之别。于母（喻母三等）视为匣母三等。帮组没有开合对立，故不记开合。“小韵次序”一栏“广”表示《广韵》的小韵次序，“王”则表示与该小韵相当的《王三》小韵次序。^⑧

去声震韻				去声稇韻				入声質韻				入声術韻			
首字、 反切	音韻 地位	次序		首字、 反切	音韻 地位	次序		首字、 反切	音韻 地位	次序		首字、 反切	音韻 地位	次序	
		廣	王			廣	王			廣	王			廣	王
震職刃	章開	01	01	稇之閏	章合	01	25	質之日	章開	01	01	術食聿	船合	01	28
信息晉	心開	02	02	稜私閏	心合	02	21	日人質	日開	02	02	橘居聿	見合四	02	29
刃而振	日開	03	04	殉辭閏	從合	03	22	實神質	船開	03	03	峯慈卹	從合	03	30
胤羊晉	羊開	04	05	僑子俊	精合	04	23	秩直一	澄開	04	04	聿餘律	羊合	04	24
遘力晉	來開	05	03	舜舒閏	書合	05	24	悉息七	心開	05	05	卒子聿	精合	05	25
僕必刃	幫 四	06	08	閏如順	日合	06	26	一於悉	影開四	06	06	卹辛聿	心合	06	26
厥直刃	澄開	07	09	順食閏	船合	07	27	七親吉	清開	07	07	律呂卹	來合	07	35
慎時刃	常開	08	10					匹譬吉	滂 四	08	08	黜丑律	徹合	08	38
腫試刃	書開	09	11					吉居質	見開四	09	09	拙竹律	知合	09	36
蔽去刃	溪開三	10	12					曬尼質	娘開	10	10	木直律	澄合	10	37
費徐刃	邪開	11	13					逸夷質	羊開	11	11	出赤律	昌合	11	32
愁魚覲	疑開三	12	14					詰去吉	溪開四	12	12	煖倉聿	清合	12	17
晉卽刃	精開	13	15					故許吉	曉開四	13	13	黜側律	莊合	13	
岫許覲	曉開四	14	17					扶丑栗	徹開	14	14	穢許聿	曉合四	14	34
鎮陟刃	知開	15	16					栗力質	來開	15	15				
僅渠遘	群開三	16	18					窒陟栗	知開	16	16				
櫛初覲	初開	17	19					疾秦悉	從開	17	18				
印於刃	影開四	18	07					剝初栗	初開	18	19				
疚丑刃	徹開	19	06					失式質	書開	19	20				
木匹刃	滂 四	20	28					聖資悉	精開	20	21				
親七遘	清開	21	29					蜜彌畢	明 四	21	22				
蠟羌印	溪開四	22						必卑吉	幫 四	22	23				
吻九峻	見合四	23	30					姑巨乙	群開三	23	27				
								邳毗必	並 四	24	31				
								颯于筆	匣合三	25	39				
								率所律	生合	26	40				
								叱昌栗	昌開	27	48				
								黜仕叱	崇開	28	46				
								密美筆	明 三	29	42	茁徵筆	知合	34	47
								弼房密	並 三	30	43	肸羲乙	曉開三	35	49
								乙於筆	影開三	31	44	暨居乙	見開三	36	
								吼魚乙	疑開三	32	45	蛭丁悉	端開	37	
								筆鄙密	幫 三	33	41	獠況必	曉合四	38	

二 真、淳分韵的条件

2.1 根据表一可以分析一下真韵里面的那些合口小韵具有何等音韵条件。

2.1.1 《广韵》平声真韵有四个合口小韵，即：25“麿”〔见合三〕^⑨、26“筠”〔匣合三〕、27“困”〔溪合三〕、31“贇”〔影合三〕。这些都是见组合口三等小韵。平声淳韵没有见组合口三等小韵。^⑩

2.1.2 《广韵》上声軫韵有两个合口小韵，即：14“窘”〔群合三〕、18“殞”〔匣合三〕。这些都是见组合口三等小韵。上声准韵 10 麤《王一》、《王三》作“丘陨反”、《王二》作“丘殞反”。“陨”、“殞”都是〔匣合三〕，据此 10 似当视为〔溪合三〕，《韵镜》、《七音略》亦均置三等，表一上却认为〔溪合四〕，是根据其反切下字“尹”〔羊合〕来拟定的。羊母字多作重组四等字的反切下字。我推测，在《唐韵》藉以分韵对象的某一切韵系韵书中，10 麤小韵的反切为前面“隄”，而尹小韵所涉而从“丘陨”讹作为“丘尹”，《唐韵》编者便认它为合口四等。即便“丘尹”仍表示合口三等的话，它之所以属于准韵，我们也可以看作是编者的疏忽罢了。“麤”是冷僻字，它属于准韵难以和 14“窘”、18“殞”属于軫韵同等看待。

2.1.3 《广韵》去声震韵其实也有一个合口小韵，即 23“吻”〔见合四〕，是见组合口四等，《王二》无，当是震、稔分韵以后误增于此。去声稔韵没有见组合口三等小韵。《王三》去声震韵有两个见组合口三等小韵：(20)^⑪“韵，为拮反”〔匣合三〕、(31)“攢^⑫，居韵反”〔见合三〕。这两个小韵在《广韵》分别并入去声问韵 02“运，王问切”〔匣合〕、07“攢，居运切”〔见合〕小韵里去了。^⑬

2.1.4 《广韵》入声质韵有四个合口小韵：25“颯”〔匣合三〕、26“率”〔生合〕、34“茁”〔知合〕、38“獮”〔晓合四〕。其中 34“茁，徵笔切”《王三》作(47)“茁，几律切”〔见合三〕，《王一》同，《王二》、《唐韵》均无。按，当有一个切韵本子已区分质、術二韵，在那里“茁”小韵按“几律切”之音增加在质韵末，后有另一个本子（可能就是《广韵》）将其音改为“徵笔切”，但其小韵归属仍之未改。“徵笔切”与術韵 09“怵”〔知合〕同音，本当合并于此。至于 38“獮”，它在质韵最末，也不见于《广韵》以前的韵书，当系在质、術分韵以后误增于此。它与術韵 14“穢”〔晓合四〕同音^⑭，本当合并于此。如此看来，《广韵》入声质韵本来的合口小韵只有 25“颯”和 26“率”，是见组合口三等和庄组合口小韵。入声術韵没有见组合口三等小韵，術韵韵末有一个庄组合口小韵 13“黝”〔庄合〕，它不见于《广韵》以前的韵书，当系分韵以后增加于此。

2.2 从表一中也可以看到，《广韵》平声淳韵和上声准韵有一些开口小韵（包括帮组小韵），即平声淳韵 17“趣”、18“砢”；上声准韵 11“蠹”、13“臙”、14“濇”、15“宸”。这些小韵均在韵末，除了准韵 11“蠹”以外都不见于《广韵》以前的韵书即《切三》、《王三》（平声真韵）、《切一》、《切三》、《王一》、《王二》、《王三》（上声軫韵），可见这些均系分韵以后增加于此的。按：《广韵》平声真韵、上声軫韵都没有新增加的小韵，当是《广韵》编者将平声真韵和淳韵、上声軫韵和准韵各作连续的一个单位，把他们要增加的小韵不管开合等位都附在淳韵和准韵韵末了。至于准韵 11“蠹”，当是因为它本夹在几个合口小韵中间（参看《王三》的小韵次序），所以《唐韵》编者错把它归到准韵了。

2.3 综上所述，《广韵》真韵里面的合口小韵除了分韵以后增加或改动的以外，都属见

组合口三等和庄组合口。见组合口三等小韵平、上、入声合起来一共七个，为数不多，但这些都见于真韵而不见于淳韵，这应该出于有意的分配。庄组合口小韵除術韵 13“黼”系后来增加者以外，只有入声质韵 26“率”一个，这一小韵从排列次序来看不会是随意增加的，它见于质韵当非偶然。^⑤真、淳韵平、上、去声都没有庄组合口小韵。

2.4 基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把真、淳分韵本来的音韵条件归纳为表二。帮组本不分开口，在真、淳分韵时作开口看待了。相当于真韵庄组开口的几个平声小韵和入声小韵已在陆法言原本《切韵》中分别构成了独立的平声臻韵和入声栲韵^⑥，这里以斜体识之；与平声臻韵相配的上声庄组开口小韵在稳韵（欣韵上声），去声庄组开口小韵则在震韵（即 17“櫬”）。如上所记，《王三》去声震韵见组合口三等小韵在《广韵》并入问韵。

表二 《广韵》真、淳分韵的音韵条件

组 开合	帮组 四等、 帮组 三等	知 组	精 组	章 组	见 组 四 等	见 组 三 等	庄组
开口 ien/t	真、軫、震、质					臻、(稳)、震、栲	
合口 yen/t	淳、准、稔、術				(问)		

2.5 如表二所示，真、淳二韵分化的条件并不是单纯的开合口，在合口小韵中见组三等和庄组小韵归属于真韵一边，那么，如此分韵的语音基础是什么呢？

我们把原来的真韵开口拟为 ien/t、真韵合口拟为 yen/t，这是音位音值^⑦，其语音音值略可拟为[in/t]、[yn/t]。不过仔细想来，开口[in/t]在帮组三等和见组三等之下实为[m/t]。^⑧因为重组三等的声母是不带腭化成份 j^⑨的，所以[in/t]当受其声母影响而作[m/t]来实现。

合口[yn/t]则在见组三等和庄组之下实为[ym /t]。由于声母不带腭化成份 j 或是卷舌音，[y]的舌位就应该稍低一些，圆唇动作随之较松，圆唇因而也解除得可以早一些，结果在韵尾[n/t]前会露出非圆唇的[i]来。如此看来，原来的真韵在语音上大致可分为四种韵母：

开口 ien/t ①[in/t]：帮组四等、见组四等、知组、来母、精组、章组

②[m/t]：帮组三等、见组三等

合口 yen/t ③[yn/t]：帮组四等、见组四等、知组、来母、精组、章组

④[ym /t]：见组三等、庄组

根据上面的拟测，我们就可以说，《唐韵》编者着眼于韵尾[n/t]前的元音是非圆唇[i][i]还是圆唇[y]的不同，让韵母①、②、④共同构成真韵，而让韵母③单独构成淳韵了。换言之，真、淳分韵的语音条件并不是介音圆唇与否，而是韵尾前的元音在语音上圆唇与否。顺便要提一下：从表一也能看到，《王三》平声真韵、入声质韵都把韵母属于②、④的小韵多聚在韵末，即多聚在平声真韵（42）以下、入声质韵（39）以下。原本《切韵》亦当如此，这表明陆法言他们已经感觉到了韵尾[n/t]前的元音有[i]和[i]的不同。

至于原来的去声震韵见组合口三等小韵并入了问韵，那应该是因为④[yin]在去声之下接近了文韵 yan[yən]，遂与此同音了。

三 真、淳等分韵的目的

3.1 《唐韵》把原来的十一韵分为二十二韵，其目的何在？这应该是《唐韵》编者要发挥《切韵》序里“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的精神，根据元音音色的微细不同而增加了韵部。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⑧，理想主义是不一定要求现实必须与理想一致的。一般认为，唐代人押韵的实际情况大略合乎《广韵》韵目所注“同用”的范围，似乎没人遵守《切韵》一百九十三韵的区别。

3.2 那为什么《唐韵》分韵的对象只止于真、寒、歌韵，其他开合同居的诸韵则均未分开呢？对这一问题全面展开讨论很困难，这里只想将脂韵跟真韵加以对比，思考一下相关的问题。

脂韵 *iei*、*yei* 是跟原来的真韵 *ien*、*yen* 平行的，在语音上当分 ④ [i]、⑤ [ii]、⑥ [yi]、⑦ [yii] 四种韵母，其分布条件与真韵 ①、②、③、④ 相同。

脂韵没有一分为二的原因应该是：④、⑤、⑥、⑦ 四种韵母都是以元音 [-i] 收尾的，因此它们之间的不同很少影响到相押时的谐和感。真韵的情况与此不同，①、②、③、④ 四种韵母虽然都是以 [-n/-t] 收音的，但 [-n/-t] 是辅音，响度比 [-i] 差些，因此 [-n/-t] 前面元音的音色对相押时的谐和感影响较大^⑨，因而真韵才分为真、淳二韵了。

真韵分真、淳二韵（和臻合起来就分为三韵）似乎也跟韵尾 -n/-t 的性质有关。-n/-t 是舌尖音，舌尖是舌头最灵敏、最易加以细微控制的部分，因而其与齿龈（或齿背）成阻的部位在一定的音韵条件（如见组合口三等）之下会保持一定，前后变异极小，使得前面元音的音色十分稳定，故容易对此加以分类。

那么仙韵 *ian*、*yan* 为什么没有分呢？那当是由于仙韵的主要元音较低，其在语音层次上的表现受介音或声母的影响较少的缘故吧。其实，铤本、锴本《篆韵谱》、《古文四声韵》以及《刊》（即五代刊本 P.2014）都把仙韵分为仙（僊）、宣两部，这应该是反映各自所据韵书的情况。不过，除《刊》以外，仙（僊）、宣之分只不过是（按《广韵》的小韵次序来数^⑩）把原来的仙韵里从 01 “仙”（心开）至 20 “全”（从合）小韵作仙韵，把从 21 “宣”（心合）以下分作宣韵罢了。新的仙韵虽然大多是开口小韵，但最后一个“全”是合口小韵；宣韵虽然多是合口小韵，但也有一些开口小韵如 31 “涎”（邪开）、39 “乾”（群开三）、40 “愆”（溪开三）等。《古文四声韵》上声也把獮韵分为獮、选二部，但也不过是把 34 “选”以下几个小韵机械地分作选部罢了^⑪。《刊》则改正了这一不周之处，完全按开合之别（帮组归开口）来分仙、宣二韵了。P.5531 分入声薛韵和雪韵^⑫，也是全按开合来分的。

3.3 附带也讨论一下《王三》平声歌韵一些开口三等小韵在《广韵》属于戈韵的问题。这种小韵《广韵》戈韵有三个^⑬，即：

21 “伽，求迦”（群开三）、22 “佉，丘伽”（溪开三）、23 “迦，居伽”（见开三）。

这三个小韵跟一些合口三等小韵一起都放在平声戈韵韵末。我认为，区分平声歌韵和戈韵的语音标准当在于韵母是单元音还是复元音，换言之 [a] 是长音还是短音这一点。现代汉语语音的一个特点是：如果声调、重音等条件相同的话，韵母以及音节的音长不管它有没有介音或韵尾都基本相同，中古时代应该也是如此的，那么 [a] 音在戈韵 [ua][ya][ɿa] 中应该比在歌韵 [a] 中多少短一些。长短也会影响 [a] 音的音色。

四 真、谆分韵后的小韵排列次序

4.1 按理说，把原来的真韵分作真、谆二韵时，最易采取的办法应该是：从原来的真韵中把见组三等和庄组以外的合口小韵（除了要让首字充当新韵目的小韵提到韵首以外）全都按原来的先后次序取出来排列，构成谆韵；剩下的小韵也按原来的次序排列成新的真韵。如此产生的一种小韵次序可称作A型。其实，真、谆二韵的小韵次序并不一定符合A型，如下文所述。请参看表一。

4.2 去声稇韵的小韵次序完全符合A型：先把原来的去声震韵（25）“稇”小韵提到韵首作01，接着把其他合口小韵都按原来的先后次序排列在下面。

去声震韵也大体符合A型，不过有些抵牾，即（03）“遴”当作03而实作05，（06）“疚”、（07）“印”当作06、07而实作19、18。抵牾的原因似乎在于写稿的过程中，写稿者有些粗心大意，把一些小韵的次序颠倒了，或抄漏了再补在下面^⑧。

4.3.1 入声质韵也大体符合A型。《广韵》入声质韵的小韵次序从01至26完全符合A型原则，27以后就有些杂乱了。不过，《唐韵》在这部分也符合A型，即：

<26>^⑨26（40）“率”、<27>33（41）“笔”、<28>29（42）“密”、<29>30（43）“弼”、<30>31（44）“乙”、<31>32（45）“聃”、<32>27（48）“叱”、<33>36“暨”。28（46）齠不见于《切三》、《王二》、《唐韵》，当是增加小韵。

由此可见，《广韵》的次序混乱的原因就在于把<27>“笔”挪后作33，把<32>“叱”提前作27。“笔”作33当是写漏了补在后面，“叱”作27未审何故。28（46）“左为“齠”右为“出””可能在《广韵》所据本子位于“叱”后，跟“叱”一起提到前面来了。总之，这些不同都应该出于《唐韵》以后的改动。《广韵》入声质韵的小韵次序可称为A型，斜体表示例外较多。

4.3.2 入声术韵也大体符合A型，但例外较多，也当作A型。（29）“橘”、（30）“萃”作02、03是跟着（28）“術”一起带到韵首的。其他不合A型之处有（32）“出”作11，（17）“焮”作12，（34）“穢”作14，（38）“黜”作08。11（32）“出”当是写漏了补在后面的。12（17）“焮”因夹在开口小韵之间，当在分韵时看漏了，而补在后面。《唐韵》在<06>06（26）“邨”和<09>07（35）“律”中间有<07>（33）“趨，其聿”（群合四）和<08>（34）“颺，许聿”（晓合四）两个小韵，《广韵》把<07>（33）删去了，而将<08>（34）（首字换作“穢”）放到韵末作14。（38）“黜”作08盖为误倒。至于08“黜”、11“出”、12“焮”的位置《唐韵》已如此。

4.4.1 平声真韵的小韵次序看来相当混乱，但还能看出跟原来的真韵小韵次序有一定的关系。不符合A型原则的有下面九处，其中能推测出原因的大约一半，即：

1. （10）“珍”当在03“因”后而实作14。这应该是抄漏了补在后面的。
2. （16）“獮”当在07“神”后而实作02，未审何故。
3. （14）“申”当在06“仁”后而实作10。这应该是抄漏了补在后面的。
4. （23）“亲”、（24）“磳”当在18“秦”后，而实作08、09，未审何故。（24）字少，当是误跟（23）一起提前的。
5. （26）“银”当在19“寅”后，而实作23，（28）“巾”当在20“纫”后而实作24。这些恐怕是出于把重组三等小韵凑在一起置于韵末的意图。09（24）“磳”、13（18）

“穉”的次序则未改之，盖是疏忽。

6. (29) “民”当在 24 “巾”后，而实作 33。这应该是抄漏后补在韵末。或许是因为“民”为唐太宗的名讳，有人有意写漏了，为后人所补。

7. (30) “宾”当在 20 “纫”后，而实作 11，未审何故。

8. (35) “频”当在 20 “纫”后，而实作 22，盖与 21 (36) “缤”误倒。

9. (42) “齧”至 (49) “麿”次序有些混乱，如 (42) “齧”当作 25 而实作 30，(49) “麿”当作 32 而实作 25 等，皆未审何故。这些小韵都在重组三等系列之中。

除此以外《广韵》平声真韵的小韵次序都承袭了原来真韵的小韵先后次序。平声真韵的小韵次序可称 A 型。

4.4.2 平声谆韵的小韵次序不符合 A 型，看似十分混乱。但如果拿它和平声真韵的小韵组次（声母次序）对比，就能看出，分韵者有意让平声谆韵的小韵组次符合^⑧平声真韵，请看表三。

表三 《广韵》平声谆韵小韵组次与平声真韵对照表

声母	章	彻	澄	心	常	日	船	来	知	清	精	昌	从	羊	邪	见 _{合四}
平声谆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平声真韵	01	02	15	04	05	06	07	12	14	08	16	17	18	19		

由此可知，平声谆韵小韵组次除了 03 “醜”、10 “逡”以外都符合平声真韵。15 “旬”、16 “均”在真韵中没有相配的小韵，即按《王三》的小韵次序排列。

这种小韵排列方式，即将一个合口韵^⑨的小韵按与之相配的开口韵的小韵组次排列，可称作 B 型。

4.5 上声轸韵的小韵组次也基本符合平声真韵，请看表四。

表四 《广韵》上声轸韵小韵组次与平声真韵对照表

声母、开合	章开	彻开	常开	日开	书开	来开	澄开	见开四	从开
上声轸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平声真韵	01	02	05	06	10	12	15		18
声母、开合	精开	并开	疑开三	清开	群合三	羊开	明三	明四	匣合三
上声轸韵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平声真韵	16	22	23	08		19	28	33	26

由此可知，上声轸韵的小韵组次除了 09 “尽”、13 “筠”、15 “引”、18 “殞”以外都符合平声真韵。09 “尽”当是与 10 “榼”误倒，18 “殞”当与 16 “愍”、17 “泯”误倒。

这种小韵排列方式，即将一个仄声韵的小韵按与之相配平声韵的小韵组次排列，可称作 C 型。

上声准韵的小韵次序则是 A 型，(04) “尹”、(05) “筠”当在 05 “蠢”后而实作 02、03，当是和 (03) “准”一起提到韵首的。

五 有关诸韵的小韵排列类型以及其与《篆韵谱》、《古文四声韵》的异同

5.1 关于分韵后的小韵排列次序还有两个问题有待我们分析。

一，《广韵》寒、桓韵和歌、戈韵的小韵是怎样排列的呢？

二，铉本、锴本《篆韵谱》和《古文四声韵》有关各部的小韵^⑧是怎样排列的呢？

本章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先在表五上介绍我们分析的结果，将其与《广韵》真、谆韵的情况加以对照。表上 A、B、C 的涵义如上所述：A 表示按原来真、寒、歌韵的小韵先后次序排列，B 表示按与此相配的开口韵的小韵组次排列，C 表示按与此相配的平声韵的小韵组次排列。此外 X 表示难以归纳出任何排列规则者；BA 是 B 型和 A 型的复合，参看 5.4.1 所述；斜体表示例外较多。

表五各栏上行记《广韵》的小韵排列类型，下行括弧内左边记铉本《篆韵谱》的小韵排列类型，右边记《古文四声韵》的小韵排列类型，使其与《广韵》对照。锴本《篆韵谱》与铉本相同，只是入声末韵未分开合，其小韵次序略合《王三》。《唐韵》所存部分的小韵排列类型均和《广韵》同，只有入声质韵是 A 型（参看 4.3.1）^⑨。

表五 《广韵》（附铉本《篆韵谱》、《古文四声韵》）有关诸韵的小韵排列类型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真韵 A (A A)	谆韵 B (B A)	轸韵 C (C C)	准韵 A (A A)	震韵 A (A A)	稕韵 A (A A)	质韵 A (A A)	术韵 A (A A)
寒韵 X (X A)	桓韵 BA (BA A)	旱韵 C (C A或C)	缓韵 C (C C)	翰韵 A (A A)	换韵 A (A A)	曷韵 A (A A)	末韵 A (A A)
歌韵 A (A A)	戈韵 ^⑩ B (B B)	哿韵 C (A A)	果韵 C (A A)	个韵 A (A A)	过韵 BA (A BA)		

《古文四声韵》上声早部只有五个小韵，既似 A 型又似 C 型，难以判定。如作为 C 型，它既符合《广韵》寒韵又符合其自身的寒韵。

P.5531 分薛、雪二韵采取 A 型。^⑪《刊》(P.2014) 分仙、宣二韵则是依该卷的通例按五音的类别来各自排列小韵。^⑫

5.2 对表五中《广韵》真、谆韵的小韵排列类型已经说明过了。下面分析一下《广韵》和《篆韵谱》、《古文四声韵》之间小韵排列类型的异同。

5.2.1 关于平声真韵的小韵次序，《篆韵谱》基本符合《广韵》，该算 A 型。《古文四声韵》则与《广韵》抵牾较多，而基本符合《王三》，请看表六。表上“首字”是《古文四声韵》同音字组的首字。

表六 《古文四声韵》平声真部小韵次序与《王三》、《广韵》对照表

首字	真	因	珍	新	辰	仁	申	神	邻	陈	津
声母	章	影四	知	心	常	日	书	船	来	澄	精

续表

古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王	01	09	10	11	12	13	14	15	17	19	20
广	01	03	14	04	05	06	10	07	12	15	16
首字	秦	亲	寅	固	贫	民	巾	宾	嫫	频	麤
声母	从	清	羊	疑三	并三	明三	见三	帮四	滂四	并四	见三合
古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王	22	23	25	26	47	29	28	30	36	35	49
广	18	08	19	23	29	33	24	11	21	22	25

由此可见,《古文四声韵》平声真韵的小韵排列是A型,例外只有〔16〕“贫”^⑤、〔17〕“民”、〔20〕“嫫”。〔16〕当是把《广韵》式的小韵次序改漏了,〔17〕、〔20〕当系误倒。^⑥《篆韵谱》则基本符合《广韵》。

关于平声谆韵的小韵次序,《篆韵谱》基本符合《广韵》,该算B型。《古文四声韵》则与《广韵》抵牾很多,而基本符合《王三》,可算A型。具体情况从略。

5.2.2 关于上声軫韵的小韵次序,《古文四声韵》符合《广韵》,《篆韵谱》也基本符合《广韵》,因此都算C型。《古文四声韵》的C型是符合《广韵》平声真韵的组次,不符合自己平声真部的组次的。

关于上声准韵的小韵次序,《篆韵谱》、《古文四声韵》都符合《广韵》,该算A型。

5.2.3 关于去声震韵的小韵次序,《古文四声韵》符合《广韵》,该算A型。《篆韵谱》也算A型;虽然《广韵》19“疾”、20“《广韵》去声震韵倒数第10字(匹刃切首字)”《篆韵谱》作[06]^⑦、[05]合乎A型规则,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混乱,即05“遯”作[19],10“上为“卅”下为“馭””作[15]、12“愁”作[17],这些当是抄漏了补在后面的。

至于去声稔韵的小韵次序,《篆韵谱》、《古文四声韵》都基本符合《广韵》,该算A型。

5.2.4 关于入声质韵的小韵次序,《篆韵谱》基本符合《唐韵》(参看4.3.1),该算A型。《古文四声韵》则符合《广韵》,该算A型。

关于入声术韵的小韵次序,《篆韵谱》符合《广韵》,故算A型。02(29)“橘”《篆韵谱》作[04],符合《王三》的次序。术韵在《古文四声韵》分聿、术二部,小韵次序皆符合《广韵》,表五便将此二部合起来记作A型。

5.3 关于寒、桓和歌、戈分韵后的小韵次序,本文主要对平声寒、桓韵和去声个、过韵加以说明,因为这两韵的情况较为复杂。至于其他诸韵一概从略。

现把《广韵》、《王三》、铉本《篆韵谱》、《古文四声韵》四书中这四韵的小韵次序对照起来作成表六。“首字”是《广韵》的小韵首字,与其他三书的小韵首字不一定相同;“声母”只记该小韵的声母,开合从略,只对开口韵中的合口小韵和合口韵中的开口小韵用斜体标其声母。

表六 平声寒、桓韵和去声个、过韵《广韵》、《王三》、
铉本《篆韵谱》、《古文四声韵》小韵次序对照表

平声寒韻					平声桓韻					去声箇韻					去声過韻												
首 字	聲 母	小韻次序				首 字	聲 母	小韻次序				首 字	聲 母	小韻次序				首 字	聲 母	小韻次序							
		廣	王	篆	古			廣	王	篆	古			廣	王	篆	古			廣	王	篆	古				
寒	匣	01	01	01	01	桓	匣	01	02	01	01	箇	見	01	01	01	01	過	見	01	18	01	01				
豨	疑	02				𠄎	疑	02	05	17		賀	匣	02	02	02		和	匣	02	16	02	02				
單	端	03	15	02	02	端	端	03	11	02	05	佐	精	03	03	03	02	挫	精	03	12	05	03				
安	影	04	16	03	03	𠄎	影	04	03	16		𠄎	端	04	04	06	03	課	溪	04	23	11					
難	泥	05	27	05	08	端	透	05	09	03		邏	來	05	05	08		唾	透	05	17	10	04				
餐	清	06	22	04		酸	心	06	10	04		𠄎	溪	06	06	04		播	幫	06	08	03	05				
灘	透	07	25	06		團	定	07	14	05		餓	疑	07	07	05		剗	清	07	14	07	06				
珊	心	08	28	12		橫	從	08	06	06	03	馱	定	08	22	07		磨	明	08	13	13	07				
壇	定	09	18	07	05	官	見	09	13	07	06	奈	泥	09	11			悞	泥	09	15		08				
殘	從	10	24	08	07	鑿	來	10	04	08		些	心	10	29	09		破	滂	10	19	08	09				
干	見	11	17	09	04	歡	曉	11	08	10	04	呵	曉	11	32			座	從	11	30	15	10				
蘭	來	12	23	10	06	寬	溪	12	07	09	02	拖	透	12	28			卧	疑	12	10	06	11				
看	溪	13	20	11		鑽	精	13	12	11												譜	清	13			
預	曉	14	29			槃	並	14	19	12	07											貨	曉	14	09	04	12
濡	泥	15				瞞	明	15	21	13												情	定	15	21	09	
						潘	滂	16	26	14												縛	並	16			
						𠄎	幫	17		15												羸	來	17	24	14	
																						椽	端	18	25		
																						磋	清	19	31		
																						𠄎	心	20	26		
																						𠄎	影	21	27		
																						瀉	影	22	20	12	13
型	X	∕	X	A	型	BA	∕	BA	A	型	A	∕	A	A	型	BA	∕	A	BA								

5.4.1 关于平声寒韵的小韵次序，《广韵》只有开头 01 “寒”、03 “单”、04 “安”符合《王三》，其他都很混乱，找不到规则，只得认为是 X 型。《篆韵谱》基本符合《广韵》的先后次序，也算 X 型。[04] “餐”、[05] “难”当是误倒，[12] “珊”则抄漏了补在部末。《古文四声韵》符合《王三》，可算 A 型。

关于平声桓韵的小韵次序，《广韵》从 01 “桓”至 12 “宽”符合平声寒韵的小韵次序。13 “钻”以后平声寒韵没有与此相配的小韵，这一部分则符合《王三》。请看表七。

表七 《广韵》平声桓韵的小韵组次与《广韵》寒韵、《王三》寒韵对照表

声母	匣	疑	端	影	透	心	定	从	见	来	晓	溪	精	并	明	滂	帮
广韵桓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广韵寒韵	01	02	03	04	07	08	09	10	11	12	14	13					
王三寒韵	02	05	11	03	09	10	14	06	13	04	08	07	12	19	21	26	

可见,《广韵》平声桓韵是B型和A型的复合型,我们将之称为BA型。平声淳韵韵末15(34)“旬”、16(37)“均”也符合A型(参看4.4.2),但只为这两个小韵似乎不必把淳韵改称为BA型。B型合口韵并不一定都采取这种小韵排列方式,《广韵》平声戈韵四个帮组小韵却分散在B型排列之中。^⑤《篆韵谱》基本符合《广韵》,虽然有些混乱,但也可算BA型。[09]“宽”、[10]“欢”当是误倒,[16]“智”、[17]“刑”当是抄漏了补在部末。《古文四声韵》则基本符合《王三》,该认为A型。(02)“宽”、(03)“横”当是误倒。

附带也说一下去声换韵。《广韵》把《王三》翰韵(15)“穰”至(18)“窳”四个小韵跟(14)“换”一起提到韵首作02至05。《古文四声韵》亦按此顺序,《篆韵谱》则把这些小韵都按A型规则挪到后面去了。

5.4.2 关于去声个韵的小韵次序,《广韵》、《篆韵谱》都基本符合《王三》,该认为A型。08“驮”、09“奈”当是误倒,12“拖”当是抄漏了补在韵末;[06]“瘡”、[08]“逻”当是抄漏了分别补在[05]“饿”后和[07]“禡”后。《古文四声韵》只有三个小韵,也都符合《王三》。

关于去声过韵的小韵次序,《广韵》的情况看来相当混乱,似当认为X型,其实还能从中理出一些条理来。从16“缚”至21“侷”六个小韵皆不见于《唐韵》,可视为分韵后的增加小韵;此外13“誥”跟07“剡”同音,也不见于《广韵》以前的韵书,当系误增。除开这些小韵就能看出,过韵小韵的组次跟个韵有所一致,请看表八。

表八 《广韵》去声过韵的小韵组次与《广韵》个韵、《王三》个韵对照表

过韵首字	过	和	挫	课	唾	播	剡	磨	悞	破	座	卧	货	惰	洩
声母	见	匣	精	溪	透	帮	清	明	泥	滂	从	疑	晓	定	影
广韵过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4	15	22
广韵个韵	01	02	03	06	12				09			07	11	08	
王三个韵	18	16	12	23	17	08	14	13	15	19	30	10	09	21	20

就此可以看出,过韵从01“过”至05“唾”的组次都符合个韵。从06“播”至11“座”除09“悞”外都在个韵中没有与此相配的小韵,这一些小韵的组次大致符合《王三》。

从这一点入手,我们可以推测,在过韵分立之初,其小韵次序当是BA型,即在个韵中有开合相配者按B型排列,没有开合相配者则按A型排列,于是04以后的小韵次序当是:

*04“课”、*05“卧”、*06“惰”、*07“货”、*08“唾”以上B型; *09“播”、*10“磨”、*11“剡”、*12“悞”、*13“破”、*14“洩”、*15“座”以上A型。

*12“悞”在A型行列中，是因为与此相配的小韵09(15)“奈”被看过了，它在《王三》只有“奈”一字。

后来*05“卧”、*06“悞”、*07“货”三个小韵抄漏了，补在韵末作12“卧”、15“悞”、14“货”13“譜”是后加的，14、15当是误倒。这三个小韵在《唐韵》都只一字，释义又简短，是容易被看漏的。*14“涑”也属漏抄，补在当时即没有增加16“缚”至21“侷”时的韵末。这些变动《唐韵》已如此。《广韵》22“涑”即*14在增加小韵16“缚”至21“侷”之后，是因为它又一次被抄漏后补在增加小韵系列之后。07“剝”、08“磨”也当是误倒。

综上所述，《广韵》过韵的小韵次序可称为BA型。

《古文四声韵》的小韵次序符合《广韵》。《篆韵谱》的小韵次序则略合《王三》，似是A型，但例外较多，请看表九。

表九 《篆韵谱》去声过部小韵次序与《王三》个韵、《广韵》个韵对照表

首字	过	柁	播	货	挫	卧	莖	破	褙	唾	髀	踈	糲	羸	坐
声母	见	匣	帮	晓	精	疑	清	滂	定	透	溪	影	明	来	从
篆韵谱过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王三个韵	18	16	08	09	12	10	14	19	21	17	23	20	13	24	30
广韵过韵	01	02	06	14	03	12	07	10	15	05	04	22	08	17	11

《篆韵谱》这种情况可谓A型。[02]“柁”当是把《广韵》式的小韵次序改漏了，[05]“挫”、[06]“卧”和[11]“髀”、[12]“踈”分别当是误倒，[10]“唾”、[13]“糲”当被抄漏了分别补在[09]“褙”和[12]“踈”后。

六 调整小韵排列次序的目的和方法

6.1 本章基于上面两章的分析，对有关小韵次序处理的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些韵没有采用A型的方式，而特地采用了其他方式，其目的何在？

那应该是为了方便记忆。切韵系韵书作为在科场上作诗赋的押韵标准，是应考者需要熟记的，特别是平声二卷。^⑨那么，如果一个合口韵的小韵排列得和与此相配的开口韵的组次一致的话，那么这一合口韵就应该好记了。对于C型、BA型均可由此类推。就《广韵》来说，平声合口诸韵都是B型或BA型，上声诸韵开、合口韵（除上声准韵以外）都是C型，这就意味着只要把平声开口韵的小韵次序记好，那么平声合口诸韵及上声开、合诸韵的小韵次序都可以由此推演出来。这样就该方便多了。

6.2 第二个问题是：从事分韵工作的人要按B、C、BA各型来排列小韵应该是相当费事的，那么他们是否有什么办法来解除这个麻烦？

他们很可能采用一种卡片式的办法：先把一个韵里的每一个小韵都抄录在一张纸条上，然后把这些纸条按分韵条件各分二组（简称“开口组”和“合口组”），分别按原来的先后次序堆叠或平排起来；在这一基础上，如果把一个开口组或合口组纸条上的文字顺序连起来写稿的话，就会构成A型的小韵排列；如果对一个合口组的纸条按已经排好的开口韵的小韵组次加以调整后写稿的话，那么就会构成B型的小韵排列。关于C型、BA型均可由此类推。不过，在一个组里面纸条的次序有时也难免由各种偶然的原因而发生混乱，

或多或少脱离原来的先后次序，正如我们整理卡片一不小心也会如此。《广韵》平声真韵、平声寒韵的小韵次序混乱较多，甚至几乎乱杂无章，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去声诸韵（除个韵、过韵）和入声诸韵或许没有采用这种卡片式的办法，只按本文 4.1 所拟的方式进行分韵，所以都是 A 型。

6.3 第三个问题是：《篆韵谱》和《古文四声韵》的小韵排列方式都和《广韵》不尽相同，这出于什么原因？

这二书里的情况当各自反映所据切韵系韵书的小韵排列类型。现把《广韵》所据某一唐代切韵系韵书称为“甲”，铉本《篆韵谱》所据李舟《切韵》称为“乙”，《古文四声韵》所据的切韵系韵书称为“丙”。我们可以推测，平声真韵甲、乙俱作 A 型继承了分韵时原来的情况，丙作 A 型当是后来修改的，丙随之把平声淳韵从 B 型改为 A 型了。平声寒韵甲、乙俱 X 型也当是原来的，丙作 A 型则是后来修改的，丙随之把桓韵从 B 型改为 A 型了。

这样修改的目的何在？那应该是：在经过真、淳等韵开合分韵的“新式”韵书出现后一段年月之中，多数读书人自然已经掌握了没有分韵的“旧式”韵书的小韵次序，他们对于新式韵书的小韵次序是需要重新记忆的。但如果新式韵书的小韵次序按 A 型排列的话，虽然旧式韵书的一个小韵系列在新式韵书分成了两个系列，但在各系列中的小韵先后关系还是原来的，就应该好记、容易适应多了。何况在原来的真韵、寒韵、歌韵中开口小韵和合口小韵就有分居的倾向。丙把平声真韵、淳韵和平声寒韵、桓韵都改为 A 型似乎考虑了这么一点好处。

上声哿韵、果韵甲作 C 型，乙、丙俱作 A 型。这似乎是乙、丙的 A 型继承了原来的，甲的 C 型是经过修改的，为的是要使上声诸韵均作 C 型（不过把准韵改漏了），以便让它们的小韵次序分别跟与之相配的平声韵挂钩。

去声过韵甲、丙俱作 BA 型，乙作 A 型。这似乎是甲、丙的 BA 型（本来当是 BA 型）继承了原来的，乙的 A 型（本来当是 A 型）是经过修改的，因为对熟悉旧式韵书的小韵次序的人来说 BA 型应该没有 A 型好记。

6.4 本文所讨论的真韵、寒韵、歌韵各分为二韵后的小韵次序以及相关问题，看来十分琐碎，但通过这些讨论我们似乎对古人为改良韵书所发挥的智慧增加了一点认识，并窥见了一点他们的用心和散漫之处，因此这些讨论还可算是为切韵系韵书发展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附 注

① 下文称韵名都采取这种办法。如果只表示某一声韵，即冠以四声名称作“平声真韵”、“上声轸韵”等。

② 只有入声末韵与此相反，从原来的末韵中把开口小韵分出来构成曷韵了。

③ 这是天宝本《唐韵》，开元本《唐韵》尚无这些分韵，参看王国维（1921a）。

④ 王国维（1921c）考证，李舟作《切韵》当在代宗、德宗之世，即在八世纪后半叶。孟二冬（2002：754）考证，李舟约卒于贞元二年（786），年四十八。小川环树（1980）亦考证李舟的生平甚详。

⑤ 锺本《篆韵谱》、《古文四声韵》入声術部皆作聿部。《古文四声韵》在聿部之外立術部出于错误，参看王国维（1921b）。

⑥ 简称《王三》。其他切韵系韵书残卷的略称均据刘复等（1935）。

⑦ 本文所采用的声母的名称和“组”的范围基本按李荣（1956：4）所载，只是知组包括来母，章组包括日母和羊母。

⑧ 小韵首字和反切不一定和《广韵》相同。

⑨ 小韵的音韵地位按表一的方式记于（）号内，

⑩ 平声真韵 31 “贇”（影合三）《篆韵谱》铉本、锴本俱在平声諄部，当是后起的变化。

⑪ 表示《王三》小韵次序的数字放在（）内以区别于《广韵》的。

⑫ 《王三》“擻”字从“麋”，今据龙宇纯（1968：494）订从“麋”。《王三》在此字下云“古音居韵反，今音居运反”。

⑬ 《篆韵谱》铉本、锴本已经如此。

⑭ 術韵 14 “𦉑”当属合口四等，《七音略》置于合口三等有误。这一小韵《集韵》并入质韵“喬，休必切”小韵中，且把“喬”、“𦉑”作为异体字。“必”是帮母四等字，“休必切”当表示合口四等。在《集韵》见组合口四等除“橋”小韵（见合四）以外皆属质韵。

⑮ “率”小韵在《篆韵谱》铉本、锴本俱见于入声术韵（锴本聿韵），当系后来的改动。

⑯ 不过，入声质韵也有开口庄组小韵即 18 “𦉑”（初开）、28 “𦉑”（崇开），其中 28 亦见于栉韵。

⑰ 表示音位的//号从略。

⑱ ien/t 在庄组之下受卷舌声母的影响而作 $[i^n n/t]$ 来实现，这当是臻韵早就分立的语音基础。

⑲ 我认为重组在音位上是声母带 j （四等）和不带 j （三等）的对立，参看平山久雄（1997）。

⑳ 玄宗御撰天宝《韵英》共分五百八十韵乃是这种理想主义的极端表现。看王国维（1921d）。

㉑ 特别是 $[-t]$ ，它几乎在关闭的同时没有声音可听了，因此关闭之前元音的音色应该对押韵时的谐和感影响很大。

㉒ 《王三》平声仙韵的小韵次序也基本与《广韵》同，除去《广韵》韵末部分。

㉓ 在敦煌写本 P.2011《守温韵学残卷》（四声重轻例）字旁所注的韵目中也有宣韵和选韵，看罗常培 1931、周祖谟 1966。从“免”字注“选”，“緬”字注“獮”来看，其所据韵书中的分法也当与此相同。

㉔ 参看周祖谟 1983:766。

㉕ 《广韵》24 “𦉑，醋伽”亦似开口三等即（清开三）。此小韵的反切《王一》作“食和”，“食”当订为“仓”，《王三》作“仓禾”，《王二》与《广韵》同。按其反切下字“伽”当是“和”的错字，那么 24 和戈韵 02 “𦉑”（戈合一）为同音。

㉖ 《广韵》去声震韵 21 “亲”、23 “𦉑”小韵《王一》、《王三》有，《王二》无，22 “𦉑”小韵《王一》、《王二》、《王三》均无。由（06）“疾”、（07）“印”二小韵补写于 21 “亲”前可知，真、諄分韵时的底本没有 29（06）“亲”、23（30）“𦉑”两个增加小韵，情况与《王二》同，与《王三》有异。

㉗ 表示《唐韵》小韵次序的数字记于〈〉号内。

㉘ “符合”是对小韵排列的相对前后关系而说的，它并不意味着表示次序的数字都相一致。

㉙ 这里用“开口韵”、“合口韵”是为了叙述方便，真、諄二韵以及歌、戈二韵的区别都不纯粹以开合口为条件，如已上述。

㉚ 为叙述方便，这三书里的同音字群也称小韵。

㉛ 此外有 P. 2578《韵学残卷》存平声东韵至戈韵部分，亦分真諄、寒桓、歌戈诸韵，其文字排列的先后和《广韵》的小韵次序一致。参看周祖谟 1983：950—953。

㉜ 平声戈韵的小韵排列类型不包括韵末的三等小韵。

㉝ 周祖谟 1983：930 已看到了这一点：周先生说“薛韵为开口字，雪韵为合口字，而纽次依旧和‘切

韵’相同”。

⑭ 参看周祖谟 1983: 928—930

⑮ 表示《古文四声韵》小韵次序的数字记于()内。

⑯ 我们难以判定《篆韵谱》、《古文四声韵》里的这些误倒和抄漏是出自该书编纂或传写的过程还是在所据韵书已经如此。

⑰ 表示《篆韵谱》小韵次序的数字记于[]内。

⑱ 《广韵》平声戈韵韵末有一系列开口三等和合口三等小韵，这些略合《王三》小韵的先后次序。如果把这一系列算在内，平声戈韵就要算BA型。

⑲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六李揆传云：“乾元初，兼礼部侍郎。……及试进士文章，请于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登科记考》卷十乾元二年（759年）条引，参看孟二冬 2002: 398）。这可证明应考者本来是需要熟记韵书的。

参考文献

刘复等 1935 《十韵汇编》，北京大学研究院。

李荣 1956 《切韵音系》，科学出版社。

龙宇纯 1968 《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香港中文大学。

罗常培 1931 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

孟二冬 2002 《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出版社。

平山久雄 1997 重组问题在日本，《声韵论丛》第6辑；收于平山久雄（2005）。

平山久雄 2005 《平山久雄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王国维 1921a 书式古堂书画汇考所录唐韵后，《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第一册。

王国维 1921b 书古文四声韵后，《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第一册。

王国维 1921c 李舟切韵考，《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第一册。

王国维 1921d 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戢考声切韵武玄之韵铨分部考，据《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第一册。

周祖谟 1966 读守温韵学残卷后记，《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3 《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

日文

平山久雄 1962 切韵系韵书的例外的反切の理解につい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4集。

小川环树 1980 说文解字篆韵谱与李舟切韵。《ビブリア》第75号；收于《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一册，筑摩书房，东京，1997年。

征引古籍之版本

《古文四声韵》 1983 夏竦撰，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配抄本，李零、刘新光整理《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华书局，影印。

《广韵》 1960 陈彭年等撰，周祖谟校《广韵校本》，中华书局。

《刊谬补缺切韵》 王仁昫，宋濂跋唐写本，即《王三》：龙宇纯（1968）所收摹本。

《七音略》 2003 杨军《七音略校注》，上海辞书出版社。

《说文解字篆韵谱》 徐锴撰，同治三年冯桂芬刊本。

《说文解字篆韵谱》 1981 徐铉撰，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元刊本，《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第六卷，影印。

《唐韵》 刘复等 1935 所收蒋斧所藏唐写本残卷摹本。

《韵镜》 龙宇纯 1960 《韵镜校注》，艺文印书馆，台北。

晋方言古宕江摄舒声字白读音演变史*

乔全生

摘要 本文讨论了晋方言古宕江摄舒声字白读音自唐五代以来各个时期的演变情况,今晋方言汾河片、并州片宕摄字读同果摄歌韵,并州片、吕梁片宕摄还读同假摄麻韵,均保留了唐五代时的读音格局。还有部分点开口读同假摄麻韵,合口读同果摄歌韵,反映出其与前者不同的演变路径。

关键词 晋方言 宕江摄舒声字白读音 果摄 假摄

晋方言古宕江摄读音皆已混而不分,且其舒声字有比较丰富的文白异读。

晋方言古宕江摄舒声字白读音大体上有四种类型,即:1 单独为一类,2 与假摄麻韵合流,3 与果摄歌韵合流,4 开口为一类,合口为一类。晋方言古宕江摄舒声字白读音的不同类型及其与其他摄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古宕江摄字舒声白读不同的历史演变阶段。本文运用鲁国尧先生(2003)提出的“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方法着重讨论晋方言古宕江摄舒声字白读的历史演变。

1. 宕江摄独韵

就其读音来说,此种类型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是以云中片大同、天镇、怀仁、山阴以及靠近云中片的五台片中的朔州、平鲁为代表,读后低元音是其特征;二是以并州片文水为代表,读高元音是其特征,如下表所示:

	邦	烫	桑	张	巷	羊	双	光	矿	黄
朔州	pp	tʰb	sɔ	tʂɔ	xɔ	io	ʂuo	kuo	k'uo	xuo
平鲁	pp	tʰb	sɔ	tsɔ	xɔ	io	suɔ	kuo	k'uo	xuo
大同	pp	tʰb	sɔ	tʂɔ	xɔ	io	ʂuo	kuo	k'uo	xuo
天镇	pa	tʰa	sa	tʂa	xa	ia	ʂa	ka	k'a	xa
怀仁	pp	tʰb	sɔ	tsɔ	xɔ	io	suɔ	kuo	k'uo	xuo
山阴	pp	tʰb	sɔ	tʂɔ	xɔ	io	ʂuo	kuo	k'uo	xuo
文水	pu	tʰu	su	tsu	xu	iu	ts'u	ku	——	xu ^①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Y009)《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阶段成果之一。曾在南昌(2008)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承蒙多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这次发表了较大补充和修改。

有文献记录的宕江摄字读同阴声韵，不是与假摄麻韵同韵就是与果摄歌韵同韵，这种宕江摄单独为一类的现象文献记录较少。不过从语音演变的过程来看，云中片的后低元音和文水的高元音实际上可以代表这种类型前后不同的发展阶段（文水的u是音系重新调整的结果），然而它们的演变起点当是相同的。也即，当宕江摄字失去后鼻韵尾转入阴声韵时，果摄歌韵字已经后高化，故它们既不与假摄麻韵(α/a)同韵，也不与果摄歌韵($o/\gamma/\Delta/\Delta/\text{ei}$)同韵。

2. 宕摄读同假摄麻韵: α/a

最早注意到古汉语某些阳声韵可以和其他语言不带鼻韵尾的音节对音的是马伯乐，他（1920）在研究唐代不空金刚的梵汉对音时，发现汉字“莽”和梵文 *ma* 对音，但他认为“莽”读鼻化音 *mā*，恐不妥。汉书“莽”读 *ma*、*maŋ* 二音，故“莽”与梵文 *ma* 对音，韵母亦应为口音。唐末“天城梵书金刚经对音残卷”（以下简称“波书”）宕江两摄的阳声韵字在对音残卷中是丢失鼻韵尾的，如“当量长章常掌上尚”读 *ā*，“想”读 *yā*，“方妄”读 *vā*。（张清常 1963）

1930年修纂的《介休县志》卷十三《风土》记载：祖母曰娘（读若“牙”去音）。“牙”今介休读 [*ɲia*]，“娘”读 [*ɲia*]与波书读音相同。

清末流行于晋中一带的民间戏剧形式——太谷秧歌，其唱词的韵脚反映出百余年前晋方言并州片宕摄的阳声韵字丢失后鼻韵尾后读 [*ɒ*]、*[iɒ]*，与假摄字同韵。如：

《游神头》善唱：“你主仆下去游串刚，我去到禅堂院把茶凳坐，游串完上来吧，歇歇缓缓躺一躺，茶叶水不解渴咱切开西瓜。”婶婶唱：“演油庙塑神像，开光就把好戏唱，各村里拜神来看望村长，送缘布的来了坐席喝茶。”丫环唱：“程贻公拉胡胡时新的过场，程村恒就把须生唱，两只眼眯缝噪声子哑，玉小子把大黑唱，正旦是朝阳的李子华，郭会真学三盏灯细眉细噪，他在那里美庄还当的村长。”婶婶唱：“主仆们来在天王殿上，四大天王在两厢，那一个把蛇耍，一个就把塔来掌，那一个抱琵琶那一个唱打。”“单等你大叔转回家夫妻恩爱过人家，到明年把贵子养，见了大喜心开花，明年咱游神头还愿降香。”其韵脚字“刚、吧、躺、瓜、像、唱、长、茶、场、唱、哑、唱、华、噪、长、上、厢、耍、掌、打、家、养、花、香”除麻韵字外均为宕摄字，未见有江摄字。

3. 宕摄字读同果摄歌韵: o —— $ɔ$

（1）唐五代时的读音。变文及敦煌歌辞，其作品的叶韵往往会带上西北方音的色彩。如：敦煌歌辞《捣练子·孟姜女》第二首：“辞父娘了，入妻房，莫将身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房娘婆”如以今普通话读，不叶，按《广韵》，“房、娘”属阳韵，“婆”属戈韵，也不相叶。按今晋方言读，完全叶韵：汾河片今读 [*o*] 韵，并州片今读 [*ɒ*]、*[a]*、*[ɔ]* 韵。读 [*ɒ*]、*[a]* 韵可能是并州片原来的读音，*[o]*、*[ɔ]* 韵是汾河片方言北上扩展影响的结果。今太原市地名“长巷”读 [*ɬsuo xuɔ*³]，清徐县地名“东穆家庄”的“庄”读 [*ɬsuo*]，灵石县地名“彭家庄”的“庄”读 [*ɬsuo*]，和顺县地名“城家庄”的“庄”读 [*ɬsuo*]，太谷县“吴家庄”的“庄”读 [*ɬsuo*]，还保留有宕江摄读 [*o*] 韵的印迹。这片方言在读 [*ɒ*]、*[a]* 的白读音上面又覆盖了一层 [*o*]。今并州片的边陲地带孟县话白读还保留 [*o*] 韵可为一证。平遥话也很说明问题：宕江摄的白读有两层，一层是读 [*ua*]、*[yɔ]*，如：上 [*suə*³⁵]，

抢[$t\epsilon'y\epsilon^{53}$]; 另一层是读[o], 如: 帮[$p\epsilon^{13}$], 棒[$p\epsilon^{35}$], 忙[$m\epsilon^{13}$], 狼[$l\epsilon^{13}$]. 读[ua]、[ya]这一层是原有的, 读[o]这一层是北上的晋南汾河片方言覆盖上去的。

今处于西北地区陕北的晋方言佳县、吴堡、清涧话的“宕摄开口一等白读失落[ŋ]尾, 读开尾韵, 与果摄开口一等同韵, 吴堡: 银=罗 $\text{ɿ}uo$ | 汤=拖 $\text{ɿ}ə$ 。”(张维佳 2000)

可见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是叶韵的。再如《定风波·儒士》第一首:

攻书学剑能几何, 争如沙塞逞喽罗, 手持绿沉枪似铁, 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羨昔时军伍, 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 问儒士: 谁人敢去定风波?

这段韵文用晋方言读叶歌戈韵无疑。但以今普通话读, 按《广韵》读, “康”与别的字均不叶, 若按罗先生所据对音, “糠康帐”三字例外, 还保留[ŋ]尾的话, (38)也不能相叶。其实, 当时的阳声韵字已读[o]韵, “康”也应读[$k'o$]。“康”字只有读[o]韵, 才能与其他韵脚字相叶。这又一次证明今晋方音是唐西北方音一脉相承的直接后裔。

重刊于光绪六年(1880)的齐翀《三晋见闻录》记载:“杜工部诗‘坐间桑落酒, 来把菊花枝’。按:《水经注》, 河东郡民刘白堕采挹河流, 酿成芳酌, 熟于桑落之辰, 故名。‘桑落’又名‘索郎’。见陆放翁诗。”(33)“桑、索”相对应, $aŋ$ — ak , “落、郎”相对应, ak — $aŋ$, “桑落酒”的又名如果在北魏酈道元的记载时即有, 那么, 韵尾脱落的时间则在六世纪左右, (因酈道元卒年为公元527年), 此说似乎过早; 如果在陆游(此处出现陆游是因为《三晋见闻录》记载“见陆放翁诗”)的时代才有此别名, 那么其时则在十二世纪初。结合罗常培先生《千字文》汉藏对音, 宕摄字失落后鼻韵尾跟模韵同音, 读[o]韵。(1961, 36, 148)说明唐末宋时阳声韵已脱落、入声韵已弱化, 方能音同或音近。产生“语讹”。根据这些材料, 推测六世纪左右汾河片的阳声韵、入声韵韵尾即已脱落, 应当是可信的。今汾河片大多数方言“桑索”与“落郎”的韵尾已脱落, 读音完全相同, 读[o]韵。这似可认为最早明确反映汾河片阳声韵和入声韵韵尾弱化、脱落的记载。

《变文》中有“娘”与“炊(音托)个裹”叶韵的例子。(王雪樵 1992)

罗常培(1961)据《千字文》汉藏对音, 宕摄字跟模韵相近, 都读[o]韵, ②如下表:

《切韵》	《千字文》	汾河片白读	汾河片文读
唐开一[*aŋ]	傍 bo 邛 mo 囊 no 抗 k'o	-o	-aŋ
唐合一[*waŋ]	煌 ho 旷 k'o	-o	-uaŋ
阳开三[*iaŋ]	床 c'o 肠 jo 觞 ço 尝 ço 赏 ço 唱 ç'o'o	-o	-aŋ
	粮 lyo 墙 dzyo 厢 syo 两 lyo 象 syo'o 将 tsyo 相 syo	-io	-iaŋ
阳合三[*iwaŋ]	纺 p'o'o	-uo	-aŋ

关于[ŋ]尾是否完全消失的问题, 有必要提出讨论。罗常培同意马伯乐的意见, 还保留鼻化韵。罗常培认为如果[ŋ]完全消失, 即与阴声韵相同, 按照明泥两母的声母特点, 明泥两母在阴声韵中读 [mb]、[nd], 在阳声韵中还读 [m]、[n], 如果明泥母不读 [mb]、[nd], 就证明在 [e]、[o] 后面还有一个鼻化的 [ɳ], 没完全变成阴声韵。这个推理其实是有问题的。明泥两母在阴声韵、阳声韵中的读音不同时间发生在前, 阳声韵[ŋ]尾完全消失时间发生在后, 等到阳声韵完全消失成为阴声韵时, 声母的读音规律已时过境迁, 不再读 [mb]、[nd] 了。受罗常培影响, 李范文(1994)研究《掌中珠》汉字注音后, 认为《切韵》唐开一[aŋ]

韵，应拟为鼻化音[õ]。高田时雄（1988）认为：在十世纪的资料中有许多例子支持宕摄韵尾[-ŋ]脱落。但他又认为可以解释为元音的鼻化。根据古代文献和现代方音资料，鼻化音不能解释汉语方言中的全部事实。聂鸿音则认为当时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的宕梗两摄是既不带鼻韵尾也不带鼻化，而是纯元音韵。（1998，1967，又1985）我们认为，解释为不带鼻化的纯元音韵无疑是稳妥的。根据古代文献和现代方音资料，将一个读音同时解释为鼻音脱落、元音鼻化是自相矛盾的，故不宜解释为鼻化音。

（2）宋西夏时的读音。《掌中珠》中用汉字注音的32字，注[o]韵的字有：当桑刚党郎汤；西夏字注音共7字，用[o]音注唐韵的字就有5例。这说明宋代的西北方音宕摄字确有读[o]韵的现象，至于还有读[ã]、读[ɑŋ]的情形，应该是一种“词汇扩散”现象。罗常培（1961）据《千字文》汉藏对音，将上述《切韵》唐开一中的四个字注为[o]韵，（但又认为宕摄[ŋ]尾没完全消失，下文再谈）我们觉得是合理的，从唐五代时的少量变化到宋西北时的大量变化，再到后来今方言的宕摄字白读[o]韵，是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不宜再拟为鼻化音。稍前或稍后的对音文献足可证明这一点。

十一世纪回鹘文汉字译音中宕摄阳声韵尾脱落后也是读[o]。如：汤唐 to，藏奘 tso。昌 čo，尚 šo，光 qo。（聂鸿音1998，66）这表明十至十二世纪的西北地区文献都是读[o]。刻于乾祐七年（1176）的汉藏文合璧“西夏黑水桥碑”中，汉人名“王德昌”的“昌”藏文译作 cho，（王尧1978）与回鹘文译音 čo 一致。

十二世纪藏文注音的西夏残经中，宕摄字与果摄字共为一韵。如：果哥个刚董，黄皇凰火祸和河，亢眶可。（M.B.СоФронов 1968，33，37）宕摄“镑囊党汤桑郎”与果摄“磨那娑峨讹我”均为一韵。“疮幢窗床状”与丢失韵尾的入声字“浊”同为一韵。（同上34）

宋代笔记记载的河东方言特点与对音是一致的。

宋浙江人张师正《倦游杂录·语讹》记载：“关右人或有作京师语音，俗谓之獠语，虽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杨猷民，河东人，是时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诗寄郡中寮友，破题曰‘县官伐木入烟萝，匠石须材尽日忙。’盖以乡音呼‘忙’为‘磨’方能叶韵。士人而徇俗不典，亦可笑也。”（周祖谟1961，657-658）“忙”为唐韵字，“磨”为戈韵字，忙磨同韵，显然“忙”的鼻韵尾已脱落。所记为宋代河东方言，即今汾河片方言。汾河片今虽读“忙”为[ɤmɑŋ]，但读唐韵的大多数字还是[ɤmo]，与“磨”同音。由汾河片扩展到并州片平遥话的“忙”今也读[mɔ¹³]。

从回鹘文后鼻韵尾的脱落可以看出在宋代西北方言中[ŋ]尾是最不稳定的，直到现在，晋方言的后鼻韵尾还是非常少。

（3）清代及以后文献记载的读音。阳声韵宕摄后鼻韵尾脱落自唐至今是一贯的，虽金元明文献暂缺，但清代及以后县志和韵文均有记载和反映。如：

康熙五年（1666）序刊本《沃史·方言》记载：黄为活，张为勺，常为裳。乾隆二十三年（1759年）修《新修曲沃县志》也记载：黄为活，张为勺，常为裳。这里“黄”为宕摄合口一等匣母字，“张”为宕摄开口三等知母字，“活”为山摄合口一等匣母入声字，“勺”为宕摄开口三等禅母入声字，在今曲沃方言中，“活”和“勺”已经读同果摄歌韵，它们分别与“黄”和“张”为同音字，说明该方言宕摄舒声白读已经和果摄歌韵字同韵。

乾隆三十八年（1774）修纂的《临晋县志》卷二《方音篇》下篇记载：“两之谓略也，长之谓绰也，房之谓缚也，羊之谓药也，墙之谓雀也。”1923年重修的《临晋县志》卷四

《礼俗略》没有增加新的内容，几乎是照抄。

道光年间杨延亮编纂刊行的《赵城县志》卷十八《风俗附方言》记载了宕江摄同果摄的方言词：“汤之为拖也，狼之为罗也，桑之为梭也，王之为禾。”今赵城方言读“拖罗桑禾”四字均为[o]韵。

光绪七年（1881）修纂的《荣河县志》卷八《方言》记载：长为绰，王为月，张为酌，房为缩，羊为药，墙为雀，娘为约。光绪七年（1881）修纂的《荣河县志》卷八《方言》记载：长为绰，王为月，张为酌，房为缩，羊为药，墙为雀，娘为约。

光绪十年（1884）刊《山西通志》记载：霍山以北，房为缚，羊为药，养为乐（上），纺为缚（上）。霍山以南，谓汤为拖，狼为罗，桑为梭，王为禾。

1918年修订的《闻喜县志》卷八《韵转第一表》记载：“阳江养讲漾绛”韵叶“歌个”韵。如：扬（约平声）养痒汤（拓平声）张长（上声）长（长硕切）场肠娘（尼科切）相（相何切）想忘（文何切）网芒墙（禽何切）强量（临何切）两放（非摸切）尝（芍浊切）偿上疆档糠（可清平）炕昂（鹅）瓢（若浊平）狼（挪或罗）桑（莎），从直音、反切及今读看，韵母分别为[o]、[io]。

1920年修纂的《虞乡县志》卷之四《方言略》记载：两读作略，长读作绰，纺读作缚（上声），羊读作药，墙读作雀，强读作矍，方读作朔（按：下文有朔读作说），庄读作卓，王读作月，尝读作杓，汤读作陀，上读作杓。

1929年刊行的《新绛县志》卷一《方言略》用注音字母记录了新绛方言同音字表，比起其他方言直音记音要准确得多。这里还原为国际音标。宕摄“纺”读[fo]，“忘网惘”读[vuo]，“王”读[ye]，注曰：“惟村名读此音。”与梗摄的白读音相同。这可能与新绛方言部分字宕梗摄读音相同有关。

《山右丛书·松龕全集》（徐继畲著）有一首诗名为《啖糠词》：“富食米，贫啖糠，细糠犹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文中注为：初碾者为粗糠，再碾者为细糠。）这首词的韵脚是“糠可肠”，今汾河片、并州片方言均读[o]韵。今汾河片洪洞方言俗语云：“粗糠搅细糠[k'o]，吃得脖子转不过[kuo]。”“糠”与“过”押韵。

流行于清末民初的大同民歌的韵脚也反映了宕摄与果摄同韵。大同话今属晋方言大包片方言。如：“三条腿毛驴爬不上坡，洋烟鬼的精神不久长”，韵脚字“坡、长”均为[o]韵。

从历时考察，唐、宋、清代都有宕江摄字读果摄[o]韵的文献记载，而早期文献资料又都集中在西北地区或晋南地区；从共时看，今晋方言自南至北都有宕江摄字读[o]韵的方言来印证，可以说，今晋方言中宕江摄字读[o]韵的方言现象是唐五代以来顺着汾河流域由南到北逐渐扩展的结果。这一语音系统是主流系统，宕江摄字读成其他韵的只能是支流。

4. 宕江摄开合分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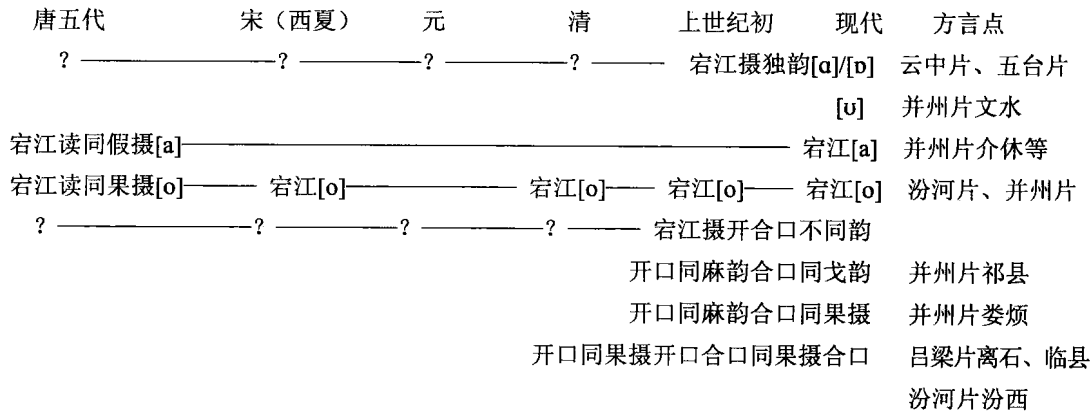
与上述几种类型不同，并州片的娄烦、祁县与吕梁片离石、临县和汾河片汾西等宕江摄开合口不同韵。如果仔细考察，这种类型亦可分为三种，一是以祁县为代表，这种方言，宕江摄开口与假摄麻韵同韵，合口与果摄戈韵同韵（果摄开合不同韵）；二是以娄烦为代表，宕江摄开口与假摄麻韵同韵，合口与果摄同韵（果摄开合口同韵）；三是以离石、临县和汾西为代表，这种方言宕江摄虽然也是开合不同韵，但开口与果摄开口同韵，合口与

果摄合口同韵，实际上与第三大类型类似。以上三种类型如下表所示：

	花	课	河	烫	桑	张	帮	光	黄
娄烦	xua	k'uəu	xəu	t'a	sa	tʂa	pəu	kuəu	xuəu
祁县	xua	k'ɔ	xu	t'a	——	tʂa	——	ko	xo
离石	xuA	k'ur	xɔ	t'ɔ	sɔ	tʂɔ	pɤ	kur	xur
临县	xuA	k'u	xɔ̄	tɔ̄	sɔ̄	tʂɔ̄	——	——	xu
汾西	xua	k'u	xu	——	su	tsu	——	ku	xu

娄烦和祁县的情况与离石、临县和汾西的演变不同，前者是宕江摄开合口分化之后分别与假摄和果摄发生关系，后者是宕江摄开合口分化之前与果摄同韵，然后与果摄一道发生开合口分化的状况。

以下是宕江摄在晋方言中的演变图：



附注

- ①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为u，疑当亦为u。
- ② 罗先生又在161页认为带鼻化音，与模韵不同，我们视为同韵。

参考文献

陈彭年等 1982 《广韵》，中国书店。

丁邦新 1998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高田时雄 1988 《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创文社。

侯精一、温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李范文 1994 《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鲁国尧 2003 《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罗常培 1961 《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学出版社。

马鉴、王希濂修，寻奎炜纂 1881 《荣河县志》。

穆尔赛修，刘海、温敬纂 1681 《山西通志》。

聂鸿音 1985 西夏语音商榷，《民族语文》第3期。

聂鸿音 1998 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民族语文》第6期。

- 齐 翀 1880 《三晋见闻录》。
- 乔全生 2008 《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华书局。
- 王雪樵 1992 《河东方言词语辑考》，山西人民出版社。
- 王 尧 1978 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 王正茂纂修 1774 《临晋县志》。
- 徐黄之、同振声等修，李抚、李林蔚等纂 1920 《虞乡县志》。
- 徐继畲 1936 松龛全集，《山右丛书初编》。
- 徐昭俭修，杨兆泰纂 1929 《新绛县志》。
- 杨延亮纂修，《赵城县志》，道光年间刊行。
- 余宝滋修，杨深秀纂 1918 《闻喜县志》。
- 张坊修，胡承琢、徐储纂 1759 《新修曲沃县志》。
- 张师正 2001 倦游杂录·语讹，《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张维佳 2000 陕西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首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青岛出版社。
- 周祖谟 1966 《问学集》，中华书局。

作者联系单位：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上古音“也”字归部简论

刘洪涛

摘要 上古音“也”字的归部，有歌部、支部和鱼部三种不同说法，现代学者一般都信从第一种说法。根据先秦秦汉古文字资料，凡是读音属于歌部的从“也”之字都是“它”字的讹变，第一种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从“也”字的本义以及韵文、假借、读若等资料来看，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是正确的，即上古音“也”字应该归支部。

关键词 也 它 歌部 支部

上古音“也”字的归部，有歌部、支部和鱼部三种不同说法。下面把他们归部的理由分述于下：

一、歌部说。代表人物为段玉裁（1775/1988，828）、江有诰（1812/1993，252）等。我们知道，研究上古韵部的主要资料有两种，一种是韵文资料，一种是谐声资料。“也”字作为语气词一般不用作韵脚，故而只能根据从“也”得声的字来确定其韵部的归属。从“也”之字，如“地”、“施”、“弛”、“池”、“驰”等都属歌部，因此一般都把“也”字归歌部。“鬣”字虽然也从“也”声，但是段玉裁（1775/1988，856）作为例外处理，归支部入声，因为按照段氏（1815/1988，628）的说法，“也”字的读音本来就在“十六、十七部之间也”。

二、支部说。代表人物为朱骏声（1849/1984，489—490、526—527）。朱氏把《说文》“弛”、“攸”、“柅”、“施”、“驰”、“弛”六字归歌部，但认为所从之“也”是“它”字的讹误。又把“匜”、“鼪”、“炮”、“弛”、“地”、“醅”等字归支部，认为“也”是“匜”字的初文，故而把“也”字归支部。

三、鱼部说。代表人物为董同龢（1948）。董氏（1948，173、185）采纳朱骏声随声分系的做法，把从“也”之字分别归歌部和支部。但是他认为根据从“也”声之字判断“也”字韵部的做法是间接的，“‘也’字的地位应当由他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认为《论语》“也”与“邪”通用，因此把“也”字归鱼部（1948，93、159）。

现在音韵学界的共识是，研究上古韵部，韵文资料优先于谐声资料，而谐声资料又优先于假借、读若资料。董同龢舍谐声而取假借，首先在方法论上就犯了一大忌。更为严重的是，他所举证的材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作为虚词的“也”、“邪”互换，义近的因素要远远大于音近的因素。基于以上两点，第三种说法应该已经没有人信从了（陈复华、何九盈 1987，344—345）。

现代学者一般都信从第一种说法而不是第二种说法，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朱骏声归支部的“匜”、“𪔐”、“地”、“𪔑”等字其实都应该归歌部。这些字归歌部应该没有问题，朱氏归支部是他的一个失误。现在能够确定属于支部的从“也”之字只有“𪔑”和“鬣”两个，而属于歌部的字可以说很多，从这一点来看“也”字归歌部的可能性更大。第二，“也”是“匜”的本字，既然“匜”归歌部，“也”字当然也应该归歌部。

说“也”是“匜”的本字，其主要根据是金文用为“匜”的字作“也”。其实古文字学者早已指出，金文中假借为“匜”的实际上是“它”字。不过，这些学者在指出所谓“也”是“它”字的同时，也为《说文》“匜”字篆形所误导，认为“它”、“也”一字（周法高 1975，7380—7389）。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到现在还有人相信，例如《金文编》“它”字下就说“与‘也’为一字”（容庚 1985，876）。随着出土古文字资料的日益丰富和研究的深入展开，学者对“也”字、“它”字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逐步取得了正确的认识：“它”是一种蛇的象形，是“蛇”的本字（张政烺 1979，63—70；2004，514—520）；“也”象小儿张口啼哭，是“啼”的本字（李家浩 2008，246—247）；“它”、“也”二字在古文字阶段区别明显，只是到了西汉武帝以后才开始混同（徐宝贵 2007，227—256）。既然“也”跟“匜”没有关系，“也”字是否归歌部也就不无疑问。而作为偏旁的“也”与“它”又存在讹混现象，因此需要对有关资料再做一彻底的检讨。

我们先从属于歌部的从“也”之字做起。属于歌部的从“也”之字有“池”、“匜”、“𪔐”、“施”、“𪔑”、“𪔒”、“𪔓”、“地”、“𪔔”、“他”、“𪔕”等，古文字资料业已证明这些字实际上都是从“它”的（何琳仪 1998，863—867；徐宝贵 2007，232—245）。^①《说文》从“它”的“𪔖”、“𪔗”、“蛇”等字，所从“它”后代文字也有变作“也”的（徐宝贵 2007，237、249）。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凡是从“也”而读音属于歌部的字，其字本来都应该从“它”。也就是说，真正的从“也”之字没有一个读音是属于歌部的。^②既然从“也”声之字没有一个属于歌部，“也”字也就不大可能属于歌部。

把第一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排除后，就只剩下第二种说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上古音“也”字应该归支部。

第一，从造字本义来看。“也”是啼号之“啼”的本字，而“只”又是从“也”分化出来的一个字（李家浩 2008，246—248）。上古音“啼”属定母支部，“只”属章母支部，那么“也”也应该归支部。

第二，从韵文资料来看。《诗·邶风·君子偕老》第二章：“玼兮玼兮，其之翟（狄）也。^③鬢发如云，不屑鬣也。玉之瑱也，象之撻也，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翟（狄）”、“鬣”、“撻”、“皙”、“帝”押韵（王力 1980，175）。上古音“翟（狄）”、“帝”、“撻”、“皙”皆属锡部，那么“鬣”也应属锡部。锡部乃支部入声，可证“也”应归支部。

第三，从谐声资料来看。从“也”声之字有“𪔑”和“鬣”两个字，它们的异体分别作“𪔒”和“鬣”，从“易”声，皆见于《说文》。“𪔑”字还有异体作“𪔓”，从“氏”声，见于《玉篇》。上古音“氏”声属支部，“易”声属支部入声锡部，可证“也”应归支部。^④

第四，从假借资料来看。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种“𪔔子”、乙种“𪔕子”都是“支子”的假借，详本文注^⑤。上古音“𪔔”、“支”都属支部，可证“也”应归支部。

秦汉文字或假借“毆”表示“也”（徐宝贵 2007, 231）。上古音“毆”应归脂部（陈复华、何九盈 1987, 349—350）。《说文》口部：“哇，读若醫”。“哇”属支部，可见从“毆”声之字虽然应归脂部，但音却与支部极近，这也说明把“也”归支部是合适的。

附 注

① 最末一字“醜”见于包山楚简 257 号，从“食”从“它”，即“醜”字的异体，看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 1991 年，图版一一一，60 页考释 [523]。

② 有些从“也”之字的性质比较复杂，可能有不同的来源。如“詒”、“詒”都见于战国文字（徐宝贵 2007, 237、245），《玉篇》把它们看作不同的字是正确的。但是，《楚辞·九章·招隐士》和《急就篇》“詒谩”的“詒”都作“詒”，跟从“也”的“詒”混同。也就是说，“詒”字有“詒”和“詒”两个来源。又如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种有“柅子”，乙种作“枳子”，都用作“支子”（李家浩 2008, 248），此“柅”字从“也”。战国文字有“柅”字，即后世的“柅”，此“柅”跟从“也”的“柅”混同。也就是说，“柅”有“柅”和“柅”两个来源。某个从“也”之字有歌部和支部两种不同的读音，应该都属这种情况，把它们看作不同的字比较合适。《说文》“弛”字的异体作“𨾏”，“读若弛”的“𨾏”即“豕”字异体，都跟支部有关系，古文字又有从“弓”从“它”之字（何琳仪 1998, 866），马王堆帛书从“它”之字或读为“弛”（徐宝贵 2007, 236、237、238、243），都跟歌部有关系，按理说也应看作两个不同的字，但是从意思来看它们又确实应是一字的异体。是马王堆帛书用字习惯特殊，还是《说文》的处理有误，现在还说不清楚，因此下文不再涉及“弛”字。

③ “翟”又作“狄”，见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317 页中栏。

④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𨾏”字假借“咤”字为之（徐宝贵 2007, 244），这应该是例外。战国中山王铜器铭文借“施”为“也”（徐宝贵 2007, 236），老簋铭文借“澹”为“池”（李家浩 2007, 248），也都属例外，与此相类。

参考文献

- 陈复华、何九盈 1987 《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董同龢 1948 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段玉裁 1775/1988 六书音均表，段玉裁（1815/1988）《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何琳仪 1998 《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 江有诰 1812/1993 廿一部谐声表，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
- 李家浩 2008 释老簋铭文中的“澹”字——兼谈“只”字的来源，《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
- 容 庚 1985 《金文编》，中华书局。
- 王 力 1980 《诗经韵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 徐宝贵 2007 以“它”“也”为偏旁文字的分化，《文史》3 辑（总 80 辑）。
- 张政烺 1979 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蚕神，《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北京；张政烺（2004）《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
- 周法高 主编 1975 《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朱骏声 1849/1984 《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

文本蕴涵的类型层级和推理机制

袁毓林 王明华

摘要 本文首先介绍逻辑学上的“蕴涵”概念和语义学上的“蕴涵测试”，接着介绍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文本蕴涵”及其识别。然后，根据识别文本蕴涵所需的各种知识的层面，分出不同的文本蕴涵的类型，揭示其背后的推理机制，并确定其识别难度。最后介绍采集“假设—文本”对的七种方法，以及相关的文本蕴涵语料库的建设和标注等方面的规范。

关键词 蕴涵、蕴涵式、蕴涵测试、文本蕴涵、“假设—文本”对、推理机制

0. 引言

随着语言信息处理研究不断地向内容计算深入，特别是随着信息检索技术从基于字符串匹配向基于语义理解发展，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学界逐步关注语言中广泛存在的同义异形现象。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最近几年，国外一些学者用“文本蕴涵”（textual entailment）来为语言中纷繁复杂的同义异形现象建立模型，并构造相应的推理和识别系统。有鉴于此，本文介绍跟文本蕴涵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希望语言学界的同仁能够关心这一研究动向，并从语言学角度推动这一研究向前发展。

1. 文本蕴涵的定义

这一部分先介绍逻辑学和语义学上的“蕴涵”、“蕴涵式”和“蕴涵测试”等概念，再介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广义的“文本蕴涵”概念及其相关工作。

1.1 逻辑学上的“蕴涵”和“蕴涵式”

蕴涵（entailment，一译：推演、衍推）本来是逻辑学概念，指的是前件（antecedent）与后件（consequent）之间的一种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关系：如果在前件为真的情况下后件一定为真，那么前件蕴涵了后件；也就是说，前件与后件构成了一种具有蕴涵关系的条件式（conditional）。例如：

(1) a. 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有水。 b. 如果地上有水，那么天下过雨。

从事理和经验来看，在(1a)中，前件“天下雨”只要是真的，那么后件“地上有水”一定是真的。因此，可以说前件“天下雨”蕴涵了后件“地上有水”；整个条件式“如果天下雨，那么地上有水”，表达的是一种蕴涵关系。由于后件“地上有水”为真，并不能保证前件“天下雨”为真；因而后件“地上有水”并不蕴涵前件“天下雨”。换句话说，

从(1a)这个条件式的真,不能有效地保证(1b)这个条件式为真。因为,虽然只要“天下雨”就足以造成“地上有水”;但是,除了“天下雨”之外,还有许多种造成“地上有水”的其他条件。也就是说,“天下雨”是造成“地上有水”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由此可见,蕴涵关系是一种单向性的逻辑推断关系。

在命题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中,蕴涵式(implication)纯粹是从真值函项(truth function)的角度来处理的;①它简单地规定:只要前件(记作 p)假、或者后件(记作 q)真,那么蕴涵式(记作 $p \rightarrow q$)就是真的;因此,析取式 $\neg p \vee q$ 在真值函项上等值于蕴涵式 $p \rightarrow q$,可以记作: $\neg p \vee q \equiv p \rightarrow q$ 。蕴涵式的真值情况可以用真值表的形式来说明:(t代表“真”,f代表“假”)

(2)	p	q	$p \rightarrow q$
	[1] t	t	t
	[2] t	f	f
	[3] f	t	t
	[4] f	f	t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件 p 和后件 q 的真假完全可以决定蕴涵式 $p \rightarrow q$ 的真假。并且,只有[2]前件 p 真而后件 q 假时,蕴涵式 $p \rightarrow q$ 才是假的;在其他[1][3]和[4]三种情况下,蕴涵式都是真的。反过来说,在整个蕴涵式是真的这三种情况下,只要前件 p 是真的,那么后件 q 一定是真的;只要后件 q 是假的,那么前件 p 一定也是假的。

当然,这种真值蕴涵只是真值条件关系的逻辑抽象。假如用日常自然语言中的“如果……那么……”一类格式,来对应上面(2)中的[1]-[4]四种情况的话;那么,有时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果。例如:

- (3) a. 如果发生强烈的地震,那么房屋就会倒塌。
- b. 如果 $2+2=4$,那么雪是白的。
- c. 如果普京是俄罗斯总统,那么卷心菜就是蔬菜。
- (4) a. 如果姚明是篮球运动员,那么他就不是运动员。
- b. 如果火星是一颗行星,那么地球绕着月亮公转。
- (5) a. 如果刘翔是篮球运动员,那么他得过跨栏冠军。
- b. 如果地球绕着月亮公转,那么火星是一颗行星。
- (6) a. 如果语言能创造财富,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是富翁了。
- b. 如果狗是鱼,那么地球长着翅膀。

(3)属于前件和后件都是真的情况,整个复句在蕴涵关系方面应该是真的。但是,只有(3a)这个复句是自然的,因为其前件和后件之间具有因果、推论等意义内容方面的联系;而(3b, 3c)这种复句是不自然的,因为其前件和后件之间缺少因果或推论等非真值的联系纽带。

(4)属于前件真和后件假的情况,的确跟逻辑上的情况一样,整个复句是不可接受的,在蕴涵关系方面也是假的。(5)属于前件假和后件真的情况,整个语句在蕴涵关系方面应该是真的。但是,自然语言中一般不能容忍这种类型的复句。(6)属于前件和后件都是假的情况,整个复句在蕴涵关系方面应该是真的。自然语言中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反事

实语句 (counterfactual) 而接受, 并藉此传达某种言外之意。^②

1.2 语义学上的蕴涵测试

现代语言学采取在语言内部研究语义学的策略, 于是, 句子之间的同义 (synonymy) 或同义互释 (paraphrase) 等意义上的相同关系、蕴涵 (entailment) 和预设 (presupposition) 等意义上的依从关系 (meaning-dependence)、逻辑上的不一致 (logical inconsistency) 等意义上的对比关系 (semantic contrastiveness), 便成了语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

(1) X: The defects of the plan were obvious.

(这个计划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Y: The demerits of the scheme were evident.

(这个方案的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

(2) X: The earth goes round the sun.

(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Y: The earth moves.

(地球在运转)

(3) X: John's son is called Marcus.

(约翰的儿子叫马库斯)

Y: John has a son.

(约翰有一个儿子)

(4) X: The earth goes round the sun.

(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Y: The earth is stationary.

(地球是静止)

例 (1) 中的 X 和 Y 之间是同义互释关系, 例 (2) 中的 X 蕴涵着 Y, 例 (3) 中的 X 是以 Y 为前提的, 例 (4) 中的 X 和 Y 在意义上不一致。^③

根据蕴涵的真值条件特性, 我们可以利用蕴涵关系, 通过有关的否定测试来区分蕴涵、预设和同义互释。规则如下:

(5) if $(P \rightarrow Q)$ and $(\neg Q \rightarrow \neg P)$, then P entails Q;

(6) if $(P \rightarrow Q)$ and $(\neg P \rightarrow Q)$, then P presupposes Q;

(7) if $(P \rightarrow Q)$ and $(\neg P \rightarrow \neg Q)$, then P is synonymous with Q;

(8) if $(P \rightarrow Q)$ and $(Q \rightarrow P)$, then P is equivalent to Q.

根据规则 (5), 在 X 蕴涵着 Y 的情况下, 如果 X 为真, 那么 Y 也为真; 并且, 如果 Y 为假, 那么 X 也为假。比如, 我们断定 (2) 中的 X 蕴涵着 Y, 根据是: 如果 X “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为真, 那么 Y “地球在运转” 也一定为真; 相反, 如果 Y “地球在运转” 为假, 那么 X “地球围绕着太阳转” 也一定为假。根据规则 (6), 在 X 以 Y 为预设的情况下, 如果 X 为真, 那么 Y 也为真; 并且, 如果 X 的否定为真, 那么 Y 仍然为真。比如, 我们断定 (3) 中的 X “约翰的儿子叫马库斯” 以 Y “约翰有一个儿子” 为预设, 根据是: 如果 X “约翰的儿子叫马库斯” 为真, 那么 Y “约翰有一个儿子” 为真; 并且, 如果 X 的否定 “约翰的儿子不叫马库斯” 为真, 那么 Y “约翰有一个儿子” 仍然为真。根据规则 (7), 在 X 和 Y 之间同义互释的情况下, 如果 X 为真, 那么 Y 也为真; 并且, 如果 X 为假, 那

么 Y 也为假。比如，我们断定 (1) 中的 X 和 Y 同义，根据是：如果 X “这个计划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为真，那么 Y “这个方案的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 也为真；并且，如果 X “这个计划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为假，那么 Y “这个方案的不足之处是很明显的” 也为假。^④从逻辑上看，如果 X 和 Y 同义，那么 X 和 Y 互相（双向）蕴涵；即 X 蕴涵着 Y，并且 Y 蕴涵着 X。根据规则 (8)，如果 X 和 Y 互相（双向）蕴涵，那么 X 和 Y 之间是一种等值关系 (equivalence)。从逻辑上看，等值关系其实是一种充分必要条件 (sufficient necessary condition) 关系。

1.3 自然语言处理上的“文本蕴涵”

在自然语言中，一种突出的现象是语义表达形式的多样性 (semantic variability)；即相同的意义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或者从不同的文本中推断出来。例如：^⑤

(1) a. What annoyed me was his hypocrisy.

(使我感到讨厌的是他的虚伪)

It was his hypocrisy that annoyed me.

(正是他的虚伪使我感到讨厌)

(2) a. He married a blonde heiress.

(他跟一个金发女继承人结婚)

b. He married a blonde.

(他跟一个金发女郎结婚)

其中，(1) 中的两个语言形式表达基本相同的意义，即它们之间具有同义互释关系；

(2) 中 b 的意思可以从 a 中推断出来，即它们之间具有蕴涵关系。为了方便，可以把这种不同文本之间的同义和蕴涵关系系统称为文本蕴涵 (textual entailment)。也就是说，文本蕴涵是一种广义的蕴涵关系，除了包括一般所说的单向的语义蕴涵关系之外，还包括同义关系这种双向的语义蕴涵关系。

这种文本蕴涵知识对于鲁棒性的语言处理应用来说，又是十分必要的；诸如信息检索、问题回答、信息抽取、自动文摘和机器翻译等，必须识别这些表达了有关输入（比如，查询、问题等）和所需的输出（比如，目标、回答）的多样化的表达形式。于是，就需要为语言中的这种表达多样性建立模型，以便应用系统能够识别一个特定的目标意义可以从不同的文本变异形式中推断出来。由于目前语言理论和计算技术的限制，我们还难以在深层的基于逻辑的语义表示平面来处理语义解释问题；因而这种模型只能在浅层的语义平面上建立，比如，基于不同的文本表达之间的蕴涵关系这种观念，通过直接对有关的词汇-句法单位进行操作，来发现概率性的语义推理规则。这样，通过为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蕴涵关系建立通用的模型，指定一个语言表达形式的意义可以从另一个语言表达形式推断出来的条件；来发展一种识别语言表达多样性的技术路线，从而为上述的多种语言处理应用服务。

为了明确起见，语言表达 (language expression) 可以定义为句法上连贯的文本片断，可以对它进行合式的、充分关联的句法分析；文本蕴涵可以定义为一个连贯的文本 (text) T 和一个被看作是假设 (hypothesis) 的 H 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 H 的意义（置于 T 的语境中解释时）可以从 T 的意义中推断出来，那么我们说 T 蕴涵 (entail) H （即 H 是 T 的推断），记作 $T \Rightarrow H$ 。从应用上看，假设可以分为两类：(1) H 是句子性表达，即 H 对于 T 所

描述的情况来说, 其真值总是为真(比如, 在上面的例 2 中, 假设 b 是一个句子形式); (2) H 是非句子性表达, 即 H 的存在性意义为真, 其意义存在于 T 所描述的情况之中(比如, 在上面的例 2 中, 假设还可以是“有[存在着]一个金发女继承人”等非句子形式)。

这种关于“文本蕴涵”的定义, 十分全面地抓住了为不同的应用所需的对于语言表达多样性的推理。拿问答系统来说, 它必须鉴别蕴涵了所期望的回答的文本。例如:

(3) a. Who killed Kennedy?

(谁杀死了肯尼迪)

b. the assassination of Kennedy by Oswald

(奥斯瓦德对肯尼迪的暗杀)

c. Oswald killed Kennedy.

(奥斯瓦德杀死了肯尼迪)

对于给定的问句(3a)来说, 文本(3b)蕴涵了句子性假设(3c); 因此, (3b)可以作为(3a)的答句。同样, 在信息检索中, 由(非句子性)查询表达形式所指谓的概念, 必须被相关的检索返回文档所蕴涵。在多文档自动文摘中, 摘要中省去的冗余句子或表达, 应该被摘要中的其他表达所蕴涵。在信息抽取中, 蕴涵关系存在于表达相同关系的不同的文本变体中。在指代求解中, 先行语通常蕴涵了指代表达。比如, 在“IBM will... The company...”这样的语篇中, IBM 蕴涵 company。^⑥

2. 文本蕴涵的层级类型、推理机制和难度等级

识别文本蕴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 需要综合运用语言知识、世界知识和逻辑推理等多方面的知识; 可以根据这些知识的层面分出不同的文本蕴涵的类型, 揭示其背后的推理机制, 并确定识别不同类型的文本蕴涵的难度等级。

2.1 词汇和句法层面的文本蕴涵

Bar-Haim et al. (2005)定义了对应于词汇和词汇-句法两种层面的蕴涵模型, 并为每一种层面的蕴涵关系描述了各种可以利用的推理机制。下面两小节, 简要介绍他们的分类体系。

2.1.1 词汇层面的文本蕴涵

在词汇层面上, 他们假定: 文本 T 和假设 H 都是由一组词语表达的, 暂时忽略功能词。于是, 如果 H 中的每一个词语 h 能够跟 T 中相应的主蕴涵(entailing)词语 t 相匹配, 那么 T 和 H 之间具有蕴涵关系。具体地说, 如果 h 和 t 共有相同的词目(lemma)和词类, 或者通过一系列词汇转换, h 可以跟 t 相匹配; 那么, 可以认为 t 蕴涵 h 。这样, 词汇之间的转换关系, 成为人们了解词汇层面上蕴涵关系的推理机制的钥匙。下面, 我们介绍他们文章中讨论的三种词汇转换。

[1] 形态派生。这种推理机制把两个词语看作是等同的, 如果通过某种形态派生, 一个可以从另一个上得到。比如, 名词化(如: acquisition \leftrightarrow acquire), 附属关系(如: Afghanistan \leftrightarrow Afghan), 或名词派生(如: terrorist \leftrightarrow terror)。

[2] 本体关系。这种推理机制利用词语之间的本体知识关系(ontological relations)。如果两个词语之间存在着一条有效的本体知识关系的链条, 那么一个词语可以从另一个词语上推出。比如, 同义关系(如: free \leftrightarrow release), 上下义关系(如: produce \Rightarrow make), 部

分-整体关系（如：executive \Rightarrow company）。

[3] 词汇世界知识。这种推理机制指反映在词汇层面的世界知识，藉此一个词语的意义可以从另一个词语上推出。比如，命名实体之间的关系（如：Taliban \Rightarrow organization）；词语之间的关系，诸如 WordNet 中的 cause 关系（如：kill \Rightarrow die）和 entail 关系（如：snore \Rightarrow sleep）。

2.1.2 词汇一句法层面的文本蕴涵

在词汇一句法层面上，他们假定：文本 T 和假设 H 都是由一组可通过依存关系分析而得到的句法依存关系来表达的。在这一层面上，他们忽略限定词（determiner）和助动词，但是包括涉及其他功能词的一些关系。于是，如果 H 中的关系可以被 T 中的关系所覆盖，那么定义 T 和 H 之间具有蕴涵关系。在有的情况下，如果构成 H 的所有关系逐词地出现在 T 中，那么可以认为 T 和 H 之间在词汇一句法层面上具有蕴涵关系；当然， T 中另有其他关系是允许的。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覆盖可以这样来获得：通过对 T 中的关系实施一系列转换，使之能够产生出 H 中的所有关系。这种转换至少有下列四种类型：

[1] 词汇转换。像上一小节所描述的，这种推理机制指替换 T 和/或 H 中相对应的词项。事实上，当运用形态派生时，人们已经假定句法结构被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比如，Mexico produces oil 可以被影射到 oil production by Mexico。

[2] 句法转换。这种推理机制指具有相同的词汇元素的句法结构之间的转换，并且转换不改变这些句法结构之间意义关系。典型的转换，比如，被动式—主动式转换，同位式转换（如：An Wang, a native of Shanghai \Leftrightarrow An Wang is a native of Shanghai）。

[3] 同义互释。这种推理机制指这样一种转换：改变一个文本片段的句法结构及其某些词汇元素，但是保持原来的文本和转换出来的文本之间的蕴涵关系。例如：

- (1) a. X is Y man by birth \Leftrightarrow X was born in Y
- b. X take in Y \Leftrightarrow X join Y
- c. X is holy book of Y \Rightarrow Y follow X

[4] 同指互参。同指互参提供了文本中不同的词项之间的等值关系，这样就引出了这种转换：用所指相同的任意词项来替换文本中的某个词项。例如：

- (2) a. Italy and Germany have each played twice, and they haven't beaten anybody yet.
- b. Neither Italy nor Germany have won yet.

(2 a) 蕴涵了 (2 b)，其中涉及一个同指互参转换 they \Rightarrow Italy and Germany。

2.1.3 WordNet 中反映的词汇蕴涵

据 Fellbaum (1998) 的介绍，WordNet 中共反映了四种动词之间的词汇蕴涵关系；我们作出一定的改变和增补，整理如下：

动词之间的词汇蕴涵关系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pp. 77-80, 83-84, 365-366)

[1] 时间性包含类 (+ temporal inclusion) 蕴涵，包括：

1.1 转精关系 (+ troponymy)，如：march \Rightarrow walk, whisper \Rightarrow talk;

1.2 非转精关系 (- troponymy)，如：walk \Rightarrow step, snore \Rightarrow sleep, drive \Rightarrow ride,

buy \Rightarrow pay, plan \Rightarrow think;

[2] 非时间性包含类 (- temporal inclusion) 蕴涵，包括：

2.1 反向预设 (backward presupposition)，如：forget \Rightarrow know, unwrap \Rightarrow wrap;

2.2 致使关系 (cause), 如: show \Rightarrow see, break \Rightarrow break, give \Rightarrow have, fell \Rightarrow fall, expel \Rightarrow leave, bequeath \Rightarrow own, feed \Rightarrow eat;

下面是由具有蕴涵关系的词汇造成的蕴涵关系对子, 包括短语和句子两种形式:

- (1) the selling a car to a customer \Rightarrow the customer's possession of the car
(卖一辆车给一个客户 \Rightarrow 那个客户拥有那辆车)
- (2) The storm/ The children broke the glass door. \Rightarrow The glass door broke.
(暴风雨/孩子们打碎了那扇玻璃门 \Rightarrow 那扇玻璃门打碎了)
- (3) All that rain molded the wooden deck. \Rightarrow The wooden deck molded.
(都是雨水使木头甲板发霉了 \Rightarrow 木头甲板发霉了)
- (4) She blew a soap bubble in his face. \Rightarrow The soap bubble blew in his face.
(她把肥皂泡吹到了他的脸上 \Rightarrow 肥皂泡吹到了他的脸上)
- (5) He raced the horse past the barn. \Rightarrow The horse raced past the barn.
(他使那匹马驰过了马厩 \Rightarrow 那匹马驰过了马厩)
- (6) The father walked his son to the school. \Rightarrow His son walked to the school.
(那个父亲使他的儿子走到了学校 \Rightarrow 他的儿子走到了学校)

2.2 语义和逻辑层面的文本蕴涵

在形式语义学和数理逻辑文献上, 有时会讨论到否定和蕴涵的方向 (向上/向下蕴涵) 的关系、量化词 (quantifiers)、限定词 (determiner) 跟蕴涵的单调性 (左/右、上/下单调) 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内容虽然已经在逻辑 (式) 层面作了很好的形式化, 但是部分内容在计算层面上还不一定能够方便地形式化, 即难以建立起有效的计算模型。不过, 为了拓宽视界, 我们择要讨论如下。

2.2.1 否定和蕴涵的方向

在一般的情况下, 包含子集 (subset) 概念的命题蕴涵了相应的包含上集 (super set) 概念的命题, 即由子集到上集向上蕴涵 (upward entailing); 但是, 在否定的情况下会发生逆转, 变成包含上集概念的命题蕴涵了相应的包含子集概念的命题, 即由上集到子集向下蕴涵 (downward entailing)。例如: (“ $\times \rightarrow$ ”表示“不蕴涵”)

- (1) a. 他买了一些茄子。 \rightarrow 他买了一些蔬菜。
b. 他买了一些蔬菜。 $\times \rightarrow$ 他买了一些茄子。
- (2) a. 他没有买茄子。 $\times \rightarrow$ 他没有买蔬菜。
b. 他没有买蔬菜。 \rightarrow 他没有买茄子。

因为茄子是一种蔬菜, 所以从“他买了一些茄子”可以推出“他买了一些蔬菜”。但是, 反过来就不成立。因为蔬菜不止茄子一种, 一个人可能没有买茄子而是买了芹菜和豇豆; 所以从“他买了一些蔬菜”推不出“他买了一些茄子”。因此, (1a) 这种推理形式是合式的 (well-formed), 而 (1b) 这种推理形式是不合式的 (ill-formed)。在否定的情况下, 推理的合式性正好相反: 因为茄子只是蔬菜的一个品种, 所以没有买茄子不影响他可能买了芹菜和豇豆等其他蔬菜。但是, 反过来就可以成立。因为蔬菜包括茄子, 一个人没有买蔬菜就一定没有买茄子、芹菜和豇豆等蔬菜的成员。因此, (2a) 这种推理形式是不合式的, 而 (2b) 这种推理形式是合式的。

Ladusaw (1980: 145) 还给出了向下蕴涵的公式:

An expression δ is downward entailing, iff (表达式 δ 是向下蕴涵的, 当且仅当)

$$\forall x \forall y \square [x \subseteq y \rightarrow [\delta'(y) \{ \rightarrow / \subseteq \} \delta'(x)]]$$

其中, \subseteq 读作“包含于”(表示“是……的子集”), \rightarrow 读作“蕴涵”; \square 是必然性算子 (necessity operator), 读作“必然地”。

2.2.2 量化词和蕴涵的单调性

不同的限定词(记作 Det)有不同的量化功能, 能够导致相关的语句在蕴涵的单调性 (monotonicity) 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方向: 有的限定词是上单调蕴涵的 (upward monotonic entailing), 即该限定词向上蕴涵跟该限定词相关的类名词 N 或性质词语的上集; 有的限定词是下单调蕴涵的 (downward monotonic entailing), 即该限定词向下蕴涵跟该限定词相关的类名词 N 或性质词语的子集。并且, 还可以根据具有蕴涵关系的到底是左边的类名词 N、还是右边的性质词语, 分为左单调 (left monotone) 和右单调 (right monotone) 两种: 前者指左侧相关的类名词 N 向上蕴涵其上集、或向下蕴涵其子集, 后者指右侧相关的性质词语向上蕴涵其上集、或向下蕴涵其子集。

蒋严、潘海华(1998: 265—8) 举例性地讨论了限定词和蕴涵的单调性方向的关系问题, 我们略作补充和阐释, 分类整理如下: (后带 JP 的例子是他们的, 带 Y 的是笔者增补的)

[1] 右上单调: 在有限定词的语句中, 右侧的性质词语向上蕴涵其上集。例如:

不少演员既演小品又拍电影。→ 不少演员演小品。(Y)

右上单调蕴涵的公式为:

$$\delta(\alpha)(\beta \& \gamma) \rightarrow \delta(\alpha)(\beta) \dots\dots\dots 1.1$$

其中, δ 代表限定词, 如上例中的“不少”; α 代表类名词, 如上例中的“演员”; $\beta \& \gamma$ 代表性质词语, 如上例中的“既演小品又拍电影”; β 或 γ 代表性质词语 $\beta \& \gamma$ 的上集, 如上例中的“演小品”、或“拍电影”。如果设有三个任意集合 X、Y 和 Z, 那么公式 1.1 告诉我们下列规律:

$$(Z \cap X) \in \text{Det}(Y) \rightarrow X \in \text{Det}(Y) \dots\dots\dots 1.2$$

其意思是: 如果集合 $Z \cap X$ 是集合 $\text{Det}(Y)$ 的一个元素, 那么 $Z \cap X$ 的上集 X 也是集合 $\text{Det}(Y)$ 的一个元素。也可以把上述规律表示成下式:

$$(\text{Det}(A))B \& B \subseteq B' \rightarrow (\text{Det}(A))B' \dots\dots\dots 1.3$$

其意思是: 如果受限定词 Det 约束的变元 A 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 并且谓词 B 是谓词 B' 的一个子集; 那么, 约束变元 Det(A)也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更多的例子如下:

- (1) “一”: 一个学生既讲广东话又会上海话。→ 一个学生讲广东话。(JP)
- (2) “许多”: 许多学生上课不专心。→ 许多学生上了课。(JP)
- (3) “大多数”: 大多数学生很早去学校。→ 大多数学生去了学校。(Y)
- (4) “每”: 每个学生回家晚了。→ 每个学生回家了。(JP)
- (5) “至少”: 至少三个学生考试合格。→ 至少三个学生考了试。(JP)
- (6) “不少于”: 不少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 不少于三个学生考了试。(Y)
- (7) “多于”: 多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 多于三个学生考了试。(Y)
- (8) “no”: No students are Italian and blond. \times → No students are Italian. (JP)

- (9) “few”: Few students went back home late. $\times \rightarrow$ Few students went back home. (JP)
- (10) “最多”: 最多三个学生考试合格。 $\times \rightarrow$ 最多三个学生考了试。(Y)
- (11) “不多于”: 不多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 $\times \rightarrow$ 不多于三个学生考了试。(Y)
- (12) “少于”: 少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 $\times \rightarrow$ 少于三个学生考了试。(Y)
- (13) “(极)少数”: (极)少数学生很早去学校。 $\times \rightarrow$ (极)少数学生去了学校。(Y)

[2] 右下单调: 在有限定词的语句中, 右侧的性质词语向下蕴涵其子集。例如:

极少数话剧演员拍过公益广告。 \rightarrow 极少数演员既拍过公益广告又演过话剧。(Y)

右下单调蕴涵的公式为:

$$\delta(\alpha)(\beta) \rightarrow \delta(\alpha)(\beta \& \gamma) \dots\dots\dots 2.1$$

其中, δ 代表限定词, 如上例中的“极少数”; α 代表类名词, 如上例中的“话剧演员”; β 代表性质词语, 如上例中的“拍过公益广告”; $\beta \& \gamma$ 代表性质词语 β 的子集, 如上例中的“既拍过公益广告又演过话剧”。如果设有三个任意集合 X、Y 和 Z, 那么公式 2.1 告诉我们下列规律:

$$X \in \text{Det}(Y) \rightarrow (X \cap Z) \in \text{Det}(Y) \dots\dots\dots 2.2$$

其意思是: 如果集合 X 是集合 Det(Y) 的一个元素, 那么 X 的子集 $Z \cap X$ 也是集合 Det(Y) 的一个元素。也可以把上述规律表示成下式:

$$(\text{Det}(A))B \& B' \subseteq B \rightarrow (\text{Det}(A))B' \dots\dots\dots 2.3$$

其意思是: 如果受限定词 Det 约束的变元 A 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 并且谓词 B' 是谓词 B 的一个子集; 那么, 约束变元 Det(A)也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更多的例子如下:

- (1) “no”: No students are tall. \rightarrow No students are tall and handsome. (JP)
- (2) “few”: Few students speak Cantonese. \rightarrow Few students speak Cantonese and Shanghainese. (JP)
- (3) “最多”: 最多三个学生考了试。 \rightarrow 最多三个学生考试合格。(Y)
- (4) “不多于”: 不多于三个学生考了试。 \rightarrow 不多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Y)
- (5) “少于”: 少于三个学生考了试。 \rightarrow 少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Y)
- (6) “一”: 一个女孩唱了歌。 $\times \rightarrow$ 一个女孩唱了歌又跳了舞。(JP)
- (7) “许多”: 许多学生吸烟。 $\times \rightarrow$ 许多学生既吸烟又喝酒。(Y)
- (8) “大多数”: 大多数女孩唱了歌。 $\times \rightarrow$ 大多数女孩唱了歌又跳了舞。(Y)
- (9) “每”: 每个学生吸烟。 $\times \rightarrow$ 每个学生既吸烟又喝酒。(JP)
- (10) “至少”: 至少三个学生考了试。 $\times \rightarrow$ 至少三个学生考试合格。(Y)
- (11) “不少于”: 不少于三个学生考了试。 $\times \rightarrow$ 不少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Y)
- (12) “多于”: 多于三个学生考了试。 $\times \rightarrow$ 多于三个学生考试合格。(Y)
- (13) “(极)少数”: (极)少数女孩唱了歌。 \rightarrow (极)少数女孩唱了歌又跳了舞。(Y)

[3] 左上单调: 在有限定词的语句中, 左侧的类名词向上蕴涵其上集。例如:

至少两个法国女演员得了奥斯卡奖。 \rightarrow 至少两个法国演员得了奥斯卡奖。(Y)

左上单调蕴涵的公式为:

$$\delta(\alpha \& \gamma)(\beta) \rightarrow \delta(\alpha)(\beta) \dots\dots\dots 3.1$$

其中, δ 代表限定词, 如上例中的“至少”; $\alpha&\gamma$ 代表类名词, 如上例中的“两个法国女演员”; β 代表性质词语, 如上例中的“得了奥斯卡奖”; α 或 γ 代表类名词 $\alpha&\gamma$ 的上集, 如上例中的“两个法国演员”、或“两个女演员”。如果设有三个任意集合 X、Y 和 Z, 那么公式 3.1 告诉我们下列规律:

$$X \in \text{Det}(Y \cap Z) \rightarrow X \in \text{Det}(Y) \dots\dots\dots 3.2$$

其意思是: 如果集合 X 是集合 $\text{Det}(Y \cap Z)$ 的一个元素, 那么 X 也是 $\text{Det}(Y \cap Z)$ 的上集 $\text{Det}(Y)$ 的一个元素。也可以把上述规律表示成下式:

$$(\text{Det}(A))B \ \& \ A \subseteq A' \rightarrow (\text{Det}(A'))B \dots\dots\dots 3.3$$

其意思是: 如果受限定词 Det 约束的变元 A 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 并且类名词 A 是类名词 A' 的一个子集; 那么, 约束变元 $\text{Det}(A')$ 也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更多的例子如下:

- (1) “一”: 一个青年学生毕业了。→ 一个学生毕业了。(JP)
- (2) “至少”: 至少三个男孩哭了。→ 至少三个小孩哭了。(JP)
- (3) “不少于”: 不少于三个男孩哭了。→ 不少于三个小孩哭了。(Y)
- (4) “多于”: 多于三个男孩哭了。→ 多于三个小孩哭了。(Y)
- (5) “许多”: 许多中国学生喝绿茶。×→ 许多学生喝绿茶。(Y)
- (6) “大多数”: 大多数中国学生喝绿茶。×→ 大多数学生喝绿茶。(Y)
- (7) “每”: 每个中国学生喝绿茶。×→ 每个学生喝绿茶。(JP)
- (8) “最多”: 最多三个中国学生考了试。×→ 最多三个学生考了试。(Y)
- (9) “不多于”: 不多于三个中国学生考了试。×→ 不多于三个学生考了试。(Y)
- (10) “少于”: 少于三个中国学生考了试。×→ 少于三个学生考了试。(Y)
- (11) “no”: No small child cried. ×→ No child cried. (Y)
- (12) “few”: Few Hong Kong women smoke. ×→ Few women smoke. (Y)
- (13) “(极)少数”: (极)少数中国学生喝绿茶。×→ (极)少数学生喝绿茶。(Y)

[4] 左下单调: 在有限定词的语句中, 左侧的类名词向下蕴涵其子集。例如:

至多两个女演员得了奥斯卡奖。→ 至多两个法国女演员得了奥斯卡奖。(Y)

左下单调蕴涵的公式为:

$$\delta(\alpha)(\beta) \rightarrow \delta(\alpha \& \gamma)(\beta) \dots\dots\dots 4.1$$

其中, δ 代表限定词, 如上例中的“至多”; α 代表类名词, 如上例中的“两个女演员”; β 代表性质词语, 如上例中的“得了奥斯卡奖”; $\alpha&\gamma$ 代表类名词 α 的子集, 如上例中的“两个法国女演员”。如果设有三个任意集合 X、Y 和 Z, 那么公式 4.1 告诉我们下列规律:

$$X \in \text{Det}(Y) \rightarrow (X) \in \text{Det}(Y \cap Z); \dots\dots\dots 4.2$$

其意思是: 如果集合 X 是集合 $\text{Det}(Y)$ 的一个元素, 那么 X 也是 $\text{Det}(Y)$ 的子集 $\text{Det}(Y \cap Z)$ 的一个元素。也可以把上述规律表示成下式:

$$(\text{Det}(A))B \ \& \ A' \subseteq A \rightarrow (\text{Det}(A'))B \dots\dots\dots 4.3$$

其意思是: 如果受限定词 Det 约束的变元 A 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 并且类名词 A' 是类名词 A 的一个子集; 那么, 约束变元 $\text{Det}(A')$ 也具有谓词 B 所表示的属性。更多的例子如下:

- (1) “每”: 每个婴儿哭了。→ 每个女婴哭了。(JP)

- (2) “最多”: 最多三个学生迟到了。→ 最多三个男学生迟到了。(JP)
- (3) “不多于”: 不多于三个学生迟到了。→ 不多于三个男学生迟到了。(Y)
- (4) “少于”: 少于三个学生迟到了。→ 少于三个男学生迟到了。(Y)
- (5) “no”: No child cried. → No small child cried. (JP)
- (6) “few”: Few women smoke. → Few Hong Kong women smoke. (JP)
- (7) “一”: 一个学生报了名。×→ 一个法国学生报了名。(JP)
- (8) “许多”: 许多学生报了名。×→ 许多法国学生报了名。(Y)
- (9) “大多数”: 大多数学生报了名。×→ 大多数法国学生报了名。(Y)
- (10) “至少”: 至少三个学生迟到了。×→ 至少三个男学生迟到了。(Y)
- (11) “不少于”: 不少于三个学生迟到了。×→ 不少于三个男学生迟到了。(Y)
- (12) “多于”: 多于三个学生迟到了。×→ 多于三个男学生迟到了。(Y)
- (13) “(极)少数”: (极)少数学生报了名。×→ (极)少数法国学生报了名。(Y)

汉语中到底哪些限定词分别具有上述四种蕴涵关系之一? 哪些限定词根本不具有上述四种蕴涵关系? 有没有限定词可以分别兼有上述四种蕴涵关系中的两种或三种? 这些问题, 都是我们今后要调查和研究的课题。

2.3 文本蕴涵的层面与处理难度

上述蕴涵关系的不同层面, 基本上对应于识别蕴涵关系的难度等级。也就是说, 词汇层面上的蕴涵关系比较容易识别。极端地看, 甚至可以用两个文本片段之间词语重合 (overlap) 的程度, 来测量它们之间具有蕴涵关系的概率。用这种方法得到的正确率, 可以反映一个系统知识贫乏的基线 (a knowledge-poor baseline)。基于词汇推论的蕴涵关系的识别, 可以利用统计方法; 还可以借助 WordNet 等词汇资源, 因为那里有关于词语之间的同义、反义、上位一下位、部分—整体等关系的丰富信息。句法层面的蕴涵关系的识别, 难度增加了, 要更多地利用基于[句法]规则的方法, 来对不同的文本片段进行结构上的匹配系联和相似性计算。于是, 规则的完全性和一致性、规则表示和计算的困难、结构距离度量的困难等麻烦接踵而至。不用说, 语义逻辑层面的蕴涵关系更难识别; 基于逻辑式的语义表示的自动生成和识别, 对于目前的计算技术来说, 这种深层次的处理都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事实上, 在人们判断两个文本有无蕴涵关系时, 往往要利用各种世界知识 (包括常识和百科知识)。即使是判断 snore ⇒ sleep 这种词汇蕴涵关系, 没有常识的参与是无法完成的。更何况, 有许多蕴涵关系是基于专业知识和领域知识的, 甚至还需要人们进行数值演算才能判定。例如:

- (1) a. Google files for its long awaited IPO.
b. Google goes for public.
- (2) a. The SPD got just 21.5% of the vote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while the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parties polled 44.5%.
b. The SPD is defeated by the opposition parties.

如果没有股票市场方面的知识 (IPO 意为: 首次发行新股), 那么就无法理解 (1a) 蕴涵了 (1b); 如果没有选举时所得选票多少与胜负的关系的知识, 并辅之于数值计算和比较, 那么就无法理解 (2a) 蕴涵了 (2b)。由于知识表示和处理的困难, 像例 (1) (2) 这

类蕴涵关系的自动识别，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都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3. “假设—文本”对的采集和建库

要让一个系统能够自动识别蕴涵关系，经验主义的方法不外乎是：先建立经过人工标注的“假设—文本”对语料库，然后在这种语料库上学习。因此，“假设—文本”对的采集、建库和标注、评价等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下面，择要介绍这方面的工作及其方法。

3.1 “假设—文本”对的采集

Dagan et al. (2006) 介绍了 PASCAL 网络组织的第一届文本蕴涵识别邀请赛 (RTE-1) 语料库中“假设—文本”对 (包括训练集和测试集) 的七种采集方法：(除了例 4、5 之外，其余例子均为笔者自拟)

[1] 信息检索方法。标注者在新闻故事中查找语义突出的句子，把它们改编成信息检索中的查询串；然后，再人工生成相应的回答，并把这种回答作为假设语句 (*H*)。由于这种查询串表示了某种实在的语义关系，因而比标准的关键词查询串要长，并且更加明确。接着，把这些查询串交给某个网络搜索引擎，然后从返回的文档中挑选相对于假设语句 (*H*) 的文本语句 (*T*)，并确定这些文本语句是不是真的蕴涵了假设语句。例如：

- (1) a. 伯南克被奥巴马提名连任美联储主席。
- b. 奥巴马提名谁连任美联储主席？
- c. 奥巴马提名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
- d. 美国总统奥巴马 25 日宣布提名本·伯南克连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 e. 美国总统奥巴马 25 日宣布提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连任。

其中，(1a) 是 2009 年 8 月 26 日一则网络新闻的标题，(1b) 是我们根据 (1a) 改编的查询语句；(1c) 是我们编写的针对 (1b) 的回答语句，可以作为假设语句 (*H*)；(1d, e) 是用 (1b) 在百度上搜索得到的相关文档中的跟 (1b) 有蕴涵关系的句子。可见，用这种方法，可以方便地收集到 (1a)、(1c-e) 一类具有文本蕴涵关系的语句。

[2] 可比文档方法。标注者从一组覆盖共同的故事的新闻文章中挑选“假设—文本”对。他们检查那些词汇上重叠的、“对齐的” (aligned) 句子对，确定这些句子之间有没有蕴涵关系。因为，在多文档摘要等系统中，通常用词汇重叠作为发现可比较文档的语义重叠的线索。还是以上面的 (1) 为例，我们从相关文档中找到了下列可能具有文本蕴涵关系的语句：

- (2) a. 奥巴马正式提名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
- b. 伯南克被奥巴马提名连任美联储主席。
- c. 伯南克将连任美联储主席。
- d. 奥巴马对伯南克连任的提名受到学界和财界人士广泛支持。
- e. 伯南克获得连任提名使美联储的政策可预测性有所增加。
- f. 根据相关法律，伯南克的连任提名还需获得参议院的批准。

在这些语句中，姓名“奥巴马”和“伯南克”、职务名称“美联储主席”、动词 (包括其名词形式) “提名”和“连任”是重叠的，这增加了这些语句具有蕴涵关系的概率。但是，根据 (2f)，(2c) 跟 (2a, 2b) 和 (2d-f) 是否真的有蕴涵关系，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3] 阅读理解方法。这种方法取法于人类语言教学中的阅读理解练习，其中，学生被

要求判断一个特定的陈述是否可以从一个给定的文本故事中推出。例如：

(3) a. Experiments have proved that children can be instructed in swimming at a very early age.

b. Children can learn to swim much earlier than is commonly supposed.

(3a) 是《新概念英语 2》第 94 课的开头第一句。课后的阅读理解题中列出四个陈述作为选项，要求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其中，正确的选项是 (3b)。显然，(3a) 蕴涵了 (3b)，可以把 (3a) 作为文本，把 (3b) 作为该文本的假设。

与此类似，标注者被要求在阅读了新闻故事后，就其中的有关语句，构造相关的假设 (*H*)；其难度相当于高中生的阅读理解考试水平。用这种不太复杂的方法，也可以得到大批具有文本蕴涵关系的语句。

[4] 问题回答方法。标注者首先从有关问句数据库中挑选问句，也可以自己构造问句，如下面的 4a；然后，利用有关的问题回答的在线系统来检索相关的文本，挑选出相关的文本片段作为文本 *T*，如下面的 4b；最后，把有关的答案插入原先的问句中，如下面的 4c，形成假设 *H*。例如：

(4) a. Who is Ariel Sharon?

b. Israel's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visited Prague. —*T*

c. Ariel Sharon is Israel's Prime Minister. —*H*

[5] 信息抽取方法。标注者利用可资利用的信息抽取系统及其标注语料库，对自己感兴趣的某种关系（比如，[某人]杀害[平民]）进行抽取；然后，把抽取出来的新闻故事中的有关文本片段，如下面的 5a，作为文本 *T*；最后，自己用自然语言对这种要抽取的信息关系构造一个直接性的表达，如下面的 5b，作为假设 *H*。例如：

(5) a. Guerrillas killed a peasant in the city of Flores. —*T*

b. Guerrillas killed a civilian. —*H*

[6] 机器翻译方法。同一个文本的两种翻译（一个是自动翻译，一个是作为金本位的人工翻译），是可以比较的；经过一定的修改和调整，可以得到一个“假设—文本”对。既可以把自动翻译作为文本 *T*，也可以把它作为假设 *H*。当这个自动翻译是一个正确的翻译时，它对应于一种真蕴涵关系。例如：

(6) a. 奥巴马提名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

b. Obama's nomination for re-election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Ben Bernanke.

c. Obama's nomination of Bernanke for second term as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d. Obama has nominated Bernanke for second term as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e. Obama has appointed Bernanke to another term as Chairman of Federal Reserve.

我们向 google 的翻译系统输入 (6a)，要求翻译成英语；该系统输出的译句 (6b) 很不理想，我们把它修改为 (6c)；还以此为查询语句，检索出相关的英语文档，并把文档中相关语句修改成 (6d, 6e)。这样，我们可以得到 (6c) 和 (6d, 6e) 这种具有蕴涵关系的语句。

[7] 互释习得方法。利用同义互释习得系统，从新闻故事中选择文本 *T*，如下面的 7a；然后，把该系统中有同义互释规则，如下面的 7b，应用于文本 *T*；最后，把所生成的文本，如下面的 7c，作为假设 *H*。例如：

(7) a. 萨斯病毒被专家在果子狸身上发现——*T*

b. *X* 被……在 *Y* 发现 \Rightarrow *Y* 带有 *X*

c. 果子狸身上带有萨斯病毒——*H*

这些从不同的途径、用不同的方法采集来的“假设—文本”对，其处理难度是很不一样的；这正好用来检验不同的系统及其所用的蕴涵推理模型的效力，并确定不同的模型的性能和效力的基线 (baseline)。

3.2 “假设—文本”对语料的标注和建库

对于通过上述方法采集来的“假设—文本”对语料，首先要经过对有关数据的标注，然后才能建立便于运用的数据库。在对“假设—文本”对语料标注时，组织者制订了下列规范：

[1] 时体处理。如果文本和假设出自时间参照点不同的文档，那么忽略这种时体差异。

[2] 完全蕴涵。在原则上，假设必须完全被文本所蕴涵。如果假设中有部分内容不能从文本中推出，那么判断它们之间的蕴涵关系为假 (false)。不过，如果假设很可能（虽然不是明确地）从文本中推出，那么也判断它们之间的蕴涵关系为真 (true)。

[3] 指称自足。为了保证文本和假设在语境上的自足性，把文本和假设中的回指词语替换成其在上文中的先行语。并且，为了减少复杂性，适当地对文本和假设进行精简。

[4] 常识假定。标注者可以假定新闻领域的一般的背景知识；比如，公司有总裁，总裁是雇员，雇员是人，等等。但是，不能假定高度专门的知识；比如，Yahoo 公司用 16.3 亿收购了 Overture 公司。

具体的实施过程是：先由第一个标注者对采集来的“假设—文本”对进行蕴涵关系方面的“真/假”判断；然后，由第二个标注者进行交叉判断。这两个标注者只是单纯地面对这些“假设—文本”对进行判断，不能利用它们原先的语境等额外信息。把两人判断一致的 (80%) 保留下来，剔除不一致的 (20%)。最后，由一个组织者对保留下来的例子进行检查，再次剔除那些他认为可能存有争议的例子 (13%)。这样，共过滤掉 33% 的例子，得到 1367 个例子。其中，567 个作为训练集，800 个作为测试集。通过比较保守的选择政策，他们希望建立起一种在判断上无争议的数据库。结果，的确跟其他参赛团体的共识达 90% 以上。

最后，应该对数据库中的“假设—文本”对标注下列信息：第一，编号 (ID)；第二，来源，即通过哪一种工作途径采集来的；第三，蕴涵关系的真值 (真/假)。这真值的标注，又可以细化为词汇层面上蕴涵关系的是否成立 (真/假)、句法层面上蕴涵关系的是否成立 (真/假) 等；词汇层面进一步可以细化为同义词关系、形态派生、词汇知识、下义关系、转精关系等层次，句法层面进一步可以细化为句法转换、同义互释、同指互参等层次。这样，蕴涵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所用的推理机制等信息，都得到了明确的反映。

附 注

① 在本文中，我们按照自然语言处理学界的习惯，把 entailment 翻译成“蕴涵”。于是，为了区别，就把 implication 翻译成“蕴涵式”。

其实，更加明确的做法是像 Allwood, *et al.* (1977) 中译本等著作一样，把动词 entail 及其名词形式

entailing, entailment 翻译成“推演”，把动词 imply 及其名词形式 implying, implication 翻译成“蕴涵”。两者的差别是：推演 (entailment) 强调推理的逻辑有效性，如果“语句 (或命题) p 为真，则语句 (或命题) q 一定为真”，那么“p 推演 q”；这种推理的有效性是逻辑内自足的，其真值无须外证；即不依赖于语句 (或命题) 所陈述或论证的事实的有效性或真实性，而是依赖于[两个]语句 (或命题) 本身的形式结构及其意义关系。比如，从“李明买了一只波斯猫”可以推演“李明买了一只猫”。蕴涵 (implication) 是用条件式 (conditional) 表达出来的两个语句 (或命题) 之间的充分条件关系，即陈述“当语句 (或命题) p 为真时，则语句 (或命题) q 一定为真”这样一种关系。比如，“如果李明买了一只猫，那么他买的一定是一只波斯猫”。条件式“p 蕴涵 q”的真值是说话人 (根据观察到的实情归纳或故意编谎话) 赋予的，可以被事实取消。比如，如果李明买的不是波斯猫，那么上面那个条件式就为假。并且，根据条件证明规则，如果“p 推演 q”，那么可以得到“p 蕴涵 q”；比如，“如果李明买了一只波斯猫，那么李明买了一只猫”是合格的条件式，而且是一个永真式 (tautology)。但是，从条件式“p 蕴涵 q”，不能得出“p 推演 q”。比如，有人可以谎称“如果李明买了一只猫，那么他买的一定是一只波斯猫”；因此即使“李明买了一只猫”为真，也不能保证“李明买了一只波斯猫”为真。

②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根据王宪钧 (1982) §1.2, 第 6—8 页; Allwood, et al. (1977) §4.2.4, pp. 37—40, 中译本第 43—46 页; 并且，加上了笔者自己的认识。

③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根据 Leech (1983) Chap. 1, pp. 4—5, 中译本第 6—7 页。

④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根据 Leech (1983) Chap. 5, pp. 74—75, 中译本第 104—6 页; Levinson (1987) Chap. 5, pp. 174—176; 并且，加上了笔者自己的认识。

⑤ 例 (1) (2) 分别引自 Leech (1983) Chap. 14, p. 284, 277, 中译本第 400、389 页。

⑥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根据 Dagan and Glickman (2004) §1—2, Dagan, Glickman and Magnini (2006) §1.1, pp. 177—179; 并且，加上了笔者自己的认识。

参考文献

- 蒋严、潘海华 1998 《形式语义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宪钧 1982 《数理逻辑引论》（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Allwood, Jens, Lars-Gunnar Andersson and Östen Dahl 1977 *Logic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语言学中的逻辑》，王维贤、李先焜、蔡希杰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Bar-Haim, Roy, Idan Szpektor and Oren Glickman 2005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Intermediate Entailment Levels, *ACL '05 on Empirical Modeling of Semantic Equivalence and Entailment*.
- Dagan, Ido and Oren Glickman 2004 Probabilistic Textual Entailment: Generic Applied Modeling of Language Variability, *Learning Methods for Text Understanding and Mining Workshop*.
- Dagan, Ido, Oren Glickman and Bernardo Magnini 2006 The PASCAL Recognising Textual Entailment Challenge,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ume 3944, Jan. 2006, pp. 177-190.
- Fellbaum, Christiane (ed.) 1998 *WordNet: An Electronic Lexical Databas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adusaw, W. 1980 *Polarity Sensitivity as Inherent Scope Relation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Ladusaw, W. 1997 Negation and Polarity Items. In Lappin, Shalom (ed.) (1997)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emantic Theory*, 321-341,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Leech, Geoffrey 1983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Second edition – revised and updated, Penguin

Books. 《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译，何兆熊、华钧校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Levinson, Stephen 1987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wis, David 1975 Adverbs of Quantification. In E. Keenan, ed., *Formal 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3-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联系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教育部计算语言学重点实验室 袁毓林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王明华

关于“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 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现代汉语单句结构的句法分析问题

张 猛

现代汉语单句的句法结构问题比较复杂。笔者以为：汉语的单句结构能够充分地反映汉语独有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关于汉语单句的结构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尤其是从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结合来考虑的话，问题更多、也更有挑战性。关于这一点，不妨先看下面的一个句子：

(1)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上述例句为笔者自拟。有两个特点：1) 动词很多；2) 念起来是一个合理的、而习惯上“不说”的句子。不说不等于不能说。事实上，汉语单句对动词的使用数量没有限制，这本身就是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本文就现代汉语单句的句法结构分析问题做了一些探讨。涉及到：

1. 单句里的动词容量
2. 单句里的句式容量
3. 单句里的停顿与分逗
4. 单句的“施—叙”关系
5. 单句的结构层次
6. 单句的结构性能
7. 单句的结构单元
8. 动词的语义类别和语法功能

一 连动·递系·套接

除联合式外，汉语里主要有三种方式增加单句里的动词数量。一是连动式。这在中国最早的诗歌里就出现了：“断竹续竹，飞土逐穴”（《弹歌》）。二是递系式。如下例：

(2) 她让我派你找人请他教咱学手艺。

例句中共有 7 个施受事成分和 6 个动词：

她让——我派——你找——人请——他教——咱学——手艺

一个单句里，除充当主语的施事成分外，大约每增加一个施受事成分，就可以增加一个动词。

连动式和递系式里的动词一般都按动作发生的时间顺序先后排列。如“牵了走”、“煮了吃”（朱德熙，1982：161）、“请了来”、“派了去”等。两者的不同在于动词所属不同：连动式里的动词都属于同一个施事，递系式里的动词不属于同一个施事。

连动式结构里只有一个施事，动词的连续是线型的，并且处在同一个结构层次里。递系式结构里有不止一个施事，每个施事引导出一个子结构，所以动词的连续是链型的，分别处在不同的结构层次上。如：

她让
 我派
 你找
 人请
 他教
 咱学
 手艺

一个语法结构正确、措辞足够简练的单句，其中包含多少个施受事成分或结构层次才算合适的呢？就笔者语感而言，不宜超过5个。如果超过，会感到异样。上述例句里有7个施受事成分，所以字数虽然不多，却让人感觉“绕”。“绕”就是异样的一种，原因便是施受事成分过多。

至于第三种方式，目前没有被作为“式”看待，也没有通行的专用术语来表示它。如下例：

(3) 她还是愿意讲讲为什么想要学手艺。

连用6个动词和1个介词：是、愿意、讲、为、想、要、学。这些动（介）词虽然被连续使用，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连动式。因为这些动词并没有按动作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想、要”这两个动作是已经发生的；“学”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将来才会发生的；它们都放在了“是、愿意、讲”这三个当前发生的动词的后面。同时，它们也不是递系式，因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施事。

这6个动词在结构上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她还是—————
 愿意—————
 讲讲—————
 为什么—————
 想—————
 要—————
 学手艺

对这种方式，本文暂且称之为“套接式”。套接式里的动词，形式上是线型连接，结构关系上和链型相近，是“述宾结构套述宾结构”（朱德熙，1982：161）。套接式的特点在于“套”上：它具有链型的规模，但各个环节的内容都被逐级“套”在前一个动词的宾语范围里。每一个起套接作用的动词都构造出一个新的结构层次，而整个句子还是一个单句。

在套接式结构里，既可以用线型方式扩展、也可以用链型方式扩展。如：

(4) 她还是愿意(来)讲讲为什么想要(去)留学。——(线型扩展)

(5) 她还是愿意讲讲为什么想要(让你)留学。——(链型扩展)

套接式可以循环使用。例如:

(6) 她还是愿意讲讲为什么想要讲讲为什么想要……。 (讲讲为什么想要)

(7) 她还是愿意讲讲为什么想讲讲为什么想……。 (讲讲为什么想)

(8) 她还是愿意讲讲她还是愿意讲讲……。 (她还是愿意讲讲)

(9) 她还是愿意她还是愿意……。 (她还是愿意)

括号里是可循环部分。可循环部分理论上可无限多次地循环使用,但人们并不真那样用它们。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可循环部分的末尾不仅可以套接可循环部分,也可以套接其它结构成分。

套接式可以套接其它结构成分,这意味着不仅现有的部分(可循环部分)可以从头再说一次,还可以自由地添加新的动词,甚至可以引进一个本来可以独立的句子^①。

显然,能够把一个可以独立的句子套接进来,就有可能在单句的框架中引进复句的结构。

将连动式、递系式、套接式组合使用,一个单句就可以做到:

1) 容纳线型排列的动词。

2) 容纳链型排列的动词。

3) 用套接式构造不同层次,在各个层次上应用上述两种方法排列动词。

所以,在单句里使用动词时,数量上可以轻松达到人类智力所能接受的极限。这意味着汉语使用者在单句结构里使用动词的时候,拥有相当充分的自由。

单句并不简单。

二 嘉量句

既然汉语的一个单句里可以容纳各种类型的动词,就有可能在一个单句里放入和动词相关的多种语法形式。本文开篇所列句子便是基于这一原理,将上述三种方式组合使用之后拟成的。这里将该句再次列出:

(10)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不难看出,这个句子并非不合语法,只是不合习惯,是一个在口语里很有可能“不说”的句子。或许有学者会以该句子在口语里不能自然出现而忽略它。笔者认为,语法研究不仅要注重汉语结构的定式,关心口语、关心“习惯语法^②”,也应该从分析的角度考虑汉语结构的各种可能的变式。

上述句子几乎包容了汉语单句的所有主要构成元素,为此特将它命名为“嘉量句”^③。对于初学汉语者来说,了解嘉量句并掌握它的各种变式,有助于了解汉语单句的构成规律。

下表列出了根据传统的汉语语法知识对嘉量句进行分析的结果。

序	字	词类	词	语法意义		语法功能		句式	结构	
1	她	代词	她	施事		主语				
2	还	副词	还是	叙事	判断 (选择)	状语		判断式	偏正 (状中)	
3	是	动词				述语				
4	很	副词	很			状语			偏正 (状中)	
5	想	助动词	想	叙事	能愿	述语				
6	使	动词	使	叙事	使役			递系式		
7	我	代词	我	承事		兼语				
8	被	助动词	被	叙事	被动			被动式		
9	您	代词	您	承事						
10	派	动词	派	叙事	使令	述语				
11	去	动词	去	叙事	趋止	补语*		连动式		
12	求	动词	求	叙事	关系	述语				
13	她	代词	她	承事		定语		陈述式		
14	父	名词	父母			兼语			联合	
15	母	名词								
16	出	动词	出面	叙事	行为	述语			述宾	
17	面	名词								
18	把	介词	把	叙事				处置式		
19	大	形容词	大师	承事		宾语			偏正 (定中)	
20	师	名词								
21	请	动词	请	叙事	关系	述语		连动式	联合	
22	来	动词	来	叙事	趋止	补语*				
23	教	动词	教	叙事	授受	述语				
24	孩	名词	孩子	承事		双 宾 语	近 宾 语		附加	
25	子	词缀								
26	们	词缀								
27	学	动词	学	叙事	行为			述语		
28	画	动词	画	叙事	行为		远 宾 语	宾 语	述语	述 补
29	一	数词	一次						补语	
30	次	量词								
31	鱼	名词		鱼	受事					

对嘉量句还可以扩展。例如：

(11) 她还是很愿意到场说明一下为什么想让我被您派去求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过来教孩子们学着画上一次流水中的游鱼。

事实上，根据第一节所论，只要我们愿意，对嘉量句的长度和层次都可以无限地扩展下去。

表中所列嘉量句里与语义结构有关的术语统称为“施受事成分”，有以下4种：

- 1) 施事：句中支配该成分的动词数为零，该成分所支配的动词数不为零。施事一般位于所支配的动词前面。从语法功能讲是主语，从语法意义讲是施事。一个单句里只能有一个施事。
- 2) 受事：句中支配该成分的动词数不为零，该成分所支配的动词数为零。受事通常称为宾语。从语法功能讲是宾语，从语法意义讲是受事。受事是承事的特殊形式。
- 3) 承事：句中支配该成分的动词数及该成分所支配的动词数均不为零。从语法功能讲是兼语，从语法意义讲是承事。对动词来说，承事是个“双肩挑”角色：它上承其他施事的动词，充当其受事；下启自身的动词，充当其施事。承事是单句结构中的转折关节，标志着出现了一个新的结构层次。一个单句里可以没有承事，也可以有不止一个的承事。
- 4) 叙事：由动词充当，一般称为“动作”（陆俭明，2003：26）。称之为“叙事”，可以和施事、受事、承事在术语名称方面保持一致性，同时区别于形容词或名词性成分充当的谓语。一个叙事句里至少有一个叙事成分。叙事都有施事。只有叙事而没有施事的句子是不完全句。

三 连读·分逗

连读是一气读完一个句子，中间没有明显的停顿；分逗是在句中有明显停顿。

嘉量句结构连贯，不必分割，但若耍一口气读下来却不容易。那么，读嘉量句，会有多少种停顿的方式呢？

汉语任一句子的任一音节后面都可以停顿，这样的停顿叫“绝对停顿”。绝对停顿的实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停顿”；一种是“非主动停顿”。

非主动停顿指各种原因导致的不连贯或突发性中断。这些原因有生理的（结巴、突发病症、猝死等）、心理的（紧张、说话的意愿消失等）和物理的（电话中断、外力干扰等）。文献语言中的非主动停顿主要来自外力干扰导致的相关媒体介质的残缺损坏，如虫蛀、污染、焚烧、水溶、撕裂、磨损、磁化、切割等。

汉语的一个单句所能有的停顿方式，包括主动停顿和非主动停顿的各种组合，一共有 2^{n-1} 种（其中“n”等于句中的音节数）。一个三言句“我想去”，有 $2^{3-1}=4$ 种停顿方式。如下：

- (12) 我想去。
- (13) 我，想去。
- (14) 我想：去！
- (15) 我、想、去！

一个五言句，有 $2^{5-1}=16$ 种停顿方式；一个七言句，有 $2^{7-1}=64$ 种停顿方式。嘉量句有31个音节，它所具有的绝对停顿方式是 $2^{31-1}=2^{30}$ 种；嘉量句的扩展例有51个音节，停顿方式是 $2^{51-1}=2^{50}$ 种；——都是天文数字！

穷尽式地讨论哪怕是一个五言句的所有停顿方式，这样的论文笔者尚未读到。关于停顿的实现法则，取决于说话人的习惯，可归之于“习惯语法”。没有特殊需要，研究者不会注意不合习惯的非主动停顿。

停顿对语法是有影响的(陆俭明, 2003: p15)。不同的停顿方式对汉语的句子会有什么影响呢?

主动停顿反映的是说话人对句子语法结构的理解。单句的主动停顿通常位于以下几个位置:

- 1) 主语和谓语之间。
- 2) 联合结构的各部分之间。
- 3) 修饰语和被修饰语之间。
- 4) 连动式的各个动词性结构单元(VP)之间。
- 5) 递系式的承事及其叙事之间。
- 6) 套接式的主要动词和被套接部分之间。

一般来说, 主动停顿有两种: 表情停顿和韵律停顿。

1. 表情停顿

下面有两个例子:

(16) 你, 站住!

(17) 你站住!

比较上面两例, 虽然结构和意义没有什么改变, 但表情不同。前一个里面的停顿就是表情停顿。

常言所说“一字一顿”的说话方式, 就是在每一个绝对停顿处停顿, 是一种特殊的表情停顿。

嘉量句中也可以有表情停顿:

(18)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 求她父母出面, 把大师请来, 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表情停顿的种类(T)取决于可能的表情停顿点的数量(n)。它们之间的关系满足公式:

$$T = 2^n.$$

假设嘉量句只有上述3个表情停顿点, 它所拥有的表情停顿方式将可以有 $2^3=8$ 种。

(19)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 求她父母出面, 把大师请来, 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0)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 求她父母出面, 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1)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 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 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2)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 把大师请来, 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3)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 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4)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 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5)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 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6)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2. 韵律停顿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是韵律停顿。韵律停顿是为了满足吟诵、说唱方式的言语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韵律停顿的前提是不影响句子的结构和语意表达。比较“叫喳喳的喜鹊在那大树梢上”和“叫喳喳的喜鹊, 在那大树梢上”可知。

《弹歌》的韵律停顿方式可以有两种:

(27)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28)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下面是嘉量句的一种韵律停顿，每5拍后面有一次停顿（即例中换行处），带有快板书的风格：

(29)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
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
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3. 结构停顿

结构停顿不是非主动停顿，但和主动停顿又不完全相同。结构停顿是一种相对的现象，需要对比了有停顿还是无停顿之后、或者对比了在此处停顿还是在彼处停顿之后，才能够观察到。在点读古籍白文的过程中，结构停顿是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停顿的有无之变、或停顿点的彼此之变，能使句子结构随之改变。这种改变通常表现为停顿点前后的某个成分在词性或功能上发生了变化。例如：

(30) 《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④。”

（“太平世道的音乐，安宁而快乐，政事和谐。”乐：形容词。）

《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太平世道的音乐是安宁的，为他们的政事和谐而快乐。”乐：动词。）

(31)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里连吃肉都不觉得味道香。”在：介词。三月：“不知”的状语。）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住在齐国，听了三个月的《韶》乐^⑤，连吃肉都不觉得味道香。”在：动词。三月：“闻”的补语。）

(32) 老师没有了学生，很寂寞。（单句。学生：宾语。）

老师没有了，学生很寂寞。（复句。学生：主语。）

如果像下例所示，在嘉量句中的“求她”后面停顿，“她”由“父母”的修饰语变成了“求”的受事宾语；同时“父母”和前面的动词失去了联系，不再是“求”的受事宾语，独立成为它后面动词的施事。这样一来，将形成两个不同的单句。——停顿改变了结构。

(33)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施事可以构成复句。“我说完再走”只有一个施事，是单句。“我说完你再走”则是有歧义的句子。下面是两种结构停顿：

(34) 我说完，你再走。（复句）

我说完你，再走。（单句）

四 收敛·离散

收敛和离散是关于单句的主语和末位动词之间“施—叙”关系的术语。

收敛指末位动词是句子主语的叙事，离散指末位动词不是句子主语的叙事。这里所说的主语，包括施事主语和受事主语。连动式、处置式是收敛的^⑥，递系式、被动式是离散的^⑦。

(35) 我去求她父母。（连动式·收敛）

- (36) 父母把大师请。(处置式·收敛)
- (37) 她想让我做。(递系式·离散)
- (38) 我被您调派。(被动式·离散)
- (39) 上街买菜。(连动式·收敛)
- (40) 把水放了。(处置式·收敛)
- (41) 商店被坏人烧了。(被动式·离散)
- (42) 我有麻烦就让他去处理。(递系式·离散)

嘉量句所表达的内容,如果用英语来说,只能是复句;如果用日语来说,由于日语里主要动词通常都在句尾,所以句子通常是收敛的。

汉语里,添减或替换若干个词,就可以将句子从收敛转为离散,或者从离散转为收敛,并且词序上不需要做很大调整。以上述8个句子为例,转换如下:

- (43) 我去求她父母出面。(连动式·收敛——后加动词结构“出面”·离散)
- (44) 父母把大师请来。(处置式·收敛——后加动词“来”·离散)
- (45) 我估计她想让我做。(递系式·离散——前加施叙结构“我估计”·收敛)
- (46) 我被您派去。(被动式——后加动词“去”·收敛)
- (47) 上街买菜给车撞了。(连动式·收敛——后加被动式·离散)
- (48) 把水放干!(处置式·收敛——后加形容词补语·离散)
- (49) 商店被坏人烧得惨不忍睹。(被动式·离散——后加补语·收敛)
- (50) 他有麻烦就让他去处理。(递系式·离散——改变施事·收敛)

在这一点上,汉语既不同于英语、也不同于日语。

凡是离散的句子都有承事,但有承事的句子不一定是离散的。在承事和施事之间,如果所指为同一对象,句子是收敛的;如果所指不是同一对象,句子才是离散的(句子里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承事,以最后一个承事为准)。例如:

- (51) 她想使我被您派去请她来。(同指·收敛)
- (52) 她想使我被您派去请大师来。(非同指·离散)

上述情况就是链型结构的可循环性质的一种表现。

由于必须有承事及其叙事,一般来说,离散结构比通常只有施事及其叙事的收敛结构复杂。

下面讨论和汉语句子的收敛与离散有关的几种情况:

1. 被动式、递系式

被动式、递系式的基本结构是离散的:

- (53) 她被对方害了。(被动式·离散)
- (54) 她使对方垮了。(递系式·离散)

但是,当承事和施事同指一个对象时,被动式和递系式就是收敛的。如:

- (55) 她被自己害了。(被动式·收敛)
- (56) 她使自己垮了。(递系式·收敛)

2. 被动式、处置式

被动式、处置式的语义是相反的:

- (57) 她被对方害了。(被动式·离散)

(58) 她把对方害了。(处置式·收敛)

分别增加一个相同的补语成分,句子或由离散转为收敛、或由收敛转为离散,语义还是相反的:

(59) 她被对方害苦了。(被动式·收敛)

(60) 她把对方害苦了。(处置式·离散)

(61) 她被对方害得家破人亡。(被动式·收敛)

(62) 她把对方害得家破人亡。(处置式·离散)

从上述例句可以看到被动式和处置式的差异,它们之间的语义结构不同。这种不同一般看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和“被”用字不同,二是语义结构上“把”和“被”前后所关联的施受事成分不同。用结构式表示如下:

被动式: 受事 + “被” + 施事 + 动词

处置式: 施事 + “把” + 受事 + 动词

如果从句子的属性是离散还是收敛来考察被动式和处置式的差异,就得到下面的结构式:

被动式: 主语_{受事} + 介词“被”_{—受事的叙事} + 介词宾语_{承事} + 动词_{承事的叙事}。——(离散)

处置式: 主语_{施事} + 介词“把”_{—施事的叙事} + 介词宾语_{受事} + 动词_{施事的叙事}。——(收敛)

上述结构式反映了被动式和处置式在语义结构上具有以下几个差异:

1) 主语的语义性质不同(主语[受事] ↔ 主语[施事])

2) “把”和“被”隶属的施受事成分性质不同(被: 受事的叙事 ↔ 把: 施事的叙事)^⑧

3) “把”和“被”引进的施受事成分性质不同(被: 承事 ↔ 把: 受事)

4) “把”和“被”后面的叙事所属的施事不同(被: 承事的叙事 ↔ 把: 施事的叙事)

可以说: 被动式和处置式在语法结构上处处相同,而在语义结构上处处不同。

3. 双宾式

双宾式可以是收敛的,也可以是离散的:

(63) 我教他汉语。(收敛)

(64) 他教孩子们美术。(收敛)

(65) 给他点颜色。(收敛)

(66) 我教他学汉语。(离散)

(67) 他教孩子们画画。(离散)

(68) 给他点颜色看看。(离散)

(69) 大师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离散)

对于双宾式的这种结构差异的原因,可以有两种不同角度的考量。不同的考量将影响结构分析的结果:

1) 从远宾语的性质考量——远宾语为名词性的,句子是收敛的;远宾语为动词性的,句子是离散的。从这个角度考量的话,即使句子是离散的,也还是双宾式。

2) 从近宾语的性质考量——近宾语为受事,句子是收敛的;近宾语是承事,句子是离散的。从这个角度考量的话,如果句子是离散的,可以说是递系式而不是双宾式。

4. 述补结构

现代汉语中某些述补结构可以用离散或收敛来说明。

首先，补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句子的语义结构的属性，使句子由离散转为收敛，或使句子由收敛转为离散：

(70) 他被流放。(被动式·离散)

(71) 他被流放到那里。(被动式·收敛)

(72) 商店被坏人烧了。(被动式·离散)

(73) 商店被坏人烧光了。(被动式·收敛)

(74) 她把对方害了。(处置式·收敛)

(75) 她把对方害得家破人亡。(处置式·离散)

(76) 我们一起上车站送他。(连动式·收敛。他：受事。)

(77) 我们一起上车站送走他。(连动式·离散。走：“他”的叙事；他：承事。)

“送走他”的“走”是后面的“他”的叙事，“他”是“送”的承事。

承事位于自己的叙事之后，具有这种“错位”语序特点的语义结构是离散的。汉语史上称此为“使动用法”。使动用法曾经是一种常用的结构，但在现代汉语里已被视为一种特殊结构了。它的语法结构形式看上去寻常得很，是“主语+谓语+宾语”、或“名词+动词+名词”；但语义结构因“错位”而变得并不寻常。例如“我败敌”，是“我使敌败”。使动用法的语义结构有一个特点，就是充当承事的叙事而位于承事之前，并且名词、动词、形容词都能带宾语。

(78) 《左传·僖公三十年》：“焉用亡郑以陪邻？”（“哪里用得着使郑国灭亡来加强邻国？”）

(79) 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又使江南岸绿。”）

(80) 红军大败蓝军。

(81) 减肥药减了健康，肥了奸商

使动用法里的叙事如果是单音节词，在现代汉语里往往可以通过前加一个动词来改写^⑨：

(82) 亡郑（使郑国亡）——灭亡郑国

(83) 绿江南岸（使江南岸绿）——吹绿江南岸

(84) 败蓝军（使蓝军败）——击败蓝军

(85) 肥了奸商（使奸商肥了）——养肥了奸商

改写的结果，有的成了“词”（灭亡）；有的不能成为词（吹绿、击败、养肥）。成了词，是用词汇手段解决了语义结构的“错位”问题，句子由离散变为收敛；不能成为词，是用一般的简单结构替代原有的复杂结构——在此是用述补结构替代“错位”的使动用法——句子仍然是离散的。

用词汇手段可以解决语法领域里复杂的语义结构“错位”问题，但同时也让词汇领域增加了复杂性，例如原来的一个单音节词会变成两个双音节词（亡→（消）亡 / 灭亡）。从整个汉语体系来看，相关元素的数量还是那么多，只是换了个角度和说法，把语法问题变成了词汇问题，类似于“拆了东墙补西墙”。

一般来说，词汇化方法可以简化语法里的问题，而同时使词汇复杂化。同样道理，语

法化方法可以简化词汇里的问题，但同时使语法复杂化。这两种方法实质上都是日渐丰富而复杂起来的言语实际的反映。汉语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这些方式，但却没有“一刀切”式地应用，其中道理，可以说是“避繁趋简，因事制宜，不拘一格”。换句话说，是“拆东补西”、还是“拆西补东”，取决于表达是否简明、使用是否便利、交流是否充分。

五 平铺·包蕴·交错

这是关于单句结构层次的描写方法。

所谓平铺，指有动词连用而没有承事的结构。这种结构是线型的，内部没有层次。例如：

(86) 上街买点菜回来做晚饭。

包蕴和交错都和承事有关，结构相对复杂一些。

按照施受事成分来切分嘉量句和它的扩展例，得到下面的结果：

(87)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所谓包蕴，指在一个收敛的句子里，施事和它的叙事之间还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承事及其叙事。例如嘉量句中“我被(您派)去求……”的部分里，“我”和“去求”构成收敛关系，其中包蕴了“您派”。

所谓交错，指在一个离散的句子里，施事的叙事位于承事及其叙事的中间。例如嘉量句中“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的部分里，“父母出面请”和“大师来”是交错的。

下面是包蕴和交错的结构式：

包蕴的结构式：施事 + 叙事_{施1}-“被” + 承事 + 叙事_承 + 叙事_{施2}

交错的结构式：施事 + 叙事_{施1}-“把” + 承事 + 叙事_{施2} + 叙事_承

1) 被动式后加补语，可以构成包蕴。

(88) 她被对方害了。(被动式·离散)

(89) 她被对方害苦了。(被动式·收敛·包蕴)

2) 处置式后加补语，可以构成交错。

(90) 她把对方害了。(处置式·收敛)

(91) 她把对方害苦了。(处置式·离散·交错)

包蕴和交错只发生在链型结构里。

六 扩展·压缩

这是分析单句结构性能的两个辅助方法。

线型结构里的动词由于和时间顺序相关，所以不能循环，好像一条射线；如果循环，就构成联合结构：“上街买菜回来做饭，上街买菜回来做饭。”

链型结构里的各个子结构之间，动词和时间顺序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可以循环，好象一条曲直自如的链条：

(92) 我让她去劝老爸同意我让她去。

循环就是一种扩展的方式。

扩展，指在原有的单句里增加一些成分，但不改变句子的基本性质。单句还是单句。

上文说过嘉量句的扩展几乎没有限制。如果说有限制，这种限制出自“习惯语法”。因为限制不是来自语法结构方面，而是来自语言习惯、或者说来自语言应用方面。嘉量句已经相当“绕”了，如果继续扩展，不免更“绕”，更不符合人们的说话习惯。凡是不符合说话习惯的句子，一般来说，即使结构正确，也不是“习惯语法”关注的对象。

压缩，指在原有的单句里减少一些成分。同扩展一样，压缩的原则是不改变句子的基本性质。单句还是单句。

相对于扩展来说，单句的压缩似乎很不容易。其实，压缩是扩展的反向表现。这里不妨借用一个数学概念来说：压缩和扩展互为“逆运算”。下面以嘉量句为例，分步进行压缩：

(93)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94) 她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95) 她是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96) 她是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97) 她是想使我被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98) 她是想使我被派去求^人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99) 她是想^使我被派去求人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100) 她是想我^{被派}去求人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101) 她是想我^去求人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102) 她是想^我求人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103) 她是想^{求人}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104) 她是想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105) 她是想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

(106) 她是想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画。

(107) 她是想^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

(108) 她是想^请大师来教孩子们。

(109) 她是想大师^来教孩子们。

(110) 她是^是想大师教孩子们。

(111) 她想^{大师}教孩子们。

(112) 她想教孩子们。

将上面的例句逆向排列，就是扩展。所以，只要了解压缩的要领，就可以推知扩展的要领。

对嘉量句的压缩用到了三种方法：成分删减法、词语替代法和结构变换法。

1. 成分删减法

成分删减法有以下几个操作要点：

- 1) 删减修饰成分。如：“还是”的“还”、“很想”的“很”。
- 2) 删减补充成分。如：“画一次”的“一次”。
- 3) 删减受事前面的承事及其相关成分。
- 4) 删减远宾语。

5) 删减判断动词“是”。

2. 词语替代法

在同义替代的前提下，用词替代词组，用音节少的词替代音节多的词。如在嘉量句中用“人”替代“她父母”：

(113) 她是想使我被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114) 她是想使我被派去求[人]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鱼。

3. 结构变换法

在嘉量句中的用例是将处置式变换为述宾结构：

(115) 她是想[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

(116) 她是想[请]大师来教孩子们。

嘉量句经过压缩后，最后保留的是原有的套接式结构，以及一个施事、一个受事。

此外，对嘉量句也可以做如下压缩，保留的仍然是套接式结构和一个施事、一个承事：

(117) ……（前略）

(118) 她是想[请]大师来教[孩子们]。

(119) 她是想[请]大师来教。

(120) 她是想大师来[教]。

(121) 她[是]想大师来。

(122) 她想大师来。

从语法上来看，这种压缩的结果可以成立，但由于“大师”不是施事的最终对象，所以语义上不能表现出嘉量句的基本意旨。

两种压缩方式的语法结果相同而语义结果不同。——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

七 替换·类化

这是对单句的结构单元进行考察的两种方法。

1. 替换

替换：用其它词语取代单句中某个指定位置上的词语。在同样的上下文环境里考察词语的个性。

下面三组例子里，“使”、“把”、“被”三个字的上下文相同，即它们的前后语法结构关系相同，而且句子都可以成立：

(123) 他使他自己吓了一跳。（递系式·收敛）——○

(124) 他把他自己吓了一跳。（处置式·收敛）——○

(125) 他被他自己吓了一跳。（被动式·收敛）——○

(126) 他使他自己改变了。（递系式·收敛）——○

(127) 他把他自己改变了。（处置式·收敛）——○

(128) 他被他自己改变了。（被动式·收敛）——○

(129) 他使他自己累坏了。（递系式·收敛）——○

(130) 他把他自己累坏了。（处置式·收敛）——○

(131) 他被他自己累坏了。(被动式·收敛)——○

句子可以成立,意思却有所不同,而表现在形式上也只有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字有差异。所以,从同一个位置上的那些有差异的字入手,分析差异的形成原因,是一条可以理解和实施的研究途径。

下面两组例子里,“使”、“把”、“被”的前后语法结构关系仍然相同,但句子的语义结构并非都能成立:

(132) 他使他自己害了。(递系式·收敛)——×

(133) 他把他自己害了。(处置式·收敛)——○

(134) 他被他自己害了。(被动式·收敛)——○

(135) 他使火越烧越旺。(递系式·离散)——○

(136) 他把火越烧越旺。(处置式·离散)——○

(137) 他被火越烧越旺。(被动式·离散)——×

(138) 他使他自己自由了。(递系式·收敛)——○

(139) 他把他自己自由了。(处置式·收敛)——×

(140) 他被他自己自由了。(被动式·收敛)——×

(141) 他使火扑灭了。(递系式·离散)——×

(142) 他把火扑灭了。(处置式·离散)——○

(143) 他被火扑灭了。(被动式·离散)——×

(144) 他使火烧伤了。(递系式·收敛)——×

(145) 他把火烧伤了。(处置式·收敛)——×

(146) 他被火烧伤了。(被动式·收敛)——○

不同句式之间,构造条件有同有异。不同的构造条件,对“进入”句式的词语的语义属性和语法属性有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会形成一个“放行”标准。凡进入同一个语法结构之后无法使句子的语义结构成立的词语,一定有某些不符合要求的属性,这些属性导致相关的词语成为一个违反“放行”标准的不合法词语。

下面将动词陷、掉、落、坠分别替换进“使”、“把”、“被”字句中,可以发现“陷”不同于其余三个动词:

(147) 他使他自己陷入困境。(递系式·收敛)——○

(148) 把他他自己陷入困境。(处置式·收敛)——○

(149) 他被他自己陷入困境。(被动式·收敛)——○

(150) 他使他自己掉入困境。(递系式·收敛)——○

(151) 把他他自己掉入困境。(处置式·收敛)——×

(152) 他被他自己掉入困境。(被动式·收敛)——×

(153) 他使他自己落入困境。(递系式·收敛)——○

(154) 他把他自己落入困境。(处置式·收敛)——×

(155) 他被他自己落入困境。(被动式·收敛)——×

(156) 他使他自己坠入困境。(递系式·收敛)——○

(157) 他把他自己坠入困境。(处置式·收敛)——×

(158) 他被他自己坠入困境。(被动式·收敛)——×

严格说来,词的语义不同,语法功能就有所不同。问题是:由于词语的语义和语法功能各各不同,是否会出现“一词一类”现象,即根本无法分类?

事实上,即使存在“一词一类”现象,也还是有必要对词语进行分类。目前通行的词语分类办法有训诂学的语义分类,语法学的功能分类以及结合语义与语法功能的分类等。无论使用何种分类方法,都会遇到“有异有同”的现象,从而必须面对同一个词按不同需要可以分为不同类的问题。所以,至今为止采用的都是相对的分类标准,即为了一定的研究目的而设定一个分类的规则系统,然后进行分类,以满足特定的研究的需要。

替换法的分析,最终将把我们引向词语或结构的个性。

2. 类化

类化:用同一个词取代句子里的同类词语。

下面是本文的第一个例句及其类化的情况:

(159) 她让我派你找人请他教咱学手艺。

第一次类化——将人称代词和指人的名词类化为“人”:

(160) 人让人派人找人请人教人学手艺。

第二次类化——将引进承事的动词类化为“让”:

(161) 人让人让人让人让人教人学手艺。

简化之后就是:

(162) 人……教人学手艺。

现在可以看到,在递系式这样的链型结构里:

- 1) 句子的根基是施事和受事,承事是中间环节。虽然承事在形式上支配着句中的受事,但这一支配权是施事赋予的。
- 2) 施事是第一顺位上的承事的直接施事,是除第一顺位的承事以外的各个承事的间接施事;同时,它也是受事的间接施事。施事统辖整个句子。
- 3) 受事有两个施事:承事是受事的直接施事;施事是受事的间接施事。反之,受事是承事的直接受事,是施事的间接受事。
- 4) 递系式里有两种不同的施受关系,一是直接施受关系,一是间接施受关系。

类化法的分析,有助于简化单句的语义结构,了解单句的语法构造。

八 渐变·趋同

这是关于动词的语义类别和语法功能的问题。

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同一个词的意义和用法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会形成引申。重复上述过程就是引申的引申,将导致在不同的词之间形成同义同用关系。这就是

相似性问题。

同一个词的意义的连续变化是词义的渐变。不同的词因渐变而形成同义同用关系是词义的趋同。渐变和趋同的问题，性质上都属于词语的相似性问题。一般来说，渐变有一个前提，就是不改变词的本来语法功能；而趋同则是对该前提的破坏。

下面是一个和“使令”有关的词义趋同的例子：

(163) 使→令→让→叫→派→派遣→差遣→支使→命令→支配→分配→分→调遣→调动→调→请→劳驾→麻烦→求→争取→力争→力求→希求→……

在嘉量句里使用替换法，可以发现使令动词和能愿动词之间有趋同关系：

(164)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165) 她还是很想让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166) 她还是很想要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此外，授受动词和使令动词之间也可以有趋同关系：

(167)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教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168)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让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169) 她还是很想使我被您派去求她父母出面把大师请来令孩子们学画一次鱼。

下面是和“能愿——使令”和“授受——使令”有关的语义趋同现象举例：

1. 能愿——使令

(170) 要→想→愿→望→愿意→希望→期待→盼望→计划→准备→打算→图谋→企图→阴谋→策划→预谋→预定→决定→命令→……

(171) 要→想→愿→望→愿意→希望→希求→求→……

2. 授受——使令

(172) 授→给→予→送→赐→任→委任→委托→委嘱→嘱托→嘱咐→吩咐→支使→支持→赞成→同意→答应→允许→叫→让→使→……

(173) 授→给→予→送→赐→任→委任→任命→命令→令→……

渐变不应该改变词的基本语法功能。但是，趋同的结果却常常出现令人困惑的情况。下面是关于“趋止——授受”的趋同例：

(174) 去→前去→前往→出面→出任→担任→担当→承当→承受→接受→受→……

(175) 来→前来→来临→光临→光降→降驾→屈驾→屈尊→赏光→赏赐→赐给→给予→授予→授→……

给具有趋同关系的词分类，就是要解决相似性问题。这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棘手问题。

九 结 语

平时不说的句子未必不可能说出来。

不可能说出来的句子未必不合语法。

自拟“嘉量句”，以求展示汉语单句特有的容纳动词的能力和深广的扩展潜力，并希望由此突出汉语中存在的不合习惯但却合乎语法的现象。

开阔视野，关心不合习惯但却符合语法的情况，从而开拓思路，寻找有效的分析方法，深化对汉语句法结构的认识，这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附 注

① 套接式可以形成单句形式里包孕着复句的情况。对这种情况本文暂不讨论。

② “习惯语法”的基本精神是“习惯成自然，自然即合理”。问题在于人们的语言习惯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根据习惯语法建立的规则系统几乎处处有例外。

③ 嘉量：中国古代的标准量器。嘉量将不同等级的斛、斗、升、合、龠合为一器。器的上部为斛，下部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今北京故宫太和殿前石亭中置有清乾隆年间所制铜质方形嘉量。

④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⑤ 前一方式的断句，意思是听之后，仍然长时间地沉浸在音乐中；后一方式的断句，说的是连续听了三个月的音乐。其实，《韶》乐不是一部需要连续演奏三个月的音乐作品，所以《史记·孔子世家》说：“闻《韶》乐，学之三月。”意思是说孔子学习《韶》乐非常入迷。停顿和后一种一样，说解有所不同。

⑥ 省略承事造成的动词连用现象，形式上和连动式相同，但性质上不是连动式。如“上面派来的”是“上面派（他）来的”的省略形式。“派来”是动词连用，但不是连动式。另，注意这句话的另一个说法“上面来的”的“上面”和“上面派来的”的“上面”有所不同。试用“领导”或“上级”替换两例中的“上面”可知。

⑦ 被动和使动的性质不同，这种不同也可以利用词汇手段来表达。参张猛《左传谓语动词研究》。

⑧ 朱德熙：“汉语的介词大都带有动词的性质，所以介词虽然不算谓词，可是“介词+宾语+谓词性成分”的格式跟由谓词组成的连谓结构性质十分接近，可以算是连谓结构的一种。”（1982. p160）

⑨ 双音节的一般不能改写，如“辛苦我一个，幸福千万家。”单音节的话，有的也不易改写，如“惊天地，泣鬼神”的“泣”。

参考文献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陆俭明 2003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亚川、郑懿德 2000 《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语文出版社。

杨树达 1983 《古书句读释例》，中华书局。

张 猛 2003 《左传谓语动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作者联系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论《广雅疏证》中的校勘*

张其昀

摘要 校勘是《广雅疏证》的一个重要内容。《广雅疏证》中的校勘主要是对《广雅》的校勘，它包括文字讹错和衍脱、条目误分误合的校勘。其校勘范围还包括疏证所涉及到的古籍中的文字讹错和衍脱。

关键词 《广雅疏证》 《广雅》 古籍 校勘

绪言

孙诒让在《札迻叙》中略论清代校书源流道：“综论厥善，大氏以旧刊精校为据依，而究其微指，通其大例，精研博攷，不参成见。其譌正文字讹舛，或求之于本书，或旁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而以声类通转为之鎔键，故能发疑正读，奄若合符。及其蔽也，则或穿穴形声，拮据新异；冯臆改易，以是为非。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邳为精博。凡举一谊，皆确凿不刊。其余诸家，得失间出。”^①孙氏对于清代校勘工作的总体论断是实事求是的，对于王氏父子的评议也是实事求是的。当初，海康陈观楼（昌齐）见王念孙所校《大戴礼记》和《淮南子》，叹为卓识精思，超越流辈。阳湖孙渊如（星衍）见王念孙所校《管子》，叹其精确，以为他人百思所不能到^②。臧庸也在《与孙渊如观察论校〈管子〉书》中说：“《管子》多三代遗文，然错误难读，仅成绝学。怀祖先生所校，颇析窅奥，深中窅要，悦服之至。”^③王氏《读书杂志》最主要的内容即在于校勘，堪称校勘学之经典。

校勘是《广雅疏证》的一个重要内容。《广雅疏证》在校勘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所为之校勘，主要是《广雅》的校勘。《广雅》各种传本皆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正如王氏在《与刘端临书（之一）》中所说：“是书积误，较他书为甚。”^④其错误，或是就原本传抄翻刻而致，或是就已失原貌的传本传抄翻刻而致——是则或为一错，或为再错。王氏对《广雅》的校勘，用他在《广雅疏证·自叙》中的话说，就是：“今据耳目所及，旁攷诸书，以校此本（指隋代曹宪所传本。为避场帝名讳，《广雅》改称《博雅》）。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昀案：王氏《上广雅表》注中所说的“衍文九十六”，即这里的“衍者三十九”与“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两数之和；“脱文五百九”，即这里的“脱者四百九十”与“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两数之和。）王氏的勘正，大都精确可信。可以说，《广雅疏证》为人们提供了迄今

*本文是江苏省“十五”“211工程”及重点高校建设项目“扬秦文库”子项目（编号：04YT0209A）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初稿承蒙四川大学赵振铎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发表前复蒙匿名审稿的专家指正数处，兹谨一并致以谢忱。

《广雅》最好的本子。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广雅》在王氏手中完全恢复了原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广雅》在刊布之后，主要是唐宋之后传写翻刻的错误之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在王氏手中得到了修正。王氏疏证是以曹宪所传本为底本的，在校勘《广雅》的同时必然关涉到曹宪所为注音，因而曹宪音中的错误，包括传写翻刻而致的错误和因《广雅》之误而致的错误，也就同时得到校勘。王氏将曹宪所传本中凡注音的字，凡有所说解的字按篇一一别出，退居之于正文之后，作为一个附录，称《博雅音》，是即其自叙中“而退音释于后，从其朔也”之所谓也。据笔者统计，这个《博雅音》在篇名字之外，共有正字 5640 个（含叠音节词 234 个，复音节词 23 个）。此字数实际上也包含了一些无须实际也未注音、说解的字，和一些并未逐字注音、说解的语句。

《广雅》及曹宪音之外，王念孙对于疏证中所涉及的其他古籍中文字的讹误衍脱也作了校勘。这些校勘同样作得很精彩。

本文将全面考察《广雅疏证》中的校勘。文中所引《广雅疏证》为中华书局 1983 年据嘉庆年间王氏家刻本影印本。所列条目大多经过删减，只保留有关的词。条目后面“()”里标明条目所在卷数、篇名和页码。凡王氏在《附录·广雅疏证补正》中增补和改写正文的内容，标以“()”号。

兹举《广雅》校勘一例，以略见王氏之精审：

拊，抵也。（卷五下《释言》171）

王逸注《九歌》云：“拊，击也。”《尧典》云：“子击石拊石。”拊，各本讹作拊，今订正。抵，各本讹作抵。案：《说文》：“抵，挤也。从手，氏声”，《玉篇》音多礼切。《说文》：“抵，侧击也。从手，氏声”，《玉篇》音之是切，引《秦策》：“抵掌而言。”《说文》又云：“扞，开也。从手，只声。读若抵掌之抵。”〔《晋书音义》引《字林》云：“抵，侧击也。之尔反。”〕《广雅》卷三云：“拊，击也。”此云：“拊，抵也。”曹宪音纸，则其字当从氏，今据以订正。《史记·滑稽传》：“抵掌谈语”，集解亦引《秦策》：“抵掌而言。”〔《太元（玄）·翕·上九》：“挥其角维用抵族”，范望注云：“抵，击也”，释文云：“抵，音纸。”〕《汉书·杜周传赞》：“业因势而抵阨”，服虔注云：“抵，音纸”，颜师古注云：“抵，击也”；《朱博传》：“奋髯抵几”，颜师古注云：“抵，击也。音纸”；《扬雄传·解嘲》：“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苏林注云：“抵，音纸。”《文选注》引《说文》：“抵，侧击也。”《后汉书·隗嚣传》：“人人抵掌”，李贤注引《说文》：“抵，侧击也”，又引《赵策》：“苏秦与李兑抵掌而谈。”张衡《东京赋》：“抵璧于谷”，李善注引《说文》：“抵，侧击也。”左思《蜀都赋》：“扼腕抵掌”，刘逵注亦引《秦策》：“抵掌而言。”抵掌，犹言拊掌，故《广雅》云：“拊，抵也。”抵与抵，声义各别。《汉冀州从事张表碑》：“抵拂顽谄”，字从氏，不从氏，是其证也。而今本《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太元（玄）》〕、《文选》皆讹作抵。世人多见抵，少见抵，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疏证首先引《楚辞·九歌》王逸注、《书·尧典》，以证“拊”义为“击”。次即指出各本“拊”、“抵”之误讹。接着引《说文》、《玉篇》及《战国策·秦策》，以释“抵”之义、形、音，且明其与“抵”之义、形、音区别。继则据《说文》“读若”、《晋书音义》所引《字林》，以再释“抵”之义、形、音。再据《广雅》“拊”字前训“击也”（卷三上《释诂》88），此训“抵也”，且曹宪音纸，断定其字当从氏声，而订其讹。次则据《史记·滑

稽列传》，及其裴駰集解所引《战国策·秦策》，以“抵掌”而再证“抵”之义。复据扬雄《太玄·翕·上九》，及其范望之注、陆氏释文，以再明“抵”之义、音。继则引《汉书·杜周传赞》及其服虔、颜师古注，《朱博传》及其颜师古注，《扬雄传·解嘲》及其苏林注，《文选》李善注，《后汉书·隗嚣传》、张衡《东京赋》及其李善注，左思《蜀都赋》及其刘逵注，反复出以《说文》“抵”之训义，以及其在《战国策》中之用例。次则谓：抵掌，犹言拊掌，《广雅》此条本是“拊，抵也。”继而强调“抵”与“抵”音义各别，再以《汉冀州从事张表碑》“抵”字从氏声而非从氏声证明之。最后指出《战国策》、《史记》等皆讹“抵”作“抵”，而世人限于见识，终莫能辨别之。

这一条的校勘是结合义证进行的。事实上，《广雅疏证》对于《广雅》的校勘工作大致都是在对《广雅》作义证的同时进行的。

专书校勘的第一步工作是尽可能多地占有该书的不同版本，选择其一种以为底本。王念孙为校勘《广雅》所搜求到的本子，除去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当时传世的曹宪本之外，还有：三国吴皇象本、晋崔譔本、影宋本、明毕效钦本、明皇甫录本、明郎奎金本、明吴琯本、明胡文焕本。一共9个本子。王氏将曹宪本作为底本（疏证中所谓“今本”即是），其他8个本子作为参考本。参考本精善程度不同，王氏校勘倚重之程度亦有所不同。8个参考本实际上被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毕效钦本；第二等级，影宋本、皇甫录本；第三等级，皇象本、崔譔本、郎奎金本、吴琯本、胡文焕本。第一等级的毕效钦本，王氏取以为最重要的参考本。凡诸本（包括底本）与毕本不同者，通常以毕本为准（凡言“各本”讹误者，大半是比照毕本说的）。他的自叙中有个间注即说：“《广雅》诸刻本，以明毕效钦本为最善。凡诸本皆误，而毕本未误者，不在补正之列。”第二等级的影宋本、皇甫录本，王氏则以之为重要依据，重视它们与底本和毕本的差异，比较多地参照它们来勘正底本。第三等级的皇象本、崔譔本、郎奎金本、吴琯本、胡文焕本，则作为一般的参考材料，有时候也援以为校勘的依据。

《广雅疏证》的校勘内容概括起来说，主要有：

1. 《广雅》以及疏证所涉及的其他古籍中的文字讹误。比如，“遁，急也。”（卷一下《释诂》35）疏证指出：《汉书·刑法志》引《荀子》作：“道之以刑罚”，道，即遁之讹。“夔，乾（也）”（卷二上《释诂》46），疏证指出：夔，各本讹作慧。“怵，忘也。”（卷二下《释诂》73）疏证指出：[怵]字从本末之末，各本讹从午未之未。“楡谓之桄。”（卷九下《释水》306）疏证指出今本《释名》，桄字讹作枕。

2. 《广雅》以及疏证所涉及的其他古籍中的文字衍脱。比如，“（殆），败也。”（卷三上《释诂》90）疏证指出：今本脱殆字。“軼，过也。”（卷三下《释诂》105）疏证指出：軼，曹宪音逸。各本逸字误入正文。“藟，兰也。”（卷十上《释草》308）疏证指出：今本《说文》“藟，草出吴林山”，[草前]脱去香字。

3. 《广雅》条目的误分误合。比如，“猗、馀，盈（也）。”（卷四上《释诂》114）疏证指出：各本盈下脱也字，故与下“匪、勿，非也”混为一条。

关于校勘方法，吴承志《校管子书后》说：“有可据善本校改者，有可据古书校改者，有可据注文校改者，有可据本书校改者，有可据文义校改者。”近人陈垣将其校《元典章》所运用的4种方法作为校勘学通则提出来。这4种方法是：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他并且据此四法具体地提出了42个条例^⑤。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的校勘，方法很

多，前人所提到的，大致都运用上了。我们根据《广雅疏证》校勘的实际情况，将王氏校勘《广雅》的主要手段分成如下 10 种。这些不同的方法也常结合起来运用：

1. 据不同版本本校其误。比如：“官，君也。”（卷一上《释诂》5）疏证指出：各本讹作官，惟影宋本不讹。（昉案：曹宪本亦讹。这是以影宋本校曹本、毕本、皇甫本等之误。）“聵，聵也。”（卷三上《释诂》86）疏证指出：聵，字从耳，各本讹从目。（昉案：曹宪本未讹。这是以曹本校毕本与影宋本、皇甫本等之误。）“搏、散、拊、撻，击也。”（卷三上《释诂》88）疏证指出：吴琯本无散、拊二字，有𠂔字；各本有拊字，无散字。盖各本则脱去散字，吴本则散、拊二字合讹为一𠂔字也。（昉案：曹宪本亦有拊字，无散字。这是以毕本校曹本与影宋本、皇甫本及吴本等之误。）“祓，除也。”（卷三下《释诂》98）疏证指出：祓，毕本、吴本讹作拔，胡文焕本又讹作拔，惟影宋本、皇甫本不讹。（昉案：曹宪本亦讹。这是以影宋本、皇甫本校曹本、毕本及胡本等之误。）

2. 据他书所引校其误。比如，“搏，击也。”（卷三上《释诂》88）疏证指出：搏，各本讹作搏。《文选·羽猎赋》注、《长杨赋》注、《长笛赋》注，及《众经音义》卷六、卷十四，并引《广雅》：“搏，击也。”今据以订正。“牟，过也。”（卷三下《释诂》105）疏证指出：牟，影宋本、皇甫本讹作侏，各本又讹作眸。《众经音义》卷二引《广雅》：“牟，过也。”今据以订正。“菰，蔣也。其米谓之（彫）胡。”（卷十上《释草》341）疏证指出：各本俱脱彫字，今据《齐民要术》、《艺文类聚》及《御览》引《广雅》补。

又及，若他书所引与今本相异而未改今本，则表示今本无误。比如，“诛，杀也。”（卷一下《释诂》40）疏证惟曰：诛，《集韵》、《类篇》引《广雅》并作戮。

3. 据诸书无其字校其误。比如，“疔，病也。”（卷一上《释诂》15）疏证指出：各本疔字讹作庠。……考《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俱无 疔 字。“夸，姪也。”（卷一下《释诂》40）疏证指出：夸，各本讹作夸。……考《说文》、《玉篇》、《广韵》俱无夸字。例中提到的《说文》、《玉篇》、《广韵》等，正是王氏所据以勘误的最主要工具书。

4. 据训诂材料校其误。比如，“十邑为都，十都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卷九下《释地》297）疏证指出：此《书大传》文也。郑注云：“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十邑为都”，各本作“十邑为乡，十乡为都”；若加以“十都为师”，十二师为州，则一州凡有四百三十二万家，与郑注不合。盖后人以意加之也。

5. 据语义或语义关系校其误。比如，“集，正也。”（卷一上《释诂》11）疏证指出诸书无训集为正者，集，当为準字之误也。诸书无其训义，实谓训词与被训词两义不相近。“乎，极也。”（卷一上《释诂》20）疏证指出：乎训为极，义无所取。盖卒字之误。（昉案：谓因卒字隶书误写而致。）“殄、馀、盈〔也〕。”（卷四上《释诂》114）疏证指出：各本皆作：“殄、馀、盈、匪、勿，非也。”案：殄、馀、盈三字，义与非不相近。各本盈下脱也字，故与下“匪、勿，非也”混为一条。“犀，總也。”（卷五上《释言》145）疏证指出：總与犀，义不相近。犀当为属，總当为總。“囚，席也。”（卷八上《释器》262）疏证指出：曹宪音天念反。《说文》：“囚，舌貌”，义与席不相近。曹云：“亦有本作茵字。”《说文》：“茵，车中重席也”，则作茵者是。

6. 据读音不合校其误。比如，“魏，好也。”（卷一下《释诂》26）疏证指出：魏，曹宪音於皮反。各本魏讹作魏。案：且魏字亦无於皮反之音。“鞮、〔鞞〕，伏兔也。”（卷七下《释器》241）疏证指出：鞞，曹宪音扶欲反，各本脱去鞞字，其扶欲之音遂误入鞮字

下。考《玉篇》、《广韵》、《集韵》及《考工记》释文，𨇗字俱不音扶欲反。又《玉篇》、《广韵》、《集韵》及《周易》、《左传》释文，𨇗字俱音服，正与扶欲之音相合，今据以订正。

“海，晦也；漚，理也；泾，径也。”（卷九下《释水》303）疏证根据其训词与被训词读音皆相同相近，而漚与理，声不相近，指出：理字当是堙字之讹。堙，与廛同字，与漚同声，故云：“漚，堙也。”《集韵》、《类篇》并云：“廛，亦作堙。”

7. 据章法文例校其误。比如，“豨，豕也。”（卷十下《释兽》384）疏证指出：豨，疑当作豨。……此言豨之通名，下文方释豨之牝牡。下既有豨豨之文，则此文不得作豨也。

“跽、匍，匍也。”（卷五上《释言》138）疏证指出：各本跽下俱有庄字。段氏若膺（玉裁）云庄与匍匍之义不相近。……案《广雅·释言篇》内，无连举三字解之者，庄非正文甚明。今从段说删。

8. 据音韵知识校其误。比如，“𦉑𦉑，香也。”（卷六上《释训》183）疏证引《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桂树交而相纷兮，芳酷烈之闾闾”，案谓：上文之心、音、宫、临、风、淫、阴、音、檐，下文之吟、南、中、宫、崇、穷、音，皆以东、侵、盐三部字为韵，此古人合韵之常例也。闾为真部之字，古无以东、侵、盐、真四部合韵者，殆误字也。闾闾，当为闾闾。闾，即古𦉑字也。^⑥“舩、舩，舟也。”（卷九下《释水》305）疏证指出：各本舩下有舩舩二字。舩，音责；舩，音猛。下文舩舩下又有舩舩二字。舩，音侧格；舩，音猛。案《玉篇》，舩音陟格切，《广韵》陟格、侧伯二切，《集韵》陟格、侧格、实窄三切，而皆无责音。其下文侧格之音，则与《广韵》、《集韵》相合。是此处（舩字之下）舩舩二字为衍文，而其音亦后人所妄加也。今删。

9. 据须不须作音校其误。比如，“蔞、芟、薺荇也。”（卷十上《释草》318）疏证指出：各本荇作苟，音狗。案：苟字不须作音，诸书薺荇字亦无作苟者。盖字本作荇，曹宪音苟。

10. 据同一意义不重出校其误。比如，“爰、暖、愠、愁，〔悲〕也。”（卷二上《释诂》48）疏证指出：各本愁下俱脱悲字。自宋时已然，故《集韵》、《类篇》暖字注并云：“一曰愁也。”案：卷四云：“憇、慍、秋，愁也”，愁义自见卷四，不当于此卷内重出。“嫖、詵、透、掙，嫖也。”（卷二下《释诂》67）疏证指出：各本皆作“嫖、詵、透、掙、嫖，戏也。”案：戏字自在下条，与此各不相涉。……卷三云：“嬉、遊，戏也”，戏义自见卷三，不当于此卷内重出。

王氏校勘其疏证中涉及的其他古籍中文字的讹误和衍脱，大致也是主要采用上述手段或与之近似的手段。

王氏在《读书杂志·淮南子》中，订正《淮南子》凡900余条，谓：“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冯意妄改者亦半也。”他复细数其讹误种类，共罗列64事（眈案：据今本列数，实为62事），这可以说是把包括《读书杂志》所校的《逸周书》、《战国策》、《史记》等其他古籍在内的所有古籍中的讹误情况基本上都点到了。

王氏《读书杂志》所运用的校勘方法，大致就是在《广雅疏证》中运用的方法。比如，“美女破舌”（《逸周书》第一），王氏志曰：《武称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念孙案：“美女破舌”，于义亦不可通。舌，当为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犹《左传》言“内宠并后，外宠二政”也。隶书后字或作舌，与舌相似而误。这里是据语义校其误。“刘氏危”（《史记》第一），王氏志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念孙案：

危本作微，谓刘氏衰微也。今作危，后人以意改之耳。微字古今同音，故与妃为韵。若危字，则古音鱼戈反，不得与妃为韵。这里是据音韵知识校其误。“天下之功；功义”（《汉书》第十），王氏志曰：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念孙案：伤天下之功义，功，与公同；公义与私怒相对为文。报讎雪耻，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义也。故曰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公义。公借为功，又脱去义字，词意遂不完备。这里是据章法，结合语义校其误。“请受而甘心焉”（《管子》第四），王氏志曰：“管仲，讎也，请受而甘心焉。”念孙案：《左传正义》引作：“请受而戮之”，是也。下文施伯曰：“非戮之也”，正对此句而言，则本作：“请受而戮之”，明矣。今作“请受而甘心焉”者，后人依《左传》改之，而不知与下文不合也。且是书之文，不必皆与《左传》同也。这里是据他书所引，结合上下文之语义关系校其误。

《读书杂志》勘正讹误多同时分析其致误之原因，使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广雅疏证》亦如此。当然，对于其致误原因极为显著者，则无须加以分析，以免枝蔓。比如，“塞，满也。”（卷一上《释诂》12）疏证惟曰：塞，各本讹作寒，惟影宋本不讹。“儵，疾也”（卷一上《释诂》22），疏证惟曰：儵，各本讹作儵。今订正：“程、见、经，示也。”（卷四下《释诂》131）疏证惟曰：示，各本讹作不。今订正。这里，其致误显然是因为塞与寒，儵与儵，示与不两形近似，不说自明。

校勘工作最忌主观臆测，随意增删。孔子曾慨叹道：“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论语·卫灵公》）意谓己尚及见古史阙疑之文，古史掌书，有疑则阙，以待能者。此犹有马而不能调良，借人乘习之。而时俗多穿凿，往往强作解人，失却古史之风。据此，可见妄改古书之习，由来甚久。此妄改古书之习，演至明代而登峰造极。由清代至今，人们对于古书，比较看重宋、元槧本，而不很信任明刻本。究其所以，即在于宋、元二代虽亦不免对古书有所改窜，但不如明代之放肆也。王念孙为校勘《广雅》所搜求到的九个本子中，明刻本占其五，各本之间互有差异，由此亦可窥见明代翻刻古书不吝改易之一斑。读古人书，倘不能纠正其传写之讹误；而又妄改其原本不误之文，是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从事古书校勘的学者，其必当做到的，就在于：既纠正他人疏于勘正的错误，又纠正他人妄加改易的错误。

校勘古书，事非寻常。特别是经名家之手校勘之后的古书，人们往往径视之为古人之“真传”，其行事可不慎乎！每改动一处，勾乙一字，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宋陆游《读书》诗所谓：“校讎心苦谨涂乙”，是也！在这方面，汉代郑玄实为典范。郑氏广注众书，并作校勘。其所为之校勘，大抵皆坚确有据。他谨慎有加，不轻出己意。比方说，他对好些看来显属误写的字，也不敢决然予以改动，而只是在注语中指出：“某当为某”，意在为他人校勘提供参考而已。后世“考异”、“校勘记”之类，实滥觞于郑氏的做法。

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所为之校勘，充分地表现了其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广雅》得经王氏校勘，岂非其书之大幸欤！

本文将《广雅》以及疏证所涉及古籍中文字讹误衍脱的校勘分作4个方面来认识。

一 《广雅》文字讹错的校勘



一般说来，文字讹错的校勘总是古籍校勘的首要任务。语义不通顺——王氏所谓某与某“义不相属”是也——是发现文字讹错的基础。字形近似是勘正讹错文字的主要线索。


依《广雅疏证》推算，王念孙取以为底本的曹宪本《广雅》全帙共 16913 个字。在 16913 个字中讹错者 580，讹错率达 3.4% 强，这是非常高的。

王氏所指出的《广雅》文字之讹错，或径去掉讹字而写出正字，或保留其讹字而在疏证中写出正字。

在《广雅疏证》中，经王念孙揭示的《广雅》文字致讹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如下：

1. 因形似而致讹。比如，“喬，出也。”（卷一下《释诂》41）疏证指出：喬，各本讹作喬。眇案：此各本因喬、喬形似而讹。“縶，聚也。”（卷三下《释诂》94）疏证指出：縶，本作縶，与縶字相似，故縶讹作縶。“蚶粟、马牀，蚶牀也。”（卷十上《释草》314）疏证指出：牀，俗书作床，与麻相近，故马牀之牀，各本讹作麻。“稽，稟也。”（卷十上《释草》329）疏证指出：稟，各本讹作稟。眇案：此各本因“稟”、“稟”形似而讹。“牡荆，曼荆也。”（卷十上《释木》351）疏证指出：牡，各本讹作壮。眇案：此各本因牡、壮形似而讹。

因之而致讹的“形似”之“形”，或可指非通常书体，主要是隶书，以及草书之形。比如，“焘，载也。”（卷五上《释言》145），疏证指出：各本皆作载。隶书载字或省作，因讹而为载。“觥谓之舷。”（卷九下《释水》306）疏证指出：觥，或作桅……今本《淮南子》桅讹作桅。桅字草书形似而讹。

2. 因臆改而致讹。比如，“膊，曝也。”（卷二上《释诂》47）疏证指出：膊，各本讹作。眇案：此盖因其字训“曝也”，故疑其字当从日而误改。“汲汲，勳也。”（卷六上《释训》181）疏证指出：汲汲，各本皆作汲汲，此校书者以意改之也。眇案：此盖因后世多用“汲汲”，少用“汲汲”而臆改也。

3. 因分合而致讹。比如，“圻，尻也。”（卷二上《释诂》51）疏证指出：字书无圻字，疑是广、土二字之合讹也。“諒，𡗗也。”（卷三上《释诂》79）疏证指出：各本𡗗字分为于智二字，双行并列。“散、拊，击也。”（卷三上《释诂》88）疏证指出：吴[瑄]本则散、拊二字合讹为一𡗗字也。

4. 因涉上下文、前后条而致讹。比如，“痒，养也。”（卷一上《释诂》17）疏证指出：痒，各本作痒。盖因上文痒字而误。（眇案：上文指前“痒，病也”（卷一上《释诂》15）。）“突、窈窕，好也。”（卷一下《释诂》26）疏证指出：突，当作妖。今作突者，盖因下文窈窕而误。“浑浑、汪汪、顛顛，大也。”（卷六上《释训》179）疏证指出：各本顛顛作灑灑，此因与浑浑、汪汪连文而误。

5. 因音近而致讹。比如，“斂、稟、分、遗、予，（與）也。”（卷三下《释诂》98）疏证指出：各本予下皆无與字，此因予、與二字同声，故传写脱去與字耳。《集韵》引《广雅》：“斂，与也”，则宋时《广雅》本已脱去与字。……《众经音义》卷十一、十八并引《广雅》：“稟，与也”，卷十二引《广雅》：“分，與也”，卷一、卷三、卷九、卷十四并引《广雅》：“遗，與也”，皆作與，不作予。今据以补正。

6. 因涉曹宪音而致讹。比如，“殍，病也。”（卷一上《释诂》15）疏证指出：殍，各本讹作殍。盖因曹宪音内葉字而误。

《广雅疏证》之勘误，往往不拘一式，多管齐下，把工作做得无懈可击，天衣无缝。兹举一例以示意：

疔，病也。（卷一上《释诂》15）

疢，音胄。《说文》：“疢，[心腹病也]。”《小雅·小弁篇》：“我心忧伤，惄焉如捣”，毛传云：“捣，心疾也”，释文：“捣，《韩诗》作疢。”《吕氏春秋·尽数篇》：“郁处腹则为张为疢”，高诱注云：“疢，跳动也。”各本疢字讹作疥。曹宪音内胄字又讹作曹。考《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俱无疥字。《说文》云：“疢，读若紂。”（昉案：紂、胄音同。）《玉篇》、《广韵》、《集韵》及《诗》释文疢字并与胄同音。《集韵》引《广雅》：“疢，病也”，今据以订正。〔凡隶书从寸之字或书作木，故疢字或作疥，因讹而为疥。《汉卫尉衡方碑》：“遵尹铎之遵”，遵字作彙；《广雅·释言篇》：“刊，切也”，刊字作利。是其例也。〕

疏证首先交代疢的读音。次则据《说文》以出其病义。次则据《毛诗》与《韩诗》之捣与疢异文，捣义为“心疾”，疾与病同义，而再证疢之义。复据《吕氏春秋》及其高注，以明疢含有“腹病”义，从而三证疢之义。继则指出各本疢字之讹误和曹宪音内字之讹误。继则根据《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中俱无其字以证疥之讹。接着据《说文》之“读若”和《玉篇》、《广韵》、《集韵》及《诗经》释文疢字之音，以证疢字确当读胄音。复据《集韵》所引《广雅》，订疥字之讹。补正复分析其讹误发生之原因在于隶书疢字所从之寸因形近而讹为木，木再讹为禾。再举从寸之遵、刊而讹为从木之实例以为疢字讹误之旁证。

《广雅疏证》勘正文字讹错的内容也有繁有简。但即便是简略者，也总能言而有据，不乏说服力。

兹再选讲《广雅疏证》勘正《广雅》文字讹错之例如下：

“集，正也。”（卷一上《释诂》11）疏证指出诸书无训集为正者。集，当为準字之误也。复举《考工记》：“栗氏为量，权之，然后準之”，郑玄注云：“準，击平正之”；《汉书·律历志》：“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周礼·夏官·司弓矢》：“射甲革楛质”，郑注云：“质，正也”，谓树楛以为射正，质与準同物，皆取中正之义；等等，以证準之义。

“穷、乎、终，极也。”（卷一上《释诂》20）疏证指出：乎训为极，义无所取。乎，盖卒字之误。复指出：卒字隶或作𠂔，因误写而为乎。继则称：凡从卒之字，亦有误为乎者。《士冠礼》注云：“古文啐为呼”，是也。更引《尔雅》：“卒，终也”，谓穷、卒、终三字相承，皆极之义也。

“擻，折也。”（卷一下《释诂》39）疏证指出：擻音猎，旧本讹作搗。复指出：搗音公八反；《说文》训曰：“刮也。一曰搗也”，皆非摧折之义。继则指出曹宪不知搗为擻字之讹，遂误音公八反；且举《广韵》：“搗，刮声也。又折也”，《集韵》、《类篇》所引《广雅》：“搗，折也”，谓之并沿曹宪之误。复举《文选·王褒·洞箫赋》：“擻若枚折”，李善注云：“擻，折声也”，等等，以证《广雅》之为训。

“挺，缓也。”（卷二上《释诂》51）疏证指出诸书无训挺为缓者。挺，当为挺字之误也。次则引《国语·吴语》：“王安挺志”，韦昭注云：“挺，宽也”（宽与缓义通）；《吕氏春秋·仲夏纪》：“挺众囚，益其食”，高诱注云：“挺，缓也”；同上《勿躬篇》：“百官慎职而莫敢愉挺”，高注云：“愉，解也；挺，缓也”，挺，与挺通；《后汉书·臧宫传》：“宜小挺缓，令得逃亡”，同上《傅燮传》：“贼得宽挺”，李贤注并云：“挺，解也”，解，亦缓也，故《易·序卦传》云：“解者，缓也”，以证挺之缓义。昉案：此盖因其字训“缓也”，故疑其字当从延声（延与缓义通）而误改。

“桀，去也。”（卷二上《释诂》53）疏证指出诸书无训桀为去者。桀，盖桀字之误。复指出桀，字亦作刊。继而证之以《书·禹贡》：“随山刊木”，郑玄注训刊为除，《史记·夏本纪》及《汉书·地理志》并作桀；又同上“九山刊旅”，《史记》、《汉书》亦作桀。继则谓：“桀，与除同义，故俱训为去也”，以证《广雅》之为训。昫案：桀又训“识也”（见卷二下《释诂》73）。

“澀，浊也。”（卷三上《释诂》89）疏证引《说文》：“澀，浊也”，以明《广雅》训义之出处。复引《吕氏春秋·本生》：“夫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高诱注云：“扣，读曰骨，浊也”；《淮南子·俶真训》：“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澀、汨、扣并通，以证澀之浊义。继则指出：澀，各本讹作渥，而据曹宪音订正之。

“牟，过也。”（卷三下《释诂》105）疏证引《楚辞·招魂》：“成皋而牟，呼五白些”，王逸注云：“倍胜曰牟”，是过之义也，以证《广雅》之训义。复指出：牟，影宋本、皇甫本讹作侏，各本又讹作眸。次则引《玉篇》、《广韵》并云：“牟，过也”，《众经音义》卷二引《广雅》：“牟，过也”，据之以订正。

“駟，逐也。”（卷三下《释诂》108）疏证指出诸书无训駟为逐者，盖驰字之误。继则引《史记·货殖列传》：“博戏驰逐”等，以证驰义为逐。复指出：凡隶书从也与从四之字，或以相近而讹，且证之以《水经注·洙水》引《地理志》曰：“洙水西北至盖入泗水”，泗字或作池。

“勩，苦也。”（卷四上《释诂》120）疏证引《尔雅》：“勩、瘁，劳也”；《诗·邶风·谷风》：“既诒我肄”，《小雅·雨无正》：“莫知我勩”，毛传并训为劳，而劳与苦意义相通，肄与勩通用，以之证明勩之含有苦义。继则指出：勩，各本讹作勤，是乃因隶书而致——意谓勤与勩隶书字形近似。

“纫，擘也。”（卷五上《释言》146）疏证引《说文》：“纫，繅绳也”；《玉篇》：“纫，绳缕也，展而续之也”；《楚辞·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逸注云：“纫，索也”，以明纫之为义，继则指出各本讹作纽。复引《方言》：“擘，楚谓之纫”，郭璞音刃，以证成《广雅》之训，并据以订正其讹。

“愬愬，忧也。”（卷六上《释训》178）疏证指出：愬愬，各本讹作愬愬。继则引《玉篇》：“愬，先历切，忧也”，愬，犹愬愬，以证《广雅》之为训。复据《集韵》、《类篇》并引《广雅》：“愬愬，忧也”，以订其讹。

“四隤曰陵，四起曰京，曲京曰阿。”（卷九下《释邱》299）疏证引《尔雅》：“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绝高为之京”；《文选·扬雄·长杨赋》李善注所引薛君《韩诗章句》云：“四平曰陵”，四平，犹四隤也；《尔雅》：“京，大也”，四起，谓四面隆起也；《诗·大雅·卷阿》：“有卷者阿”，毛传云：“卷，曲也”；等等，以证陵、阿、京之义。复据《文选·张衡·西京赋》薛综注及《众经音义》卷一并引《韩诗》云：“曲京曰阿”，指出“四隤曰陵”以下三句，皆《韩诗》义也。继则点明各本“曲京”作“四京”，因上文两四字而误。

“舠、舡，舟也。”（卷九下《释水》305）疏证指出舡字与上舠字同。复引《广韵》：“舡，小船也”（昫案：今本作：“小船名”），以申明舡之训义。复指出曹宪音义。继则指出：影宋本、皇甫本舡字讹作舟又二字，双行并列。毕、吴诸本又字复讹作又，乃据曹宪音订正。次则复证之以《集韵》所引《广雅》：“舡，舟也。”

“芥，草也。”（卷十上《释草》338）疏证引《说文》：“𦍋，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乱。读若介”，𦍋，与芥同；《左传·哀公元年》：“以民为土芥”，字通作介，等等，以证《广雅》之训义。复指出：芥，各本讹作芬。其原因在于隶书介字、分字二形相乱。

二 《广雅》文字衍脱的校勘

在曹宪本《广雅》全帙共 16913 个字之中，衍脱总字数达 605，其所占比率接近 3.6%，比文字讹误的比率还要高些。

《广雅疏证》所揭示的《广雅》文字衍脱，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性的衍脱，二是涉曹宪音（包括直音和反切）而致的衍脱。

一般性的衍脱又可分为两类：

1. 无背景的衍脱，是殆仅仅为传抄翻刻时粗心所致。比如，“自、〔循〕，从也。”（卷一上《释诂》9）疏证指出：循者，《尔雅》：“循、从，自也。”《文选·陆云·答张士然诗》注引《广雅》：“循，从也。”今本脱循字。“愁，〔恚〕也。”（卷二上《释诂》48）疏证指出各本愁下俱脱恚字。

2. 有背景的衍脱，即因涉上下文、前后条而致的衍脱，因知识缺陷而致的衍脱。比如，“〔悍〕、慄，勇也。”（卷二下《释诂》73）疏证指出：此因悍、慄二字相连，字形近似，故传写脱去悍字耳。“奸、夔、敢，犯也。”（卷四下《释诂》132）疏证指出各本犯下皆有衄字。案衄字本在下条，与奸、夔、敢、犯四字义不相近，后人传写误入此条耳。“汎汎、〔汜汜〕，浮也。”（卷六上《释训》184）疏证指出各本脱去汎汎二字。后人不知汎、汜之不同音而误以为重出，故删去汎汎二字耳。

涉曹宪音而致的衍脱应分为四类：

1. 正文文字未脱，音内字误入正文。比如，“督，理也。”（卷二上《释诂》58）疏证指出：督，曹宪音笃。各本笃字误入正文。“跽、匍，匍也。”（卷五上《释言》138）疏证指出各本跽下俱有庄字。段氏若膺云：“庄，当是反语之上一字，误为正文也。”

2. 正文文字脱去，音内字误入正文。比如，“〔濂〕，清也。”（卷一下《释诂》30）疏证指出曹宪音廉；各本脱去濂字，其音内廉字遂误入正文。“醒，长也。”（卷五上《释言》149）疏证疑醒下脱去一字，其长字则反语之上一字，误入正文也。

3. 正文文字误入曹宪音。比如，“搢、勅、伦，顺也。”（卷一上《释诂》10）疏证指出各本勅、伦误入曹宪音内。

4. 正文文字脱去，音内字误入他字下。比如：“丛、〔湊〕，遽也。”（卷一下《释诂》31）疏证指出：湊，曹宪七侯反。各本脱去湊字，其七侯反之音遂误入丛字下。“赭、〔赭〕，色也。”（卷二上《释诂》58）疏证指出各本脱去赭字，其音内勃字遂误入赭字下。

《广雅》的文字衍脱或与文字讹误相伴随。比如，“蔓，覆也。”（卷二下《释诂》61）疏证案谓：各本蔓字音内有“此寝去”三字，文义不可晓。《玉篇》、《广韵》蔓并音寝，则寝字乃蔓字之音。其此字当是庇字之误，去字当是盖字之误；复指出：庇、盖，皆系正文。今本误入音内，又误为“此去”二字耳。这是脱而又讹。“梢、校，柴也。”（卷十上《释木》353）疏证案谓：诸书无以校为柴者。上梢字曹宪音稍交反，疑因此误衍交字，后又加木旁也。这是衍而又讹。

兹再选讲《广雅疏证》勘正《广雅》文字衍脱之例如下：

“（浩漾），大也。”（卷一上《释诂》5）疏证引《淮南子·览冥训》：“水浩漾而不息”，以明浩漾之含有大义。继则指出浩字亦作灏，又作皓；引《文选·左思·魏都赋》：“河汾浩灏而皓漾”，李善注引《广雅》：“浩漾，大也”，指出今本皆脱浩漾二字，乃据以补正。

“纣、（纯），缘也。”（卷二下《释诂》60）疏证引《尔雅》：“缘谓之纯”，郭璞注云：“衣缘饰也”；《书·顾命》：“敷重蔑席，黼纯”，以申明纯之义。复指出各本纯字误入音内。

“梱，屠也。”（卷三上《释诂》75）疏证指出诸书无训梱为屠者。继则引《方言》：“梱，就也”，郭璞注云：“梱梱，成就貌”，指出《广雅》本训梱为就，在上条（眇案：上条为：“……，就也”），后人传写误入此条。复证之以《玉篇》：“梱，成熟也”，《广韵》：“梱，成就也”义并与梱同，据以再证梱义为就而本在上条。

“纷、（扰），乱也。”（卷三上《释诂》80）疏证指出：纷字下，影宋本、皇甫本、毕本、吴本皆缺二字。其上一字当是𦉑字，其下一字则𦉑字之音也。继则引《说文》：“𦉑，物数纷𦉑乱也”，徐锴系传云：“即今纷纭字”，以申明𦉑之义。复引《孙子·兵势》：“纷纷纭纭”，扬雄《长杨赋》：“汾沄沸渭”等，纷纷纭纭、汾沄并与纷𦉑同，以证𦉑之乱义。于扰字，疏证引《说文》：“扰，烦也”，谓：“重言之则曰扰扰，亦见《释训》”，烦、乱二义相通，以证扰之乱义。继则据《众经音义》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并引《广雅》：“扰，乱也”，以证今本之误脱。

“鲁，道也。”（卷三上《释诂》89）疏证指出诸书无训鲁为道者。复举《说文》：“鲁，钝词也”，引《论语》：“参也鲁。”继则指出：鲁，盖《广雅》本训鲁为钝，在下文“……，钝也”一条内，后人传写误入此条耳。

“（殆），败也。”（卷三上《释诂》90）疏证引《广雅》卷一云：“殆，坏也”，坏，与败同义，以证殆之败义。复引贾谊《新书·道术》：“志操精果谓之诚。反诚为殆”，以再证殆之义。次则据《众经音义》卷十五引《广雅》：“殆，败也”，指出今本脱殆字。

“摇，治也。”（卷三下《释诂》96）疏证引《方言》：“慄，治也”，郭璞注云：“俗云厌慄病”，慄，与摇通，以证摇之义。复指出：摇，曹宪音亦咲反。各本亦咲反三字误入正文内，咲字又误作暖。继则引《方言》注：“慄，音曜”，正与亦咲反相合，遂据以订讹。

“斂、稟、分、遗、予、（与）也。”（卷三下《释诂》98）疏证指出各本予下皆无与字，此因予、与二字同声，故传写脱去与字耳。次则据《集韵》引《广雅》：“斂，与也”，谓是则宋时《广雅》本已脱去与字。再据《众经音义》卷十一、十八并引《广雅》：“稟，与也”，卷十二引《广雅》：“分，与也”，卷一、卷三、卷九、卷十四并引《广雅》：“遗，与也”，皆作与，不作予，遂据以补正。

“𡗗专，籥也。”（卷五上《释言》136）疏证指出各本皆作：“𡗗专，转也”，下条“围棋，弈也”各本作：“围棋、籥，弈也。”案谓：籥与弈异事，不得训籥为弈。据《方言》：“籥，吴楚之间或谓之𡗗专”，𡗗专为籥之异名。复据《方言》郭璞注云：“𡗗，音於辩反；专，音转”，指出《广雅》专下转字，乃曹宪之音。此因转字误入正文，校书者又误谓𡗗专之训为转，遂移籥字入下条耳。

“治，甄也。”（卷七上《释宫》211）疏证谓：治与甄，义不相近。古者谓州郡所驻曰治，若《汉书·地理志》左冯翊高陵，左辅都尉治；右扶风郿，右辅都尉治，是也。复据《众经音义》卷六、卷十四并引《广雅》：“寺，治也”，指出：治字当在上条，后人传

写误入此条耳。昫案：上条为：“……，官也。”

“簟、籩，席也。”（卷八上《释器》262）疏证引《方言》：“簟，宋、魏之间或谓之籩”，《说文》：“簟，竹席也”，等等，以证簟、籩之义为席。复指出各本籩、笛二字之间有籐字，盖后人以意加之。并点明：籐籐自见下条，乃竹席之粗者，与籩不同。昫案：下条为“……谓之籐籐。”

“簧、第。”（卷八上《释器》269）疏证引《说文》：“簧，床棧也”，“第，床簧也”；《尔雅》：“簧谓之第”；等等，以证簧、第同义。复指出：此条与上下文不相属，当有脱字。或云当作：“簧，第也”；或云当作：“簧谓之第。”昫案：此条之上两条为：“栖谓之床”，“浴床谓之柶”；下条为：“树、牂，杠也。”疏证继则案谓：此篇之例，凡一物二名者，则云某谓之某；自三名以上，始用也字以总承之。此条若云：“簧，第也”，则与本篇之例不合；若云：“簧谓之第”，则不应全袭《尔雅》之文。次则据《说文》之训，《广雅》之多本《说文》，疑簧、第下本有“棧也”二字。且谓若如此，则“簧、第，棧也”与下条“树、牂，杠也”，皆承前“栖谓之床”条言之。

“朝霞、沦阴。”（卷九上《释天》282）疏证引《楚辞·远游》王逸注所引《凌阳子·明经》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秋食沦阴——沦阴者，日没以后赤黄气也”，是并天地玄黄之气。复据《广雅》卷一云：“沦，没也”（昫案：卷一下《释诂》32），谓：“日没以后之气，故曰沦阴”，并指出：沦，曹宪音伦。各本沦字误作渝，音内伦字误作渝，又误入正文。

三 《广雅》条目误分误合等的校勘

王念孙的校勘，不仅关涉到文字的讹误和衍脱这两个方面，而且关涉到条目的分合。当然，条目的分合或与文字的衍脱有关系。以作为《广雅》最主要训诂条例的“A、B也”条例来说，“也”字的衍脱便是误分和误合的直接原因。若“A₁、A₂、A₃，B也”这一个条目中被训词A₂后衍一“也”字，那么这一个条目便误分为两个条目了，这可演示为：A₁、A₂、A₃，B也 → A₁，A₂也。A₃，B也。若“A₁，B₁也。A₂，B₂也”这相连的两个条目中之前一条目训词B₁后的“也”字脱去，那么这两个条目便误合为一个条目了，这可演示为：A₁，B₁也。A₂，B₂也 → A₁、B₁、A₂，B₂也。《广雅》条目的误分和误合之多半正如此（条目误合的比误分的多）。

当然，脱去“也”字，并不一定意味着误合。比如，“栲枣，櫟（也）”（卷十上《释木》351）条虽原脱去“也”字，它也不可能与下条“栲桐，櫟也”误合。训词连同“也”字一起脱去同样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误合。比如，“王连，〔黄连也〕”（卷十上《释草》313）条虽原脱去“黄连也”，它也不可能与下条“蕪苑，远志也。其上谓之小草”误合。

脱去“也”字或训词连同“也”字一起脱去，有时候意味着条目误合，有时候仅仅属于文字误脱而不意味着条目误合。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在《广雅》传本中的形式完全没有差异，区别这两种情况的依据只在于有关词语的意义。

前列表示《广雅》条目数量共2368，这是经王念孙校勘其误分误合之后的数目。

《广雅》中颇有些本属于彼条的个别字误入此条的情况。比如上述第二部分“文字衍脱”所举“柶，屠也”（卷三上《释诂》75）条中之“柶”，“鲁，道也”（卷三上《释诂》89）条中之“鲁”，等等。如果不把此类情况算作条目的误分误合的话，那么，经王氏勘

正的误分误合共牵涉《广雅》中的 39 个条目。例如：

“燥、煎、爇、燔、濂，乾（也）。”（卷二上《释诂》46）疏证指出各本乾下脱去也字，遂与下文‘炆、晒，曝也’合为一条；宋时《广雅》本已脱去也字。复案谓本条及下条俱有炆字（眇案：下条为：“……，曝也”），一训为乾，一训为曝；若合为一条，则两炆字重出。复据《众经音义》卷十三所引《广雅》：“燔，乾也”；《广韵》爇字注所引《广雅》：“火乾物也”；《集韵》濂字又音求於切，引《广雅》：“乾也”，指出宋本尚有未脱也字者，以明其合为一条之误。

“儻、疲、劳、懈、惰、怠，嬾也。”（卷二下《释诂》63）疏证指出各本皆作：“儻、疲，劳也”，“懈、惰、怠，嬾也。”继则案谓：疲，或作罢。罢训为劳，已见卷一（眇案：见卷一下《释诂》32），此卷内不当重见。复据考《说文》、《玉篇》、《广韵》并云：“儻，嬾懈也”，《集韵》云：“或作儻”，等等，以证儻之可训嬾。次再据《周礼·秋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罢民”，郑玄注云：“民不愍作劳，有似于罢”；〔《国语·齐语》：“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广韵》：“罢，倦也”，“劳，倦也”，倦，与嬾同义；嬾、劳、倦又一声之转，指出：儻、疲、劳三字皆与嬾同义，以证成儻、疲、劳与懈、惰、怠不当分条为训。

“曰、吹，词（也）。”（卷四下《释诂》125）疏证引《说文》：“曰，词也”，指出：吹，亦曰也。字或作聿，又作遘。复证之以班固《幽通赋》：“聿中和为庶几兮”，曹大家注云：“聿，惟也”，《汉书·叙传》字作吹；《尔雅·释亲》郭璞注引《诗》：“聿嫔于京”，今《诗》字作曰；等等，以明“词（也）”乃曰、吹之训词。复指出各本词下脱去也字，遂与下条“沫、既、央、极，已也”相连。

“瘖，审（也）。”（卷五上《释言》144）疏证指出各本皆作：“审、喷，並也”，案谓：审、喷、並三字，字义各不相属；此因各本脱去瘖、也二字，而下文“喷，（嚏也）”，“（骈），並也”，又脱去嚏也、骈三字，遂致混三条为一条。继则据《集韵》所引《广雅》：“瘖，审也”，而补正之。复引《说文》：“瘖，静也”，“静，审也”；《汉书·外戚传》：“为人婉瘖有节操”，颜师古注云：“瘖，静也”；等等，以证瘖之审义。复据《方言》：“瘖、谛，审也”，等等，证明《广雅》瘖下亦当有谛字。

“诡，（诳也）。”（卷五上《释言》145）疏证指出各本脱去诳也二字，遂与下条相连。（眇案：下条“犀，总也”，误。经王氏勘正，当作：“属，总也。”）复据《众经音义》卷十四引《三仓》云：“诡，譎也”（譎与诳同义），卷二十三引《广雅》：“诡，诳也”，以补正之。

“譎，愧（也）。”（卷五上《释言》151）疏证指出愧与譎通用，各本皆作：“譎、愧，美也”，案谓：譎、愧二字，诸书无训为美者，乃因愧下脱去也字，而下文“傀，美也”又脱去傀字，遂误合为一条。疏证于下条，引《后汉书·班固传》：“因瑰材而究奇”，李贤注引《埤仓》云：“瑰玮，珍奇也”，瑰，与傀通；《左传·成公十七年》：“或与己琼瑰”，杜预注云：“瑰，珠也，亦美之义也”；等等，以证瑰之义为美。复据《众经音义》卷十所引《广雅》：“傀，美也”，以补正之。最后，又指出傀伟与譎愧义相近，故次于“譎，愧也”之下；若径合为一，则非矣。

“位，莅（也）。”（卷五下《释言》157）疏证引《穀梁传·僖公三年》：“莅者，位也”，等等，以证莅含有位义。复指出：“各本莅下脱去也字，遂与下条相连。”眇案：下条为：“禄，（录）也。”位、莅之义与之不相属。

“委，(累也)。”(卷五下《释言》158)疏证称各本皆作：“委，阨也”，案谓：委与阨，义不相近，指出：委下脱去累也二字，而下文阨下又有脱字，遂误合为一条。复引《文选·颜延年·赭白马赋》李注云：“《广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乃据以补正。

“髀、尻、州、豚，臀也。”(卷六下《释亲》206)疏证首先指出各本皆作：“髀，尻也”；“州、豚，臀也。”复据《集韵》、《类篇》并引《广雅》：“髀，尻也”，谓宋时本已然。继则案举《国语·周语》韦昭注云：“臀，尻也”，指出髀、尻、州、豚、臀，五者异名而同实，不宜分训。次复据《众经音义》卷十四、卷二十四并引《埤仓》云：“髀，尻也”，《广雅》：“髀，臀也”，以订各本之误分。继而再引《说文》：“尻，臀也”；《尔雅·释畜》：“马白州，驪”，《山海经·北山经》：“伦山有兽焉，其州在尾上”，郭璞注并云：“州，窍也”；《玉篇》：“豚，尻也”，《广韵》云：“尾下窍也”；等等，以证髀、尻、州、豚、臀相互义皆接近。

“辂、轳，车也。轩、柳，车也。”(卷七下《释器》239)疏证引《说文》：“车，輿轮之总名也”，辂，古通作路；《周礼·春官·巾车》：“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郑玄注云：“王在焉曰路。玉路、金路、象路，以玉、金、象饰诸末；革路，鞅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木路，不鞅以革，漆之而已”，指出自辂至柳，皆是车名，则辂、轳之下，不当更有车也二字。继则析其误衍原因：盖也上一字，本是车名，因脱去右偏旁，仅存车字，后人遂妄加也字。复引《说文》：“轩，曲轡藩车也”，《释名》：“輿棺之车，其盖曰柳。柳，众饰所聚，亦其形倮也”，等等，以明轩、柳等之训义。

四 疏证所涉及古籍中文字讹错衍脱的校勘

据笔者统计，王念孙疏证《广雅》条目共直接援引了500多种文献。其援引所涉及到的文字的讹错和衍脱，也在王氏随条勘正的范围之内。例如：

“迺，急也。”(卷一下《释诂》35)疏证引《说文》：“迺，迫也”，字或作道，以证迺义(均案：迫与急同义)。复引《楚辞·招魂》：“道相迫些”，《荀子·议兵》：“饬之以刑罚”，《释名》：“秋，饬也，饬迫品物，使时成也”，饬、饬并与迺通。复指出《汉书》引《荀子》：“道之以刑罚”，道，即迺之讹。

“眙，逗也。”(卷二下《释诂》65)疏证引《方言》：“眙，逗也”，郭璞注云：“逗，即今住字也”，以明《广雅》之训义。复引《汉书·司马相如传》：“沛艾赳赳，伫以伫偃兮”，张载注云：“伫偃，不前也”；等等，指出：《玉篇》、《广韵》，眙、伫并丑吏切，义亦相近也。继则引《吕氏春秋·本生》：“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伫偃之机”，案谓：伫偃，谓痿偃不能行也。凡人过佚，则血脉凝滞，骨干痿弱，故有伫偃不能行之病。是出车入辇，即伫偃之病所由来，故谓之伫偃之机。继而谓今本《吕氏春秋》作“招偃之机”，案据《文选·枚乘·七发》李善注引作“伫偃”，又引李登《声类》：“伫，嗣理切”；据《集韵》、《类篇》并云：“伫，象齿切，至也。《吕氏春秋》伫偃之机，高诱读”，指出旧本作伫明甚。继则再指出：今本作招者，后人不解伫字之义而妄改之也。

“鞞，诘也。”(卷四上《释诂》111)疏证引王引之云：《尔雅》：“革中绝谓之辨”，郭璞注云：“中断皮也”；“革中辨谓之鞞”，注云：“复半分也。”案谓：“革中辨”之辨当为辟。字形相近，又蒙上文辨字而误也。次则据《仪礼》、《庄子》、司马相如《子虚赋》、《说文》、《广雅》等，指出：则凡卷首谓之辟，故革中辟谓之鞞。若辨乃中分之名，与鞞

屈之义殊无涉也。复指出：《说文》：“革中辨谓之鞞”，其辨字恐是后人以误本《尔雅》改之。

“徜徉，戏荡也。”（卷六上《释训》196）疏证引宋玉《风赋》：“倘佯中庭”；《楚辞·惜誓》：“托回飏乎尚羊”，王逸注云：“尚羊，游戏也”，等等，以证徜徉之含有戏荡义（韵案：游戏与戏荡意义相通）。复引其子引之云：《文选·高唐赋》：“王睢离黄，正冥楚鸣。姊归思妇，垂鸡高巢。其鸣啾啾，当年遨游”，李善云：“一本云：子当千年，万世遨游。未详。”案谓：年当为羊，字形相近而误。当羊，即尚羊也。《楚辞·惜誓》注云：“尚羊，游戏也”，正与遨游同义。其一本作“子当千年，万世遨游”，词理甚为纰缪。且赋文两句一韵，多一句则儻互不齐，盖妄人改之也。这里指出年字乃羊字之讹，当羊即尚羊。再据赋文两句一韵之章法，辩一本之误。

“无虑，都凡也。”（卷六上《释训》198）疏证首先释训词之义，引《广雅·释诂》：“都，大也，聚也”，《说文》：“凡，最括也”，都、凡合言之则曰都凡，犹今人言大凡、诸凡也。复引《汉书·贾谊传》：“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颜师古注云：“虑，大计也。言诸侯皆欲同帝制而为天子之事。”复称下文云：“宗室子孙，虑莫不忘”，语意正与此同，故师古亦云：“虑，大计也。”继则指出今本《汉书》注文脱去大字，正文虑莫又讹作莫虑。

“闾、闾、闾，里也。”（卷七上《释宫》213）疏证谓：闾、闾、里三字，说见卷二“里、闾、闾，尻也”（卷二上《释诂》51）下。复引《说文》：“闾，楼上户也”，指出其义与闾、闾、里不相近，然《说文》闾、闾、闾三字相承；而《广雅》之训，多本《说文》，遂疑《说文》闾字注内有“一曰闾也”之训，而今本脱去也。是则主要据《说文》章法以推知误脱。

“舡谓之桡。”（卷九下《释水》306）疏证指出此谓船前横木也；桡之言横也，以释桡之义，且以声训明其语源义。复引《集韵》：“桡，舟前木也”，称凡舟车前之横木皆曰桡。复引《众经音义》卷十四：“桡，《声类》作：軹，车下横木也”，而谓今车、床及梯、舆下横木皆曰桡。再引《释名·释车篇》：“桡，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桡也。桡，横也，横在下也”，谓其义与《声类》同。继则指出今本《释名》桡字讹作枕，而校是书者辄证以《方言》：“軹谓之枕”，且删去“横在下也”四字，弗思甚矣。复谓：别言之，则船前横木曰桡；合言之，则四边皆曰桡，今人言边桡是也（韵案：此所谓“别言”、“合言”即“析言”、“浑言”）。次则引《玉篇》：“舡，船舡也”，舡犹言船桡，而今本《玉篇》舡字讹作舡船。继而引《广韵》：“舡，船舡也”，《集韵》：“舡，船前桡也”，以证今本《玉篇》之失。最后指出：合言之，则四边皆曰舡，若钱四周谓之轮郭矣。总之，这里辩正了《释名》、《玉篇》的两处讹错。

“藺，兰也。”（卷十上《释草》308）疏证引《诗·郑风·溱洧》：“方秉藺兮”，《陈风·泽陂》：“有蒲与藺”，毛传并云：“藺，兰也”；等等，以证藺义即兰也。复谓：藺，或为蓼，证之以《众经音义》卷二引《字书》云：“蓼，与藺同。蓼，兰也”，又引《说文》云：“蓼，香草也”；卷十二引《声类》云：“蓼，兰也”，又引《说文》云：“香草也。”次则据其所引《说文》，比照今本《说文》：“蓼，草出吴林山”，指出今本《说文》：“蓼，草出吴林山”，草前脱去香字耳。复引《广韵》：“蓼，香草”，谓其即本《说文》，云云，以再证今本之误脱。

“蒞菇、水芋，乌芋也。”（卷十上《释草》322）疏证指出：蒞菇，亦作藉姑。次则

引《名医别录》：“乌芋，一名藉姑，一名水萍。二月生，叶如芋”，陶弘景注云：“今藉姑生水田中，叶有桮，状如泽泻，不正似芋。其根黄，似芋子而小，煮之亦可啖。疑其有乌者，根极相似，细而美，叶华异，状如菟草，呼为鳧茨，恐此也”，唐本注云：“此草一名槎牙，一名茨菰，生水中，似鋤箭鏃，泽泻之类也”，苏颂《本草图经》云：“今鳧茨也，苗似龙须而细，正青色，根黑如指大，《尔雅》谓之芍”，寇宗奭《本草衍义》云：“今人谓之荔脐。”继则案曰：鳧茨，俗所谓蒲芥也，或谓之必芥，生下田中，无叶，以茎为叶，全不似芋。《名医别录》所谓乌芋则非鳧茨也。接着指出：茨菰与陶注前说同状，盖乌芋即此也；“蒞菇”、“茨菰”，正一声之转。进而指出：且草类名乌者，多非黑色。若垣衣色青而名乌韭，射干色黄而名乌蒲，是也。又不得以鳧茨根黑而辄当乌芋尔，以斥陶注后说及苏、寇二说之非。复指出《御览》及《齐民要术》引《广雅》并作：“藉姑，水芋也。亦曰乌芋。”案谓：《广雅》之文，无言“亦曰”者，盖误引。是乃以《广雅》文例来勘正错误。总之，此条所辩论者有二：一、《名医别录》陶注之乌芋，即藉姑（亦即茨菰），却误将鳧茨（即蒲芥，今写作“荸荠”）视为乌芋之一种。唐本注无误，苏颂《本草图经》与寇宗奭《本草衍义》则径将鳧茨当做乌芋。二、《太平御览》及《齐民要术》引《广雅》：“藉姑，水芋也。亦曰乌芋”，本当为：“蒞菇、水芋，乌芋也。”

“……，鹳雀也。”（卷十下《释鸟》375）疏证指出：鹳，与鸛同。复举《说文》：“鹳，小雀也”，且出其所引《诗·邶风·东山》：“鹳鸣于垤”，案谓：小当为水，形相近而误也。复证之以毛传云：“垤，蚁冢也。将阴雨，则穴处先知之矣。鸛好水，长鸣而喜也”，郑笺云：“鸛，水鸟也，将阴雨则鸣。”继则举《文选·张华·情诗》李善注引《韩诗》云：“鸛，水鸟也，巢处知风，穴处知雨。天将雨而蚁出壅土，鸛鸟见之，长鸣而喜”，指出：诸家皆以鸛为水鸟，足正今本《说文》之误矣。

“……，鸛也。”（卷十下《释鸟》376）疏证引《尔雅》：“鸛，鸛。其雄鸛，牝庫（昫案：今本《尔雅》字作“痺”）”，郭璞注云：“鸛，鸛属”；又：“鸛，鸛母”，郭注云：“鸛也。青州呼鸛母”；等等，指出鸛与鸛不同物。复引《夏小正》：“三月，田鼠则为鸛。八月，鸛为鼠”，传云：“鸛，鸛也”，指出鸛字或作鸛。继则引《吕氏春秋·季春纪》高诱注云：“鸛，鸛也。青州谓之鸛鸛，周洛谓之鸛，幽州谓之鸛”，谓《淮南子·时则训》注与此略同。继又指出今本《淮南注》鸛皆作鸛，浅学人改之也。

“鸛雀，怪鸟属也。”（卷十下《释鸟》382）疏证引《山海经·南山经》郭璞注鸛作鸛，案谓：鸛字隶或作鸛，鸛字隶或作鸛。形近而乱耳。

“舩谓之舩。”（卷九下《释水》306）疏证谓：舩，或作弦；舩，或作橈。复引《淮南子·说林训》：“遽契其舟橈”，高诱注云：“橈，船弦版也。读如《左传》‘襄王出居郑地汜’之汜。”再指出今本《淮南子》橈讹作橈，原因在于橈字草书与橈字形近。复引《集韵》、《类篇》并云：“舩，或作橈”，《汉童子逢盛碑》亦有橈字，以证明其订正。

附 注

① 引自孙诒让：《籀廋述林》。载于《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64册，第2—3页。

② 参看《高邮王氏遗书·高邮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石臞府君行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③ 引自《拜经堂文集》，载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第561页。

④ 引自《高邮王氏遗书·王石臞先生遗文》，第152—153页。

⑤ 参看陈垣：《陈垣集·校勘学释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03至第213页。

⑥ 本文所采取的韵部系统是王念孙的二十一部，载于《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三十一，第751页至第755页。

作者联系单位：扬州大学

也释“无赖”*

——兼谈历史大词典的词义描述

华学诚 张可

摘要 从具有历史性质的权威通行辞书对“无赖”的释义中，无法知道“无赖”各义项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知道各义项的产生和使用的历程；“无赖”的语素“赖”是多义的，“无赖”的各基本义项均基于“赖”的异义，并进而衍生；“无赖”各义项的衍生以及消长是一个历史过程；理想的历史大词典应该能够清楚描述多义词的词义关系及其历史演变。

关键词 “无赖” 词义 历史演变 历史大词典

壹 “无赖”的词义系统

一、问题的提出、本文的语料

1.1 几部权威通行辞书对“无赖”的解释。

1)《辞源》所列义项有：①没有才能，无可倚仗。②奸诈、刁狡、强横之徒。③无奈，无可如何。转为烦扰、多事。①

2)《辞海》所列义项有：①指强横无耻、放刁、撒泼等恶劣的行为作风。②犹无用。③犹无聊。没有意义；没有道理。④犹无奈，无可如何。②

3)《汉语大词典》所列义项有：①没有才干；不中用。②指撒泼放刁等恶劣的行为。③指无赖子，无赖汉。④无所倚靠；无可奈何。⑤无聊。(1)谓多事而使人讨厌的。(2)谓情绪无依托而烦闷。③

4)《汉语方言大词典》所列义项有：①<名>年轻而不事生业者。②<名>小滑头。③<名>恶少年。④<形>好；不坏。⑤<形>不好。④

这四部辞书都具有历史词典性质，下面先从义项划分的角度简单比较一下这四部辞书。

《辞海》比《辞源》增加了“犹无聊——”一个义项，《辞海》的②与《辞源》的①、《辞海》的④与《辞源》的③基本相同，《辞海》的①与《辞源》的②存在词性上的差异。

《汉语大词典》把撒泼放刁等行为和指具有这类行为的人列为两个义项，这是进步；对“无聊”的具体下位意义作了更为细致的区分，这是发展。但是④把“无所依靠”与“无

*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项目“扬雄《方言》与汉语史研究”(项目批准号：20071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2008 年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方言》与两汉语言研究”(项目批准号：08JHQ0001)。

可奈何”混合为一个义项，显然不如《辞源》处理得合理。

《汉语方言大词典》每个义项都有方言历史分布的描述，义项的确立都必须有方言材料证明；因此，《汉语大词典》列出的义项它不一定都有，而它所列出的义项应该能够在《汉语大词典》中找到，或者能够涵盖。但是实际情形是，《汉语方言大词典》“无赖”的④⑤两个义项却是此前辞书中没有见到的概括，包括《汉语大词典》。

1.2 有关专家对“无赖”词义的研究与讨论

1980年以来，对“无赖”一词的释义发表过重要意见的有四位专家。

郭在贻（1981）先生认为，“无赖”一词今义为放刁、撒泼，但在六朝人法帖中，则有不堪、不可忍耐之意。如《全晋文》卷22王羲之杂帖“分张何可久，幼小故疾患无赖”等多篇法帖。又如《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彭城夫人夜之厕，蚤蜚其手，呻呼无赖。”作者还认为：“《全晋文》卷24王羲之杂帖：‘……今尚得坐起，神意为复可耳；直疾不除，昼夜无复聊赖。’此‘无复聊赖’四字，是晋人为‘无赖’一词所下之最好注脚，‘昼夜无复聊赖’承上文‘直疾不除’而言，意谓昼夜不堪其病苦，非今之所谓‘无聊’或‘百无聊赖’之意。”

王镛（2005）先生概括出“无赖”的两个新义：一是等于说可喜、可爱，与通常放刁撒泼义或指品行不端者不同，往往含有亲昵意味。例如隋炀帝《嘲罗罗》诗句“个侬无赖是横波”中的“无赖”指眼神可爱，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诗句“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中的“无赖”指花可爱，徐凝《忆扬州》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中的“无赖”指明月可爱，等等。二是等于说无意、无心，不是通常“无聊赖”之省，与“无端”的一种用法相类。如杨巨源《与李文仲秀才同赋泛酒花》诗：“若道花无赖，飞花合逐风；巧知人意里，解入酒杯中。”另举数条“无赖”与“有情”、“有心”对举之例，如李商隐《二月二日》诗：“花须柳眼多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等。

刘瑞明（1995）先生不赞同郭在贻、王镛二位的意见，批评他们的解释“纯是从例句的相关事理作主观认定的，即把使句义通达的一种讲法当作词义”。作者通过对大量例证的分析，和对《汉语大词典》解释的逐项审察，梳理出“无赖”的词义系统：“无赖”基于语素义的本义是（1）无正当职业，无依靠；因为生活无靠，就容易导致行为无端，因而“无赖”可引申指（2）放刁撒泼以及（3）有这种行为的人；当用来指物时，“无赖”又有（4）“无限”之义，即表数量众多，范围大，程度深的用法；并认为“无赖”还可由本义引申出“无聊”与（5）“无可奈何”，而“无聊”包含的（6）“讨厌”、（7）“空虚”、（8）“无用”三方面，则宜单独列出。

郭小春（2001）先生认为，“无赖”最早可能产生于方言野语，指小儿聪明而又狡黠深藏不露。但这个方言词在汉代传世文献中却很少出现。传世文献中出现的“无赖”，应该是“无”与“赖”组合而成的一个合成词，指（1）“不中用，无可倚仗”，是一个中性词。到了魏晋六朝，“无赖”又发展出经典作品中多见的（2）“刁顽奸诈”及（3）“刁顽奸诈的人”二义和通俗作品中多见的（4）“表示生理或心理痛苦”一义。随唐宋时期，汉（1）义承用但例少，常用义变成了褒义（5）“表示可爱”，此外还出现了（6）“无心、无意”。元代“无赖”没有发展新义，仅承用汉（1）义、魏晋（2）、（3）义和随唐宋（6）义。明清三言二拍及四大古典小说中，“无赖”都是（2）或（3）义，并沿用至今。

1.3 基于上述情况提出的问题

“无赖”有没有各义项衍生的共同基点？

“无赖”的各义项究竟如何衍生？

“无赖”在历史各阶段的使用情况怎样？

历史大词典应该如何描述“无赖”的词义？

1.4 考察“无赖”意义所采用的语料

十三经中没有检索到用例。

史部、子部、集部和佛教文献中共检索到语料 517 条。

史部书语料据南开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检索。关于史书语料，本文遵循下述原则处理：只要是史家叙述语句，不管是否来自前代材料，一律视为史家时代语料；史家引述所记载时代的资料，包括人物语言，则视为所记时代语料。

子部书、集部书语料分别来自故宫寒泉网站、百度国学、西路小区、中国古籍全录网等；检索范围包括先秦诸子、汉魏文赋、唐宋诗词散文、元散曲杂剧、明清小说等各历史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文体。

佛教文献语料来自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大正藏”电子数据库。

所有语料都核查了纸质文献，凡使用过的文献版本均列在文后。

二、“无赖”意义关系考索

辞书释义和以往各家的讨论，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局限。其中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他们的释义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无赖”是一个复合词，它的多个义项是由复合初义^⑥衍生的，换句话说，“无赖”是一个由词义引申而产生多义的复合词。但是，在汉语丰富的多义复合词当中，事实上还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复合词的各个义项并不都是从复合初义衍生而来，甚至也不是从凝固成词之前的词组意义发展而来，而是在语素（或词）义组合的基础上产生，复合词的词义实际上与语素（或词）义相关，“在构词语素之一或全部具有多义性的情况下，多义语素可在不同意义上分别与另一语素组合，使复合词产生多个义项”。这样的词，张博（2008）先生归入“同素异义型多义复合词”。“无赖”是由词组渐渐凝固成词的，“无赖”的不同义项是由表示否定意义的“无”与不同意义上的“赖”结合而成，并进而衍生。换言之，“无赖”应该属于张博先生所说的“同素异义型多义复合词”的一种类型，它的多义并不是来自一个基点——复合初义。因此，要正确解释“无赖”，首先应该先正确解释“赖”，并在此基础上理顺“无赖”的词义系统。

2.1 “赖”与“无赖”的意义

“赖”的本义是“获取余利”，也指“获取的利益、利润”。《说文·贝部》：“赖，贾有余利也。”《国语·齐语》：“相语以利，相示以赖。”韦昭注：“赖，赢也。”《汉书·扬雄传》载扬雄《反离骚》：“自隩娃之珍髻，鬻九戎而索赖。”

由“赖”的本义，可以直接抽象引申出“获取”义。《方言》一三：“赖，取也。”《庄子·让王》：“若伯夷叔齐者，其于富贵者，苟可得已，则必不赖。”“获取”是一种能力，一种才干，因而当“无赖”的“赖”是基于“获取”义时，“无赖”成词则有“无用”、“无能”等义。

无论是“获取余利”这种行为，还是“获取的利益、利润”这样的结果，都是人们所欢迎的、喜爱的，因此“赖”引申出“善”义。《广雅·释诂一》：“赖，善也。”王念孙

《疏证》引了两条材料证明这个训释，一个是《战国策·卫策》的例子：“为魏则善，为秦则不赖矣。”“不赖”即“不善”，“赖”当释为“善”。还有一例是《孟子·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赵岐注：“赖，善也。”应该说这一例也很有说服力，但是焦循《孟子正义》引阮元：“赖即懒……而子弟多赖，即是子弟多懈也。赖与暴俱是陷溺其心。”这就把解释引向另外一个途经：即“赖”是“懒”的借字，训为“懈怠”。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孟子》全句的意思可以用现代标点符号明确显示出来：“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赖”与“暴”意义相对，这一句的意思是：年成好，子弟多善；年成不好，子弟多恶——这不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有善恶的不同，而是客观形势造成的行为不同。赵岐注：“赖，善；暴，恶。”是完全正确的。“无赖”的“赖”基于“善”义，“无赖”则谓“不善”，并衍生出“放刁耍滑”等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采用了通假的说法，结果这两部辞书“赖”下均没有“善”这一义项，致使“无赖”的“放刁耍滑”等义不知从何而来，而《汉语方言大词典》在“无赖”下列出了“不好”这个义项则是很有见地的。“放刁耍滑”再引申为指具有这样品行的人，再引申为“惹人讨厌”等一系列贬义。

有能力采取“获取余利”这种行为，并且能够“获取利益、利润”，那么就是可以“依赖、依靠”的。《广雅·释诂三》：“赖，恃也。”《书·大禹谟》：“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汉书·项籍传》：“范增欲害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都是“赖”训“依赖、依靠”的例子。“无赖”基于“赖”的此义时，“无赖”就是“没有依靠，无助”的意思，并引申为“无可奈何”。当“没有依靠”是指精神上时，“无赖”虚化为“空虚无聊”义；而当“没有依靠”是指世间万物无以凭借、肆意铺展纵横之貌时，“无赖”又引申为“狼藉、散乱”义，狼藉、散乱往往众多，因而由此引申出“无限”义。

《方言》二：“赖，讎也。”这个意义是扬雄借用“赖”这个字形记录的另外一个词，与“赖”的本义无关。^⑥

2.2 关于“无赖”有无“可爱”义的讨论

在“无赖”的诸多释义中，王锬先生归纳出的“可爱”一义影响较大，许多古代诗词鉴赏辞典都采用了这一释义。如《唐代诗词语词典故词典》（1992）“无赖”条：“可喜，可爱。杜甫《奉陪郑附马韦曲》之一：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段成式《折杨柳》之五：长恨早梅无赖极，先将春色出前林。”《唐宋词百科大辞典》（1990）“无赖”条：“逗人可爱。程垓《虞美人》：‘轻红短白东城路，忆得分襟处。柳丝无赖舞春柔，不系离人只解系离愁。’（3—2005）吕渭老《浪淘沙》：‘无赖是横眸，济楚风流。’（2—1115）”

在分析“无赖”词义衍生关系时，我们充分思考了把“可爱”这一释义纳入词义系统之中的可能性，结果还是很难从词与语素的关系或词义的引申关系上获得圆满解释。当然，如果仅仅立足于对相关用例的疏通，用“可爱”翻译“无赖”是可行的，但这个“可爱”义却零零地悬挂在“无赖”的词义系统之外，无法找到它之所从出。但是如果放弃这一释义，而从已经结构成系统的义项中寻索，则可以发现，由“无可依靠”引申出的“众多，狼藉”义和“无限”义完全可以解释王锬所举的例子。^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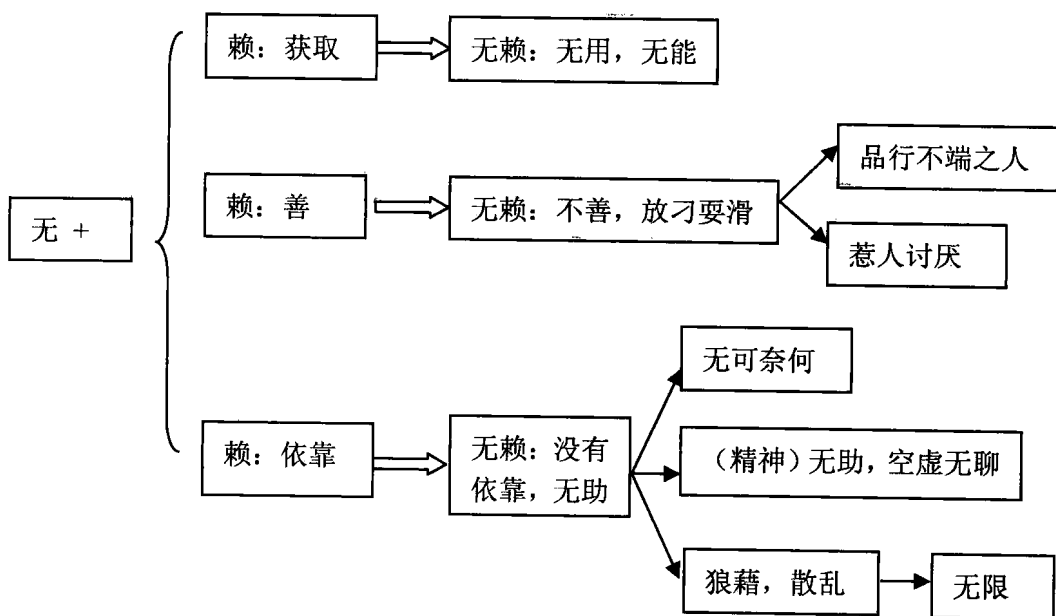
词是客观的，词义的概括却很难摆脱主观成分，如果单纯考虑用例句意的疏通顺畅，有时候会陷入释义的多项可选性，也容易把临时特指义误作义项。我们认为，词义的概括、义项的确立，除了要满足词典释义的基本要求外，还应该充分考虑能够在词义系统中获得

解释。如果新立之解在词义系统中无法得到说明，则必须谨慎，甚至应该放弃而另寻他解，尤其是那些用例比较丰富的词语，在今天电子检索条件非常便利的情况下，找出十个以上相同相似语境的用例并适用新解并不难，也就是说，所立新解即使用例越十，只要不能得到词义系统的合理解释，此“法”也不能成立^⑨。

2.3 “赖”与“无赖”的词义关系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无赖”是由表示否定意义的“无”与不同意义的“赖”组合之后形成多个衍生义的基点并进而衍生的，辞书释义与以往各家的讨论都没有能够正确认清“无赖”这个复合词的性质，也没有能够揭示出“无赖”多个义项之间的关系。

总结上文分析，“赖”与“无赖”词义关系概括如下：



2.4 “无赖”与“亡赖”、“无俚”、“无聊”

“无赖”有时也写作“亡赖”。同是记载高祖所言，《史记》用“无赖”，《汉书》用“亡赖”；《史记·吴王濞传》中作“无赖子弟”，《汉书·爰盎晁错传》中作“亡赖子弟”。其后“亡赖”用例不绝载籍。

和“赖”可以构成互换的还有“俚”、“聊”。《说文·人部》：“俚，聊也。”段玉裁改“聊”作“赖”，注云：“《方言》：‘俚，聊也。’语之转，字之假借耳。《汉书》曰：‘其画无俚之至。’‘无俚’即今所谓‘无赖’，亦语之转。”《广雅·释诂五》：“俚，赖也。”王念孙《疏证》：“《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赞》：‘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非能勇也，其画无俚之至耳。’晋灼注云：‘扬雄《方言》曰：‘俚，聊也。’许慎曰：‘赖也。’此谓其计画无所聊赖，至于自杀耳。’”《广雅·释言》：“俚，聊也。”王念孙《疏证》：“聊犹赖也。”由此可见，在和“无赖”意义重合时，“无俚”、“无聊”均是“无赖”的转语。

为了避免讨论歧繁，本文下面不再涉及“亡赖”“无俚”“无聊”等。

贰 “无赖”用例的历史考察

一、“无赖”始见用例释义

“无赖”一词，用例最早见于《史记》，共3条；辞书最早见于《方言》。

①《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②《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

③《史记·吴王濞列传》：“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

④《方言》十：“央亡、嚙屎、媧，猥也。江湘之间或谓之无赖，或谓之缪。凡小儿多诈而猥谓之央亡，或谓之嚙屎，或谓之媧。媧，姪也，或谓之猾。皆通语也。”

上列几条例子中三例意义明确，有一例存在歧解。

例②的意义比较明确。裴骈《集解》引张晏曰：“才无可恃。”意思是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才能，义即“无用”、“无能”。后世有支持这种解释的更为明确的对文用例。《通典·选举六》：“有文无赖者计日可升，有用无文者终身不进。”这一句的“无赖”可以直接用“无用”替换。

例③的“无赖”与“豪桀”相对为文。“豪桀”本指才能出众的人，引申为社会上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如《史记·货殖列传》：“秦之败也，豪桀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结合上下文，此处“豪杰”宜解释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而与之相对的“无赖子弟”则指“没有依靠的人”。故此处“无赖”应是“没有依靠”之义。

例④是辞书释义，自然没有歧义。

例①，裴骈《集解》引晋灼曰：“许慎曰：‘赖，利也。’无利入于家也。或曰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猾为无赖。”这里提供了两种解释，一是“无利”，根据这个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初大人总认为我没有能力为家庭谋利益。一是“鬼精耍滑”，特指小孩儿，根据这个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初大人总认为我鬼精耍滑。当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赖”的意义，并知道“无赖”这个合成词的“赖”是来源于“赖”的不同义项时，我们就能判断例①的“无赖”也应该解释为“无用”、“无能”。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考察^⑨

这一时期的用例共检索到68条，可以解释为5种意义；“无可奈何，无奈”、“品行不端之人”、“惹人讨厌”等三种意义的用例都是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

1. 没有依靠，无助。共检得7条用例。

①《魏书·术艺传·刘灵助传》：“师事刘弁，好阴阳占卜，而粗疏无赖，常去来燕恒之界，或时负贩，或复劫盗，卖术于市。”

②《晋书·刘胤传》：“续徒众寡弱，谋降于石勒，胤言于续曰：‘……况夷戎丑类，屯结无赖，虽有犬羊之盛，终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结援，无乃殆哉！’”

③南朝宗炳著《明佛论》：“今之无赖群生虫豸万等，皆殷鉴也；为之谋者，唯有委诚信佛托心履戒以援精神。”

④西晋竺法护译《佛说灭十方冥经》：“又我之身虽处大国，遭此困厄，穷苦无赖。”

⑤ 北凉县无讖译《金光明经》卷四：“一子已终，二子虽存，哀恸无赖。”

⑥ 梁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卷二六：“我时愁忧，酷毒无赖。时萨和达王，便教我截取其头送来与王。”

⑦ 东晋佛陀耶舍与竺佛念共译《四分律》卷五四：“阿难答言，时我愁忧无赖失。”

2. 无可奈何，无奈。共检得 22 条，其中来自史书 2 条，来自集部文献 13 条，来自佛教文献 7 条。例如：

① 《三国志·魏志·方技传·华佗传》：“彭城夫人夜之厕，蚤螫其手，呻呼无赖。”

② 《晋书·儒林传·范弘之传》：“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实有无赖。”

③ 《全晋文》卷二三《王羲之·杂帖》：“得书，知足下患疔，念卿无赖，思见足下，冀脱果，力不一一。”

④ 《全晋文》卷二五《王羲之·杂帖》：“吾既不快，弱小疾苦甚无赖。”

⑤ 《全晋文》卷二六《王羲之·杂帖》：“吾至无赖，行克。王羲之顿首。”

⑥ 《全晋文》卷二七《王献之·如省》：“军中复如何？患脓不能溃，意甚无赖。”

⑦ 《全晋文》卷一〇二《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今以因休祖致，又力作无锡书，极无赖，甚不备具。”

⑧ 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一：“梵志困我，役使无赖。吾当奉承，以履上之，可获宽恣。”

⑨ 东晋法显译《佛说杂藏经》卷一：“复有一鬼，白目连言：‘我常有热铁针，入出我身，受苦无赖，何因缘故尔？’”

⑩ 南朝慧严等《大般涅槃经》卷一四：“人民饥馑死亡者众，病瘦相寻无可解救，瞿昙无赖。”

3. 不善，放刁耍滑。共检得 28 条，其中来自史书 19 条，来自集部文献 2 条，来自佛教文献 7 条。

① 《晋书·石勒载记下附子弘载记》：“程遐又言于勒曰：‘……兼荷专征岁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残忍无赖。’”

② 《宋书·始安王休仁传》：“休祐平生，狼抗无赖，吾虑休仁往哭，或生崇祸。”

③ 《南齐书·东昏侯纪》：“教黄门五六十人为骑客，又选无赖小人善走者为逐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随，奔走往来，略不暇息。”

④ 《梁书·武帝纪下》：“甲子，诏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无赖子弟过于禽兽，至于父母并皆不知。’”

⑤ 《陈书·世祖纪》：“八月丁丑，诏曰：‘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纭，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

⑥ 《魏书·羯胡石勒传附从子虎传》：“勒白母曰：‘此儿凶暴无赖，使军人杀之，声名可惜，宜自除也。’”

⑦ 《全晋文》卷一二一《郭璞·奏请平刑》：“欲役无赖子弟，驱不逞之人。”

⑧ 《全陈文》卷二《文帝·收侯安都诏》：“而志唯矜已，气在陵上，招聚逋逃，穷极轻狡，无赖无行，不畏不恭。”

⑨ 东晋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一七：“瞋向慧真人，口说无赖言。”

⑩ 萧琛《难神灭论》：“今逆悖之人、无赖之子，上罔君亲，下虚俦类。”

4. 品行不端之人。共检得 10 条。

① 《晋书·卞壺传》：“壺固争，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无赖，且逼近京邑，路不终朝，一旦有变，易为蹉跌。宜深思远虑，恐未可仓卒。’”

② 《晋书·庾亮传》：“如顷日之纵，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

③ 《晋书·殷浩传》：“出次寿阳，顿甲弥年，倾天府之资，竭五州之力，收合无赖，以自强卫，爵命无章，猜害罔顾。”

④ 《晋书·朱伺传》：“建兴中，陈声率诸无赖二千余家断江抄掠，侃遣伺为督护讨声。”

⑤ 《魏书·崔浩传》：“浩曰：‘……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

⑥ 《魏书·岛夷萧道成传附曠孙昭业传》：“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许人共衣食，同卧起。”

⑦ 《宋书·郑鲜之传》：“鲜之上表谏曰：‘……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

⑧ 《陈书·宣帝》：“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诏曰：‘……蠢彼余黎，毒兹异境，江淮年少，犹有剽掠，乡闾无赖，摘出阴私，将帅军人，罔顾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声载路。’”

⑨ 《全北齐文》卷四《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乘专任之机，藉方面之重，必当招结伦楚，扇合无赖，内自封植，外绝防御。”

⑩ 《颜氏家训·勉学》：“吾曰：‘凡如此例，不预研检，忽见不识，误以问人，反为无赖所欺，不容易也。’”

5. 惹人讨厌。仅检得 1 条。

① 徐陵《乌栖曲》：“唯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

这一时期“无赖”各义项用例所占比例分别为：“没有依靠，无助” 10.29%，“无可奈何，无奈” 32.35%，“不善，放刁耍滑” 41.17%，“品行不端之人” 14.71%，“惹人讨厌” 1.47%。

三、隋唐宋时期用例考察

这一时期“无赖”的用例共检索到 197 条，可以概括出 9 个义项；其中“(精神上的)无助，空虚无聊”、“众多、狼藉”以及“无限”这三个义项是这一时期新衍生的，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见到用例的“无用，无能”这一义项，则在这一时期检索到 2 条用例。

1. 无用，无能。共检得 2 条。

① 《隋书·李穆传附子浑传》：“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长，不则以贤。今申明公嗣绝，遍观其子孙，皆无赖，不足以当荣宠。唯金才有助于国，谓非此人无可以袭封者。’”

② 苏辙《墨竹赋》：“悲众木之无赖，虽百围而莫支。”

2. 没有依靠，无助。共检得 5 条。

① 王之道《朝中措》：“老穷无赖事成丛，短发自蓬松。”

② 唐玄奘译《本事经》卷六：“往施主家，求胜利养，或时其家，忽遽无赖，见已戚然，默不敬问。”

③ 唐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卷八：“初魔王知菩萨将成正觉也，诱乱不遂，忧惶无赖。”

④ 隋慧远著《大乘义章》卷一一：“五衰现时，愁忧无赖。”

⑤ 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二〇：“于时万里赫然全无有应，朝野相顾惨怆无赖。”

3. 无可奈何，无奈。共检得6条。

① 周邦彦《看花回》：“无赖处，丽日楼台，乱纷歧路思奇绝。”

② 史达祖《喜迁莺》：“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

③ 舒亶《菩萨蛮》：“欲眠思寐酒，坐听寒更久；无赖是青灯，开花故故明。”

④ 陈允平《恋绣衾》：“无赖是，梨花梦；被月明，偏照帐儿。”

⑤ 唐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一：“道士等相顾无赖，犹以言辩自高，乃曰：佛家自号为内，内则小也；诏我道家为外，外则大也。”

⑥ 宋道元撰《景德传灯录》卷四：“师曰：赖觉知万法，万法终无赖；若假照用心，应不在心外。”

4. (精神上的) 无助，空虚无聊。共检得7条。

① 杜甫《寄从孙崇简》：“牧竖_{一作豎}樵童亦无赖，莫令斩断青云梯。”

② 裴说《过洞庭湖》：“此际情无赖，何门寄所思。”

③ 吕渭老《水调歌头》：“老子穷无赖，端欲把降竿。”

④ 陈陶《蜀葵咏》：“南邻荡子妇无赖，锦机春夜成文章。”

⑤ 苏辙《九日三首》：“狂夫老无赖，见逐便忘归。”

⑥ 苏辙《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闲民本无赖，翩然去井邑。”

⑦ 苏辙《示诸孙》：“少年真力学，玄月闭书帷。老去浑无赖，心空自不知。”

5. 狼藉，散乱。共13条，全部来自集部。

① 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

② 罗隐《寄南城韦逸人》：“杜甫诗中韦曲花，至今无赖尚_{一作向}豪_{一作家}家。”

③ 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④ 李商隐《嘲桃》：“无赖夭桃面，平时露井东。”

⑤ 卢祖皋《眼儿媚》：“馀寒逗雨，罗裙无赖，重暖金猊。”

⑥ 郑谷《竹》：“无赖杏花多意绪，数枝穿翠好相容。”

⑦ 辛弃疾《浣溪沙》：“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梨花也作白头新。”

⑧ 程垓《虞美人》：“柳丝无赖舞春柔。”

⑨ 魏了翁《海棠春令·海棠春》：“东君惯得花无赖。”

⑩ 王安石《还自舅家书所感》：“日苦树无赖，天空云自如。”

6. 无限。共31条，其中来自集部30条，来自佛教文献1条。

① 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② 李山甫《柳十首》：“无赖秋风斗觉_{一作透}寒，万条烟草_{一作翠}一时干。”

③ 苏辙《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

④ 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

⑤ 石孝友《水调歌头》：“唯有远山无赖，淡扫一眉晴绿，特地向人愁。”

⑥ 李曾伯《水调歌头》：“谁道二分无赖，到处一轮都满，天未始私人。”

⑦ 张翥《绮罗香》：“青青原上荠麦，还被东风无赖，翻成离绪。”

⑧ 苏轼《二月三日点灯会客》：“江上东风浪接天，苦寒无赖破春妍。”

⑨ 苏辙《次韵王适春雨》：“春色有情犹入眼，客愁无赖巧侵眉。”

⑩ 唐法琳《辩证论·十喻九箴篇》：“总群生为己任，等含气于天属，栖遑有漏之坏，负荷无赖之俦，盖劳心也。”

7. 不善，放刁耍滑。共检得 110 条，其中来自史书 58 条，来自佛教文献 17 条，来自其他文献 35 条。

① 《隋书·樊子盖传》：“帝顾谓子盖曰：‘……无赖不轨者，便诛锄之。’”

② 《旧唐书·昭宗纪》：“又引晋室八王挠乱天下事：‘……其殿后捧日、扈蹕等军人，皆坊市无赖之徒，不堪侍卫，伏乞放散，以宁众心。’”

③ 《新唐书·郭子仪传附曜传》：“德宗稍闻之，诏有司曰：‘……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无赖者以尚父歿，妄论夺之，自今有司毋得受。’”

④ 《旧五代史·晋书·李专美传》：“专美惶恐待罪，良久奏曰：‘若陛下不改覆车之辙，以赏无赖之军，徒困蒸民，存亡未可知也。’”

⑤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第三·王建世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

⑥ 宋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卷三：“苟弗斯言，譬无赖子弟无端斗竞，累其父母，破产遭刑。”

⑦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⑧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王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

⑨ 朱熹《朱子语类·孟子五》：“然所用者尽是小人，聚天下轻薄无赖小人作一处，以至遗祸至今。”

⑩ 韦应物《逢杨开府》：“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

8. 品行不端之人。共检得 16 条，其中来自史书 12 条，来自其他文献 4 条。

① 《隋书·诚节传·陈孝意传》：“前郡丞杨长仁、雁门令王确等，并桀黠，为无赖所归，谋应武周。”

② 《隋书·高祖杨坚纪上》：“磐石之宗，奸回者众，招引无赖，连结群小。”

③ 《旧唐书·酷吏传上·来俊臣传》：“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

④ 《宋史·张亢传》：“又奏边机军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市井无赖，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岂无奸盗杂于其中？’”

⑤ 《宋史·胡铨传》：“铨抗疏言曰：‘臣谨案，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

⑥ 《辽史·能吏传·大公鼎传》：“会奴贼张撒八率无赖啸聚，公鼎欲击而势有不能。”

⑦ 《金史·仆散安贞传》：“泰和伐宋，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诏州郡招捕之。”

⑧ 《金史·高汝砺传》：“汝砺曰：‘……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无赖，不致侵扰足矣。逃户田令有司收之，以充军储可也。’”

⑨ 苏轼《上皇帝书》：“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

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

⑩ 欧阳修《陈氏荣乡亭记》：“甚则阴用里人无赖苦之，罗中以法，期必破坏之而后已。”

9. 惹人讨厌。共检得7条。

① 段成式《折杨柳七首》：“长恨早梅无赖极，先将春色出前林。”

② 鹿虔扈《临江仙》：“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无赖晓莺惊梦断，起来残酒初醒。”

③ 向子諲《生查子》：“无赖是黄鹂，唤起空愁绝。”

④ 刘克庄《满江红》：“也不喜，船儿无赖，载他江浙。”

⑤ 方岳《沁园春》：“恨杨花多事，杏花无赖，半随残梦，半惹晴丝。”

⑥ 仲并《芰荷香》：“别去客怀，无赖准拟开愁。”

⑦ 陆游《桃源忆故人》：“莺声无赖催春去。”

这一时期“无赖”各义项用例所占比例分别为：“无用，无能”1.02%，“没有依靠，无助”2.54%，“无可奈何，无奈”3.05%，“（精神上的）无助，空虚无聊”3.55%，“众多，狼藉”6.60%，“无限”15.74%，“不善，放刁耍滑”55.83%，“品行不端之人”8.12%，“惹人讨厌”3.55%。

四、元明清时期用例考察

这一时期的用例共检索到248条，不过义项明显有所减少，概括为五个。

1. 没有依靠，无助。共检得6条。

① 《宋史·董槐传》：“当是时，宋与金为邻国，而襄、汉、扬、楚之间，豪杰皆自相结以保其族，无赖者往往去为群盗。”

② 《明史·凌氏传》：“舅姑慰之曰：‘不幸绝嗣，日计无赖，吾二人景逼矣，尔年尚远，何以为活？’”

③ 《清史稿·吴士功传》：“二十五年，奏：‘……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无赖，若既报垦立业，必顾惜身家，各思保聚，有的属在内地者，请许报官给照，迁徙完聚。’”

④ 陆采《明珠记》第二二出：“半世飘零无赖，秋风弹铗归来。”

⑤ 汤显祖《牡丹亭》第二一出：“自笑柳梦梅，一贫无赖，弃家而游。”

⑥ 孙柚《琴心记》第八出：“只是闺门紧急，孤红无赖，如何是好。”

2.（精神上）无助，空虚无聊。共检得7条。

① 柯丹邱《荆钗记》第二八出：“撇得我不尴不尬，闪得我无聊无赖。”

② 高明《琵琶记》第六出：“笑琐窗，多少玉人无赖。”

③ 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四：“无聊无赖的只得进房，心下想道：世间有这般美少年，莫非天仙下降？”

④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九：“转辗踌躇，无聊无赖，身体倦怠，呵欠连天。”

⑤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一四：“无聊无赖，叫起个小厮来，烫些热酒，且图解闷。”

⑥ 孙柚《琴心记》第三出：“风触珠帘自无赖，叶喧凉吹渐萧条。”

⑦ 吴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谁知他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就走了。”

3. 无限。共检得10条。

① 杜仁杰《[双调]蝶恋花》：“去绝心上苦，参透静中趣。春潮尽日舟横渡，风波无赖阻。”

② 李齐贤《[黄钟]人月圆·马嵬效吴彦高》：“海棠正好，东风无赖，狼藉春光。”

③ 汤显祖《牡丹亭》第二三出：“噤烟花一种春无赖，近柳梅一处情无外，望椿萱一带天无碍。”

④ 汤显祖《牡丹亭》第三六出：“幽姿暗怀，被元阳鼓的这阴无赖。”

⑤ 汤显祖《紫钗记》第一一出：“烛花无赖，背银缸暗壁瑶钗。”

⑥ 孙柚《琴心记》第七出：“冲波白鹭能无赖，蓼花汀上飞来。”

⑦ 梁辰鱼《浣纱记》：“东风无赖，又送一春过。”

⑧ 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八回：“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⑨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一五回：“马二先生举眼一看，楼中间挂着一张匹纸，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一首绝句诗道：‘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清吟过十洲。’”

⑩ 明居顶撰《续传灯录》卷三三：“西园菜螾似不堪食，东谷花发却无赖红。”

4. 不善，放刁耍滑。共检得 158 条，其中来自史书 66 条，来自子部集部 87 条，来自佛教文献 5 条。

① 《宋史·荆罕儒传》：“罕儒少无赖，与赵凤、张犖为群盗。”

② 《金史·王伦传》：“侠邪无赖，年四十余尚与市井恶少群游汴中。”

③ 《元史·谢端传》：“端善为政，筮仕湘阴，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无赖者远避去。”

④ 《明史·外国传三·日本传》：“明年四月，其王遣使随渊等来贡，谓：‘海寇旁午，故贡使不能上达。其无赖鼠窃者，实非臣所知。愿贷罪，容其朝贡。’”

⑤ 施惠《幽闺记》第二二出：“倘遇不良之人，无赖之辈，强逼为婚，非惟玷污了身己，抑且所配非人。”

⑥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四：“到得长大来，一发不肯学好，专一结识了一班无赖子弟，嫖赌行中一溜，撒漫使钱，戒训不下。”

⑦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戏缢》：“邑人某，佻倖无赖。偶游村外，见少妇乘马来，谓同游者曰：‘我能令其一笑。’”

⑧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江城》：“母忧之，谓高曰：‘樊氏虽贫，亦非狙佻无赖者比。’”

⑨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八回：“凤姐又冷笑道：‘……打听了两日，谁知是个无赖的花子。’”

⑩ 明如惺撰《大明高僧传》卷四：“自此道誉益隆，学者辐辏，四方交聘，岁无虚日，开堂灵隐，门庭严峻，无赖僧彻空、天然辈睨视不敢近。”

5. 品行不端之人。共检得 67 条，其中来自史书 39 条，来自子部集部 28 条。

① 《元史·拜降传附忽都传》：“不与，则朋结无赖，妄讼以罗织之，无不荡破家业者。”

② 《元史·刑法志四·杂犯条》：“诸恶少无赖，结聚朋党，陵辄善良，故行斗争，相与罗织者，与木偶连锁，巡行街衢，得后犯人代之，然后决遣。”

③《元史·王伯胜传》：“初，拱卫直隶教坊，卫卒多市井无赖，窜名宿卫，及伯胜为指挥使，乃尽募良家子易之。”

④《明史·项忠传》：“忠上疏言：‘……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

⑤《明史·李敏传》：“会京师大水，敏乃极陈其害，言：‘……官校招无赖为庄头，豪夺畜产，戕杀人，污妇女，民心痛伤，灾异所由生。’”

⑥《清史稿·兵志四·乡兵条》：“乃拟上事宜十二条：‘一、民团须招本地有业之民，不可招市井无赖也。……’”

⑦《清史稿·胡林翼传》：“上疏论军事吏治，略曰：‘……川、楚、河南勇目，招合无赖投效，以一报十，冒领口粮……’”

⑧《水浒传》第四十七回：“有诗为证：攘鸡无赖笑时迁，被捉遭刑不可言。搔动宋江诸煞曜，三庄迅扫作平川。”

⑨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七：“地方有亡命无赖，多去投入伙中。”

⑩ 沈采《千金记》：“这些酒徒无赖，欲待骂绝了他，又恐怕生涯断续。”

这一时期“无赖”各义项用例所占比例分别为：“没有依靠，无助”2.42%，“(精神上的)无助，空虚无聊”2.82%，“无限”4.03%，“不善，放刁耍滑”63.71%，“品行不端之人”27.02%。

五、现当代用例

现当代“无赖”的使用情况没有做具体考察，本文直接摘引《现代汉语词典》(2005)的内容：

①(形)放刁撒泼、蛮不讲理：耍无赖。

②(名)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

上述考察用表格归纳如下。

说明：每格中的数字，在上面的是本文检得的用例数，在下面的是这一用例在同期用例中所占的百分比数；没有用例的填入×号；因为对现当代没有进行具体调查，所以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只在相关义项中填入√号。

义项	历史时期				
	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宋	元明清	现当代
1. 无用，无能	2 50%	×	2 1.02%	×	×
2. 没有依靠，无助	1 25%	7 10.29%	5 2.54%	6 2.42%	×
3. 无可奈何，无奈	×	22 32.35%	6 3.05%	×	×

续表

4. (精神上) 无助, 空虚无聊	×	×	7 3.55%	7 2.82%	×
5. 狼藉, 散乱	×	×	13 6.60%	×	×
6. 无限	×	×	31 15.74%	10 4.03%	×
7. 不善, 放刁耍滑	1 25%	28 41.17%	110 55.83%	158 63.71%	√
8. 品行不端之人	×	10 14.71%	16 8.12%	67 27.02%	√
9. 惹人讨厌	×	1 1.47%	7 3.55%	×	×

纵观上述历史考察可以看到：“无赖”成词之后，在漫长的使用历史过程中，其意义不断生成、演变、更迭、消失，如今只有两个意义还在使用。

“无赖”有的意义出现得很早，用例却很少，也没有传承下来，比如秦汉时期已出现的“无用，无能”、“没有依靠，无助”等；有的意义只出现在“无赖”词义演变的某个阶段，如魏晋至唐宋时期出现的“无可奈何”、“惹人讨厌”等；有的意义甚至只出现在某个时期的某种文体中，昙花一现，比如主要见于隋唐之后诗词中的“空虚无聊”、“狼藉、散乱”、“无限”等；有的意义则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如“放刁耍滑”、“品行不端之人”等。这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也是词义竞争和选择的历史过程^⑩。

叁 “无赖”各义项的词典描述

除了汉语史专业研究人员之外，其他人查考汉语历史大词典都是为了解决遇到的词义解释问题。目前通行的权威大词典在满足人们的上述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词汇史研究者、词典编纂者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查考这些辞书时还常常会遇到下述情况：不知道在众多义项中选择哪一项，或者很多义项似乎都可以又似乎都不是最合适。排除个人知识水平的原因之外，我们认为造成上述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词典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二，一是义项的确立存在很多问题，二是义项的描述没有历史层次。

前一个问题既有理论的，包括词汇学、词汇史、词典学等方面的问题，也有应用的，包括意义的概括、义项的排列、书证的选用等。关于这一问题，无论是宏观的讨论，还是具体词条、义项、书证的商榷，以往的研究成果都很丰富，本文不拟讨论。这里重点讨论历史层次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好像还很少见到正面的深入的讨论。必须申明，我们这里的讨论有一个假设前提，即词义研究是正确的、义项概括是科学的，所以当我们在本文中以“无赖”为例撰写样条时，祈望读者不要把对“无赖”词义认识的是否正确、义项概括的

是否恰当与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放在同一个逻辑论域。

历史大词典义项描述的历史层次，可以包括两种理解，一是词义演变的历史层次，二是词义使用的历史层次。因此，历史词典对于词义的描述可以有四种方式，一是反映词义演变的历史层次，二是反映词义使用的历史层次，三是反映词义演变历史为主兼顾使用历史层次，四是反映词义使用历史为主兼顾词义演变历史层次。

毫无疑问，三四两种方式比前两种方式更为理想。由于多义词词义关系的区分缺乏可操作的客观标准，而人们对词义演变的具体情形和途经的认识又要受到主客观两方面的限制，因此，关于词义演变历史层次的研究必然会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词义使用的历史层次则相对较为客观，如果能够清晰描述了各时代词义使用情况，对于查考者来说意义重大，所以说，后一种体例的历史词典的编写，更有可行性，也更为实用。

下面以“无赖”为例，试着撰写分别体现三四两种要求的样条。

第一种样条

反映词义演变历史为主兼顾使用历史层次，可以通过下述编排体例来表现：以词义演变关系为纲，在每个义项下用例句反映使用历史层次。

【无赖】

(一) 1. <形>无用，无能。①《史记·高祖本纪》：“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②《隋书·李穆传附子浑传》：“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长，不则以贤。今申明公嗣绝，遍观其子孙，皆～，不足以当荣宠……’”

(二) 1. <形>不善，放刁耍滑。①《方言》十：“央亡、嚙尿、姪，猥也。江湘之间或谓之～，或谓之缪。凡小儿多诈而猥谓之央亡，或谓之嚙尿，或谓之姪。”②《晋书·石勒载记下附子弘载记》：“程遐又言于勒曰：‘……性又不仁，残忍～。’”③《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耶破僧事》：“汝真～，愚蠢之极。”④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江城》：“母忧之，谓高曰：‘樊氏虽贫，亦非粗佻～者比。’”⑤请别耍～。2. <名>品行不端之人。①《晋书·卞壺传》：“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②《金史·高汝砺传》：“汝砺曰：‘……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不致侵扰足矣……’”③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地方有亡命～，多去投入伙中。”④来了好几个～。3. <形>惹人讨厌。①徐陵《乌栖曲》：“唯憎～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②鹿虔扈《临江仙》：“～晓莺惊梦断，起来残酒初醒。”

(三) 1. <形>没有依靠，无助。①《史记·吴王濞列传》：“袁盎对曰：‘……吴所诱皆～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②《佛说灭十方冥经》：“又我之身虽处大国，遭此困厄，穷苦～。”③《续高僧传》：“于时万里赫然全无有应，朝野相顾惨怆～。”④《清史稿·吴士功传》：“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2. <形>无可奈何，无奈。①《三国志·魏志·方技传·华佗传》：“彭城夫人夜之厕，蚤螫其手，呻呼～。”②《集古今佛道论衡》：“道士等相顾～，犹以言辩自高。”3. <形>（精神上）无助，空虚无聊。①裴说《过洞庭湖》：“此际情～，何门寄所思。”②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无聊～，叫起个小厮来，烫些热酒，且图解闷。”4. <形>狼藉，散乱。①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花～，家家恼杀人。”5. <形>无限。①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是扬州。”②汤显祖《紫钗记》第一一出：“烛花～，背银缸暗擘瑶钗。”

第二种样条

反映词义使用历史为主兼顾词义演变历史层次，可以通过下述编排体例来表现：把汉语词汇史分期作为第一时间层次，每个时期使用的义项按照词义关系排列，每个义项下举出一条例证。

【无赖】

(一) 先秦两汉。1. <形>无用，无能。《史记·高祖本纪》：“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2. <形>没有依靠，无助。《史记·吴王濞列传》：“袁盎对曰：‘……吴所诱皆～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 3. <形>不善，放刁耍滑。《方言》十：“央亡、嚙屎、姪，狻也。江湘之间或谓之～，或谓之糝。凡小儿多诈而狻谓之央亡，或谓之嚙屎，或谓之姪。”

(二) 魏晋南北朝。1. <形>没有依靠，无助。《佛说灭十方冥经》：“又我之身虽处大国，遭此困厄，穷苦～。” 2. <形>无可奈何，无奈。《三国志·魏志·方技传·华佗传》：“彭城夫人夜之厕，蚤螫其手，呻呼～。” 3. <形>不善，放刁耍滑。《晋书·石勒载记下附子弘载记》：“程遐又言于勒曰：‘……性又不仁，残忍～。’” 4. <名>品行不端之人。《晋书·卞壺传》：“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 5. <形>惹人讨厌。徐陵《乌栖曲》：“唯憎～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

(三) 隋唐宋。1. <形>无用，无能。《隋书·李穆传附子浑传》：“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长，不则以贤。今申明公嗣绝，遍观其子孙，皆～，不足以当荣宠……’” 2. <形>没有依靠，无助。《续高僧传》：“于时万里赫然全无有应，朝野相顾惨怆～。” 3. <形>无可奈何，无奈。《集古今佛道论衡》：“道士等相顾～，犹以言辩自高……” 4. <形>（精神上）无助，空虚无聊。裴说《过洞庭湖》：“此际情～，何门寄所思。” 5. <形>狼藉，散乱。杜甫《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韦曲花～，家家恼杀人。” 6. <形>无限。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是扬州。” 7. <形>不善，放刁耍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汝真～，愚蠢之极。” 8. <名>品行不端之人。《金史·高汝砺传》：“汝砺曰：‘……不若听其自便，令宣抚司禁戢～，不致侵扰足矣……’” 9. <形>惹人讨厌。鹿虔扈《临江仙》：“～晓莺惊梦断，起来残酒初醒。”

(四) 元明清。1. <形>没有依靠，无助。《清史稿·吴士功传》：“向之在台湾为匪者，均只身～……” 2. <形>精神空虚，无聊。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四：“无聊～，叫起个小厮来，烫些热酒，且图解闷。” 3. <形>无限。汤显祖《紫钗记》第十一出：“烛花无赖，背银缸暗擘瑶钗。” 4. <形>放刁耍滑。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六《江城》：“母忧之，谓高曰：‘樊氏虽贫，亦非狙佞～者比。’” 5. <名>品行不端之人。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地方有亡命～，多去投入伙中。”

(五) 现当代。1. <形>放刁撒泼、蛮不讲理。耍～。2. <名>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也叫～汉、～子。

附注

① 1981年版修订本第三册第1932页。

② 1980年版缩印本第656页。

③ 1991年版第7册第154页。

④ 1999年版第一卷第560页。

⑤ “复合初义”是指词组凝固成复合词的最初意义。杜撰这个术语是为了和通常所说的“本义”相区别。

⑥ 详参拙著《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上册 p.172, 中华书局 2006年9月版。

⑦ 参刘瑞明(1995)。

⑧ 当然,由于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困难,希望清晰厘清每个词的意义发展历史并科学建构出词的意义系统,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有些词也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这一学术方向的努力。在所存在的种种困难中,下述似乎矛盾的现象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方面,古代文献浩如烟海,研究者很难真正穷尽全部资料,并准确解读它们;在古籍电子化条件日益完备之后,文献资料的穷尽总有一天能够做到,但是准确解读则永远必须依靠研究者的劳动。另一方面,语言中的词并非都能进入书面文献,还有些词虽然曾经进入过书面文献,但是那些文献未必就流传了下来,因此,词义考释又常常会遭遇资料不足的困难,词义的确立、历史演变关系的梳理,甚至词义系统的构建,都会因此而难以科学完成。

⑨ 各时期每个义项用例在10条以下的全部列出,用例在10条以上的则选取10条代表性例证。

⑩ 至于导致这样的竞争、选择结果到底是些什么具体原因,则无法在本文展开讨论,可以肯定的是,既有词汇系统、词义系统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使用的外在原因。

后 记

本文初稿草成后,曾发给汪维辉教授、张博教授审读,二位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大到词义系统,小到文献版本,我们定稿前修改时得益二位意见良多。稿件投给《中国语言学》之后,又蒙编辑部转来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使本文在发表前能有机会再次得到修改。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参考文献

-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 1981 《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1980 《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1991 《汉语大词典》第7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05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在贻 1981 《释“勿勿”“无赖”》,《中国语文》第1期。
- 王 镁 2005 《诗词曲语辞例释(第二次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 郭小春 2001 《多变的“无赖”》,《阅读与写作》第8期。
- 刘瑞明 1995 《“无赖”词义辨误及梳理》,《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张 博 2008 《现代汉语复音词义项关系及多义词与同音形词的分野》,《语言研究》第1期。
- 华学诚汇证;王智群,谢荣娥,王彩琴协编 2006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北京:中华书局。
- 王 洪 主编 1990 《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
- 顾国瑞、陆尊梧 主编 1992 《唐代诗词词语典故词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编 2005 《文津阁四库全书》,北京:商务印书馆。
- 顾廷龙 主编 2002 《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1959—1976 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

[清]严可均 辑 1999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1999 《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唐圭璋 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 1999 《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

隋树森 编 1964 《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

[明]毛晋 编 1982 《六十种曲》，北京：中华书局。

[日]高南顺次郎 渡边海旭 编（日本大正昭和间[1926—1931]）《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会。

[宋]郭茂倩辑（民国间）《乐府诗集》，上海：中华书局。

郭预衡 主编 1997 《唐宋八大家文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明]冯梦龙 著 2004 《喻世明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明]凌濛初 编著 韩进廉校点 2004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清]蒲松龄 著 盛伟编 1998 《蒲松龄全集》，上海：学林出版社。

曹雪芹 著 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 2008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

颜之推 著 王利器撰 2007 《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

作者联系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人文学院

音变规律与音变过程散论*

项梦冰

黄雪贞(1985)讨论永定(下洋)方言语音构造的若干特点,并且从语音演变和语音比较的观点说明何以会有这些特点,可以说是一篇研究语音构造规律和音变规律关系的精彩之作。本文借用其中的部分语料和观点,进一步讨论语音对应规律、音变规律和音变过程等概念的差别及其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地位^①。因本文并非系统性的理论阐述,而只是结合汉语方言的事实对这些概念的一些方面加以讨论,故曰“散论”。全文分三个部分:(一)永定(下洋)方言的“*hi/hi- → si/s-”音变;(二)语音对应规律;(三)音变规律和音变过程。

一 永定(下洋)方言的“*hi/hi- → si/s-”音变

永定(下洋)方言的 h 只拼开口呼,不拼合口呼和齐齿呼^②。从古今音变看,很容易看出 h 逢合口呼变成 f, h 逢齐齿呼变成 s。其中 h 逢齐齿呼变成 s 可以分两项来说:
①永定(下洋)方言的 h 逢 i 变 si。

支/脂/之/微	旨/止/尾	鱼
见 饥肌基几~乎机讥 ki ^{1③}	己纪几~个 ki ⁵	居车~马炮 ki ¹
溪 欺 k ^{hi} ¹	起岂 k ^{hi} ⁵ 杞 ki ⁵	墟 si ¹
群 奇骑岐鳍棋旗其期 k ^{hi} ²		佻他 ki ²
晓 牺嬉熙希稀 si ¹ ←*hi	喜 si ⁵ ←*hi	虚嘘 si ¹ ←*hi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本科生“汉语方言语料分析”课的有关讲稿整理而成。研究工作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材建设基金的支持(2005年度北京大学教材建设立项项目)。同学们在课上和课下提出的问题对于本文的最终定稿颇有帮助。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所使用的方言语料除随文交代的外,梅县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1962/2008),翁源、连南、河源、诏安(秀篆)、武平(岩前)、宁化、陆川根据李如龙、张双庆(1992),东莞(清溪)、从化(吕田)根据詹伯慧、张日昇(1987),阳西(塘口)根据李如龙等(1999),宁都根据谢留文(2003),始兴根据潘小红(2002),仁化(长江)根据庄初升、李冬香(2000),永定(城关)根据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4),武平(城关)根据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93),武平(武东)根据林清书(1986),连城(新泉)、武平(桃溪)、永定(湖雷)根据作者自己的田野调查材料。

②永定(下洋)方言的 h 逢 i- 变 s, i 介音失落。

盐	琰	酳	业	仙	猕	愿	月
见	检 kian ⁵	剑 kian ⁵	劫 kiaŋ ⁷			建 kien ⁵	揭 kieŋ ⁷
溪		欠 k ^h ian ⁵					
群	钳 k ^h ian ²	俭 k ^h ian ⁶		虔 k ^h ien ²	件 k ^h ien ⁶	健 k ^h ien ⁶	
晓		险 san ⁵	胁 saŋ ⁸			宪 sen ⁵	歇 seŋ ⁷
添	帖	先	铎	霰	屑		
见	挟 kiaŋ ⁷	肩 kien ¹		见 kien ⁵	结 kieŋ ⁷		
溪	谦 k ^h ian ¹	牵 k ^h ien ¹					
晓			显 sen ⁵				
匣	嫌 san ²	协 saŋ ⁸	贤 sen ²	现 sen ⁶			
阳开			鍾/东三			烛/屋三	
见	疆薑姜 kion ¹		弓 kiun ¹	拱 kiun ⁵	供 kiun ⁵	菊 k ^h iu ⁷	
溪	羌 k ^h ion ¹					曲 k ^h iu ⁷	
群	强 k ^h ion ²	强勉~ k ^h ion ⁵	穷 k ^h iuŋ ²	共 k ^h iuŋ ⁶		局 k ^h iu ⁸	
晓	香 soŋ ¹	响 soŋ ⁵	向 soŋ ⁵	胸 suŋ ¹		畜 su ⁷	

根据①②两项同韵字的对比,可以看出永定(下洋)方言 *h 逢齐齿呼的演变: *hi → si | *hi- → s-。这里我们也可以和梅县方言对比,梅县方言 h 逢齐齿呼不变 s,反映永定(下洋)方言早期的面貌。永定(下洋)h 逢齐齿呼读 s,在语音演变上也比梅县多走了一步。下面对比 12 组字永定(下洋)和梅县的异同④:

永定下洋	险 san ⁵	胁 saŋ ⁸	宪 sen ⁵	歇 seŋ ⁷	香 soŋ ¹	响 soŋ ⁵
梅县	险 hiam ³	胁 hiap ⁸	宪 hien ³	歇 hiat ⁷	香 hion ¹	响 hion ³
永定下洋	嫌 san ²	协 saŋ ⁸	贤 sen ²	现 sen ⁶	胸 suŋ ¹	畜 su ⁷
梅县	嫌 hiam ²	协 hiap ⁸	贤 hien ²	现 hien ⁵	胸 hiun ¹	畜 hiuk ⁷

通过对比,永定(下洋)方言“hi- → s”的演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就共时语音系统说,永定(下洋)方言的 h 不拼齐齿呼,这是一条很强的语音构造规律,没有例外,因此黄雪贞(1985: 223-226)所列的永定(下洋)方言声韵调配合表,凡齐齿呼韵母的 h 行都是空白。从古今音变看,很容易看出 h 逢齐齿呼韵母变成了 s,即古晓匣母字逢古三四等字今读 s 声母。通过跟梅县有关字音的进一步比较,这一规律愈加显豁,所以黄雪贞(1985)指出“梅县话 [h] 逢齐齿呼不变 [s],反映下洋话早期的面貌。下洋 [h] 逢齐齿呼读 [s],在语音演变上也比梅县多走了一步。”这是一条很强的音变规律,几乎没有例外。下面列举黄雪贞(1983a, 1983b, 1983c)中的古三四等晓组字词汇⑤:

靴果合三戈晓平:靴 sou⁵⁵(坎·服饰)

戏止开三寘晓去:京戏 kin⁵⁵ si⁵³ 京剧(贰拾壹·文化、体育)

喜止开三止晓上:喜鹊 si⁵³ siaŋ²(陆·动物) | 红白喜事 fuŋ¹¹ p^haŋ²⁵ si⁵³ si³³(拾叁·婚丧、生育) |

欢喜 fan⁵⁵⁻³⁵ si⁵³(贰拾贰·动作;贰拾陆·性质、感觉、状态、颜色)

嫌咸开四添匣平:忌嫌 k^hi³³ san¹¹ ①嫌:但~你穷;②忌讳:但最~这件事(贰拾贰·动作) | 嫌音梨 san¹¹ li¹¹

山楂(柴·植物) [小字“音”表示同音字或口语中特殊的读音。]

歇山开三月晓入: 歇店 seŋ² tianŋ⁵³ 旅店(伍·工、商、交通) | 歇当昼 seŋ² tənŋ⁵⁵⁻⁵⁵ tsiu⁵³ 睡午觉(贰拾
贰·动作)

显山开四铎晓上: 五显大帝 n⁵³ sen⁵³ t^hai³³ ti⁵³ (拾肆·神鬼、祭祀)

穴山合四匣入: 穴字头 seŋ² ts^hi³³ t^heu¹¹ (贰拾·学校、教育)

香宕开三阳晓平: 香 sənŋ⁵⁵ (拾肆·神鬼、祭祀; 贰拾陆·性质、感觉、状态、颜色) | 香椽 sənŋ⁵⁵⁻⁵⁵
vien¹¹ (柴·植物) | 香椽瓜 sənŋ⁵⁵⁻⁵⁵ vien¹¹ kua⁵⁵ (同前) | 香椽树 sənŋ⁵⁵⁻⁵⁵ vien¹¹ si³³ (同前) |
拳头香椽 k^hun¹¹ t^heu¹¹ sənŋ⁵⁵⁻⁵⁵ vien¹¹ (同前) | 佛手香椽 fut⁵ siu⁵³ sənŋ⁵⁵⁻⁵⁵ vien¹¹ (同
前) | 松香 ts^hiunŋ¹¹ sənŋ⁵⁵ (同前) | 夜来香 ia³³ loi¹¹ sənŋ⁵⁵ (同前) | 香菇 sənŋ⁵⁵ ki⁵⁵ (同前) |
香筒音 sənŋ⁵⁵⁻⁵⁵ kan⁵³ 香皂(玖·服饰) | 香炉 sənŋ⁵⁵ li¹¹ 父母去世时子孙捧的炉(拾肆·神鬼、祭祀) |
香案 sənŋ⁵⁵⁻⁵⁵ ən⁵³ (同前) | 烧香 seu⁵⁵ sənŋ⁵⁵ 唔会~得罪神, 唔会讲话得罪人(同前) | 割香 kot²
sənŋ⁵⁵ 把远处神炉的香灰移到本地的神炉上(同前) | 香港脚 sənŋ⁵⁵⁻⁵⁵ kənŋ⁵³ kiəŋ² 脚癬(拾陆·疾病、医
疗)

乡宕开三阳晓平: 乡下佬 sənŋ⁵⁵ ha³³ lou⁵³ (拾柒·人品)

响宕开三养晓上: 响雷公 sənŋ⁵³ lei¹¹ kunŋ⁵⁵ 打雷: 昼边早响雷公, 你听到唔曾? (壹·天文) | 响炭
sənŋ⁵³ t^han⁵³ 燃烧时噼啪作响(拾·器具)

向宕开三漾晓去: 向日葵 sənŋ⁵³ niŋ² k^huei¹¹ (柴·植物)

兴曾开三蒸晓平: 时兴 si¹¹ sinŋ⁵⁵ 流行: 今下个人结婚~旅行结婚(贰拾陆·性质、感觉、状态、颜色)

兴曾开三证晓去: 高兴 kou⁵⁵⁻⁵⁵ sinŋ⁵³ (贰拾贰·动作)

形梗开四青匣平: 腴形 tsoi⁵⁵⁻⁵⁵ sinŋ¹¹ 骄傲(贰拾陆·性质、感觉、状态、颜色)

兄梗合三庚晓平: 兄弟 suŋ⁵⁵ t^hi³³ = 兄弟子 saŋ⁵⁵ t^hei⁵⁵ tsi⁰ (拾玖·亲属) | 叔伯兄弟
suŋ² paŋ² suŋ⁵⁵ t^hi³³ = 堂兄弟 t^hənŋ¹¹ suŋ⁵⁵ t^hi³³ (同前) | 表兄 pieu⁵³ suŋ⁵⁵ (同前) | 姑表
兄弟 ki⁵⁵ pieu⁵³ suŋ⁵⁵ t^hi³³ (同前) | 姨表兄弟 zi¹¹ pieu⁵³ suŋ⁵⁵ t^hi³³ (同前) | 内兄弟 lei³³
suŋ⁵⁵ t^hi³³ 妻的兄弟(同前) | 内兄 lei³³ suŋ⁵⁵ 妻的兄(同前) | 结拜兄弟 kieŋ² pai⁵³ suŋ⁵⁵
t^hi³³ (同前) | 两兄弟 lionŋ⁵³ suŋ⁵⁵ t^hi³³/lionŋ⁵³ saŋ⁵⁵ t^hei⁵⁵ (贰拾伍·代词) [“兄”读 suŋ⁵⁵ 是
文读, 读 saŋ⁵⁵ 是白读。]

胸通合三钟晓平: 胸 suŋ⁵⁵ (拾伍·身体) | 胸脯 suŋ⁵⁵ p^hi¹¹ (同前) | 胸胛 suŋ⁵⁵ kaŋ² 胸脯两侧(同前) |
胸脯上 suŋ⁵⁵⁻⁵⁵ p^hi¹¹ hənŋ³³ (贰拾叁·位置)

凶通合三钟晓平: 凶身坯 suŋ⁵⁵ sinŋ⁵⁵ p^hoi⁵⁵ 喻为人凶恶: 佢真真系~(拾伍·身体)

词汇中另有“知晓音”ti⁵⁵ sou⁵⁵ 知道(贰拾贰·动作), 需略作说明。永定(下洋)古效撮一等今读 -ou (如“宝”pou⁵³), 二等今读 -au (如“饱”pau⁵³), 三四等今读 -(i)eu (如“消=箫”sieu⁵⁵、“烧”seu⁵⁵)。就现有的语料看, 效撮三四等读 -ou 的只有“知晓”一例, 因此“晓”可能不是本字(除韵母不合外, 声调也不合)。比较特别的例子是“许神”si⁵³ sinŋ¹¹ 向神许愿(拾肆·神鬼·祭祀): 从声母的角度看韵母应当是 -i, 从韵母的角度看声母应当是 f-, 因为古晓母字读 s 的条件是韵母为 *i(-), 韵母为 *u 的古晓母字今读 f- (*u 后来变成 i), 而“许”字却读 si⁵³, 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永定(下洋)方言古三四等晓组字今不读 s- 的词汇只有以下 10 条, 涉及到 3 个字:

系蟹开四蟹入去: 敢系 kaŋ⁵³ hei³³ 也许, 恐怕: 佢~赴墟哩(贰拾柒·副词、介词) | 总系 tsunŋ⁵³ hei³³

可是: 佢学习好功用, ~身体唔健(同前)

血山合四屑晓入：血 $fi\epsilon\eta^2$ (拾壹·饮食) | 猪血 $tsi^{55} fi\epsilon\eta^2$ (同前) | 牛血 $\eta u^{11} fi\epsilon\eta^2$ (同前) | 鸡血 $kei^{55} fi\epsilon\eta^2$ (同前) | 鸭血 $a\eta^2 fi\epsilon\eta^2$ (同前) | 牛血皮 $\eta u^{11} fi\epsilon\eta^2 p^{h_i} i^{11}$ 牛胰子(同前) | 猪血李 $tsi^{55} fi\epsilon\eta^2 li^{53}$ 一种李子，呈深红色(柒·植物)

羴臻合三文晓平：食羴 $si\eta^5 fun^{55}$ 吃羴(拾壹·饮食)

永定(下洋)方言蟹摄开口四等白读层为 -ei，文读层为 -i。例如：批 $p^{h_i} ei^1$ | 低 tei^1 | 蹄 $t^{h_i} ei^2$ | 泥犁 lei^2 | 洗 sei^5 | 溪 $k^{h_i} ei^1$ || 蓖 pi^5 | 米 mi^5 | 帝 ti^5 | 提 $t^{h_i} i^2$ | 礼 li^5 | 西 si^1 。“弟”字的异读 $t^{h_i} i^6/t^{h_i} ei^1$ 是文白层在同一字上的竞争。“系”作为口语常用的判断动词，读 hei^6 完全符合白读层的规律，因此不具备晓母变 s 的条件(韵母必须是 i 或 i-)⑥。

“血”字的读音的确显得比较特别。下面先对比若干客家话的读音：梅县 $hiat^7$ | 阳西(塘口) $hiet^7$ | 河源 $hyat^7$ | 连南 $hyet^7$ | 宁都 $fiat^7$ | 诏安(秀篆) $fiet^7$ | 武平(岩前) $fi\epsilon\eta^7$ 。河源、连南 -y- 的读法说明早期客家话山摄合口四等应为 *-iu-。河源、连南的 -y- 是 *-iu- 的融音结果(将 u 的圆唇成分并入 i)，不发生融合音变的客家话通常走两条路：一是像梅县、阳西(塘口)一样丢失合口成分⑦，一是像宁都、诏安(秀篆)、武平(岩前)等地一样，先发生换位 (metathesis)，再发生“h→f/_u(-)”音变⑧，即“*hiuat→*huiat→fiat”。永定(下洋)方言走的是第二条路，因此“血”字的声母不符合变 s 的条件，倒是符合变 f 的条件，因此读 $fi\epsilon\eta^7$ 不读 $se\eta^7$ 。

臻摄合口三等(文物)永定(下洋)除影组字外今读 -un、-ut，没有 i 介音(例如：粪 pun^5 | 蚊 mun^1 | 佛 $fu\eta^8$ | 军 kun^1 | 裙 $k^{h_i} un^2$)。不过从声母的角度看，晓母字有不同的表现：熏勋薰 sun^1 | 训 sun^5 | 羴 fun^1 。黄雪贞(1985)根据永定(下洋)方言“f ← *hu | s ← hi-”的规律，推断“军裙熏”等字原来的韵母是 *iun，而文物韵见系字在梅县正是读 -iun 或 -iut(例如：军 $kiun^1$ | 裙 $k^{h_i} iun^2$ | 熏 $hiun^1$ | 掘 $k^{h_i} iut^8$ | 云 iun^2)。“羴”字梅县也读 fun^1 ，说明它可能是从官话里借过来的。可见永定(下洋)方言的“羴”字原来韵母就跟“熏训”等字不同(*hun¹)，不符合 h 变 s 的条件，倒是符合 h 变 f 的条件，所以晓母字会有 s 和 f 两种表现。

以上的讨论可以说明：(1) 音变有很强的规律性，如永定(下洋)方言的“*hi/hi- → si/s-”音变。也就是说，音变总是“依律而行”的 (Every sound change takes place according to laws)⑨。(2) 音变规律允许出现例外 (exceptions)，例外通常是少数。如永定(下洋)方言的“*hi/hi- → si/s-”音变以词汇表进行检验，符合规律的古三四等晓母字为 18 个(把“许”计算在内)，不符合规律的才 3 个，百分比分别为 86% 和 14%，构成了非常鲜明的数量对比。(3) 例外必有其原因。拿永定(下洋)方言“*hi/hi- → si/s-”音变的三个例外来说，“系”非四等表现，“血”先发生了换位音变，“羴”是权威方言的借音。维尔纳 (Karl Verner) 在 1872 年的一封信里曾建议把老的提案“没有一个规律是没有例外的”改成为“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那就是说，曾支配一个语言的规律倘有任何例外的话，这例外一定另有原因。”(裴特生 1931/1958: 291)

二 语音对应规律

在讨论音变规律和音变过程之前，还需要对语音对应规律略做说明。

调查研究方言，整理语音对应规律是基本功。对应规律和音变规律有关系，但不是同一个概念。由于方言同出一源，而语音演变又是有规律的，因此方言和方言之间(包括方

言和共同语之间)、方言和古音系(如《切韵》音系)之间,语音上就必然存在着对应关系。方言和方言之间、方言和古音系之间在语音上相互对应的条理就叫做语音对应规律。例如永定(下洋)方言的声母 s- 和北京话存在着如下的对应规律(永定下洋的字音均摘自黄雪贞 1983a, 1983b, 1983c):

对应规律一:

永定下洋	北京话	例 字
s	— s	锁 sou ⁵ 酸 son ¹ 粟 siu ⁷ 笋 sun ⁵ 随 sei ² 俗 siu ⁸ 馊 seu ¹ 色 se ⁷ 缩 su ⁷
ç		写 sia ⁵ 笑 sieu ⁵ 雪 sie ⁷ 箱 siɔŋ ¹ 象 siɔŋ ⁶ 习 si ⁸ 戏 si ⁵ 兴 sin ⁵ 歇 se ⁷ 香 soŋ ¹ 兄 saŋ ¹ 胸凶 suŋ ¹ 嫌 saŋ ² 穴 se ⁸ 形 sin ² 墟 si ¹ 雄 suŋ ²
ʃ		沙 sa ¹ 瘦 seu ⁵ 省 saŋ ⁵ 士 si ⁶ 事 sei ⁶ 烧 seu ¹ 扇 sen ⁵ 伤 soŋ ¹ 叔 su ⁷ 蛇 sa ² 舐 sei ¹ 舌 se ⁸ 神 sin ² 顺 sun ⁶ 尚 soŋ ⁶ 十 si ⁸ 石 sa ⁸
tʂ ^h		产 san ⁵ 豺 sai ² 床 soŋ ² 船 sen ² 蝉成城 saŋ ²

永定(下洋)方言的声母 s- 和《切韵》音系存在着如下的对应规律:

对应规律二:

永定下洋	《切韵》	例 字
s	— 心大部分	锁 sou ⁵ 酸 son ¹ 笋 sun ⁵ 写 sia ⁵ 笑 sieu ⁵ 雪 sie ⁷ 箱 siɔŋ ¹
	邪部分	随 sei ² 俗 siu ⁸ 象 siɔŋ ⁶ 习 si ⁸
	晓三四等	戏 si ⁵ 兴 sin ⁵ 歇 se ⁷ 香 soŋ ¹ 兄 saŋ ¹ 胸凶 suŋ ¹
	匣四等	嫌 saŋ ² 穴 se ⁸ 形 sin ²
	生大部分	馊 seu ¹ 色 se ⁷ 缩 su ⁷ 沙 sa ¹ 瘦 seu ⁵ 省 saŋ ⁵ 产 san ⁵
	崇部分	士 si ⁶ 事 sei ⁶ 豺 sai ² 床 soŋ ²
	书大部分	烧 seu ¹ 扇 sen ⁵ 伤 soŋ ¹ 叔 su ⁷
	船大部分	蛇 sa ² 舐 sei ¹ 舌 se ⁸ 神 sin ² 顺 sun ⁶ 船 sen ²
	禅大部分	尚 soŋ ⁶ 十 si ⁸ 石 sa ⁸ 蝉成城 saŋ ²
	溪个别	墟 si ¹
	云个别	雄 suŋ ²

对应规律一说明永定(下洋)的 s 声母和北京话具有复杂的对应关系。这类对应规律可以帮助本地人更有效率地学习北京话。对应规律二说明永定(下洋) s 声母的古声母来源也相当复杂。

下面是梅县 h- 声母跟永定(下洋)的对应规律(梅县音和永定下洋音用斜线隔开):

对应规律三:

梅县 永定下洋

例 字

h — h	海 hoi ³ /hoi ⁵ 好 hau ³ /hou ⁵ 喊 ham ⁵ /haŋ ⁵ 黑 het ⁷ /heŋ ⁷ 寒 hən ² /hən ²
s	戏 hi ⁵ /si ⁵ 嫌 hiam ² /saŋ ² 歇 hiat ⁷ /seŋ ⁷ 显 hian ³ /sen ⁵ 香 hioŋ ¹ /soŋ ¹
k ^h	起 hi ³ /k ^h i ⁵ 溪 hai ¹ /k ^h ei ¹ 糠 hɔŋ ¹ /k ^h ɔŋ ¹ 壳 hək ⁷ /k ^h ɔŋ ⁷ 客 hak ⁷ /k ^h aŋ ⁷

下面是《切韵》晓匣母跟永定（下洋）的对应规律:

对应规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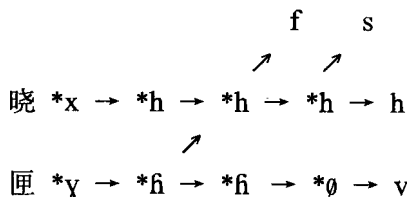
《切韵》 永定下洋

例 字

晓开一开二 — h	海 hoi ⁵ 好 hou ⁵ 孝 hau ⁵ 喊 haŋ ⁵ 黑 heŋ ⁷
合一合二 f	火 fou ⁵ 花 fa ¹ 虎 fi ⁵ 灰 foi ¹ 欢 fan ¹ 婚 fun ¹ 荒 fəŋ ¹
三四等 s	戏 si ⁵ 兴 sin ⁵ 歇 seŋ ⁷ 显 sen ⁵ 香 soŋ ¹ 兄 saŋ ¹ 胸凶 suŋ ¹
匣开一开二 — h	下 ha ¹ 猴 heu ² 咸 haŋ ² 寒 hən ² 巷 hɔŋ ⁶ 学 hoŋ ⁸
合一合二部分 f	狐壶鬍 fi ² 茴 fei ² 坏 fai ⁶ 画 fa ⁶ 魂 fun ² 核 fut ⁸ 红 fun ²
合一合二部分 v	和禾 vou ² 会 voi ⁶ 话 va ⁶ 滑 vat ⁸ 黄 vɔŋ ² 横 vaŋ ² 镞 vɔŋ ⁸
四等 s	嫌 saŋ ² 穴 seŋ ⁸ 形 sin ² [“系” hei ⁶ 未列入对应。]

对应规律三和对应规律一虽然都是两个共时系统之间的对应，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永定（下洋）方言和北京话不属于同一个大方言（分属客家话和官话），而永定（下洋）方言和梅县方言属于同一个大方言（都是客家话）。因此尽管两个对应规律都提供了有关两个系统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的部分事实，但是人们通常不借助对应规律一来观察共时系统所曾经历的音变，而对对应规律三则不然，人们常常借助它来研究共时系统所曾经历的音变。即使不参照文献材料，仅仅根据对应规律三，我们也可以推断永定（下洋）方言发生了“*hi/hi- → si/s-”音变，因为梅县的 h 在永定（下洋）表现出有条件的对应，即梅县的 h 逢 i(-) 在永定（下洋）一定是 s（h 对 k^h 需要在更大的对应范围里才能做出推断），说明梅县较永定（下洋）古老。

对应规律四和对应规律二只是出发点的不同。从永定（下洋）出发，所得到的对应规律可以说明永定（下洋）今声母的古声母来源；从《切韵》音系出发，所得到的对应规律可以说明古声母在永定（下洋）方言的发展演变结果。如果对应规律没有遗漏（即对应包含了两个系统的所有声母），则对应规律四和对应规律二可以互推。从对应规律四可以看到，古晓母和匣母在永定（下洋）方言里有着大致相同的表现（古匣母合口一二等多了个 v），都属于有条件的一对多，因此可以结合音理及已知的其他方言的情况大体推断永定（下洋）方言曾经历过如下的音变：



首先是发音部位的转移，即舌根音变为喉音^⑩。然后是浊音清化，*ɦ 变为相应的清音，但在合口的条件下保留了部分 *ɦ^⑪。接着的演变是两条路线：*ɦ 变为零声母，u 唇齿化为 v；h 先是以是否接合口韵母分化为 f 和 h，后又以是否接齐齿韵母分化为 s 和 h^⑫。

如果只看对应规律三，无法知道曾发生“h → f/_u(-)”音变，因为梅县和永定（下洋）都经历了这一音变，古合口一二等的 *h 今天都已不读 h 了；根据对应规律四，则 *h 在永定（下洋）所经历的音变可谓“和盘托出”、一览无余了，而这两种音变，即“h → f/_u(-)”和“h → s/_i(-)”，它们在共时语音构造规律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永定（下洋）的 h “只拼开口呼，不拼合口呼和齐齿呼”（黄雪贞 1985）。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对应规律仅仅是对不同系统所做的一种静态比较，所得的对应条例可以帮助了解不同系统的一致性及差异性，但是对应规律并非音变规律，虽然它常常有助于发现音变规律。

如果所比较的两个系统处于演变链中的同一条线上（例如《切韵》音系和所有现代汉语方言），或者是可以追溯到一个较近的共同源头（例如梅县和永定下洋可以追溯到原始客家话），则所得的对应条例可以给音变规律的研究提供较大的帮助，不过也仍需要注意三个问题：（1）层次问题；（2）方向问题；（3）存古问题。

层次问题关心共时系统中的异源叠置现象，常见的是文白叠置。文读层的音类和白读层的音类相互之间不存在演变的关系，因此整理对应规律时必须把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音类区分开来，以文读层对应文读层，白读层对应白读层。

方向问题指对应规律的出发点不一定是音变的出发点。例如对应规律三中 h 有条件地对应永定（下洋）的 h 和 s，h 是音变的出发点，但 h 对应 k^h 就无法说明发生过“h → k^h”音变；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如果根据完整的对应，梅县的 k^h h f 都可以对应于永定（下洋）的 k^h，其来源是古溪母字（例如：轻 k^hiaŋ¹/k^hiaŋ¹ | 糠 hɔŋ¹/k^hɔŋ¹ | 阔 fat⁷/k^huat⁷），如果梅县的读法不属于粤方言的影响，就可以设想曾经发生过“k^h → h → f（限于合口字）”音变，即永定（下洋）的 k^h 代表了音变的出发点。

存古问题指部分方言超越原始共同语的古音成分。换言之，在原始共同语时代即有可能因存古的不均衡而存在方言分歧，因此并非所有现代方言的音韵现象都可以从原始共同语导出。例如永定（下洋）的“厚”读 k^heu¹ 反映的大概是群匣合一的早期现象（参看李荣 1965、周长楫 1984 的有关讨论），因为只是个别字的子遗，所以对对应规律四没有列入。

三 音变规律和音变过程

音变规律是“语音演变规律”的简称，它是对某个语言或方言从此一阶段发展到彼一阶段所经历的语音演变的规律性的概括，其基本构成要素为：

- （1）音变的起点和终点（音变的起讫点）。起点和终点的音必须不同。
- （2）音变的条件（起作用的范围）。

例如根据对应规律四可以得到永定（下洋）方言 h 变 f 的音变规律：

$$h \rightarrow f / _u(-)$$

即 h 在逢 u(-) 的条件下变为 f；h 是音变起点，f 是音变终点，“_u(-)”是音变条件。

音变规律是历史方言学的核心内容。历史方言学以历史比较法为基本方法，结合文献材料，构拟原始共同语，解释目前方言分歧的原因。很显然，音变规律在这一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方言学一方面致力于揭示大大小小的音变规律，另一方面还要对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

- (1) 音变动因；
- (2) 音变过程；
- (3) 音变规律的相对顺序和绝对年代。

无论音变规律的揭示还是音变动因、音变过程以及音变规律相对顺序和绝对年代的探讨，都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素，需要专门研究。下面只对《切韵》音系在汉语历史方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和比较的充分性这两个问题略做讨论。

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学者们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接受周祖谟（1963）的观点：“《切韵》音系的基础，应当是公元六世纪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它的音系不是单纯以某一地行用的方言为准，而是根据南方士大夫如颜、萧等人所承用的雅言、书音，折衷南北的异同而定的”，“这个系统既然是由南北儒学文艺之士共同讨论所得，必定与南北的语言基本都能相应。这个音系可以说就是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所以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以《切韵》作为六世纪音的代表，是完全可以的。”

无论对《切韵》音系的性质抱持何种看法，把《切韵》音系看作现代汉语方言的源头，几乎是多数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的共识。下面仅举两家为例：

... They all (except the Min dialects) derive from the *Ts'ie yün* language. (除了闽语之外，它们按：指现代汉语方言都源自《切韵》。Karlgren 1954: 216；转引自张光宇 1990: 26)

研究汉语方言，一般联系中古切韵广韵音系，有时也联系以诗经为代表的周秦古音。切韵音系和现代方言的关系很像古教堂斯拉夫语同现代斯拉夫语族诸语言的关系，诗经音系跟现代方言的关系在理论上说也有点像拉丁语同现代罗曼族诸语言的关系。诗经音系和切韵音系是汉语史的两个被保存的完整环节，对现代方言说具有共同语的意义，但不是虚构的。（袁家骅等 1960: 2）

当然，学者们并非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例如高本汉一再指出过“我并没有要说汉语在这两个时期中按：指《切韵》反切所代表的中古汉语期和《切韵指掌图》所代表的近古汉语期是全国一致而没有方言的歧异的意思。其实啊，我们还有很确实的启示，在各时期中（甚而至于远古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方言存在”（Karlgren 1915-26/1940: 237），“就是《切韵》的语言亦不能认为六世纪全中国的语言。我们拿是要拿它作一个出发点来研究现代的方言，但是我们会遇见些用《切韵》音的系统不能得到满意解释的地方的。在这些地方就不得不承认在这样古时期中已经有方言的分歧了。”（Karlgren 1915-26/1940: 238）袁家骅等（1960: 2）亦指出“这两个环节按：诗经音系和切韵音系当然还可以利用历代文献和现代方言以及其他资料加以补充和修正。”赵元任（1948/1952/1985: 189）把这个问题说得最为妥帖透彻：

现代方言不完全是从上古音中古音一条直线传下来的。不过，大部分现代方言关系很密切，咱们说明语音演变的时候，可以当他全是从一条直线传下来，也没有多少

例外。这里头有两个理由。第一，好些学者认为，构拟出来的中古音系统是好些古方言的混合物。要是把叔祖父认为祖父，从堂弟兄就变成堂弟兄，把叔父认为父亲，堂弟兄就变成亲弟兄了。还有一个理由，今天的方言跟今天的人类一样，都是少数祖先的后代，别的支派的古语都死亡了，没有留下后代。

正因为有这样一层重要关系，所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跟《切韵》音系有着不解之缘。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便是赵元任先生设计的《方言调查字表》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行用不衰^⑬。《方言调查字表》实际上就是一份简编的《切韵》同音字表。

研究历史音变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便是整理有关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方言和中古音的对应关系^⑭。利用记了方言音的《方言调查字表》整理方言和中古音的对应关系，是相当便利的。上文已经指出，如果只看对应规律三，无法完全知道 *h 所曾经历的音变的全部事实，因为梅县和永定（下洋）都发生了这一音变；而根据对应规律四，则 *h 在永定（下洋）所经历的音变可谓洞若观火。可见古今对比在揭示音变规律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历史方言学所揭示的各种音变规律，都是针对已完成的音变而言的。换言之，人们实际观察到的是变化后的结果，而非音变的过程。音变起点和音变终点用箭头联系起来并加上条件后就成为一条条的音变规律，其形式化的表述为“X → Y / Z”（X 在 Z 条件下变为 Y）。“X → Y”当然也可以视为音变过程，不过由于音变规律的时间跨度往往并无一定，大的可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而小的则才不过几十年，而且具体到实际的语音演变，规律和规律的复杂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X → Y”是否存在中间过程、存在多少中间过程，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因此，研究音变过程，实际上就是要尽可能完整地揭示出音变规律的那些中间过程（尤其是关键性的环节），而不是把音变起点和音变终点用箭头一串就算了事。这就提出了比较的充分性问题。一般而言，比较越充分，所能揭示的中间过程可能就越完整；反之，那种大跨度式的宏观比较（无论就空间而言还是就时间而言），则往往会遗漏一些重要的演变环节。

黄雪贞（1985）所揭示的永定（下洋）方言的“*hi/hi- → si/s-”音变即因未做充分比较而没能指出这一音变所存在的中间环节。从音理上说，由 hi 变 si 是相当自然的，只要元音 i 发音时偏紧而带摩擦，喉擦音 h 就有可能转移部位而成为舌尖前擦音 s。如果永定（下洋）的 hi- 也变为 si-，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问题是 hi- 变的是 s-，-i- 没有了。设想“hi- → si- → s-”显然不合理，因为古精组擦音字没有经历同样的变化，例如：西 si¹ | 写 sia⁵ | 箫 sieu¹ | 小 sieu⁵ | 线 sien⁵ | 雪 sieŋ⁷ | 姓 sian⁵ | 锡 siaŋ⁷ | 箱 sion¹ | 削 sioŋ⁷ | 鬆 siuŋ¹ | 粟 siu⁷。可见 hi- 并未混入 si-，否则无法解释古精组擦音字的 -i- 为什么不丢失。而设想 hi- 一步到位变成 s- 也是不合理的。因为 h 要变成 s，i 的发音是关键。发音偏紧的 i（说通俗一点就是作用力大的 i）为什么消失得无影无踪，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解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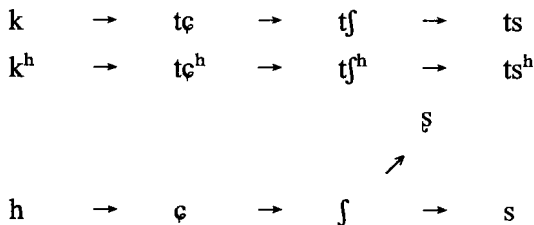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是揭开这一谜团的根本手段。下面列举 11 处客家话 12 个见晓组细音字的对照字音（有文白异读的只取白读）。

	梅县	永定 (城关)	武平 (武东)	武平 (桃溪)	永定 (湖雷)	武平 (城关)	连城 (新泉)	仁化 (长江)	永定 (下洋)	始兴	宁都
饥	ki ¹	tɕi ¹	tɕi ¹	tʃi ¹	tʃi ¹	tsi ¹	ki ¹	ki ¹	ki ¹	tsɿ ¹	tɕi ¹
劫	kiap ⁷	tɕieɿ ⁷	tɕieɿ ⁷	tʃiaɿ ⁷	tʃiaɿ ⁷	tsiaɿ ⁷	kie ⁷	kie ⁷	kie ⁷	kieiɿ ⁷	tsap ⁷
姜	kiəŋ ¹	tɕiɕ ¹	tɕiəŋ ¹	tʃiəŋ ¹	tʃiəŋ ¹	tsiəŋ ¹	kia ¹	kiəŋ ¹	kiəŋ ¹	tɕiəŋ ¹	tsəŋ ¹
起	hi ³	tɕ ^h i ³	tɕ ^h i ³	tʃ ^h i ³	tʃ ^h i ⁵	ts ^h i ³	k ^h i ³	ʃi ³	k ^h i ⁵	sɿ ³	ɕi ³
欠	k ^h iam ⁵	tɕ ^h iē ¹	tɕ ^h iæ ⁵	tʃ ^h iē ⁵	tʃ ^h iaŋ ⁵	ts ^h iaŋ ⁵	k ^h iē ⁵	k ^h iŋ ¹	k ^h iaŋ ⁵	tɕ ^h iēn ⁵	ts ^h am ⁵
曲	k ^h iuk ⁷	tɕ ^h iē ⁷	tɕ ^h iək ⁷	tʃ ^h iu ⁷	tʃ ^h iu ⁷	ts ^h iu ⁷	k ^h iau ⁷	k ^h iu ⁵	k ^h iu ⁷	tɕ ^h iu ⁷	ts ^h uk ⁷
骑	k ^h i ²	tɕ ^h i ²	tɕ ^h i ²	tʃ ^h i ²	tʃ ^h i ²	ts ^h i ²	k ^h i ²	k ^h i ²	k ^h i ²	ts ^h i ²	tɕ ^h i ²
钳	k ^h iam ²	tɕ ^h iē ³	tɕ ^h iæ ²	tʃ ^h iā ²	tʃ ^h iaŋ ²	ts ^h iaŋ ²	k ^h i ²	k ^h iŋ ²	k ^h iaŋ ²	tɕ ^h iēn ²	ts ^h am ²
穷	k ^h iuŋ ²	tɕ ^h iəŋ ²	tɕ ^h iəŋ ²	tʃ ^h iəŋ ²	tʃ ^h iəŋ ²	ts ^h iuŋ ²	k ^h iəŋ ²	k ^h œŋ ²	k ^h iuŋ ²	tɕ ^h iuŋ ²	ts ^h uŋ ²
喜	hi ³	ɕi ³	ɕi ³	tʃ ^h i ³	ʃi ⁵	si ¹	ɕi ³	ʃi ³	si ⁵	sɿ ³	ɕi ³
歇	hiat ⁷	ɕieɿ ⁷	ɕieɿ ⁷	sieɿ ⁷	ʃieɿ ⁷	sieɿ ⁷	ɕie ⁷	ʃie ⁷	seɿ ⁷	ɕieɿ ⁷	sap ⁷
香	hiəŋ ¹	ɕiɕ ¹	ɕiəŋ ¹	ʃiəŋ ¹	ʃiəŋ ¹	siəŋ ¹	ʃua ¹	ʃəŋ ¹	səŋ ¹	ɕiəŋ ¹	səŋ ¹

说明:

永定(城关)语料缺“欠”、“曲”、“钳”三字, 替之以“牵”、“缺”、“件”的字音。武平(城关)语料缺“喜”字, 替之以“虚”的字音。永定(下洋)黄雪贞(1983a, b, c)缺“饥”、“劫”、“穷”三字, “饥”、“穷”据黄雪贞(1985)补, “劫”替之以“结”的字音。始兴、宁都语料缺“歇”字, 替之以“胁”的字音。

梅县型方言很多, 无需多举, 它大体可以代表原始客家话古见晓组字的声母, 而其他 10 个客家话则大体代表古见晓组字声母发生演变的各种情况。其音变过程为(为简化讨论这里回避了原始客家话是否有浊阻塞音声母的问题):



即音变的第一步为腭化(k k^h h 变为 tɕ tɕ^h ɕ), 第二步为舌叶化(tɕ tɕ^h ɕ 变为 tʃ tʃ^h ʃ), 第三步为舌尖化(多数方言)或卷舌化(少数方言, 如连城新泉)。其中梅县代表未变的状态, 永定(城关)、武平(武东)代表腭化后的状态, 武平(桃溪)、永定(湖雷)代表舌叶化后的状态(武平桃溪有一部分字已经舌尖化了), 武平(城关)代表舌尖化后的状态。连城(新泉)、仁化(长江)、永定(下洋)的共同点是塞音和擦音的演变不同步: 塞音不变擦音变^⑧, 而三地的擦音分别为腭化、舌叶化、舌尖化后的结果(连城新泉的 ʃ- 是卷舌化的结果, 中间应经历过舌叶化的过程)。始兴和宁都的共同点是无论阻塞音还是擦音, 其内部都缺乏一致性(武平桃溪、连城新泉的擦音也缺乏一致性)。这种复杂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初始状态	腭化状态	舌尖化状态
始 兴	阻塞音	劫 kiei [?]	姜 tɕioŋ ¹ 欠 tɕ ^h ien ⁵ 曲 tɕ ^h iuk ⁷ 钳 tɕ ^h ien ² 穷 tɕ ^h iun ²	饥 ts ₁ ¹ 骑 ts ^h ₁ ²
	擦音		胁 ɕiei [?] 香 ɕioŋ ¹	起 s ₁ ³ 喜 s ₁ ³
宁 都	阻塞音		饥 tɕi ¹ 骑 tɕ ^h i ²	劫 tsap ⁷ 姜 tsɔŋ ¹ 欠 ts ^h am ⁵ 曲 ts ^h uk ⁷ 钳 ts ^h am ² 穷 ts ^h un ²
	擦音		起 ɕi ³ 喜 ɕi ³	胁 sap ⁷ 香 sɔŋ ¹

从上表可见，无论始兴还是宁都，擦音都不存在初始状态的读音（h-），只有腭化状态和舌尖化状态的读音，而阻塞音始兴从初始状态到腭化状态和舌尖化状态的读音都有，说明阻塞音和擦音的演变不同步，擦音先变阻塞音后变（连城新泉、仁化长江、永定下洋的情况正是如此）^⑥。此外，始兴和宁都舌尖化的条件正好相反：始兴的条件是 i 做主元音，而宁都的条件则是 i 做介音（伴随着声母的舌尖化，始兴的 i 舌尖化成了 ɿ，宁都的 -i- 丢失）。虽然始兴、宁都都没有舌叶化状态的读音，不过立足于方言比较的立场，我们仍可说舌尖化状态的前身是舌叶化状态，正如连城（新泉）的 ɕ- 也应经历过舌叶化状态一样。

声母的舌尖化常常导致 i 介音的消失，但也可以仍旧保留 i 介音，前者如永定（下洋）、宁都，后者如武平（城关、桃溪）。声母的舌尖化导致 i 介音的消失也见于鼻音的演变，以客家话为例（有文白异读的只取白读）：

	惹	饶	染	热	让	弱	肉
梅县	nia ¹	niau ²	niam ³ /niam ⁵	niat ⁸	nioŋ ⁵	niok ⁸	niuk ⁷
宁都	na ¹	nau ³	nam ¹	nat ⁸	noŋ ⁶	nok ⁷	nuk ⁷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确定永定（下洋）的古晓组三四等字经历了如下的音变：

*hi → *ɕi → *ʃi → si

*hi- → *ɕi- → *ʃi- → s-

虽然永定（下洋）古晓组三四等字的今读表现为 si 和 s-，但是我们可以从永定（城关）看到 ɕi(-) 的表现，从永定（湖雷）看到 ʃi(-) 的表现。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 -i- 的消失——它乃是声母舌尖化演变的一种伴随现象。

可见，比较的充分性在揭示音变过程上的重要作用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虽然因现代方言不保有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某类读音而造成所构拟的音变过程出现缺环的现象并非罕见，但充分的比较往往能让人有所收获；而且真正的缺环也需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够断言。因此，历史方言学研究工作需要强调、强调再强调的是：不断拓展材料，进行更充分的比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目前的汉语方言调查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艰苦的方言调查仍是一项需要受到各方面长期重视的基础性工作。

毫无疑问，比较的充分性是相对的，音变过程的揭示也是相对的，例如按照王福堂（1999/2005，1-2），从 k 到 tɕ 存在两个中间环节，即 k → k_j → c → tɕ，而上文描绘的客家话古见晓组的音变过程，腭化是一步到位的，环节显然有所缺失。事实上，有时我们并不容易确定比较要比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音变过程的揭示要揭示到什么程度才算完

全连续(没有缺环,或说断层)。不过,全面占有语料,让它们在比较工作中恰当地派上上场,并尽可能不使关键性的演变环节缺失,是历史方言学工作者的基本立场;方言调查一日未竟全功,比较工作就一日不能说已臻理想之境。

附 注

① 音变规律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共时性的语音变化规律(如北京话的上声连读变调规律),一是指历时性的语音演变规律(如古代的 $ts\ ts^h\ s$ 和 $k\ k^h\ x$ 声母逢细音韵母在北京话里变成了 $t\ t^h\ \zeta$)。本文在后一含义上使用“音变规律”这一概念。

② 永定(下洋)方言没有撮口呼韵母。 h 不拼合口呼韵母与本文的讨论无关,下文不提,请参看黄雪贞(1985)。

③ 黄雪贞(1985)的标音采用五度制调号,本文折合为调类代码,用 1, 2, 5, 6, 7, 8 分别代表永定(下洋)方言的阴平(55)、阳平(11)、阴去(53)、阳去(33)、阴入(2)、阳入(5)六个调类。永定(下洋)方言古清上字及大部分次浊上字的今调跟古清去字相同,黄文处理为上声调,本文处理为阴去调。

④ 这组字黄雪贞(1985)用发圈法表示调类,永定(下洋)的 53 调黄文处理为上声,本文处理为阴去调,因此永定(下洋)的“现”字就要改为阳去调,即 sen^3 。请注意,梅县的“宪”读上声不读去声(可参看黄雪贞 1998, 107; 谢永昌 1994, 55;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1962/2008, 259)。

⑤ 罗杰瑞(2007/2008, 123)认为有 2000 左右词条就足够探测出方言里大部分的俗传词来。黄雪贞(1983a, 1983b, 1983c)收录永定(下洋)方言词汇约 5000 条上下,除了收录罗杰瑞(2007/2008)所说的俗传词,也收录了相当部分的文传词。这份词表用作讨论永定(下洋)方言的语音面貌大体是够用的。黄文的标音采用五度制调号,本文折合为表示调值的数字。

⑥ 《切韵》四等韵有没有 i 介音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不过永定(下洋)方言的“系”读洪音韵母可以追溯到原始客家话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试比较判断词“系”在部分客家话里的读音:东莞(清溪) he^5 | 梅县 he^5 | 从化(吕田) hei^5 | 宁都 hei^5 | 河源、连城(新泉) hai^6 。

⑦ 这类方言也有可能是发生融合音变后再由 $-y-$ 丢失圆唇成分变来的,因跟本文的讨论无关,这里不做追究。

⑧ 换位(*metathesis*)指两个成分互换位置(*reversal of position*),互换的单位可以是音素、音节、词等。不同的学者对换位范围的看法不尽相同。一些客家话的 $-iu-$ 常常发生换位,试比较“云”在一些客家话里的说法:梅县 iun^2 | 翁源 yn^2 | 陆川 yn^2 | 诏安(秀篆) vin^2 | 武平(岩前)、永定(下洋)、宁化 $viŋ^2$ 。翁源、陆川走的是融音的路子,诏安(秀篆)等地走的是换位的路子($*iun \rightarrow *uin \rightarrow vin \rightarrow viŋ$)。

⑨ 著名的新语法学派假设(*Neogrammarian Hypothesis*)说“音变依律而行,不允许有例外”(Every sound change takes place according to laws that admit no exception. 参看 Trask 1996/2000, 227)。这里取其第一层意思。

⑩ 岑麒祥(1981, 22)认为:“ $h-$ 这个音是粤方言、闽方言和吴方言所特有的,其他汉语方言都只有 x 而没有 h , 我们可以断定这个音不是汉语所原有的,很可能是这几个地区由古代非汉语所遗留下来的底层。”

⑪ 如果认为匣母合口今读 $f-$ 的都属于文读层,就可以认为清化以是否合口为条件。

⑫ 因为永定(下洋)的“ $h \rightarrow f/_u(-)$ ”音变和“ $h \rightarrow s/_i(-)$ ”条件不同,因此音变发生的时间存在三种可能性:(1)先发生“ $h \rightarrow f/_u(-)$ ”音变;(2)先发生“ $h \rightarrow s/_i(-)$ ”;(3)两个音变同时发生。

为了简化讨论这里只取第一种可能性。

⑬ 关于《方言调查字表》的来龙去脉，可参看张清常（1993）。

⑭ А. И. 斯米尔尼茨基（1955/1957）曾指出：“为要阐明一些语言的平行发展的原则和它们之间分歧的原因，很显然，必须首先明确一致和差别的事实；并且在对比了真正互相关联的事实之后正确地叙述出来。要做到这点，历史比较研究应该运用比较描写方法，即用有时人们所称的对比方法。”

⑮ 仁化（长江）的“起”字从溪母混入晓母属于部分溪母字的“k^h → h”音变，其后的演变同晓母字。

⑯ 始兴古见晓组字逢今细音韵母不腭化的字在语料中只见于两个音节：kiei⁷ 砌接劫夹涩节 | kion¹ 绢捐。其中“砌”、“涩”应为训读，本字不明，“接”、“节”是古精母字，“绢”、“捐”不是口语用字（“捐”为古以母字，可看作类推的读音），因此实际上只有“砌劫夹涩”四个字音（两个训读在不发生腭化的客家话里读 k-）。由于 kiei⁷ 音节里掺杂了两个精母字在里头，其性质或可再议，不过古见晓组字腭化存在残留不变的现象在客家话里是存在的，例如武平（武东）古见晓组字已基本腭化，但根据林清书（1986），仍有四个口语常用字没有腭化：鸡 ki¹ | 计 ki⁵ | 溪 k^hi¹ | 去 xi⁵。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1962/2008 《汉语方音字汇》，语文出版社。
- 岑麒祥 1981 《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
- 黄雪贞 1983a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一），《方言》第2期。
- 黄雪贞 1983b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二），《方言》第3期。
- 黄雪贞 1983c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三），《方言》第4期。
- 黄雪贞 1985 福建永定（下洋）方言语音构造的特点，《方言》第3期。
- 黄雪贞 1998 《梅县语音档》，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 荣 1965 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中国语文》第5期。
- 李如龙等 1999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
-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 林清书 1986 武平武东话记略，《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卷第2期。
- 罗杰瑞 2007/2008 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与音韵学，见《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戴庆厦、罗仁地、汪锋主编），民族出版社。
- 潘小红 2002 始兴县太平镇客家话同音字汇，《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增刊。
- 裴特生 1931/1958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钱晋华译），科学出版社。
- 王福堂 1999/2005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
- 王福堂 2007 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语言学论丛》第36辑，商务印书馆。
- 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 《武平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谢留文 2003 《客家方言语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谢永昌 1994 《梅县客家方言志》，暨南大学出版社。
- 永定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4 《永定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袁家骅等 1960 《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 詹伯慧、张日昇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
- 张光宇 1990 《切韵与方言》，台湾商务印书馆。

张清常 1993 赵元任先生所指引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赵元任 1948/1952/1985 《北京口语语法》(李荣据 Mandarin Primer 节译,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见李荣《语文论衡》187-215, 商务印书馆。

周长楫 1984 略论上古匣母及其到中古的发展,《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

周祖谟 1963 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语言学论丛》第5辑,商务印书馆。

庄初升、李冬香 2000 仁化县长江方言同音字汇,见《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韶关大学学报 2000 年增刊)。

A. И. 斯米尔尼茨基 1955/1957 《历史比较法和语言的亲属关系的确定》(高晶齐译),科学出版社。

Karlgren, Bernhard 1915-26/1940 《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商务印书馆。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MFEA*, (Stockholm) No. 26:211-367.

Trask, R. L. 1996/2000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作者联系单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教育部计算语言学重点实验室

二声调红古话音系研究^①

莫超 朱富林

摘要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汉语方言都具声调,但数量有多少之分。近年发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存在只有两个声调的方言红古话,这极为罕见,故研究价值颇高。声调如此之少,音节数必少,故其音节数、音节结构及其带来的同音字增多的问题都值得研究。声调何以变得如此之少?笔者从语流音变入手探究,描述并分析了两字组连读变调,据以断定目前红古话的两个单字调是由三个声调演变而来的,这对汉语声调衰变史的研究颇有启发意义。文末为同音字汇,供方家研究使用。

关键词 二声调 红古话 音系 音变 音节数 音节结构 同音字汇

甘肃省存在只有 2 个单字调的汉语方言,雒鹏先生曾对 2 声调的红古话做过报道^②,描写了其声韵调及特点,但该报告中未见对音节数的研究、语流音变及同音字汇。笔者经实地调查,在较为全面反映红古话语音面貌的基础上,重点在对雒鹏文未曾涉及的几个方面作了较认真的探究。

红古区是兰州市的远郊区,位于兰州市西南部(东经 102°50'至 102°54',北纬 36°19'4"至 36°21'之间),西北临大通河,南临湟水与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肃永靖县相望,东与西固区相连,北与永登县接壤,因境内享堂峡以东的红古川而得名。《兰州市红古区志》(2001)云,此地有四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存,秦至汉初时为西羌居地,汉武帝以后分属浩亶、允街、允吴县地,北魏以来属光武县,明清时受连城鲁土司统治,1932 年废除土司制。现红古区辖 3 镇 3 乡 40 村,人口 12.4 万人,除汉族外,有 8%的回、满、藏、土等民族人口,人口密度 231 人/km²。

红古区方言分窑街口音和红古口音,窑街口音有四个声调,语音系统与兰州话基本相同;红古口音只有 2 个单字调,分布于红古乡、海石湾镇、花庄镇、河嘴乡、平安乡。笔者实地调查了两个声调的红古话。发音合作人为:张立功,男,汉族,1932 年 10 月生,初中文化,退休干部,世居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上海石湾村;苏云岷,男,汉族,1955 年 11 月生,中专文化,干部,世居兰州市红古区红古乡红古村。

壹 声韵调

1.1 声母。含零声母共 24 个,如下:

p 巴败半扁	p' 怕倍盘普	m 麻枚门母	f 发飞书说	v 五完如软
t 大带得堵	t' 他太土挑	n 拿闹尿年		l 拉路龙脸

ts地鸡资总	ts'体起此从	s洗死赛素	z衣椅玉雨
tʂ知占窄庄	tʂ'吃车测床	ʂ失山色赏	z日染肉让
tɕ酒斤见卷	tɕ'秋青千劝	ɕ小心先雪	
k盂给跟古	k'卡克肯快	x瞎黑花喊	∅二牙油用

说明:

① [v]为唇齿浊擦音, [z]为舌尖前浊擦音。②[ts]、[ts']、[s]、[z]若与[ɿ]、[ʅ]相拼, [ts]、[ts']、[s]、[z]的读音分别介于[ts]与[tɕ]、[ts']与[tɕ']、[s]与[ɕ]、[z]与[j]之间。③[n]逢细音字读[n̥]。

红古话声母特点概要如下:

- ① 中古音泥母个别字红古话声母读[m], 同明母。如: 泥=迷m¹³ | 女=米m⁵⁵。
- ② 今北京话声母[s]、[z]拼合口呼韵母的字, 红古话声母分别读[f]、[v]。如: 书fu¹³ | 软væ⁵⁵。
- ③ 今北京话零声母合口呼的字, 红古话声母读[v]。如: 舞vu⁵⁵ | 瓦va⁵⁵ | 完væ¹³。
- ④ 中古音疑母开口部分字红古话读[n], 同泥母。如: 熬nɔ¹³ | 业niv¹³ || 咬=鸟nio⁵⁵。
- ⑤ 分[n]、[l], 不分尖团。如: 男næ¹³ ≠ 兰læ¹³ || 焦=交tɕio¹³。
- ⑥ 中古音端、精、见、晓、影各组, 若逢下列各摄细音字, 即遇摄, 蟹、止两摄开口, 深、臻、曾、梗、通五摄入声, 红古话声母均读介于舌尖前和舌面前的一套塞音、擦音、塞擦音, 本文记作[ts]、[ts']、[s]、[z]。如端组: 低tsɿ¹³ | 梯ts'ɿ¹³; 精组: 字tsɿ¹³ | 次ts'ɿ⁵⁵ | 四sɿ¹³ | 祖tsʉ⁵⁵ | 粗ts'ʉ¹³ | 肃sʉ¹³; 见晓组: 鸡tsɿ¹³ | 起ts'ɿ⁵⁵ | 戏sɿ¹³ | 义zɿ¹³ | 举tsʉ⁵⁵ | 渠ts'ʉ¹³ | 墟sʉ¹³ | 玉zʉ¹³; 影组: 椅zɿ⁵⁵ | 雨zʉ⁵⁵。
- ⑦ 中古音知、庄两组, 若逢深开三, 逢曾开三和梗开二的入声, 红古话声母读舌尖后音[tʂ]、[tʂ']、[ʂ]。如: 择tʂv¹³ | 责tʂv¹³ || 测tʂ'v¹³ | 策tʂ'v¹³ || 森ʂvɿ¹³ | 涩ʂv¹³ | 色ʂv¹³。

1.2 韵母。共 31 个, 如下:

ɛ儿耳尔二	ɿ资比米力	u木土出古	ʉ驴女租雨
ɿ知迟失日			
a妈大瓦啊	ia家掐夏哑	ua抓瓜夸花	
v说责哥鹅	iv别铁姐野	uv多左过落	yv缺略学月
e排灾筛爱		ue揣怪快坏	
u麦背税位		uu对累最追	
o包早少高	io表条鸟要		
ω斗手口抽	iω牛九流有		
æ班三占安	iæ边见年言	uæ专关算断	yæ权选园远
ā帮桑双党	iā良讲香羊	uā庄光黄筐	
vŋ本成根等	iŋ兵金丁宁	uŋ东尊中春	yŋ君穷兄运

说明:

① [ɿ]、[ʮ]舌位略后,居于[ɿ]、[ʮ]与[ɿ]、[ʮ]之间。②[u]在除[xu]、[tʂu]、[tʂʉ]以外的音节中,唇齿擦化明显,读如[v]。③[a]在[a]、[ia]、[ua]中实际读[ʌ],在[ã]、[iã]、[uã]中实际读[ʌ]。④[w]、[uww]中,[w]舌位稍前。⑤[ɤ]、[iɤ]、[uɤ]、[yɤ]中,[ɤ]唇形较松。

红古话韵母特点概要如下:

① 今北京话[i]、[y]韵母的字,红古话韵母分别读舌尖元音[ɿ]、[ʮ]舌位略后。如:笔 pɿ¹³ | 居 tsɿ¹³。

② 中古果摄字红古话韵母读[uɤ]、[yɤ],韵母主要元音相同。如:锅 kuɤ¹³ | 歌 ky¹³。

③ 中古遇摄逢精组的字今韵母不分洪细音。如:粗=趋 tʂɿ¹³。

④ 中古蟹摄合口、止摄合口逢来、泥母的字,红古话韵母读[uww]。如:雷 luww¹³ | 内 nuww¹³。

⑤ 中古止摄逢帮组的字,红古话小部分读[w]、[ɿ]。如:臂 puw¹³ | 眉 mɿ¹³。

⑥ 有鼻化音。中古咸、山、宕、江四摄阳声韵的字红古话读鼻化音。

⑦ 中高元音后的鼻韵尾只有一个,即中古深、臻、曾、梗、通五摄阳声韵的字红古话均读[ŋ]尾韵。

1.3 声调。单字调共 2 个,在连读中共 3 个声调。如下:

调类	单字调		连读调		
	第一声	第二声	平声	上声	去声
调值	13高近共急	55古女	13低穷月	53口老	44柱害

说明:

① 红古话在语流中可明显判断出有 3 个声调,下文说明。② 红古话声调高低音域较窄。③ 在没有意义联系的多字连读时,声调有整体读如一调(有时读[13],有时读[55])的现象。

红古话声调特点概要如下:

① 单字调特点。中古音平声、全浊声母上声、去声、入声字红古话读第一声,中古清音声母上声及次浊声母上声字红古话读第二声。

② 连读调特点。中古音平声、入声字红古话读平声,中古清音声母上声及次浊声母上声字红古话读上声,中古音全浊声母上声、去声字红古话读去声。

贰 音节

2.1 音节数。红古话的音节数不计声调(单字调)共 329 个,计声调(单字调)共 559 个。如下表:

	不计声调的音节数	计声调的音节数
阴声韵	202	337
阳声韵	48	83
鼻化韵	79	139
合计	329	559

2.2 音节结构类型。红古话音节结构类型有 10 种，其韵母结构因无元音韵尾、部分鼻音韵尾消失而呈现出整体简化的特点。将此 10 种类型分列如下：

- ① 单元音韵母。如：[ɿ]、[ʏ]、[ɛ]、[a]、[ɤ]、[ɛ]、[ɔ]、[ɔ]、[ɔ]。
- ② 二合元音韵母（这里指介音+主元音）。如：[ia]、[iɤ]、[io]、[io]、[yɤ]。
- ③ 声母+单元音韵母。如：[pɿ]、[ɬɿ]、[tɕɿ]、[nu]、[ta]、[vy]、[tɕɛ]、[mu]、[ko]。
- ④ 声母+二合元音韵母。如：[pia]、[tiɤ]、[tio]、[nio]、[tɕua]、[tsuy]、[kuɛ]、[nuu]、[tɕyy]。
- ⑤ 单元音鼻化韵母。如：[ã]、[ã]。
- ⑥ 二合元音鼻化韵母。如：[iã]、[yã]、[iã]。
- ⑦ 声母+单元音鼻化韵母。如：[pã]、[vã]。
- ⑧ 声母+二合元音鼻化韵母。如：[tiã]、[niã]、[luã]、[tɕuã]、[tɕyã]。
- ⑨ 单元音+辅音韵尾。如：[vŋ]、[iŋ]、[yŋ]。
- ⑩ 声母+单元音+辅音韵尾。如：[pvŋ]、[tiŋ]、[tsuŋ]、[tɕyŋ]。

2.3 声韵配合情况。红古话音节也分开、齐、合、撮四呼，下面从声母与四呼的配合情况来说明声韵配合规律（具体见“红古话音节表”）。

2.3.1 总体规律。见下表，“+”表示能拼，“-”表示不能拼。

四呼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tɕ	tɕ'	ɕ	θ
开口	+					+				+			+		-	+
齐齿	+			-		+				-			-		+	
合口	只拼[u]韵					+				+			-		-	
撮口			-			-		+		-			-		+	

2.3.2 个别规律。除了以上总体规律，红古话还表现出以下个别规律。

- ① [p]、[p']、[m]不能和开口呼[ɿ]、[ʏ]、[ɛ]、[ɔ]韵，齐齿呼[iɔ]、[iã]韵相拼；[p]、[p']却能齐齿呼[ia]相拼。
- ② [f]、[v]不能和开口呼[ɿ]、[ʏ]、[ɛ]、[ɔ]、[ɔ]韵相拼。
- ③ [t]、[t']不能和开口呼[ɿ]、[ʏ]、[ɛ]、[ɔ]、[u]韵，合口呼[ua]、[uɛ]、[uã]相拼；[t]却能齐齿呼[iã]韵、[t']能和[ia]韵相拼。
- ④ [n]、[l]不能和开口呼[ɿ]、[ɛ]、[u]韵，齐齿呼[ia]韵，合口呼[ua]、[uɛ]、[uã]韵相拼。
- ⑤ [ts]、[ts']、[s]不能和开口呼[ɛ]、[ɿ]、[u]，合口呼[uɛ]、[ua]、[uã]韵相拼；[z]只拼[ɔ]、[ɿ]、[ɿ]韵。
- ⑥ [tɕ]、[tɕ']、[ɕ]、[z]、[k]、[k']、[x]不能和开口呼[ɿ]、[ʏ]、[ɛ]、[u]（kw除外）韵相拼；[tɕ]、[tɕ']不能和合口呼[uɛ]韵相拼。
- ⑦ [θ]不能和开口呼[ɿ]、[ʏ]、[ɛ]、[u]韵相拼。

红古话音节表

呼	韵	调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z	tɕ	tɕ'	ɕ	k	k'	x	θ	
开	ɿ	13	闭	批	迷					尼	离	弟	齐	西	衣								
		55	比		米					你	礼	儿	体	死	已								
口	ɿ	13								虑	居	粗	需	余									
		55								旅	组	取	需	雨									
呼	ɿ	13													知	吃	时	日					
		55													纸	齿	史						

叁 语流音变

3.1 连读变调。红古话连读变调特点突出。为便于反映其变调的复杂情况，这里结合古四声来说明红古话两字组连读变调，即看中古读平、上、去、入的字，在红古话中连读时如何变调。总共有 6 种具体表现：

3.1.1 两字连读变调。

① 在“古平声、入声+古四声”组合里，红古话约有 80%前字由[13]变为[11]；剩下的是“古平声、入声+古平声、少部分古入声”的动宾关系组合，前字不变调，约占 20%。

古平声+	原调	飞机fu ¹³ ts ₁ ¹³	辛苦cɨŋ ¹³ k'u ⁵⁵	还账xuæ ¹³ tɕã ¹³	明白miŋ ¹³ py ¹³
古四声	变调	飞机fu ¹¹ ts ₁ ⁴⁴²	辛苦cɨŋ ¹¹ k'u ⁵³	还账xuæ ¹¹ tɕã ⁴⁴²	明白miŋ ¹¹ py ⁴⁴²
古入声+	原调	国旗kuv ¹³ ts ₁ ¹³	出丑tɕ'u ¹³ tɕ'w ⁵⁵	白面py ¹³ miæ ¹³	毒药tu ¹³ yv ¹³
古四声	变调	国旗kuv ¹¹ ts ₁ ⁴⁴²	出丑tɕ'u ¹¹ tɕ'w ⁵³	白面py ¹¹ miæ ⁴⁴	毒药tu ¹¹ yv ⁴⁴

② 在“古全浊上声、去声+古四声”组合里，红古话前字约有 93%前字由[13]变[44]，“古入声+古清音平声”组合里红古话前字约有 80%由[13]变为[44]。如：

古全浊上声	原调	旱灾xæ ¹³ tse ¹³	父母fu ¹³ mu ⁵⁵	后代xw ¹³ te ¹³	动物tuŋ ¹³ vy ¹³
+古四声	变调	旱灾xæ ⁴⁴ tse ⁵³	父母fu ⁴⁴ mu ⁵³	后代xw ⁴⁴ te ³⁴²	动物tuŋ ⁴⁴ vy ⁵³
古去声+	原调	看书k'æ ¹³ fu ¹³	报纸pɔ ¹³ tɕɿ ⁵⁵	病假piŋ ¹³ tɕia ¹³	树叶fu ¹³ iy ¹³
古四声	变调	看书k'æ ⁴⁴ fu ³⁴	报纸pɔ ⁴⁴ tɕɿ ⁵³	病假piŋ ⁴⁴ tɕia ³⁴	树叶fu ⁴⁴ iy ⁵³
古入声+	原调	铁丝t'iy ¹³ s ₁ ¹³	肉丝zɔ ¹³ s ₁ ¹³	作文tsuv ¹³ vyŋ ¹³	刷牙fa ¹³ ia ¹³
古平声	变调	铁丝t'iy ⁴⁴ s ₁ ⁴⁴	肉丝zɔ ⁴⁴ s ₁ ³⁴	作文tsuv ⁴⁴ vyŋ ³⁴²	刷牙fa ⁴⁴ ia ³⁴

③ 在“古四声+古平声、全浊上声、去声、入声”的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由[13]变[44]或[442]，变[44]与变[442]概率相当，[442]是[44]带尾音的形式，两者的区别仅在于[442]比[44]在语流中更为自然舒展。具体情况为：“古平声、入声+古全浊上声、去声”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约 93%，“古上声、去声+古全浊上声、去声”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约 50%（尚有 50%有其它变调形式），“古平声、入声+古平声（非动宾关系）”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约 73%（剩下的大部分不变调），“古平声、入声+古入声（非动宾关系）”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约 40%（剩下的绝大部分不变调）等，都由[13]变[44]或[442]。如：

	古平声+全浊上声	古入声+全浊上声	古平声+去声	古入声+去声
原调	兄弟cɨŋ ¹³ ts ₁ ¹³	黑市xy ¹³ s ₁ ¹³	菠菜py ¹³ ts'ɛ ¹³	出汗tɕ'u ¹³ xæ ¹³
变调	兄弟cɨŋ ¹¹ ts ₁ ⁴⁴²	黑市xy ¹¹ s ₁ ⁴⁴	菠菜py ¹¹ ts'ɛ ⁴⁴²	出汗tɕ'u ¹¹ xæ ⁴⁴²
	古上声+全浊上声	古去声+全浊上声	古上声+去声	古去声+去声
原调	改造ke ⁵⁵ tso ¹³	最近tsuw ¹³ tɕiŋ ¹³	眼镜iæ ⁵⁵ tɕiŋ ¹³	让路zã ¹³ lu ¹³
变调	改造ke ⁵⁵ tso ⁴⁴²	最近tsuw ⁴⁴ tɕiŋ ⁴⁴	眼镜iæ ⁵⁵ tɕiŋ ⁴⁴²	让路zã ⁴⁴ lu ⁴⁴
	古平声+平声	古入声+平声	古平声+入声	古入声+入声
原调	飞机fu ¹³ ts ₁ ¹³	说书fv ¹³ fu ¹³	颜色iæ ¹³ ɕv ¹³	吃肉tɕ'u ¹³ zɔ ¹³
变调	飞机fu ¹¹ ts ₁ ⁴⁴²	说书fv ⁴⁴ fu ⁴⁴	颜色iæ ¹¹ ɕv ⁴⁴²	吃肉tɕ'u ¹¹ zɔ ⁴⁴²

④ 在“古上声、去声+古全浊上声、去声”组合里红古话约 30%后字由[13]变[34]或[342]；“古上声、去声+古平声、入声”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约 25%由[13]变[34]或[342]。同[442]与[44]一样，在红古话中[34]与[342]没有本质区别。如：

	古上声+全浊上声	古去声+全浊上声	古上声+去声	古去声+去声
原调	罪犯tsu ¹³ fä ¹³	大旱ta ¹³ xä ¹³	买菜mE ⁵⁵ ts'E ¹³	寄信ts'ü ¹³ ciŋ ¹³
变调	罪犯tsu ⁴⁴ fä ³⁴²	大旱ta ⁴⁴ xä ³⁴	买菜mE ⁵⁵ ts'E ³⁴²	寄信ts'ü ⁴⁴ ciŋ ³⁴
	古上声+平声	古去声+平声	古上声+入声	古去声+入声
原调	养牛iä ⁵⁵ niö ¹³	战争tʂä ¹³ tʂvŋ ¹³	解毒tciv ⁵⁵ tu ¹³	事实ʂü ¹³ ʂü ¹³
变调	养牛iä ⁵⁵ niö ³⁴²	战争tʂä ⁴⁴ tʂvŋ ³⁴²	解毒tciv ⁵⁵ tu ³⁴²	事实ʂü ⁴⁴ ʂü ³⁴

⑤ 在“古四声+古清及次浊上声”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约 85%由[55]变为[53]，其余绝大多数不变调；在“古四声+古平声、入声”和“古全浊上声、去声+古全浊上声、去声”组合里，红古话后字各约 10%由[13]变[53]。如：

古四声+ 清音上声	原调	抓紧tʂua ¹³ tciŋ ⁵⁵	胆小tä ⁵⁵ ciö ⁵⁵	信纸ciŋ ¹³ tʂü ⁵⁵	脚底tcy ¹³ tʂü ⁵⁵
	变调	抓紧tʂua ¹¹ tciŋ ⁵³	胆小tä ⁵⁵ ciö ⁵³	信纸ciŋ ⁴⁴ tʂü ⁵³	脚底tcy ¹¹ tʂü ⁵³
古四声+ 次浊上声	原调	沙眼ʂa ¹³ iä ⁵⁵	表演pio ⁵⁵ iä ⁵⁵	送礼suŋ ¹³ h ⁵⁵	谷雨ku ¹³ z ⁵⁵
	变调	沙眼ʂa ¹¹ iä ⁵³	表演pio ⁵⁵ iä ⁵³	送礼suŋ ⁴⁴ h ⁵³	谷雨ku ¹¹ z ⁵³
古四声+ 平声	原调	医生z ¹³ ʂvŋ ¹³	祖宗ts ⁵⁵ tsuŋ ¹³	教师tcio ¹³ ʂü ¹³	北方p ¹³ fä ¹³
	变调	医生z ¹¹ ʂvŋ ⁵³	祖宗ts ⁵⁵ tsuŋ ⁵³	教师tcio ⁴⁴ ʂü ⁵³	北方p ⁴⁴ fä ⁵³
古四声+ 入声	原调	中学tʂuŋ ¹³ cy ¹³	动物tuŋ ¹³ v ¹³	事业ʂü ¹³ niv ¹³	玉石z ¹³ ʂü ¹³
	变调	中学tʂuŋ ¹¹ cy ⁵³	动物tuŋ ⁴⁴ v ⁵³	事业ʂü ⁴⁴ niv ⁵³	玉石z ¹¹ ʂü ⁵³
古全浊上、去声 +全浊上、去声	原调	舅父tcio ¹³ fu ¹³	味道vu ¹³ to ¹³	近视tcio ¹³ ʂü ¹³	梦话mvŋ ¹³ xua ¹³
	变调	舅父tcio ⁴⁴ fu ⁵³	味道vu ⁴⁴ to ⁵³	近视tcio ⁴⁴ ʂü ⁵³	梦话mvŋ ⁴⁴ xua ⁵³

⑥ 在“古上声+古平声、全浊上声、去声、入声”组合里，红古话后字约 30%由[13]变为[31]。例如：

	古上声+平声	古上声+全浊上声	古上声+去声	古上声+入声
原调	火车xuv ⁵⁵ tʂv ¹³	火柱xuv ⁵⁵ tʂu ¹³	晚辈vä ⁵⁵ pu ¹³	饮食iŋ ⁵⁵ ʂü ¹³
变调	火车xuv ⁵⁵ tʂv ³¹	火柱xuv ⁵⁵ tʂu ³¹	晚辈vä ⁵⁵ pu ³¹	饮食iŋ ⁵⁵ ʂü ³¹

归纳上述 6 条连读变调规律，可以得出一个总表（表中带圈的序号为上述 6 条规律的序号）：

后字 前字	古平 13	清、次浊上 55	全浊上 13	去 13	入 13
古平 13	①11+442 ③11+442 ⑤11+53 11+53	①11+53 ⑤11+53	③11+442	①11+442 ③11+442	①11+442 ③11+442 ⑤11+53
清、次浊上 55	④55+342 ⑤55+53 ⑥55+31	③55+442 ⑤55+53 55+53	③55+442 ⑥55+31	③55+442 ⑥55+31 ④55+342	④55+342 ⑥55+31
全浊上 13	②44+53	②44+53	④44+342 ⑤44+53	②44+342 ⑤44+53	②44+53 ⑤44+53
去 13	②44+34 ④44+342 ⑤44+53	②44+53 ⑤44+53 44+53	③44+44 ④44+34 ⑤44+53	②44+34 ③44+44 ④44+34 ⑤44+53	②44+53 ④44+34 ⑤44+53
入 13	①11+442 ②44+44 ③44+44 ⑤44+53	①11+53 ⑤11+53 11+53	③11+44	①11+44 ③11+442	①11+44 ②11+442 ⑤11+53

将同一格内相同的调式删节，同时删节规律序号，可以得到下表：

后字 前字	古平 13	清、次浊上 55	全浊上 13	去 13	入 13
古平 13	11+442 11+53	11+53	11+442	11+442	11+442 11+53
清、次浊上 55	55+342 55+53 55+31	55+442 55+53	55+442 55+31	55+442 55+31 55+342	55+342 55+31
全浊上 13	44+53	44+53	44+342 44+53	44+342 44+53	44+53
去 13	44+34 44+342 44+53	44+53	44+44 44+34 44+53	44+34 44+44 44+53	44+53 44+34 44+53
入 13	11+442 44+44 44+53	11+53	11+44	11+44 11+442	11+44 11+442 11+53

根据此表可判断：

① 红古两字组的前字明显为三类：古平 11，古清、次浊上 55，古全浊上、去 44；入

声大部分归 11, 少数归 44。

② 红古两字组的后字调值为两类: 1. 古清、次浊上基本是 53; 2. 其余为一类, 调值有 44、53、342、31、34、442 等。

根据前字, 我们可以将红古连读调类分成三类: 平 11, 上 55/53, 去 44。将平、入合并, 全浊上和去合并, 入声前字读 44 的归入去声, 据此得出三调类红古话双字连读调表如下:

前字 \ 后字	古平 13	入 13	清、次浊上 55	全浊上 13	去 13
古平 13	11+442 11+53 11+442		11+53 11+53	11+442 11+442 11+44	
入 13	11+53 11+442 44+44 44+53 11+44 11+442 11+53			11+44 11+442	
清、次浊上 55	55+342 55+53 55+31 55+342 55+31		55+442 55+53	55+442 55+31 55+442 55+31 55+342	
全浊上 13	44+53 44+34 44+342		44+53 44+53	44+342 44+53 44+342	
去 13	44+53 44+53 44+53 44+34 44+53			44+53 44+44 44+34 44+53 44+34 44+44 44+53	

删节此表每格中相同的调式, 最后得出下表:

后字 前字	平 11	上 53	去 44
平 11	11+442 11+53 11+44	11+53	11+442 11+44
上 55	55+342 55+53 55+31	55+442 55+53	55+442 55+31 55+342
去 44	44+53 44+34 44+342 44+44(前字为古入声)44+53 (前字为古入声)	44+53	44+342 44+53 44+44 44+34

据此，红古的连调以前字为基础发生类化，共 11 种调式：

- ① 前字平声有三种调式：[平+X] 11+442 11+53 11+44
- ② 前字上声有四种调式：[上+X] 55+342 55+53 55+31 55+442
- ③ 前字去声有三种调式：[去+X] 44+342 44+53 44+44 44+34

通过以上描述和归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红古话原有三个声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在此基础上，平声与去声合并，上声则保留了一个独立的调类，从而形成两个了两个单字调。具体表现为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古全浊上声、去声字变调自成一类，它应该是红古话调类合并之前的去声。在②③④几种类型中古全浊上声、去声字都有变调，若为二字组前字，93%都变为[44]；若为二字组后字，在“平、入+全浊上、去”格式中有 93%变 [44]或[442]，在“上、去+全浊上、去”格式中有 50%变[44]或[442]，30%变[34]或[342]。古全浊上声、去声字在变调中从红古话平声分立出来，这就不能认为这种变调是纯语音条件控制的共时语流音变，而是因调类分合引起的历时音变，即红古话在语流中还保留了一个声调——去声。红古话连读调的去声多数读[44]，少数读[442]，因此在总体上可将去声调值归纳为[44]，读[442]是[44]的变体。另外，古全浊上声、去声还有变[34]、[342]、[31]的情况，但比例小，可看作是红古话纯语流条件控制的变调。

第二，古清音上声及次浊上声字变[53]的比例较大，红古话连读调的上声调值归纳为[53]较妥。古清及次浊上声字作为二字组的后字，有 85%变为[53]；作为前字，在表中没有见到变调现象，但与之相连的后字都有变调。从听感上判断，在它字不变调的情况下，相连字的调值更容易被认可为该字的调值，同时，如将上声调值归纳为[55]，则易与去声[44]相混，因此，将红古话上声的调值确定为[53]较好。

第三，古平声与古入声的变调规律比较一致，应看作是红古话连读调的同一个调类。不过，古入声字在变调中也有与古平声字的不一致性，表现在入声如为二字组前字可变[44]，平声则不能；入声如为二字组后字变[34]或[342]的比例比平声小。

3.1.2 名词重叠式连读变调。一般变为“[11]+[44]（少部分[53]）+他调”的形式。如：

AA 式	原调	珠珠tʂu ¹³ tʂu ¹³	馍馍mɤ ¹³ mɤ ¹³	勺勺fɤ ¹³ fɤ ¹³	角角tɕyɤ ¹³ tɕyɤ ¹³
	变调	珠珠tʂu ¹¹ tʂur ⁴⁴	馍馍mɤ ¹¹ mɤ ⁴⁴	勺勺fɤ ¹¹ fɤr ⁴⁴	角角tɕyɤ ¹¹ tɕyɤ ⁵³
AA 子式	原调	刀刀子 tɔ ¹³ tɔ ¹³ tʂɿ ¹³	槽槽子 tsʰ ¹¹ tsʰ ⁴⁴ tʂɿ ¹³	把把子 pa ⁵⁵ pa ⁵⁵ tʂɿ ¹³	棍棍子 kuŋ ¹³ kuŋ ¹³ tʂɿ ¹³
	变调	刀刀子 tɔ ¹¹ tɔ ⁴⁴ tʂɿ ³¹	槽槽子 tsʰ ¹¹ tsʰ ⁴⁴ tʂɿ ³¹	把把子 pa ¹¹ pa ⁴⁴ tʂɿ ³¹	棍棍子 kuŋ ¹¹ kuŋ ⁴⁴ tʂɿ ³¹
AAB 式	原调	蜗蜗牛 kua ¹³ kua ¹³ niə ¹³	娃娃书 va ¹³ va ¹³ fu ¹³	碗碗草 væ ⁵⁵ væ ⁵⁵ tsʰ ⁵⁵	独独蒜 tu ¹³ tu ¹³ suæ ¹³
	变调	蜗蜗牛 kua ¹¹ kua ⁴⁴ niə ¹³	娃娃书 va ¹¹ va ⁴⁴ fu ¹³	碗碗草 væ ¹¹ væ ⁴⁴ tsʰ ⁵³	独独蒜 tu ¹¹ tu ⁴⁴ suæ ⁴⁴

3.1.3 形容词生动形式连读变调。

① AA 的/着式 (“AA 着”意思同 “AA 的”)：第一个 “A” 若为古平声、清及次浊上声不变调，为古全浊上声、去声变[44]；第二个 “A” 变[11]；“的/着”变[44]或[31]。如：

	第一个 “A” 为古平声、清及次浊上声		第一个 “A” 为古全浊上及去声	
原调	高高着kɔ ¹³ kɔ ¹³ tʂɿ ¹³	好好着xɔ ⁵⁵ xɔ ⁵⁵ tʂɿ ¹³	厚厚儿着xɔ ¹³ xɔ ¹³ tʂɿ ¹³	硬硬儿的niŋ ¹³ niŋ ¹³ tʂɿ ¹³
变调	高高着kɔ ¹³ kɔ ¹¹ tʂɿ ⁴⁴	好好着xɔ ⁵⁵ xɔ ¹¹ tʂɿ ⁴⁴	厚厚儿着xɔ ⁴⁴ xɔ ¹¹ tʂɿ ⁴⁴	硬硬儿的niŋ ⁴⁴ niŋ ¹¹ tʂɿ ⁴⁴

② ABB 的/着式：“A” 若为古平声、入声变[11]，若为古清及次浊上声不变调，若为古全浊上及去声变[44]；第一个 “B” 变[55]；第二个 “B” 变[11]或[31]；“的/着”变[44]或[31]。如：

	“A” 为古平、入声	“A” 为古清及次浊上声	“A” 为古全浊上及去声
原调	明晃晃着miŋ ¹³ xuā ⁵⁵ xuā ⁵⁵ tʂɿ ¹³	软塌塌的væ ⁵⁵ tʰa ¹³ tʰa ¹³ tʂɿ ¹³	硬梆梆的niŋ ¹³ pā ¹³ pā ¹³ tʂɿ ¹³
变调	明晃晃着miŋ ¹¹ xuā ⁵⁵ xuā ¹¹ tʂɿ ⁴⁴	软塌塌的væ ⁵⁵ tʰa ³¹ tʰa ³¹ tʂɿ ⁴⁴	硬梆梆的niŋ ⁴⁴ pā ⁵⁵ pā ¹¹ tʂɿ ⁴⁴

③ AABB 式：一般为 “BB” 均变[31]。如：

原调	干干净净kæ ¹³ kæ ¹³ tɕiŋ ¹³ tɕiŋ ¹³	清清楚楚tɕiŋ ¹³ tɕiŋ ¹³ tʂu ⁵⁵ tʂu ⁵⁵	老老实实lo ⁵⁵ lo ⁵⁵ ʂɿ ¹³ ʂɿ ¹³
变调	干干净净kæ ¹¹ kæ ⁴⁴ tɕiŋ ³¹ tɕiŋ ³¹	清清楚楚tɕiŋ ³¹ tɕiŋ ³¹ tʂu ³¹ tʂu ³¹	老老实实lo ⁵⁵ lo ³¹ ʂɿ ³¹ ʂɿ ³¹

3.2 儿化变调。红古话儿化韵较少，只有极常用词的后字儿化，声调变为[53]。如：

原调	男孩儿næ ¹³ xɛ ¹³	扣眼儿kʰɔ ¹³ iæ ⁵⁵	合伙儿xɤ ¹³ xuɤ ⁵⁵	利利故儿故意ɿ ¹³ ɿ ¹³ kuɿ ¹³
变调	男孩儿næ ¹¹ xar ⁵³	扣眼儿kʰɔ ⁴⁴ iar ⁵³	合伙儿xɤ ¹¹ xuɤr ⁵³	利利故儿故意ɿ ⁵⁵ ɿ ³¹ kuɿ ⁵³

3.3 减音。红古话二字连读时，如果前字为[tʂʰ]、[sɿ]、[tʂʰ]、[ʂɿ]等音节时，多有韵母、声调消失的情况。如：

原音节	奇怪tʂʰ ¹³ kue ¹³	四两sɿ ¹³ liä ⁵⁵	迟到tʂʰ ¹³ tɔ ¹³	士兵ʂɿ ¹³ piŋ ¹³
变读音节	奇怪tʂʰ ⁴⁴² kue	四两sɿ ⁵³ liä	迟到tʂʰ ⁴⁴² tɔ	士兵ʂpiŋ ⁵³

肆 结语

4.1 二声调由三声调演化而来。

红古话连读调有平声、上声、去声三个，单字调共有第一声、第二声两个，意义无关的多字连读有整体读如一调的现象，可见红古话三字调是隐性特点，两字调成显性特点，同时还有声调不分的现象。红古话三声调中，平声来自古平声、入声，上声来自古清音上声及次浊上声，去声来自古去声；两声调则将三声调的去声、平声合并为第一声，上声保留为第二声。红古话是汉语方言由三声调向两声调演化的活化石。因此目前的红古话对汉语声调衰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4.2 单字调数量最少。

在官话方言中，除了江淮官话、晋语有入声外，其余方言都没有入声，在非官话方言都是有入声的。不过，在不同方言中声调数量不等，大致上是由南到北逐渐递减。例如：广州话 9 个声调，潮州、温州话 8 个声调，厦门、福州、南昌、苏州话 7 个声调，梅县、长沙话 6 个声调，双峰、南京、太原话 5 个声调，绝大多数北方方言 4 个声调^⑧。目前认为，汉语方言中声调最少的是 3 个声调，分布在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及兰银官话中。袁家骅等著的《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⑨中说：“从调类数目来说，北方方言少至 3 个，多至 7 个，其中以 4 个为最普遍，其次是 5 个”。游汝杰主编的《汉语方言学教程》^⑩中说：“北京话 4 个调类，别的方言的声调不一定是四类，最少的只有三类，最多的有十类。”近年来，三个声调的汉语方言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刊布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将三声调方言的分布点都揭示出来了。据有关学者统计，仅西北就有 130 多处是 3 个声调汉语方言，其中新疆 74 处，甘肃 35 处，宁夏 15 处，青海 6 处，内蒙古 1 处^⑪。相比较而言，红古话单字调共 2 个，在目前所知的汉语方言中声调数量最少。

4.3 计声调的音节数最少。

在汉语方言中，福建厦门话计声调的音节数是比较多的，有 2179 个^⑫。北京话不计声调的音节数为 403 个，计声调的音节数为 1293 个^⑬。兰州话不计声调的音节数为 323 个，计声调的音节数为 973 个^⑭。三声调的甘肃临洮话不计声调的音节数为 333，计声调的音节数为 805 个（此乃笔者实地调查所得）。分别如表所示：

		厦门话 (七声调)	北京话 (四声调)	兰州话 (四声调)	临洮话 (三声调)	红古话 (二声调)
不计声调 的音节数	阴声韵	211	231	204	202	202
	阳声韵	180	172			48
	鼻化韵	92		119	131	79
	入声韵	293				
	总计	776	403	323	333	329
计声调的 音节数	阴声韵	763	753	599	472	337
	阳声韵	693	540			83
	鼻化韵	287		374	333	139
	入声韵	436				
	总计	2179	1293	973	805	559

计声调的音节数，厦门话>北京话>兰州话>临洮话>红古话，红古话计声调的音节数最少，仅占厦门话的 26%，占北京话的 45%，占兰州话的 57%，占临洮话的 69%。

因为红古话音节数量很少，表现在词汇上，势必同音词大大增多。北京话计声调的音节数是 1293 个，红古话只有 559 个，北京话不同音的词，在红古话中就有可能成了同音词。以下列双音词为例（这里只标本调值）：

例词	北京话	红古话
道人 刀刃	tau ⁵¹ zən ²⁴ / tau ⁵⁵ zən ⁵¹	tɔ ¹³ zɿŋ ¹³
源泉 圆圈	yən ²⁴ tɕ'yən ²⁴ / yən ²⁴ tɕ'yən ⁵⁵	yæ ¹³ tɕ'yæ ¹³
态度 台独	t'ai ⁵¹ tu ⁵¹ / t'ai ²⁴ tu ²⁴	tɕ'ɛ ¹³ tu ¹³
妇幼 浮游	fū ⁵¹ iou ⁵¹ / fu ²⁴ iou ²⁴	fū ¹³ iō ¹³
生命 声明 圣明	ʂəŋ ⁵⁵ miŋ ⁵¹ / ʂəŋ ⁵⁵ miŋ ²⁴ / ʂəŋ ⁵¹ miŋ ²⁴	ʂvŋ ¹³ miŋ ¹³

音节数奇少的红古话虽然同音词大大增多，但并不影响交际，依靠上下文语境和说话语境，可以救助同音词太多的问题。例如：“我们要提防和打击 tɕ'ɛ¹³tu¹³ 势力。”“请你就这件事表个 tɕ'ɛ¹³tu¹³”。前者是“台独”，后者是“态度”。再如：“tɔ¹³zɿŋ¹³ 拿着一把刀，tɔ¹³zɿŋ¹³ 很快。”前者是“道人”，后者是“刀刃”。等等。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已经超出了语音学的研究范围，进而涉及邻近的领域，如语义学、语用学等方面。一般语言学人只注意声调的多少，而由此带来的音节数的问题，又因音节数的多少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值得作广阔和深入的研究。指出这一点也许是本文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赵元任、罗常培等前辈学者开启了现代方言学的调查研究，这八十多年来，汉语方言的调查报告有数百种之多，无不陈述其方言声调的数量和调值。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如果这一方言有“老派”和“新派”之分，如果他们在声调上有分歧，往往是“新派”的声调数目比“老派”少，还有，若干南方方言的阳入并到阴入里去了，更有些方言入声没有任何塞音尾，已经是阴声韵，不过是一个独立的调类而已。诸如此类的事实，引人深思。如果再联系到历史，宋元起的“浊上变去”、“入派三声”等，我们就可以斩钉截铁地陈述一个命题：“汉语的声调在衰变中。”在现代方言中，出现了那么多三个声调的方言，已引起学者们的关切。而今竟发现了两个声调的方言，这还不值得学人们严重注意吗？我们研究了甘肃红古话，证明了它的二声调确是从三声调变来的，此一点，即可说明红古话对于汉语声调衰变史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伍 同音字汇

本同音字汇主要依据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1981)调查记音,同时辅以词汇调查记音,共收红古话用字 3040 个,重点照顾了红古话不同音节的不同用字。

1

p[13]闭蔽蔽弊币毙陛备篋笔毕必弼逼碧壁
壁[55]鄙比庇痹 p[13]批皮疲脾避屁鼻匹
僻闢劈 m[13]迷谜泥糜弥秘泌眉密密觅腻
[55]女米 n[13]尼呢匿逆[55]你 l[13]例
厉励犁黎丽离篱璃荔离梨利痢厘立笠粒栗
力历[55]礼李里理鲤吏 ts[13]祭际低帝弟
第递济鸡稽计继技妓资姿自饥肌兹滋字基
纪记忌机讥既缉集辑急级子己及疾吉即鲫
极戟积迹脊籍的滴嫡笛敌狄绩寂击激给白
读[55]几底抵挤紫姊 ts[13]慈堤梯涕剃题
提啼啼妻凄砌齐脐契刺赐寄企奇骑地瓷糍
器磁辞词祠欺其期旗棋岂气汽泣七杞漆讫
藉剔剔戚[55]体替启雌此次弃起乞 s[13]
西栖细婿溪系斯撕牺戏私四司丝思伺似寺
饲嘻熙希稀习袭吸悉膝息熄媳惜昔席夕锡
析[55]洗死喜 z[13]艺缢督宜仪义议移易
懿姨疑医意异毅衣依遗揖一逸忆亿抑翼域
益亦译易疫役迂[55]蚁以乙椅己

u

l[13]虑滤律率效率驴[55]吕旅 ts[13]居车
象棋据锯巨拒距聚拘驹句瞿具惧卒橘剧履
族菊足局[55]租组阻祖举 ts[13]粗醋蛆趋
渠趋区躯猝屈麴促曲 [55]去取娶矩趣
s[13]素酥诉塑嗦絮徐序叙绪墟虚需须鬚续
戍速肃宿畜蓄粟俗续苏许 z[13]语御於淤
余余与誉预愚遇寓于孟羽禹宇芋榆愉愈喻
裕郁育玉狱欲浴鱼[55]雨

ɿ

ts[13]痔滞制知智支枝肢只致稚脂旨至置治
之芝痣执汁侄秩质直值织职殖植掷隻炙志
[55]纸指止址 ts[13]翅匙痴持池迟迟[55]
耻齿赤斥尺 s[13]世势誓逝施是氏师狮尸

视士柿事诗试时市湿十什拾实失室食蚀识
式饰适释石[55]屎史使驶始 z[13]日

ɛ

θ[13]儿二而[55]耳尔

u

p[13]布部 [55]补 p[13]铺普浦舖蒲葡
菩扑醜仆脯簿步埠[55]堡卜谱捕甫朴瀑
m[13]暮慕墓谋膜幕木目穆牧[55]某母
亩牡 f[13]梳疏蔬书肤夫傅敷馱俘抚
符扶父辅数数学枢输戍输竖树富副浮妇
復术术述福幅蝠複腹覆服伏袱叔熟淑赎
束属[55]俯暑薯赴数数一数缚舒恕庶墅
署府腑斧付腐附否蜀 v[13]糯吴娱吾
梧误悟乌污恶如汝无诬雾务儒入屋褥
[55]乳五伍午武舞侮勿辱 t[13]都肚妒
杜肚度渡镀踱独读牍犊督[55]赌堵
t[13]兔徒途涂图屠突秃毒[55]土吐
n[13]奴怒[55]努 l[13]卢炉路露赂庐鹿
禄绿录陆[55]鲁鲁虏鹵 ts[13]猪著储
助诸蛛株驻柱住朱珠殊注蛀铸殊竹筑逐
轴祝烛嘱[55]煮主 ts[13]除初锄处鼠
厨触出[55]楚础处 k[13]姑孤箍辜故固
雇顾骨穀[55]古估股鼓 k[13]库裤窟
哭酷[55]枯苦 x[13]呼庠胡湖糊葫狐壶
户护互忽核[55]虎浒

a

p[13]巴芭疤霸爸坝把刀把罢八[55]靶把一
把手 p[13]怕帕爬耙耙拔 m[13]蟆麻骂
抹[55]马妈妈码 f[13]法乏刷髮发伐筏罚
[55]耍 v[13]娃蛙洼蛙挖袜[55]瓦 t[13]大
大小答达搭[55]打 t[13]他踏沓塔榻塌塌
n[13]拿纳[55]哪那 l[13]拉腊蜡捺辣
ts[13]杂 ts[13]捺擦 s[13]萨[55]洒撒
ts[13]渣炸爆炸诈榨劓眨闹燥札轧辘[55]拈

tsʰ[13]茶楂叉差查插察[55]衩杈岔 s[13]沙
 纱杀[55]傻 k[55]朶小 kʰ[55]卡 x[13]
 下蛤嚇吓 ø[13]阿啊反问词

ia

p[13]□贴上去[55]□爆炸声 pʰ[55]□吃饭
 打嘴声 tʰ[55]□水落地声 tɕ[13]家加嘉傢
 假放假稼嫁架驾价佳夹袂甲胛挟[55]假真
 假贾 tɕ[13]掐[55]恰卡卡住洽 ɕ[13]虾
 霞夏狭峡瞎辖 ø[13]牙芽衙鸦丫桎亚鸭押
 压[55]哑雅

ua

ts[13]抓[55]爪 tsʰ[55]□~~, 形容做事快
 k[13]蜗瓜挂卦[55]刮刮寡 kʰ[13]夸跨[55]
 垮 x[13]花化华铎画话滑猾劃

y

p[13]菠玻播簸钵拨钹勃悖薄泊剥驳北百柏
 伯白博波 pʰ[13]坡破婆泼迫[55]魄 m[13]
 磨魔模末沫没寞墨默麦脉莫 [55]摸抹
 f[13]说佛佛勺芍朔[55]所 v[13]蛾鹅饿讹
 卧窝物弱握沃[55]我 t[13]得德 tʰ[13]特
 l[13]肋勒 ts[13]则 tsʰ[13]测 ts[13]遮
 蔗摺褶蛰哲辙折折叠浙泽择宅窄摘责者着
 助词[55]这 tsʰ[13]车厕拆策册彻撤[55]扯
 s[13]蛇射赊捨舍社摄涉舌设折折本虱色畜
 [55]涩射 z[13]热[55]惹 k[13]歌哥个鸽
 葛各阁搁恪格革隔辄 kʰ[13]渴壳刻克客
 [55]可 x[13]何荷河荷贺鹤黑赫覈[55]喝
 喝呼, 大声喊 ø[13]恶额扼

iv

p[13]别鳖憋 pʰ[55]撇 m[13]灭蔑 t[13]
 跌叠碟牒蝶谍爹[55]□说话不清, 做作
 tʰ[13]帖贴铁 n[13]聂镊业孽捏 l[13]猎
 列烈裂劣 tɕ[13]借皆阶街介界芥戒接
 捷劫杰揭节截结洁[55]姐解 tɕ[13]茄切
 [55]且妾 ɕ[13]卸泻邪斜谢械解姓蟹胁协
 泄歇蝎屑楔穴些[55]写 ø[13]椰爷夜叶
 页噎液掖[55]也野

uy

t[13]多朵剝惰堕掇夺铎[55]躲 tʰ[13]拖驼
 驮舵脱托[55]楠妥 n[13]挪诺 l[13]罗锣
 箩萝螺骡骡囉擦落烙骆洛络乐 ts[13]坐座
 做撮作凿昨[55]左 tsʰ[13]搓挫错措
 s[13]蓑梭索缩[55]唆锁琐 ts[13]着衣着拙
 酌桌琢啄浊镯卓 tsʰ[13]绰戳 k[13]锅过
 割郭[55]果裹 kʰ[13]科棵颗课磕括阔廓扩
 [55]嗑□擎开 x[13]货祸和禾祸合盒豁活
 霍藿获[55]火伙

yʷ

n[13]虐 l[13]略掠 tɕ[13]绝厥掘决诀爵
 嚼脚纆觉角[55]倔 tɕ[13]怯缺掘却确瘸
 [55]雀 ɕ[13]靴薛雪削学 ø[13]悦阅月越
 曰粤约药钥跃嶽乐

E

p[13]拜贝败[55]摆 pʰ[13]沛排派牌拍
 m[13]埋迈陌[55]买卖 f[13]衰帅率蟀
 v[13]外歪 t[13]默戴贷待怠代袋呆带大大
 夫 tʰ[13]胎态台苔抬太泰 n[13]耐奈崖
 [55]乃奶 l[13]来赖癞 ts[13]灾栽再在
 [55]宰载 tsʰ[13]菜睬才财材裁蔡贼侧[55]
 猜彩采 s[13]腮赛塞 ts[13]债寨斋
 tsʰ[13]豺差柴 s[13]晒[55]筛 k[13]该概
 溉盖丐[55]改 kʰ[13]开揩[55]凯慨楷
 x[13]孩害鞋[13]海 ø[13]哀埃唉爱艾挨[55]
 碍藹矮

ue

k[13]乖怪[55]拐 kʰ[13]会会计块快筷块
 x[13]槐怀淮坏

u

p[13]杯辈背碑卑彼臂被[55]悲 pʰ[13]培陪
 赔倍佩披[55]胚坯配 m[13]梅玫媒煤妹霉
 [55]每美 f[13]税废肺睡谁非飞费肥[55]
 水匪菲 v[13]为位维唯微未味威慰违围胃
 谓猬卫瑞餽为魏畏危桅[55]伪委尾伟苇纬
 k[55]给

uu

t[13]堆对队兑 t[13]推退褪[55]腿 n[13]内 l[13]雷类泪[55]儡儼累垒 ts[13]罪最醉[55]嘴 ts[13]催崔脆翠 s[13]碎岁随隋虽粹穗遂髓 ts[13]追坠锥 ts[13]吹炊垂锤 k[13]瑰闺桂规跪龟柜归贵[55]鬼诡轨 k[13]葵魁傀溃奎亏 x[13]恢灰贿回汇会开会绘挥辉徽惠慧[55]悔毁

o

p[13]报抱暴包胞豹爆鲍雹[55]褒宝保饱 p[13]袍泡抛炮刨[55]跑 m[13]毛冒帽茅锚矛貌茂贸[55]柳 t[13]刀到倒倒水道盗[55]岛捣祷倒倒下稻导 t[13]滔掏套涛桃逃陶萄淘[55]讨 n[13]熬傲闹[55]恼恼 l[13]捞劳牢[55]老 ts[13]遭糟蚤躁灶皂造[55]早枣澡 ts[13]操曹[55]草 s[13]骚臊[55]扫嫂 z[13]口过瘾、舒坦 ts[13]罩爪爪牙筑赵兆召招沼照[55]找 ts[13]抄巢朝超潮[55]炒吵 s[13]梢稍稍烧少年少韶绍[55]少多少 z[13]饶[55]扰绕 k[13]高膏羔告[55]糕稿搞 k[13]靠[55]考烤 x[13]蒿好喜好耗豪毫号郝[55]好好坏 ø[13]袄坳

io

p[13]膘标彪鳔彪[55]表錶 p[13]飘漂漂浮、漂白票瓢嫖[55]漂漂亮 m[13]猫苗描庙[55]秒妙 t[13]刁貂雕钓吊掉调 t[13]跳条调[55]挑 n[13]尿[55]咬鸟 l[13]疗辽聊撩廖料[55]燎 t[13]交郊胶教窖觉焦蕉椒娇骄浇缴叫[55]绞狡较搅皎较 t[13]锹缦悄樵乔桥侨轿鹊[55]巧 ø[13]酵校孝淆效校消宵霄硝销笑鞘器箫箫[55]小晓 ø[13]肴妖邀要腰摇谣窑遥姚耀尧幺[55]舀

o

t[13]鬥豆痘[55]兜斗斗斛陡抖 t[13]偷透头投[55] l[13]楼篓楼漏 ts[13]邹奏邹皱[55]走 ts[13]凑 s[13]搜馊漱嗽 ts[13]昼宙骤周舟州洲咒粥[55]肘 ts[13]愁酬抽

绸稠筹臭仇[55]醜 s[13]收兽受寿授售瘦[55]手首守 z[13]柔揉肉 k[13]勾钩沟够购构[55]狗苟 k[13]抠叩扣寇[55]口 x[13]侯喉猴厚后候[55]吼 ø[13]欧讴恹[55]藕偶呕

io

t[13]丢 n[13]谬牛[55]扭纽 l[13]流硫琉刘留榴溜六[55]柳 t[13]揪就鳩淘救究臼舅纠究旧[55]酒九久灸 t[13]秋囚丘求球 ø[13]修羞秀绣锈袖休嗅[55]朽 ø[13]忧优悠尤邮又祐由油游柚釉幼诱[55]有友

ã

p[13]扮办瓣班斑颁般搬半拌伴扳[55]板版 p[13]盼攀潘判盘叛 m[13]蛮慢瞞漫幔[55]满 f[13]泛凡帆犯范範犯闷栓贩翻番烦矾繁饭[55]反 v[13]玩完丸腕腕顽玩弯湾万[55]碗软晚 t[13]耽担淡丹单旦但蛋弹子弹担[55]胆 t[13]贪探谭潭谈滩摊炭叹坛檀弹弹琴毯[55]坦 n[13]男南难岸安鞍按案[55]暖 l[13]蓝篮缆滥兰拦烂[55]览揽榄懒 ts[13]簪赞[55]攢 ts[13]参参加惨蚕餐残 s[13]三散[55]伞 ts[13]暂站蘸沾粘沾栈毡战[55]斩展盏 ts[13]馋换缠颤[55]铲产 s[13]衫衫山疝煽扇善蝉禅[55]陕闪 z[13]黏然燃[55]染 k[13]甘柑橄干肝竿秆幹[55]感敢杆桿赶 k[13]看刊[55]坎砍 x[13]含函憾憾馡汉寒韩旱汗涎[55]喊 ø[13]暗庵

iã

p[13]鞭编变辨辨便方便遍边辨[55]扁匾 p[13]篇偏编便便宜[55]口聊天 m[13]棉绵面眠麵[55]免勉 t[13]掂店颠填电殿垫[55]点典 t[13]添甜天田[55]舔 n[13]念年撵[55]碾 l[13]廉镰帘殄连怜莲练炼棟口顺从[55]脸 t[13]监鉴舰尖歼渐兼艰间柬间奸箭贱件建健荐肩坚见[55]减检俭剑筒煎剪茧拣 t[13]嵌籤签钳欠谦歉迁钱乾千前牵铅[55]潜浅 ø[13]咸咸阳陷陷衍

嫌闲限苋仙线掀宪献先贤弦现玄县[55]险
显鲜 ø[13]岩淹淹阉厌炎盐檐阎艳焰严腌
颜雁晏延言堰研砚烟燕沿[55]掩眼演

uã

t[13]端锻断段缎[55]短 tʰ[13]团 l[13]鸾
乱[55]卵 ts[13]钻[55]□~, 妇女盘起的头
发 tsʰ[13]窳 s[13]酸算蒜 ts[13]赚转转
动传自传专砖[55]转转学 tsʰ[13]传椽川穿
串船[55]喘 k[13]官观冠贯罐灌观冠关惯
[55]管馆 kʰ[13]宽[55]款 x[13]欢唤换幻
还环患[55]缓

yã

l[13]联恋 tɕ[13]眷圈羊圈倦卷试卷[55]捲
绢捐券 tɕʰ[13]泉全圈圆圈权拳劝[55]犬
ɕ[13]轩宣旋悬榷[55]癣选 ø[13]员圆缘
元原源愿冤怨袁园援渊[55]远

ã

p[13]帮邦棒蚌梆[55]榜绑 pʰ[13]旁胖庞
m[13]忙芒茫盲[55]莽 f[13]霜方放妨房防
双[55]爽纺仿访芳 v[13]汪望忘妄枉王旺
[55]网往 t[13]当挡当荡铛[55]党 tʰ[13]
汤烫趟堂堂唐塘糖[55]躺 n[55]囊 l[13]
狼郎廊朗浪 ts[13]脏葬藏 tsʰ[13]仓苍藏
s[13]桑丧[55]嗓 ts[13]张帐账胀仗杖章樟
障[55]长生长涨掌 tsʰ[13]长长短肠场昌唱
唱倡常[55]畅厂 s[13]商伤上尚尝裳偿[55]
赏 z[13]瓢让酿[55]壤 k[13]岗冈刚纲钢
缸港虹肛 kʰ[13]康糠抗炕扛 x[13]行杭
航项巷 ø[13]昂

iã

t[55]□铁器落地声 n[13]娘 l[13]良凉梁
梁粮量亮量凉[55]两 tɕ[13]将浆酱匠疆僵
薑姜江降降落[55]蒋浆奖讲 tɕʰ[13]枪墙强
[55]抢抢 ɕ[13]相箱厢镶相详祥象橡香
乡向降投降[55]想享响 ø[13]央秧殃羊洋
杨扬阳样[55]仰养痒

uã

ts[13]庄装壮桩状撞 ts[13]疮床窗[55]创
k[13]光[55]广 kʰ[13]旷筐狂况矿 x[13]
荒慌[55]慌恍晃

yŋ

p[13]奔笨崩[55]本 pʰ[13]喷盆朋彭棚棚
蓬篷[55]捧 m[13]闷孟蒙懵梦[55]猛
f[13]顺分类奋芬坟忿愤愤风疯丰冯凤封
峰锋蜂逢缝奉[55]纷纷 v[13]温瘟文蚊
纹闻问闰润绒茸[55]稳 t[13]登灯凳邓
澄澄[55]等 tʰ[13]腾誊藤痛 n[13]恩能
l[13]冷 ts[13]增曾姓赠 tsʰ[13]曾曾经
层 s[13]僧 ts[13]针珍镇阵真疹疹徵蒸
证症争箴睁郑正征政正[55]枕振震整
tsʰ[13]衬撑沉趁陈尘晨臣惩橙称称乘承呈
程成城诚 s[13]森参人参深身伸肾绳剩
升胜生甥牲声圣盛[55]婶慎省 z[13]任
人仁刃认[55]忍 k[13]跟根更哽梗耕[55]
羹耿 kʰ[13]坑[55]垦垦啃肯 x[13]痕恨
恒衡[55]很 ø[55]嗯应答声

iŋ

p[13]宾冰兵病并[55]禀饼 pʰ[13]贫凭平
评坪瓶屏萍[55]品聘拼 m[13]民明鸣命
名[55]冥 t[13]钉疔订钉定[55]顶鼎
tʰ[13]听厅亭亭庭庭[55]艇挺 n[13]硬宁
l[13]林淋临邻磷鳞陵凌菱令灵铃零另[55]
领岭 tɕ[13]今金襟禁锦禁津进尽巾斤筋
劲近惊京境敬镜精品睛静净颈经[55]紧
仅谨景警井 tɕʰ[13]寝浸琴禽擒亲秦勤芹
庆清情晴轻青馨琼侵钦[55]请 ɕ[13]心
辛新薪信欣兴行幸性姓星腥形刑型[55]省
醒 ø[13]音阴饮淫银因姻印殷云韵运晕
应鹰蝇孕莺鸢迎英婴纓盈赢荣营萤融[55]
引隐瘾影

uŋ

t[13]墩顿屯饨囤盾遁钝东冻栋动洞冬[55]
董懂 tʰ[13]吞通同铜桐童瞳[55]桶筒统
n[13]嫩弄衣脓 l[13]聋隆浓龙[55]笼拢垄
ts[13]尊遵棕鬃棕宗踪踪纵[55]总 tsʰ[13]
村寸存聪葱葱囱 s[13]孙送宋松诵颂讼
[55]损笋 ts[13]中忠终众重钟锤盅种种地
[55]准种种子肿仲 tsʰ[13]椿春唇纯虫崇充
重重复春[55]蠢 k[13]棍公工攻贡弓躬

官恭供拱共[55]滚 k[13]昆坤困空[55]捆
孔控巩恐 x[13]昏婚魂馄浑混葷横轰宏烘
红洪鸿[55]哄

yŋ
l[13]论轮伦[55]□一道、一条(痕迹) tɕ[13]
俊均钧菌君军郡 tɕ[13]群裙穷[55]□蒸
ɕ[13]寻迅循旬巡勋熏训兄熊雄胸凶 ø[13]
匀允熨拥容溶蓉熔用[55]涌踊永勇

附 注

① 笔者在方言调查中,得到发音合作人张立功、苏云岷及红古区志办主任尚俊、兰州七十中教师包鹏等先生的帮助;在撰写中,刘俐李教授等专家给予了精心的指导;匿名评审人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一并致谢!

② 锥鹏 一种只有两个声调的汉语方言——兰州红古话的声韵调[J].《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9(6)

③ 依据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所作的统计。

④ 参见①。

⑤ 游汝杰主编《汉语方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p44。

⑥ 邓文靖 西北地区三声调方言分布特点透视 [J].第三届西北方言与民俗国际研讨会提交论文(兰州),未刊。

⑦ 周长楫 厦门话的音节 [J].《南大语言学》,2009(4)。

⑧ 笔者根据《中华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9)统计出的数字。

⑨ 笔者根据张文轩、莫超著《兰州方言词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统计出的数字。

参考文献

兰州市红古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1 兰州市红古区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81 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联系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莫超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朱富林

榆中方言的数字谚语

杨永发 郭芹纳

摘要 本文辑录榆中方言木工类、阴阳命相类、一般劳动技术类的数字谚语十二条，略作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榆中方言数字谚语的五个特点：一、有极强的概括性，二、有一定的隐晦性，三、固定表达，四、内容大多与工匠技术、器具数据、方术有关，五、大多无文献记载。

关键词 榆中 方言 数字谚语

榆中县隶属兰州市，在兰州市东南方向。境内通行官话，《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归官话兰银片。榆中方言中有较为丰富的谚语。这些流传在人们口头的谚语，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并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存在的，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活力。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这些谚语也日益失去存在的土壤，面临着消亡的危险，因为与之相联系的民间习俗、劳动形式、工艺技术等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即使暂不消亡，也会逐渐变得神秘隐晦，使人不晓其意。因此目前亟需对这些谚语展开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

全面搜集整理榆中方言里的谚语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假以时日。本文仅辑录木工类、阴阳命相类、一般劳动技术类的数字谚语十二条，略作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概括榆中方言数字谚语的五个特点。所谓数字谚语，是指包含数字成分的谚语。这些谚语不一定只通行于榆中，限定词“榆中方言”仅仅表示这些谚语是在榆中方言调查搜集到的。

一 木工类谚语

1. 尺二六寸三[tʂʰ²¹ yw⁵⁵ liəu²¹ tsʰ⁵⁵ sē²⁴]

塹圈子的规格。“塹圈子”在榆中方言中指的是一种制作长方体土块的模具，用这种模具制作的土块在榆中方言中称作“胡塹”，是以前农村建筑中主要的砌墙材料。其形状似青红砖而规格不同。《说文·土部》：“塹，令适也。一曰未烧者。从土，𠬞声。”段注：“‘者’，各本作‘也’。今依玉篇正。《韵会》作未烧砖也。烧谓入于甸。甸，瓦器灶也。上文一义谓已烧之专曰塹，此一义谓和水土入模范中而成者曰塹，别于由而未经甸灶也。丧服柱楣注：屋下累塹为之，此必未烧者也，枕由则未塹者也。众部垒下曰：塹也。盖亦谓未烧者，今俗语谓未烧者曰土塹。”^①

口诀中的数字是塹圈子的规格，也是胡塹的规格。口诀中“尺二”的意思是塹圈子内壁之长为一尺二寸，“六寸”是塹圈子内壁之宽，实为五寸八分。“三”说的是内壁之高，

实为二寸八分。

2. 尺二八寸四[tɕʰɿ²¹ ɣu⁵⁵ pa²¹ tsʰu⁵⁵ sɿ⁵⁵]

斗斗子规格。斗斗子是一种农用器具，用木材制成，口敞底敛，形状为倒置的四楞台。口部横跨两边穿一木条，是手柄。此农具用来装种子以便提着行走抓撒。

谚语中“尺二”指口面边长和手柄长都是一尺二寸，“八寸”指的是底面边长，“四”指的是侧面的高。斗斗子由一根手柄、四块梯形侧板和一块正方形底板套成，所以该规格体现在一块侧板上就是：上边长一尺二寸，下边长八寸，高四寸。

3. 驴二马三[ly²¹ ɣu⁵⁵ ma⁵¹ sɿ²¹]

尖头鞍跨度。尖头鞍是农村用牲口驾车或驮东西时架在牲口背上的器具。之所以叫做尖头鞍，是因为它有别于人骑乘时所用的鞍子。

尖头鞍亦适用“尺二八寸四”谚语，即鞍板长一尺二寸，宽四寸，鞍桥长八寸。“驴二”指用于驴身的尖头鞍左右鞍桥相交的斜度是二分，“分”是木工直尺的一分，是一尺的十分之一，不是角度的“度”。因鞍桥的长度是固定的，所以在垂直状态下开口的跨度尺寸上加大二分，就刚好适用于驴的背脊。“马三”则是在垂直状态下开口的跨度尺寸上加大三分，因为马背宽于驴背。

4. 七寸尺七二尺七，蹲下坐下刚合适[tɕʰi²¹ tsʰu⁵⁵ tɕʰɿ²⁴ tɕʰi²¹ ɣu⁵⁵ tɕʰɿ²¹ tɕʰi²¹, tu⁵⁵ xɑ tsu⁵⁵ xɑ tɕʰi²¹ xɔ²⁴ sɿ²¹]

木工口诀。“七寸”是小凳、炕桌的高度，“尺七”是凳子（椅子）、小桌的高度一尺七寸，“二尺七”是桌子的高度二尺七寸。一般尺七的小桌配七寸的小凳，尺七的凳子（椅子）配二尺七的桌子，这样人坐下来刚合适。

5. 一尺尺四四，一寸寸八分[zɿ²⁴ tsʰɿ²⁴ tsʰɿ²¹ sɿ⁵⁵ sɿ⁵⁵, zɿ²¹ tsʰu⁵⁵ tsʰu⁵⁵ pa²⁴ fɿ²¹]

这是门尺口诀。门尺又叫鲁班尺，也叫鲁班真尺。《新镌工师雕斫正式鲁班木经匠家镜》有记载^②，其说门尺与曲尺关系与此相合，但无此口诀。门尺的一尺，是曲尺的一尺四寸四分，所以说“一尺尺四四”；门尺的一寸，是曲尺的一寸八分，即“一寸寸八分”。门尺整尺分为八寸，每寸有凶吉，按顺序为“财”、“病”、“离”、“义”、“官”、“劫”、“害”、“本”，每寸下又分八分，各主一义。做门或家具时，要按此尺选好吉字所处尺寸，再换算成曲尺尺寸，以求祥顺。

二 阴阳命相类谚语

6. 六四三正[liəu²¹ sɿ⁵⁵ sɿ²⁴ tɕʰɿ²¹]

女破月份。“破月”是阴阳命相学术语，认为人出生时所占的月份与此人的命运质量有关。不同属相的人，有不同的生月避忌，叫“破月”。其生月如遇上该属相的避忌月份，就叫占了破月。在破月出生的人是苦命的，是不祥的^③。所以旧社会出生于破月的，就千方百计地隐瞒，否则男的就娶不上妻子，女的就找不到婆家。

该口诀“六四三正”是“六鼠四牛三虎正兔”的缩略。说的是女性各属相的破月所在月份。“六鼠”的意思是以鼠为代表的猴鼠龙三个属相，其破月在六月；“四牛”的意思是以牛为代表的蛇鸡牛三个属相，其破月在四月；“三虎”的意思是以虎为代表的虎马狗三个属相，其破月在三月；“正兔”的意思是以兔为代表的猪兔羊三个属相，其破月在正月。例如属马的女性，如果出生在农历三月，便是占了破月，便是很不利祥的，谁

如果娶了她，便会家道破败。

7. 正蛇二鼠三牛头，四猴五兔六狗游，七猪八马九羊生，十月猛虎下山愁，十一金鸡不上架，十二孽龙不抬头。[tʂə̃²¹ ʂə̃²⁴ ɣu⁵⁵ ʂu⁵¹ sɛ̃²¹ niəu²⁴ t'əu²⁴, sɿ⁵⁵ xəu²¹ vu⁵¹ t'u⁵⁵ liəu²¹ kəu⁵¹ ziəu²¹, tɕ'i²⁴ tʂu²⁴ pa²¹ ma⁵¹ tɕiəu⁵¹ zid²⁴ ʂə̃²¹, ʂɿ²⁴ ʒyə̃²¹ mə̃²¹ xu⁵¹ ɕia⁵⁵ ʂə̃²⁴ tʂ'əu²¹⁴, ʂɿ²⁴ ʒi²⁴ tɕiə̃²⁴ tɕi²¹ pu²¹ ʂā⁵⁵ tɕia⁵⁵, ʂɿ²¹ ɣu⁵⁵ niə̃²¹ luə̃²⁴ pu²¹ t'ai²⁴ t'əu²⁴。]

男破月份。“正蛇”意思是属蛇的男性生于正月便是占了破月，“二鼠”意思是属鼠的男性生于二月便是占了破月，“三牛头”意思是属牛的男性生于三月便是占了破月，“四猴”意思是属猴的男性生于四月便是占了破月，“五兔”意思是属兔的男性生于五月便是占了破月，“六狗游”意思是属狗的男性生于六月便是占了破月，“七猪”意思是属猪的男性生于七月便是占了破月，“八马”意思是属马的男性生于八月便是占了破月，“九羊生”意思是属羊的男性生于九月便是占了破月，“十月猛虎下山愁”意思是属虎的男性生于十月便是占了破月，“十一金鸡不上架”意思是属鸡的男性生于十一月便是占了破月，“十二孽龙不抬头”意思是属龙的男性生于十二月便是占了破月。占了破月的男士如果娶了谁家的女儿，就会使女方一家破败。

当然也有“男破破妻家，女破破自身”的说法，恐为一种从轻的变通之说，是对男家的一种安慰和解脱，也反映出旧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想。

8. 申子辰男正女腊分，寅午戌男四女臻七，巳酉丑男六女扫九，亥卯未男二女八退[ʂə̃²¹ tsɿ⁵¹ tʂ'ə̃²⁴ nɛ̃²⁴ tʂə̃²¹ ny⁵¹ la²⁴ fə̃²¹, ziə̃²¹ vu⁵¹ ɕy⁵⁵ nɛ̃²¹ sɿ⁵⁵ ny⁵¹ tʂə̃²⁴ tɕ'i²⁴, sɿ⁵⁵ ziəu²¹ tʂ'əu⁵¹ nɛ̃²⁴ liəu²⁴ ny⁵¹ so²¹ tɕiəu⁵¹, xɛ²¹ mə̃⁵¹ ve⁵⁵ nɛ̃²¹ ɣu⁵⁵ ny⁵¹ pa²¹ t'ue⁵⁵。]

这是男女“铁扫帚”所在的月份。“铁扫帚”也是阴阳命相学术语，是说某属相的人出生于某个对该属相来说特定的月份便是占了“铁扫帚”。占了“铁扫帚”就会将家里人财扫空，是很不吉利的。

口诀中“申子辰男正女腊分”是说申子辰（属猴属鼠属龙）三相的人，男子生于正月便是占了“铁扫帚”，女子生于腊月便是占了“铁扫帚”；“寅午戌男四女臻七”是说寅午戌（属虎属马属狗）三相的人，男子生于四月便是占了“铁扫帚”，女子生于七月便是占了“铁扫帚”；“巳酉丑男六女扫九”是说巳酉丑（属蛇属鸡属牛）三相的人，男子生于六月便是占了“铁扫帚”，女子生于九月便是占了“铁扫帚”；“亥卯未男二女八退”是说亥卯未（属猪属兔属羊）三相的人，男子生于二月便是占了“铁扫帚”，女子生于八月便是占了“铁扫帚”。

对于“铁扫帚”，还有一种向内扫和向外扫的说法，就是说只有外扫型的才散财败家，如果是内扫型的，反倒特能聚财兴家。这可能是人们的一种变通的善意的和解的说法，目的是给占了铁扫帚的人一点保护。

三 一般劳动技术类谚语

9. 炕七灶八窗十三，门槛底下两片砖[k'ā̃⁵⁵ tɕ'i²¹ tsə̃⁵⁵ pa²⁴ tʂ'uə̃²¹ ʂɿ²⁴ sɛ̃²⁴, mə̃²⁴ k'ā̃⁵¹ ti⁵¹ xa²⁴ liā̃²¹ p'iē̃⁵¹ tʂuə̃²⁴。]

此谚语是农村房屋前墙的相关数据。“炕七”指炕的高度是七层胡壑，“灶八”指灶台的高度是八层胡壑，“窗十三”指窗台的高度是十三层胡壑，“门槛底下两片砖”指地面到门槛的高度是两层砖。（胡壑的厚度大于砖的厚度。）

10. 三锨七杵子，二十四个脚底子[sɿ²¹ ɕiɿ²⁴ tɕ²¹ tʂ⁵¹ tsɿ, ɣu⁵⁵ ʂɿ²¹ sɿ⁵⁵ kə tɕyɿ²¹ ti⁵¹ tsɿ]

这是胡壑制作工艺。胡壑是用前面所说的壑圈子制作的。其工艺流程是往壑圈子里面装上湿土，用杵子筑实，码起来晒干即可。“三锨”是在壑圈子里装入土的数量是三锨；“七杵子”是用杵子夯筑的数量，中间三杵子，前端两杵子，后端两杵子；“二十四个脚底子”是此工艺中用脚辅助杵子的数量：三锨土装好之后，从前往后顺壑圈子中线踩三脚，然后双脚从后往前将左右的土收往中间，双脚根顺壑圈子左右边各踩三脚，四角各一脚，左右两半的中间各三脚，然后用杵子夯筑（即七杵子），之后再四角各踩一下，加上用脚跟打开壑圈子扣关的一脚，共二十四脚。

11. 三回一出头[sɿ²¹ xue²⁴ zi²⁴ tʂ⁵¹ t'əu²⁴]

农夫犁地的方法。驾牲口犁地时，无法每一趟都能犁出地头，尤其是山地，必须先把呈弧形的地边犁得相对平直，又不能一直在弧线处回头，这样效率才高。所以要求“三回一出头”。吆喝牲口回头向相反的方向拉犁，叫“一回”，为提高效率，每三次回犁，要有一次犁出地头。

12. 三叠九擀杖[sɿ²¹ tiə²⁴ tɕiəu²¹ kɿ⁵¹ tʂā]

制作点心时酥皮的擀制工艺。点心以有“飞皮”为上品，“飞皮”是指点心的酥皮层多、薄脆，掉下来轻可飞扬。点心酥皮由酥面、皮面各一半构成，二者相叠加之后擀三下，再卷叠，擀三下，再卷叠，擀三下，然后包上馅儿，上炉烤制，即可制出有“飞皮”的点心。这个工艺中总共叠三次（三叠），擀九次（九擀杖）。

四 榆中方言数字谚语的特点

榆中方言数字谚语的特点如下：

1. 有极强的概括性。谚语都是对所记述的内容缩略而成的，概括性是缩略的必然结果。例如前面所列“六四三正”，用四个数字，概括了十二个属相及其所对应的时间，如果不经过懂行的人讲解，人们就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谚语本身的价值就在于把复杂冗长的内容简要化，加上其使用者是该行业业内人士，一些基本的和常识性的内容作为该行业的背景知识，是没有必要放入谚语之中的。枝叶被清除淘汰，剩下的就是核心内容。从语法的角度看，就是删削了说明性的句子成分甚至删削了谓语动词，余下的，是集中了原来由完整的语句表达的全部信息。所以数字谚语字少义多，具有极强的概括性。

2. 有一定的隐晦性。因为口诀大多是某行业技术或数据的浓缩，包含着行业机密内容，所以既要便于本门记诵和传播，又要防止他人掌握而泄露机密。这就必须对它进行一番伪装或隐蔽。例如木工的“门光星诀”：“江湖深万丈，东海浪悠悠，水涨波涛急，招船泊浅洲，得鱼便沽酒，一醉卧江流。”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很浅显且不高明的诗，匠人念诵它选择日子的时候，别人即使听见并记诵了此诗，也是不会明白用法的，也就是不会泄露匠家机密。其实如果知道了秘密，那我们就会发现此诗还是很有些艺术水平的。诗是用来选择吉日的。凡大月，江字为初一顺数，小月流字为初一逆数，凡带三点水的字，都代表吉，而其它字则不吉。此诀因非数字，所以前面没有举例解释，此处用以说明谚语的隐晦性特点，还是很适合的。有些保密措施是数据用整数，师徒相传时秘传具体数据。例如壑圈子

的规格，也是胡整的规格。口诀中“尺二”的意思是整圈子内壁之长为一尺二寸，“六寸”是整圈子内壁之宽，实为五寸八分。“三”说的是内壁之高，实为二寸八分。

3. 语言表达形式固定。极少数谚语可能是一次定型的。但大多数谚语一开始产生时，可能并不固定，而是经过了比较长的加工过程。经过无数代使用者的传递之后，就成为一种固定的语言表达形式。加上其所代表的内容含有行业机密，所以有一定的神秘性和神圣感，后人不会随便改动。这就形成了它的固定性。离创造它的人时代越远，其格式的稳定性越强。表达固定的另一个原因是有许多谚语传到并不理解它的行外人士耳中，这些人把它当作一种知识储存并流传，但并不理解其意义，因而不敢改变其语句形式，客观上加强了其语言表达的固定性。还有一种情形是师徒相传的过程中徒弟记会了口诀却因各种原因没得到师傅的讲解，就只是原样流传，不敢改动。

4. 内容大多与工匠技术、器具数据、方术有关。如前所说，方言中的数字谚语分布在以下群体：一是木工，二是阴阳家，三是医生，四是有技术特长的普通劳动者。工匠艺人对自己的专业进行概括、总结、提炼、加工，形成既易记诵，又含有一定干扰信息以防他人知晓含义的密码性质的口诀，以行其业，以授其徒。这是历代工匠艺人的智慧的结晶。因此谚语中的数字所指不同，单位各异。如“驴二马三”、“六四三正”前者的“三”是长度3分，后者的“三”是月份3月，“三锨七杵子，二十四脚底子”中的“三”是“装3锨土”，“三叠九擀杖”中的“三”是3次，隔了行就不明所指了。

5. 大多无文献依据。此类谚语的产生和流传，都与民间艺人（包括阴阳、医生、木工等）有关，他们为了自己使用方便，总结了谚语，在授徒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完成谚语的传递。这种方式就造成了谚语大多无文献可考的结果。前面所举例中，能考于文献的，仅“门尺口诀”一例，且只有说明而无口诀。做点心飞皮的，《饮膳正要》和《食宪鸿秘》中都未见。阴阳家的谚语《玉匣记》、《五命会元》《相吉通书》有个别类似的记录。而此处所举文献，其成书都是先有谚语及其内容，后有记录刊刻的。

从语言形式来看，数字谚语都是以数字为主要媒体，辅以文字，承载并传达信息的。这是数字谚语在语言形式上的主要特点。概括起来有“数十文”和“文+数”两种。

数十文式：1. 纯用数量词。如“尺二八寸四”、“六四三正”、“尺二六寸三”。2. 月份+名词。如“正蛇二鼠三牛头，四猴五兔六狗游，七猪八马九羊生，十月猛虎下山愁，十一金鸡不上架，十二孽龙不抬头”。3. 动量+动词。如“三叠九擀”、“三回一出头”。4. 物量+名词。如“三锨七杵子，二十四脚底子”。

文+数式：1. 名词+单位量。数词是单位数量，省略了度量衡单位。如“驴二马三”。2. 名词+物量。数词是物体数量，省略了一般量词。如“炕七灶八窗十三，门槛底下两片砖”。3. 名词+月份。如“申子辰男正女腊分，寅午戌男四女臻七，巳酉丑男六女扫九，亥卯未男二女八退”。

附注

①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0. 726.

② 章严 周言 《新铸工师雕斫正式鲁班木经匠家镜》[M]. 上海：锦章图书局，卷一：“按鲁班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间有八寸一寸惟曲尺一寸八分……”

③ 此处的“破月”和下文的“铁扫帚”是迷信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至少现在还无法找到其科学依据。

作者联系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方言研究所 杨永发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郭芹纳

认清危害 加速改革

——关于改进当前评价机制的几点看法

王 宁

当前以官方为主的评价机制，由于盲目性逐步上升、评价体系不合理，已经发展到一种让学界感到难以接受、甚至认为是一种“灾难”的地步。一件事发展到极致，就会引起强烈的震动，然后造成大面积的舆论影响，物极必反，也就离改变不远了。

要改变目前的评价机制，首先要以诚信的态度说真话。有些人还在为目前的评价制度评功摆好，这比发牢骚还要有害。其实，国家机构的很多主管部门，不是不知道现今评价体制带来的问题，但是真要改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些困难主要来自评估活动不是纯科学的，它涉及评估者和一部分被评者的利益，集团利益比起国家利益，当然是后者为重，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前者的驱动性会更大。不过，到了不改带来的困难大大超过改的困难的时候，就非改不可了。我的感觉是，现在已经快到这个时候了。

学术是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的数量和质量是由人的智慧和勤奋决定的，智慧——他聪明，勤奋——他努力，两者的相加就是积累，积累的后面跟着创新。一个人的智慧和勤奋是个性化的，根本无法进行统一的过程和阶段的比较。你要把这些无形的智慧和勤奋折合成一种有形的东西来排出先后，还用那么简单的量化办法，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但是要想完全取消评估，恐怕办不到。国家处在转型阶段，至今没有找到一种物质发展和精神进步的协调道路。学术在一步步商品化，人性在慢慢地物化。钱和权在主宰精神，泛政治化把与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文化教育推到一个不适合它发展的轨道，在研究领域里，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泛科技化的影响，出轨更加严重；教育规律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些明显的规律已经被当成“保守”冲击完了。评价成为争取资源的工具，也就变相成为某些部门打造政绩的工具，而学术的发展需要资源，这就使学者的命运被权力操控。其实，不论官员还是学者，只要是清醒的、明智的，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也都并不希望它向恶性发展；但是有一种自发的倾向，像一个重物遇到斜坡一样，不知不觉地往下滑。有些情况即使能够预见，也难以制止。

我们现在处处跟美国学，评价办法也是从美国学来的。一个文明古国，自己有那么多处理各种关系的深刻体会和丰富经验不去继承，跟一个仅仅有三百年历史的新兴国家去学习精神创造，本来就是倒行逆施的。在经济、金融、硬实力成为“富强”同义语的时代，英国人的自尊，法国人的傲慢都没有用了，何谈中国的“古文明”！说到评估，美国人的那一套本来就不一定十分优化，他们自己也面临问题。但美国人有人家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有人家美国人教育的脉络，美国的教育制度已经比较稳定，有一定的秩序，它的评价制度在自己国内没有造成这么多的问题，而我们盲目跟它学，问题就成灾了。

不合理的评估体制搞乱了对学者和学术团队的优劣评价，影响了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心情和意志，甚至扰乱了学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大家都在喊累叫苦，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评估搞得精疲力竭，有时候真是吃不好，睡不好，学不好，教不好，想不好，写不好……不要说学术自由，连学者自我也难以保全。你评我，我评你，闹得大家处在利益的怪圈里，真诚受到威胁，信任产生危机。评估的结果是与资源分配挂钩的，在一个处处都靠评估分数改善个人处境的环境里，看不透的学者只好放弃了兴趣，看淡了真理，不知不觉地追逐着评估条例的规定按图索骥；但是，资源关系着生活的质量，谁又能要求多数人在生存条件面前“慎独”“固穷”与“看透”！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更为严重而又无形的后果：学者们的精神状态正在发生着这样的变化——读书和写文章不再是乐趣，朋友的相聚变成评与被评的交易，中国文人的清高没有了，在利益面前，尊严受到亵渎；在权力的主宰力越来越大，大到可以垄断资源的情况下，年轻人的最高理想不是去揭示一个世界的奥秘，而是争着去当处长局长；在那些不合理的评价指标的趋使下，是非、优劣受到利害的驱动，变得没有界限；这样的后果已经存在，如果不合理的评估无休无止的发展下去，不良后果必然还会蔓延。

但是，既然评估与发展相伴而来，不会被放弃；而评估也不是完全没有合理的一面，我们的态度只能是，一方面把当前评估的问题无情地揭示出来，把不合理的评估产生的危害说足，对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不要回避，要不断讲，到哪都讲，跟谁都讲，有机会就讲。但是同时还要大家来关注这件事，争取尽快改造它、完善它，使它的不合理性逐步减少。操作要分步走，能够做的赶快做，暂时做不到的积极推动，不要悲观。中国的事情，自下而上是成不了的，应当去以理服人，反映真实情况，推动主管部门的领导去改变现实。有几件事我认为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首先是改变观念。评估的目的无非是分清优劣，激励进步。评价学术一定不能掺杂权力、关系等非学术因素，更不能为了提前排名的名次去迎合一些不合理的指标。定期评价不但不能成为推动工作和推动研究的唯一手段，而且也无法全面反映一个学者的水平高低。其实，一个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研究课题的责任心，责任心又来自对课题的认识和兴趣，不在乎贴什么标签。夸大评估的作用，什么都要去立项，立项连着评估，评估连着利益，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垃圾成品。其实，优秀的人和单位各有各的优秀，不会符合统一的指标，靠统一的指标来排队去激励高校建设的结果，必然会抹煞学校特色。有些办了百年以上的师范大学忽然要改综合大学，原来师范的对口学科文、史、哲、数、理、化渐渐被淡化，也损害了这些与教师职业紧密相关的专业面向实践的机会。教育学科脱离了各门对口的专业，不再与第一线的实践联系那么紧密，也会失掉应用的最大地盘。结果是丢掉了师范特点又撑不起综合的架子，搞得不伦不类。这都是追逐“排名”带来的后果。其实，不同类型的学校即使排名也不能排同一个队，更不需要老是去追逐“国际排名”。教育是一种与国情紧密相关的事业，人文科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我们和西方的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科学技术可以“全球化”，可以“无祖国”，人文社会科学也能门门如此吗？都要去上SCI，发表英文论著，让外国人给我们排队，这些做法真的对我们有利吗？

第二是加长时限，减少类别。文科科研周期本来就长，尤其是人文科学与基础学科，“短平快”出不来好东西。我一部书还没看完，你评估又来了；一本书还没写一半呢，又开始“迎评”。整天跟着评估跑，今年评研究基地，明年评本科教学，后年又评优秀成果……评的对象其实是同一批人。积累了十多年，刚出了一点成果，马上又过期了，怎么能让人不心慌？其实，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规律，多少能看出一点研究的进展，起码要到五年以上，最可靠的时限是十年。说到影响因子——引用率，文科的影响既是长期的，又是滞后的，一篇文章刚写出来，谁去引用啊？总要等学界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或是当社会发生了一些事涉及这个问题时才有人引用吧。再说，基础研究常常是越高精尖，懂得的人越少，引用的人当然也越少，限制时间还限制范围的引用率可以用来衡量社会关注面，但能说明一个刊物和一个论著的水平吗？还有，一个小专业只有几百人，一个大学科可以上万人，能去互相比引用率吗？要想讨论一种论著的价值，几十年还差不多，三年五载还要限定引用的范围，怎么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来呢？所以，把评估的类别合并合并，不要教育部每个司各行其是；评估的时限加长几年，评一次管的时间长一点，给大家一个喘气的机会，就是功德无量了。

第三是指标合理化。现在的评价系统有些真正是莫名其妙。比如说，评估研究基地，有一条是“你那儿有多少人给中央首长讲过课”。这不是一个纯粹“泛政治化”的指标吗？不是所有的学科都与政治直接相关，也不是中央不请去讲课的都不是一流学者，更重要的是，中央请谁去讲课，对一个研究单位的建设和发展是没有激励作用的。这种事你统计统计无妨，进入评价指标体系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在评价体系里，有些是成本投入指标，也有些是成果产出指标，按道理，前者是越适合越好，后者是越厚重越好，重要的是二者比例要恰当。现在是投入与产出的数量都要多多益善才是优点，不去研究何种比例是最优化的比例。这就会引导大家去浪费甚至去腐败，拼命立项而结不了项，不顾质量搞“学历高消费”“职称低水平”。

要实现指标专业分类化。社会科学特别是其中的与现实相关的科学，讲求的是现实性，要通过调查，讲求时效，年纪轻、知识新会有优势。人文科学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学科，必须普查中国古代文献，阅读文言文就是一个大关口，也要40岁就出大成果，根本不可能；要到美国去引进人才，完全没必要。所以，评价指标没有专业化、分类化，常常会用适合这种学科的指标来损害另外一些学科。这就决定了，评价学科的指标体系，不能完全由权力机关来定，需要权力机关来组织制定时，学科专家的意见，一定要充分吸收。即使有了比较合理的指标体系，也要坚持小同行专家来评审，“隔行如隔山”，在评估时，这句话不说全能应验，也有七八分的道理。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提倡行业评估与民间评估在评价里也有一席之地。任何评估体系都不可避免片面性，民间和行业组织的评估，可以有不同角度、用不同思路、有不同重点，既是对官方评估很好的补充，又是对官方评估极大的促进。尤其是对同一学科的评估，谁第一、谁第二，官方的评估如果跟学界的印象接近，那就更能使人信服。如果使学界大吃一惊，甚至引起哗然，就一定会产生副作用。当然，民间的评估也必须严肃、无私，不能是“恶搞”式的。

评价体系能不能彻底改进，很大的成分要看教育的科学发展；教育是否能尽快进入按规律发展的轨道，很大程度要取决于在国家的转型期，是否能更加重视精神的层面；是否

能转得顺利，真正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高校的老师应当在这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争取学术环境日渐改善。我的想法是不要急躁，也不要浮躁的心情去面对浮躁的环境，困难肯定是有的，但应当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情况可以逐步好转。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摆在面前，不抓紧不行了。

作者联系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郭锡良

1980年10月在武汉召开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吕叔湘先生在会上作了一个《把我国语言科学推向前进》的学术报告，发表在《中国语文》1981年第一期。报告讨论了推动我国语言科学前进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即“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

在报告中吕先生说：“第一个问题是中和外的关系，也就是中西结合问题。”“从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开始”，“语言学上的中西结合有一定成绩”；但是“有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埋头苦干，旧传统里没有的东西一概不闻不问。”“另一种偏向是空讲语言学，不结合中国实际，有时引些中国事例，也不怎么恰当。”吕先生指出：这两种偏向必须克服，中西必须结合，“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学者研究语言的方法，而不是套用他们的研究成果。”第二个问题是“虚和实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事例的关系”。吕先生在四个关系中为这个问题花的笔墨最多，他讨论了“理论从哪里来”、“如何对待前人的理论”、“理论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以及如何“观察、调查、实验”等多方面的问题。吕先生肯定了“理论从事例中来”（也可以说是“材料决定理论”）；肯定了“科学成果是积累起来的”，“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辩证地论述了“理论和事实”的关系，举了一个“散钱”和“钱串子”的故事，肯定了“散钱”的用处；最后强调了“观察、调查、实验”的重要性。第三个问题是“动和静的关系，指的是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吕先生指出：“静态研究很重要，是根本”；而“语言的动态研究”的三个方面——社会语言学、语言教学、数理语言学——同样重要，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第四个问题是“通和专的关系”，这是从培养语言研究队伍来讨论问题的。吕先生批评了解放后高校的教学体制，对“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在外国大学里边，教师一般要能教四五门课”；“我们这里则是以一人一门为常”。“我教古代，你教现代，他教理论；我教语音，你教语法，他教方言。”这样“画地为牢不是好办法，目光局限，思路狭窄，不利于进步”。

吕先生的报告是把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对西学东渐以来学科如何发展所积累的共识

*按：这是我在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稿，至今未见发表出来；特发表在此，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更希望吕先生的学术指导思想和领导作风得到继承和发展。（2009年8月11日）

作了一个总结。我们知道：解放后王力先生写过两篇有关我国语言科学发展的重要论文，即《中国语言学的现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分别发表在《中国语文》1957年3月号 and 1962年10月号。王力先生在两篇文章中都提倡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吕先生报告中所谈到的前三个关系，两篇文章也涉及到了，后一个“通与专的关系”，王力先生在《谈汉语的学习和研究》中也有论述。他说：“‘博’是指有广博的知识，‘专’是指在小范围内深入。研究要专，学习要博，博是专的基础。”（《王力文集》第二十卷318页）对比两位先生的观点，他们是多么一致或相近啊！在这些关系的处理上，不但王吕观点相近，还有罗常培、丁声树、季羨林、朱德熙、李荣等一大批前辈学者，他们也都是看法相近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说，吕先生的报告是代表了不少老一代语言学家的共识；也可以说它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所遵循的指导思想。

如何看待这一指导思想呢？学术界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知道：有的人把上个世纪我国引进西方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比较语言学看作少数人的事，甚至把成绩记在自己的账上；同时斥责章黄学派及其“旁支别流”，扬言这个不懂历史比较法，那个也不懂历史比较法，乃至抹杀半个世纪以来大陆整个语言学研究的成绩。这是出自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也是可恶的美国霸权主义的蛮横粗暴的表现，可是国内却仍有人甘作这种论调的应声虫。季羨林先生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说：“倘若再从中西文化碰撞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包括精华和糟粕，有的甚至于算不上文化，都如汹涌的怒涛一般，冲入中国，一往无前，势不可挡。中国仿佛成了一片空虚，哪里还谈得上碰撞！中国一部分人又犯了一窝蜂的老毛病，凡外皆佳，是华必劣，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其虔诚胜于朝山进香。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这种‘拿来’的情况，一定会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反观西方，一般人仍以‘天之骄子’自命，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多少年来，我张皇‘送去主义’，我自认是有道理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序》14页）季先生这段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因此，如何对待吕先生说的四个关系，这是必须分辨清楚的大问题。

吕先生说得好：“中国和西方有各自的语言学传统”，“中和外的关系”只能是中西结合，照搬西方的一套，“依样画葫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大家知道：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把王（王引之）俞（俞樾）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词语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是中西结合的；高本汉的古音构拟是在清代古音学家研究的基础上用音标来说明古音的系统，这也是中西结合的。在理论和材料（事例）的关系上，吕先生强调“理论从事例中来”，散钱比钱串子有用，容易被人误会是轻视理论，其实不然；吕先生肯定了“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要综合参考这些理论来观察语言现象，进而“摆事实，讲道理”，得出新的结论，从而也可以上升为新理论。吕先生反对的是空谈理论而不愿意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学风，不赞同“喜欢搞理论”而不积极探索具体语言的系统及其变化规律。在“动和静的关系”上，吕先生提出语言的应用研究和语言的本体研究同样重要，应该互相尊重，互相促进。由于能正确对待这三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语言学科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明显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语言学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不容抹杀。

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孕育，切音字运动冲击着传统文字、音韵、训诂的

藩篱，《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创了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先河。甲骨文出土为“古文字学”新学科提供了物质条件。“五四”白话文运动催生了现代汉语语法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欧美的学生带回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催动了三、四十年代汉语语法学、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的发展，也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开拓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关心语文工作。《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和推广为清末以来的切音字运动作了总结，它对普及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对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影响巨大，虽不无可议之处，但是首先无疑应该给予肯定。还应该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研究虽然也受到“左”的影响，但是由于它跟政治离得较远，留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此取得的成绩也较多。下面作个粗略的回顾：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历时语言学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丁声树先生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和陆志韦先生等的《汉语的构词法》的出版以及汉语词类问题、汉语主语宾语问题、汉语单句复句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工作，为后来汉语语法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显示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思想方法受到中国语言学家的重视。在袁家骅先生指导下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编辑出版的《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是对全国方言普查成果的小结；丁声树先生、李荣先生等执笔的《昌黎方言志》是在全面、深入调查基础上具有创新、提高性质的方言志样板。

这些都是我国语言学工作者把西方描写语言学、结构主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同我国的语言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我不知道，那些抹杀大陆语言学研究成绩的人是闭目塞听呢，还是盲目无知？居然认为大陆学人对西方语言学一无所知。其实，当时中国虽然由于外遭封锁、内存闭塞，我们对西方语言学的新进展所知甚少，但是我们对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信念却没有动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国文科教材会议，议定了四部西方语言学名著作为语言学理论课程的主要参考书，它们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房德里耶斯的《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提议并参与决定的主要学者就是王力、丁声树、吕叔湘三位先生。萨丕尔的《语言论》已经有人翻译，1964年出版；其他三部著作我们落实了翻译力量，1965年翻译初稿都已完成，由于“文革”动乱的爆发，八十年代才得以出版。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语言学更是迎来了全面繁荣时期。多方面的成绩，我们用不着一一缕述，只需择要作一说明。先说语法，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语法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较大进展。这里只举两点：一是现代汉语的句法分析方法已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有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二是汉语语法的历时研究蓬勃开展了专题语法研究、专书语法研究、断代语法研究。这些方面的专著都不少，论文恐怕更是以千计。再说词汇，词汇研究的广度、深度也是有进展的。义素分析法被广泛引入词义分析中，同义词、同源词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成果。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先后任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辞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摆脱了训诂式的释义方式，体现出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精神，是二十世纪我国科学性最强、质量最高的辞书。徐中舒任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四千多，注意字形、字音的历史演变，重视字义的完备，是迄今收字最多、阐述形、音、义资料最完备的汉语大型字典。罗竹风任主编的《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汉语语文词典，它力图从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全面阐述，是对汉语词汇系统一次

较为全面的小结。谈到音韵，这里只提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它是王先生研究语音史的一次新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语音演变的新模式。至于方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更是发展迅速、成绩显著的分支学科，这里只举几项重大成果来作个说明：（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著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绘制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语言情况极其复杂的国家的语言分布图。试问：没有成千上万语言研究者数十年艰苦努力，怎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文化工程？（二）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一共出版了各地分卷41种，两千多万字。这部词典涵盖面广，内容丰富，材料可靠，反映了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新的巨大进展。（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一共出版了57本，包括59种少数民族语言。它比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各个语言的结构特点，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方言差异，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是中国语言学欣欣向荣的时期，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在长期压抑下积聚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土来。这是有目共睹的。1991年年初我在美国同一位国际知名学者讨论世界汉语研究的现状时，他毫不犹豫地对我说：“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当然是大陆领先。”这是掌握全局的认知，也表现了真学者的风度。可是也有人却只看到他们自己那一点点东西，轻视别人，抹杀大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这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下面回过来讨论吕先生提出的“通和专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呢？看来并没有解决。吕先生意味深长地只谈了语言学工作者知识面窄、能力单薄的各种表现；朱德熙先生进而指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他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序》中说：“先生之学，证古论今，融会贯通，博大与精微兼而有之，所以能够蔚为大家。回过来看五十年代以来培养的学生，其中虽然也不乏杰出者，但总的看来，失之于陋。这恐怕与大学里教学机构的设置有直接关系。教研室是以课程为单位组织起来的。每人各抱一门课程作为自己的专业，穷年累月地浸淫其中。教研室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而在学术上则老死不相往来。教现代汉语的，不但认为古代汉语是隔行，连方言学也与自己不相干。这种画地为牢的作法无异于自杀。”因此他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偏向，还须在教学指导思想、课程设置和教学组织上进行改革才能奏效。”朱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造成现在这种情况是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教学体制相关的。解放初是“一边倒，学苏联”，完全割断了原有的教育传统；六十年代文科教材会议制订了一个新教学计划，对极左的做法有所批评、调整；“文革”过后，八十年代制订的中文系新教学计划比五十年代的还左，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组织都一仍其旧。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和专的关系”自然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好在形势变了，中青年比我们老的自觉，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希望这个关系能早日完全摆正，不远的将来，语言学界能多出像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等那样的博古通今、融会中西的学者。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我深感吕先生作为中国语言学界的多年领导，舵是把得稳的。尽管路怎样走，并不完全能由他做主，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有了他的参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工作的弯路就少走很多，成绩就可以积累得多一些。今天我们仍要牢记吕先生的教诲，处理好四个关系。

汉语史研究中材料的考证与运用

——答《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

孙玉文

《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了郭锡良先生《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2—9页,以下简称郭文),同年第4期发表了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13—24页,以下简称孙文)。这两篇文章批评了潘悟云先生《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中所存在的错误,包括大量的常识性错误。2005年5月,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音史新论》一书刊登了潘悟云先生的《字书派和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368—375页,以下简称潘文),对郭文有关“𪔐”和孙文有关“硬”字的讨论提出不同意见,将二文归入字书派。今读潘文,我认为这牵涉到学识和学风问题,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现在把它写出来,以就教于学界。

一 关于“鼻”字的入声一读

潘文说:“如果我们把视线投向上古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鼻’带-t尾的猜测决不是空穴来风。”又说:“如果按照字书派的主张,‘鼻’字在中古只有去声一读,你必须就此打住,不能再把文章做下去。我们(文按:潘文自称是材料派)当然是不愿意就此而止的,所以我们怀疑古代可能还另有入声一读,只不过古中原字书没有记录下来而已。当然,我们还努力通过各种分析来证明我们的假设。”

潘文虚构一个字书派和一个材料派,再虚构一个前提:郭文和孙文属于字书派,不可能承认“鼻”古有入声一读。而事实是,郭锡良先生的《汉字古音手册》中,“鼻”的上古音正是並母质部,收-t尾。(见该书85页)

潘文说“‘鼻’字……我们怀疑古代可能还另有入声一读,只不过古中原字书没有记录下来而已”,事实上,早已有人论证了这一观点。李荣先生《陆法言的〈切韵〉》一文,(文载《音韵存稿》26—9页,商务印书馆,1982)早已明确指出:“方言里有些读音是《切韵》系韵书不能解释的。例如‘鼻’字广州读[peĩ²]阳去,和《广韵》至韵‘毗至切’相符。‘鼻’字苏州读[bəŋ²]阳入,是从古入声来的。北京没有入声,‘鼻’字读[ɕpi]阳平,也表示这是古入声字。《切韵》系韵书里‘鼻’字没有入声读法。可是孙奕《示儿编》卷十八‘声讹’条有‘以鼻为弼’的说法,可见‘鼻’字古代有入声读法,不过《切韵》系韵书没有收这个读音而已。”(39页)这是名家名篇,潘文不可能不知道。再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王恩保先生《吴淑〈事类赋〉用韵研究》,(文载《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3期,

15—19页)王先生遵守学术道德,首先引用了李荣先生的论述,再叙述自己的新发现说:“现在笔者增补一个比孙奕《示儿编》更早的例证,即在宋初文人吴淑的《事类赋》中‘鼻’字与入声字通押:49《墨赋》中‘鼻漆易黑’,92《瓜赋》叶‘夕职术鼻佚’。由此可见,‘鼻’字在古代确有入声一读。”(17页)

李荣先生和王恩保先生对“鼻”字古代读音的考证,很典型地把现代汉语方言和历史文献的爬梳整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篇幅不大,由于论证线索较多,方法科学,比起潘文几千字的篇幅所得的结论要可信得多。二文的研究成果比潘文早得多,可是潘文对前辈成果只字不提。潘文是没有看见呢,还是有意不提呢?

二 关于“硬”字的考证

潘文说:“孙玉文(2002)p.21指出,我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中用‘硬’与藏文的Nkhran进行历史比较是犯了字书派的大忌,他的主要依据就是‘硬(鞭)’字不见《说文》,古代说‘坚’‘刚’,不说‘硬’,所以不能拿‘硬’与藏文进行比较。诚然,我在自己的书中也认为‘硬(鞭)’见于文献的时代并不怎么早,因为自己并不专于古文献,至今不清楚它最早出现的年代,只知道比孙玉文所说的《广雅》要早,汉张仲景《伤寒论》已用‘鞭’字……。”

这里问题很多。潘悟云(2000年)中多处说“硬”与藏文的fikhran同源,并不是来自他自己的研究,书中并没有注明出处。直到潘文(2005年)中才露底“其他的学者,如龚煌城,也把‘硬’字与藏文做过类似的比较”。潘书出版于2000年7月,而龚煌城先生《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一文发表于1980年,其中就认为汉语的“硬”与藏文的mkhrang, khrang同源。潘书中,这种没有注明出处的地方不是个别现象,郭文就批评潘书讲上古汉语形态“所举的十个用例中的前五例就是变相摘引”王力先生《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这篇文章的。

潘文认定孙文说“硬(鞭)”最早出现于《广雅》,这完全曲解了孙文原意。孙文在引用了《汉语史稿》对“硬(鞭)”的考察后,接着说:“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第四章‘坚/硬(鞭)’条讨论得更细致,其结论是:‘上古汉语说“坚”,现代汉语说“硬”,“硬”对“坚”的替换发生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据目前所知,“硬”见诸文献始于东汉,但可能在西汉已经发生。’”很显然,孙文接受了汪维辉的看法。汪先生在他的书中举了“硬(鞭)”作“坚硬”讲的早期例证,其中就有《伤寒论》。孙文在哪里说过“硬(鞭)”最早出现于《广雅》?汪先生的书出版于2000年,第379—380页明白举张仲景《伤寒论》已用“鞭”。更早钱大昕在他的《恒言录》卷二《单字类》中就已经举出《伤寒论》中“鞭”作“坚硬”讲的证据。潘文刊行于2005年,也说“汉张仲景《伤寒论》已用‘鞭’字”,但是潘文只字未提汪书,更未提《恒言录》。

潘文说“孙玉文所说的‘坚’与‘刚’在上古其实只是近义词,并不等同”,辨析了“硬、坚、刚”的词义区别。孙文并没有说“坚”与“刚”是等义词,只是引用王力先生和汪维辉先生的说法:上古汉语表示“硬”的概念用“坚”或“刚”,后来用“硬”来替换它。两位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难道近义词就不能发生历史替换吗?潘文辨析“硬、坚、刚”的词义区别,说“刚”“跟‘柔’‘弱’相对”,这也不太准确,古人一般“刚”

与“柔”相对，“弱”是与“强”相对。胡敕瑞在《〈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2002)的111—112页对“坚”和“刚”等词作了辨析，得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结论。

《同源字典》认为“刚”和“坚”是同源词，(341—343页)潘文不同意，其理由是“刚”和“坚”“这两个词族的语义显然是不一样的”，这就令人费解：难道语义相同才可以构成同族词吗？潘文把“坚、缜、实、栗”处理为同一词族，没有做论证。“缜”本指细密，《同源字典》以为与“槿、稔、鬣”同源，都含有“稠密”的义素，这组词恐怕跟“坚”在意义上扯不上关系，不是“坚”的同族词。“实”本是“财物”和“果实”的意思，引申指坚实，充实，“坚实，充实”义本来是由它的本义发展来的，怎能不顾其词义系统，任取其引申义跟“坚”系联为同族词呢？“栗”本是树名，也指其果实，即板栗，引申为籽实饱满，再引申为坚实。割裂“栗”的词义系统，取其“坚实”义跟“坚”系联同族词，忽视了“义”；“栗”上古为来母，《诗经》中就有双声连绵词“栗烈”，指寒冷貌，《邶风·七月》的“栗烈”，《经典释文》说：“《说文》作颼颼。”《说文》風部：“颼，颼颼，风雨暴疾也。从風，利声。读若栗。颼，颼颼也，从風，列声。读若烈。”(按，这里采用了《说文解字注》的意见)栗、烈、颼、颼只有都是来母字，才好解释它们的同声母的关系，它们跟“坚、缜、实”相差甚远。潘文把它们系联在一起，又忽视了“音”。

潘文说，“硬”和“刚”两个词“很可能属于一个词族”，而“刚、钢、彊、惊、行”也是属于一个词族。很显然，即使这些词真的属于同一个词族，也不可能是同时产生的，而是构词运动在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就文献材料来说，“硬”始见于两汉时代。孙文说得很清楚：“硬”不见于先秦文献，“并不说明它在上古的口语中就存在，很有可能是不存在”，言下之意是，“硬”在先秦口语中有可能存在，更有可能是不存在。由于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孙文认为不能像潘文那样肯定“硬”在先秦或更早就出现了。潘文断定说，“孙玉文认为‘硬(鞭)’不见于《说文》与汉以前的文献，所以它在上古不存在”，不合孙文原意。潘文说：“我们如果能够断定一个词与某个上古就存在的词属于同一个词族，这个词存在于上古的可能性就极大。”单就理论上说，这话就有片面性，“某个上古就存在的词”如果后代继续存在，它仍然可以继续派生新词，这个新词就不一定存在于上古。例如“刚”中古至今仍然沿用，至晚汉代，它就滋生出新词“钢”，中古又由“钢”进一步滋生出义为“在刀口上加点儿钢，重新打造，使更锋利”的“钢”，读去声。我们当然不能说钢铁的“钢”及其读去声的滋生词先秦时代以前已经出现。同样地，即使像潘文所说的那样，“硬”与“刚”“可能属于一个词族”，也是不能证明“硬”在先秦已经出现的，因为汉代以后仍然可以滋生新词“硬”。

《同源字典》中明确指出：“判定同源字，主要是根据古代的训诂。”(7页)潘文并没有提供古代“硬、刚”互通的证据，遽定二者同族。“鞭”在汉代有两个意思，一是梗塞，二是坚硬。这两个词义之间有无发展关系？如果“坚硬”义是“梗塞”义发展来的，那么“硬、刚”同族的说法还站得住脚吗？把“梗塞”义撇在一边，孤立地断定“坚硬”义的“鞭”跟“刚”同源，方法上不可取。梗塞的“鞭”可能来自“𩶛”，“𩶛”是“鱼骨，鱼刺”的意思，发展出“骨、刺卡喉中”的意思(字又作“𩶛”)，读见母。再引申为梗塞，字可作“硬(鞭、𩶛)”，仍读见母。继续引申为坚硬，字作“硬(鞭)”，声母变为疑母。当然，词义之间有没有关系，要由证据来说话。我们说“鞭”的两义之间有发展关系，除

了字形的启示作用外，平行的例子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梗”有“植物的枝茎：强硬，正直：阻塞”的意思。我们认为“硬”的“坚硬”义是上古汉语内部（可能是汉代）新产生的词，根本不是来自原始汉藏语。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情况下，轻易地断定它在先秦以前就存在，在逻辑上是违反了充足理由律的要求，犯了“推不出”的逻辑错误。

这里牵涉到一个治学原则。郭锡良先生《汉语历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一文从文献资料和语言发展等多方面论证，汉语“书面语同口语自殷周到西汉都是一致的”。（607页）所谓书面语同口语一致，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一是书面语反映当时口语的密切程度，即书面语是否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是否有滞后与或游离于当时口语的语言现象。二是书面语如果跟当时的口语一致，它是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整个口语的面貌，也就是说，一个时代保留下来的书面语，是否最大限度地把当时的语音、词汇、语法面貌尽可能地表现了出来。从商周到西汉，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材料，有传世的文献，有出土文献；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是很广泛的。应该说，这些文献资料基本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当时的整个语言全貌。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仿古的文言文，除了使用反映后代生活变化而产生的新的语言成分（主要是词汇）以及谬误的仿古之外，使用先秦到西汉的词汇和语法系统，基本上能比较好地表达其思想内容。当然，先秦到西汉的文献材料毕竟有限，当时语言中的词汇量可以很大，所以不可能把那时语言中的全部词汇（主要是一般词汇）都记录下来。但是，如同郭先生在文章中所分析的，“常用词汇、基本词汇远比一般词汇小得多”（609页）。根据语言学理论，一般词汇往往是在常用词汇、基本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当时文献基本上反映了那时的常用词汇、基本词汇。因此，除非有过硬的证据，否则我们不能轻易地说，某一个见于后代文献的词本来在前代的口语中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的文献没有记录下来。是的，书面语往往滞后于口语，但是那往往是对新生的语言现象的反映快慢问题。如果“硬”已见于“原始汉藏语”，那么它从汉藏分化到今天，一直是常用词，不是在先秦汉语的基础上新生的词。可是先秦到西汉的传世文献却丝毫没有反映，东汉开始，用例骤然出现，后来逐步增多，这不是很奇怪吗？说某词原始汉藏语就有，要拿出证据来，不是凭推测。推测的结果，在两种可能中只任取一种，那是鬼魅；有文献证据，就是犬马。

潘文说：“按谐声关系，明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帮、並谐声。如明母‘密’，帮母‘必’，並母‘苾’。一类不与帮、並谐声，却能与晓、滂谐声，如明母‘冒’，晓母‘勳’，滂母‘贈’……疑母也可分两类，一类与见、群谐声，如‘吟’疑母，‘今’见母，‘禽’群母。另一类不与见、群谐声，却与晓、溪母谐声，如疑母‘兀’，晓母‘髡’（文按：‘髡’归晓母，不知何据，是否‘虺’之讹？），溪母‘髡’。”只要仔细分析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就可以看出，明、疑各两类之分，与事实不合，限于篇幅，这里不讨论。

在此基础上，潘文推论“硬（鞭）”的上古音应该是 $\text{Ngraans} > \text{ŋraaŋ}$ 中古 ŋwaŋ 。这是仿照“咬（齧）”字的现代汉语方言读法推出来的。先论证“咬”的古代声母“一定是 ŋg - 之类的音”，进一步推论“硬”的上古声母是 $\text{Ng} > \text{Nŋ} > \text{ŋ}$ 。很明显，这是一个类比推理，即使“齧”的上古声母是 ŋg -，“硬（鞭）”上古读复声母 Ng - 的结论仍然是或然性的。

从是否直接表现音值的角度看，研究古代语音的材料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不直接表音的材料，例如汉字，古韵语，联绵字，异文，假借，读若，声训，直音，反切，韵书，韵图等；一是可以直接表音的材料，例如域外对音，现代方音，外国传教士的记录等。由

于研究上古声母的材料主要是第一类材料，中古以降的汉语中没有复声母，我们又不能必然证明这样的一种观点：凡是中古声母相差甚远而上古已相通的系列字，一定来自上古复辅音声母。所以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还没有形成定论，通过这类材料论证上古有复辅音，其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硬、鞭”从“更”声，不能必然推出它们上古是复辅音；“𪔐”从“交”声，不能必然推出它在上古是复辅音。

潘文是怎样论证“𪔐”上古“一定是ng-之类的”复辅音的呢？文中说：“𪔐……在大部分汉语方言中它读作ŋ-,但是在许多闽语中有群母的读音：厦门ka33潮州ka35福州ka242建瓯kau42泰顺蛮讲ka22石陂gao4,‘咬’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ŋ-、g-两种读音说明，它的古代声母一定是ng-之类的音。纳西语的永宁坝方言‘咬’正是ngw33,还带有声母ng-。”这些材料的出处潘文都没有注明。潘文说：“‘咬’字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ŋ-、g-两种读音说明，它的古代声母一定是ng-之类的音。”可惜得很，这种非常肯定的结论是怎样证明的，作者没有提供任何可靠的论证线索。我认为，从逻辑推理上是得不出这种明确的判断的。至于潘文从纳西语中拎出ngw33,那就要把它放到整个系统中论证：它跟汉语的“咬”有没有关系，是否算音近？如果是音近，是偶合，借用，还是同源？这些问题不解决，这则材料连作为旁证的作用都谈不上。

潘文说：“藏文的mkhraj, Nkhraj(N-即小阿，后来的藏语中变成ñ-),其前头也都带鼻冠音，它们与汉语的‘硬’Ngraajs是何等的相似。”“硬”的上述构拟只是一个毛病甚多的假设，不容易取信于人。我在上文已经说过，“硬”可能是“𪔐、𪔐”的滋生词，是汉语内部出现的一个词，产生得相当晚，无法证明在先秦早已产生，因而也就无法证明它与藏文的mkhraj、Nkhraj同源的可能性。即使“硬”的上古音真如潘文所拟的那样，而且先秦口语中已经出现，还必须论证清楚：这种语音的相似，是偶合，借用，还是同源？潘文单独挑出“硬”字、想用读音的“何等的相似”来证明“硬”是跟藏语的mkhraj、Nkhraj同源，这是不合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的，也证明不了汉藏同源。梅耶指出：“我们对同族语言进行比较时所注意的并不是形式的相似，而是对应的规律。”(25页)这是历史比较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既然声言自己用的是历史比较法，就应该弄懂它。

三 关于“𪔐”字的考证

郭文对潘书129页有关“盖”和“𪔐”的关系的论述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提出批评，原文是：“《广韵》覃韵上声是感韵，感韵‘古禪切’小纽首列‘感’字，收有这个字。注云：‘《方言》云：箱类。又云：覆头也。又音贡。’我对方言所知甚少，不知南方哪些方言说‘盖’这个词（还是这个字，不知作者到底指什么。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都值得讨论）有这个音。作者也没有交代，我只能推测了。可以肯定，《广韵》的注释中的‘方言’是指扬雄的名著《方言》，而不是指现代的方言。今本《方言》卷五作‘械’。它决不是后人造的方言字，《说文》就收了这个字，注云：‘小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方言》后说：‘按，械盖即许之‘𪔐’，音同字异。’据我体会，主要有这样两层意思：一，“盖”这个词在南方许多方言中找不出见母覃韵上声读法，“𪔐”和“盖”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潘书没有弄清楚。二，“𪔐”这个字不是后人造的，《说文》就收了它。

首先必须指出，潘书129页说：“‘盖’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中还有见母覃韵上声读音”，

并没有注明出处，直到潘文才注出《汉语方言词汇》。不注明材料来源，别人不容易找；容易使人误会成这些材料是潘书自己搜集的，这也是一种浅入深出。《汉语方言词汇》列举的是表示“盖”这个概念，北京等二十个方言中用了些什么词，而潘书和潘文却指的是“盖”这个词北京等二十个方言中有些什么读法，角度完全不一样，治学态度也是不一样的。《汉语方言词汇》中，“盖”和“盥”是作为两个词、两个字来处理的，这种处理是严谨的、科学的。

郭文从几个方面批评潘书，潘文都抹掉了，只是对“盖”和“盥”字的关系作出辩解。潘书和潘文都说“盥”的感韵读法是“‘盖’这个词的另一种读音”，即使我们承认了“盖、盥”等义，又有同源关系，但是它们的读音相差得这样远，写成两个汉字，不少的南方方言两个读音并存，只有承认它们是不同的词才合适。词是音义的结合体，“盥”念感韵，“盖”不念阳声韵，念泰韵（当然要翻检字书）；就上古音来说，“盖”字，王力先生《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中对它的古音作了讨论：“‘盖’字可能有两读，覆盖的‘盖’仍应归月部。至于盍声，自然应属叶部。”（200页）“盥”从赣得声，上古归侵部。无论是上古音还是中古音，“盖”和“盥”读音都相差甚远。“盖”和“盥”词义是否完全相同？单从《汉语方言词汇》是很难看出来的，还得深入地研究。《汉语方言词汇·凡例》讲得明白，词目与所辖各方言点的词语在词义上的对应，某些“情况要复杂些”。这就提醒读者，在使用它时，要注意词目跟方言词语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潘书和潘文不细致地考察二者的音义之别，随意性地使用工具书的释义，完全把“盖”和“盥”等同起来，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盖”和“盥”至少读音相差甚远，不能构成一个词的不别义的自由变读；字形也相差甚远。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说，它们就不可能是一个词的异读，最多只是旁对转的同源词，不能说它们是一词多音。

郭先生认为“盖、盥”是阳入旁对转的同源词，其理由是：“盖”，《说文》艸部：“苦也。从艸，盍声。”指白茅编成的覆盖物。“盥”，《说文》匚部：“小杯也。从匚，赣声。”即小杯子。《方言》卷五：“盃、械、盞、盃、盃、盃、盃、盃，杯也。”至少有的“杯”（例如《方言》所说的“盃”）有盖，据陆锡兴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器物大辞典·器皿》：“盃……食器。春秋及战国早期之盃由铜或金制成，腹略浅，下有三足，上有盖，口径13—15厘米。形似盂。战国至秦汉之盃，以漆器为主，椭圆形，故盃也为椭圆形，似杯。”556页如果古代作“小杯子”讲的“盥”是有盖的话，“盖、盥”就有同源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孙文的看法不同。孙文认为“盥”做“小杯”讲和后代方言中作“盖”讲词义无关，这是学术看法的不同，可以讨论。至于《广韵》引《方言》“箱类”“覆头”一类的说法，显然跟“覆盖”义有关，箱子是有盖的。

郭文说：不知南方哪些方言说‘盖’这个词（还是这个字，不知作者到底指什么。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都值得讨论）有这个音。”问题，潘文没有注意到。郭文实际上是批评潘书字词不分、一词异音和异词异音不分，潘文批评郭文说：“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字与词不能混为一谈。”是指作“小杯”讲的“盥”和作“盖”讲的“盥”郭文“混为一谈”，所以郭先生“字与词”不分。可是郭文根本没有谈这两个“盥”是指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问题，是批评潘书把“盥”字当作后人造的一个方言字，指出“盥”《说文》已经收录；批评潘书把“盖”和“盥”错误地当成了一词多音，指出“盖”这个词没有感

韵的读法。至于这两个“𩇛”词义之间有无关系，可以有不同的处理，难以定于一尊。郭先生认为有关系，因为他以为“𩇛”可以有盖儿，进一步发展出“覆盖”义。按他的体系，两义词性不同，是不同的词，属词义构词。孙文认为没有关系，那么用“𩇛”记录后起的“盖”义，是属于假借，潘文采用了孙文的意见。潘文还类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汉语近指代词‘这’就不是后造的方言字，因为古代还有一个作‘迎’讲的疑母仙韵去声的‘这’。”这个类比论证没有说服力：两个“这”是同形字，而两个“𩇛”最多只是个假借关系，潘文自己就说过：“后来这些方言区的人找了一个同音字‘𩇛’来记录‘盖’的感韵读音。可见‘𩇛’字不是后人造的，至晚汉代已经出现了，当时造字的人能算‘后人’吗？到底是谁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呢？我认为答案是明确的。”

上面谈到，《广韵》引《方言》“𩇛”有“覆头”一义，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说明其“覆头”义至晚西汉已经产生了。孙文说：“现代方言的‘𩇛’来自读古禪切的‘𩇛’，可能跟‘覆头’义有关。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至晚宋代，‘𩇛’即发展出‘覆盖，笼罩’和‘器盖’二义……现代方言‘𩇛’作‘盖’讲，正有此名动两种用法。”关于“覆盖，笼罩”义出现的时代，潘文对郭文和孙文都作了曲解。一是说：“郭老先生……这下子算是找到了潘悟云的知识性错误：他居然不知道南方方言中盖义的‘𩇛’字早在《说文》中已经有了。”事实是，郭文根本没有说“𩇛”作“盖”讲见于《说文》。二是说：“孙玉文……对字书也情有独钟，认为作盖讲的‘𩇛’宋代才有。”孙文说得很清楚：“𩇛”作“盖”讲“至晚”宋代就有了，潘文删去了“至晚”二字。

我不同意潘书和潘文“𩇛”作“盖”讲来自他所谓华澳语系的观点，认为可能是由汉代已经出现的“覆头”义发展来的，目前所知，此义始见于宋代文献，实际产生，恐怕也早不到哪里去。如果“𩇛”作“盖”讲在汉语成为汉语之前就已经出现，那么就设想这样的词义发展路径：“𩇛”由“盖”义发展出“覆头”义，又由“覆头”义发展出“盖”义。这种可能性理论上不是没有，但是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

潘文有这样一种观点：表达“盖”这个概念（他所谓“盖”义的词），“盖”和“𩇛”是一词多音。上文已经指出其说之不当。现在看看他的理由。他的论证是：不但上古汉语，就是藏文、泰文、越南语、佉语以及一些南岛语中“几乎都有 kap,也有 kom 之类的音”，所以上古汉语“盖”这个词除了中古字书记录下的读音外，还有见母覃韵上声的读法。这种论证在逻辑上完全站不住。甲语言有 a、b 两音，乙语言有 a1、b1 两音，其中 a、a1 音近义通，b、b1 音近义通，a、b、a1、b1 也音近义通，如果严格的对应的例子很多，那么最多只能用来证明甲乙两种语言有同源的可能，如何能推导出 a、b 之间，a1、b2 之间是一词多音呢？举一个最简单的方言中的平行的例子，“空”（a,a1）和“孔”（b,b1），北京话分别读 k'ũŋ55 和 k'ũŋ213，厦门话分别读 k'aŋ55（白读）和 k'aŋ51（白读），我们能否证明北京话的“空、孔”是一词多音呢？要证明汉语的“盖、𩇛”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通过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说明不了问题，应该深入汉语内部，结合词的音义，从同一性方面入手。我认为，潘文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辩解，丝毫不说明问题。

四 关于对王力和傅斯年某些观点的引用

潘文开头划分了“字书派”和“材料派”两个派别，“把迷信字书的一派叫做字书派，把相信材料的一派叫做材料派”，并且说该文缘起于王力先生《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中的一段话：“清儒凡是相信材料时，就做出了成绩；凡是迷信字书时，就陷于错误。”又说：“王力先生认为：‘古代的字书和训诂书都是个人的著作，个人的知识无论多么渊博，也终是有限的，而不可能每一句话都讲得很对。’”我认为潘文对王力先生这两句话的征引不全面，缺乏具体分析，容易造成误会。

事实上，王力先生《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并没有搞两派，也没有把字书与材料对立起来，而是从辩证法的角度，在充分肯定清人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的基础上来批评清人的。王先生说：“清儒对于古代的字书和训诂书，作了许多注解工作。当字书能如实地反映语言事实的时候，字书和材料是一致的。当字书与材料不一致的时候，相信字书还是相信材料，这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水岭……何况许慎等人在许多地方都表现为唯理论者，他们带头凿空，我们不应该跟着他们凿空。”很显然，潘文征引时删去了王力先生字书与材料相一致的有关论述，只采用其中字书与材料不一致的有关论述，给人造成王力把字书与材料对立起来的假象。王力先生针对当时学术界迷信《说文》的做法，赞成把《说文》研究与地下材料结合起来，《说文》对的，就应该坚持；如果有地下材料的真凭实据证明《说文》是错的，就不能迷信《说文》。王力先生所说的不迷信字书，跟潘文所说完全是两回事。潘文说孙文迷信《广雅》，难道《广雅·释诂》“鞭，坚也”讲错了？说郭文迷信《方言》《说文》、孙文迷信《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难道这些字书的有关论述讲错了？如果讲错了，就应该拿出真凭实据加以纠正。也许潘文会辩解说：我所讲的迷信字书跟王力先生所说的不一样。那么，这不正好说明潘文曲解了王力先生的观点吗？

我们赞同王力先生的做法，应该把字书与材料结合起来，反对只靠翻字典来做学问。郭锡良先生早在《音韵问题答梅祖麟》批评过迷信字书从事汉藏比较的做法：“梅氏和某些新派‘主流’，凭着翻查字典的本事，却很有指点江山的气势，是不是学问越少‘雄心’‘信心’反而越大呢？”潘文自己引用字书属于材料派，而把郭文和孙文归为字书派。依我看，如果连一种少数民族语言都不通，不深入研究这些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只凭翻字典就搞汉藏语比较，华澳语比较，必然落后于时代对学术的要求，有悖于科学的基本原则。在材料的运用上，古代书面文献也好，现代汉语方言也好，它们都反映了汉语。对于各种反映汉语的材料，我们要求求真、辨伪，真正了解、掌握材料，科学地加以利用，匆忙地运用还没有弄懂的材料，不符合求真务实的精神，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还必须尊重既有的研究成果，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应该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认真对待，摆事实、讲道理，以便把学术问题真正搞清楚。这些年来，学术界对潘书中材料的运用、要求按亲属语构拟上古音、谐声原则与形态、复辅音的构拟、声调的上古来源、所采用的古音系统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批评，潘先生都没有全面地作正面答复，只是笼统地把别人对自己的某些批评归入字书派。我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只想说这种做法是违反科学的。

潘文一方面在文中划分一个字书派和材料派，我们属于字书派，他属材料派；一方面

征引了傅斯年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某些论述。依我看，这些都不能给潘书和潘文增添光环。就潘文看，文中引述和分析材料的粗疏、论证方法的荒谬，以及体现出来的学风问题，远非学术派别的划分和所谓的“新学”“旧学”所能庇护。再说，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来看，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本来就存在很多错误，有很多不实之词，已经有学者作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它的学术影响也是有限的：当时史语所的研究人员，例如罗常培等，其研究活动就跟傅文提出的“旨趣”有很大距离；当时的学术领军人物胡适，已经走向整理国故的道路。事实上，五四以后，中国的学术研究的潮流是中西结合，迄今已经形成成为一种优良传统：人们评价五四时期出现的语言学巨星，常常用到“中西合璧”“融会中西”这些词儿；据我所知，现今没有一位中国语言学者排斥西方学术。可见，学习西方学术的精华已经成为共识。潘文全然不理睬学术界对傅文的这些批评意见，为我所用地把傅文拉来替自己的错误做法加以粉饰；在五四运动过去将近八十年后仍然拉来“新学”“旧学”替自己的错误遮掩，恐怕不合时宜。我们知道，学术潮流具有可变性，当原来的潮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时，它也就变成了传统。今天的学术新潮，就是以中西结合为传统，为基础，走中国语言学的自主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1995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语文出版社，2003；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
- 岑麒祥 1981 《历史比较语言学讲话》，湖北人民出版社。
- 龚煌城 200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载《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 郭锡良 1986 《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 郭锡良 2005 汉语历代书面语和口语的关系，载《汉语史论集》（增补本），商务印书馆。
- 郭锡良 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音学会年会上的讲话，载《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 郭锡良 音韵问题答梅祖麟，载《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 郭锡良 汉语介词“于”起源于汉藏语说商榷，载《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
- 何九盈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刍议，载《语言科学》（创刊号），2002年第1卷第1期。
- 胡敕瑞 2002 《〈论衡〉与东汉佛典词语比较研究》，巴蜀书社。
- 李荣 1982 陆法言的《切韵》，载《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
- 陆锡兴 主编 2001 《中国古代器物大词典·器皿》，河北教育出版社。
- [法]梅耶 1992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载岑麒祥译《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语文出版社。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云 2005 字书派与材料派—汉语语音史观之一，载《音史新论》，学苑出版社。
- 庞朴 《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 瞿霭堂、劲松 2000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藏学出版社。
- 孙玉文 2002年第4期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载《古汉语研究》。
- 汪维辉 2000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恩保 吴淑 《事类赋》用韵研究，载《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3期。

王力 1982 《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王力 1980 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

王力 1982 略论清儒的语言研究，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王力 1982 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

[美]周策纵 1999 《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文曾于2006年8月24日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九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原载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中国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南京研讨会论文集·2006》，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联系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國語言學

ZHONGGUO YUYANXUE

ISBN 978-7-301-16458-7



9 787301 164587 >

定价：35.00元